武俠世界



$2.00

774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廻旋飛刀

馬雲·文
黃鳴·圖

軍火失竊　飛碟傷人

在特警辦事處內，特警首腦任如重正在接見他的下屬阿生。

特警隊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總部設在巴黎，名義和任務都是秘密的，但由於近年來世界各地罪惡日益增加，國際性的犯罪案件，更加普遍了，所以國際特警的威名便開始若隱若現地出現在各地報章之上。

國際特警並不屬於當地警務當局管轄，所以地位超然，阿生的地位亦因此而大大地提高。不過阿生並不爲此而感到驕傲，相反他覺得目前的職位是一種累贅。

現在阿生晉謁他的上司，並非爲了公事上的問題，而是爲了他個人的前途問題，他要辭職！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組織裏的老前輩，阿生是他親自找來，而加以提拔的。在任如重本人來說，他是絕對信任這個年青能幹的左右手。但是，在阿生這方面來說，却感到有些厭倦了！

阿生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唯一的徒弟，他的個性也有幾分相似呂偉良，不喜歡刻板式的生活。雖然阿生目前已身爲特警隊長，正是由於職位太高，以致令到他非小心不可，絕不敢行差踏錯！

他並非有甚麼壞的企圖，要爲所欲爲，而是他不喜歡在對抗罪惡作戰中，處處受到制肘。例如捉到一個犯人，明知他是個壞人，也要處處按例行手續辦理，如果犯人既有錢又有地位的，說不定他的律師還有辦法爲他洗脫一切罪名，最後獲得釋放亦不爲奇。

阿生向任如重提出辭職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希望到各地旅遊！

任如重笑道：「本市警方近來也有不少高級警官辭職，你知道原因嗎？」

「當然知道。」阿生道：「有些爲了過去，有些則爲了現在和未來。」

「甚麼是過去？」

「過去他們有許多不乾淨的事，怕被人查出，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然則，甚麼又是現在和未來？」

阿生道：「新任反貪污主任上場，聽說硬橋硬馬，澈底肅清貪官污吏。那就是說，現在和未來都沒有甚麼『可爲』之處，乾賺那份月薪有甚麼味道？倒不如趁早一走了之！」

任如重又笑道：「本市警方高級人員紛紛辭職，內幕你既然知道了，那麼，在我們特警隊伍裏，實際上是貪無可貪的，你當然不會是爲了貪污問題，到底是爲了甚麼重大的理由？」

「我想轉換一下環境！」

「我可以考慮，派你到別處去任職一個時期。你也曉得，我們特警組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機構，我們是屬於國際性的組織。」

「不！我想去環遊世界。」阿生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覺得這是增加見聞的方法。」

「嗯！你這志氣倒不錯。趁你還年青，應該盡量爭取機會到世界各地一遊。」任如重沉吟道，「這大概是你師父呂偉良的主意吧？」

「不！他還不知道這件事，假如他知道了，可能會反對！」

「是的，你長大了，凡事也該有個主意。這樣好嗎？趁這一陣子並不太忙，你先放大假去，放完假回來之後，我們再談其他！」

阿生知道他的計劃又失敗了！老頭兒的下一個步驟大概是去找着呂偉良談談，叫他設法制止阿生辭職，因爲阿生是他親自選拔的人，他認爲這是國際特警隊伍中的傑出人才！

阿生呆在一旁，到了這個時候，他實在不知該說些甚麼好。

任如重按着桌上的直線通話機，把女秘書召來，吩咐她給阿生兩周假期。

其實阿生每年都應該有兩周假期，只是有時工作太忙，一年之內只能休息幾天而已，積壓下來的「應得假期」也不知凡幾！

臨別時，任如重還再三的說道：「好好的玩玩，先去鬆弛一下神經，再談公事吧！」

阿生了解他上司的心意，他絕不願意阿生離開這個組織。但是無奈阿生喜歡恢復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須按時報到，不須要顧忌法律，不須按步就班的。尤其是對付壞人，他喜歡用他師父呂偉良的方法。

阿生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任如重那位漂亮的秘書小姐不久也過來協助他，將阿生的工作暫時移交給他的一名高級助手。

秘書小姐半開玩笑地道：「如果我是你，兩周假期足以夠你到巴黎去會會晶晶小姐。」

晶晶是任如重的孫女兒，對阿生情有獨鍾，但，老頭兒要她到外國去深造，因爲她還年輕，而且不想分散阿生的工作情緒。

阿生笑道：「多謝你的建議，只是我不想在航機飛至中途時被召回來。」

原來阿生知道任如重的脾氣，往往在阿生渡假的時候，突然來一個緊急命令，又把他召回來！

所以，阿生也時時對人說，如果他要眞眞正正去渡假，最好還是把這份差事辭掉了。

眼前他又有兩個星期大假，但是能休息多少？實在沒有人敢預測，也許一天，也許半天就被召回來。並非說任如重不相信其他特警，只是有些事情如果須要速戰速決，就非找阿生不可，只有阿生可以令到老頭兒把心放下！

「老頭兒」是特警們給任如重的稱呼，那當然是與他的年紀有關，因爲任如重已是六十多歲人了。像他這把年紀其實是應該退休，只是他却堅持工作。而事實上國際特警組織中，也非常須要他這種領導人才。

任如重在國際特警組織中，服務超過二十餘年，這是二次大戰後盟國秘密組織之一，目的是反罪惡，維護世界和平。

除了巴黎總部之外，任如重也曾在世界各大都市裏的特警組織中任要職，而且極得人尊敬。有些外籍特警甚至稱他「老頭子」，意思是「父親」，但阿生他們却習慣了稱他「老頭兒」。同樣是有一份敬意！

阿生交代好一切日常工作之後，正擬離開辦事處之際，女秘書又把他召到處長辦公室去！

阿生嘆氣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看來我的渡假又要取銷了！」

女秘書笑道：「要做個重要人物，首先要學會肯犧牲啊！」

「可惜我從來不想做甚麼重要人物！」阿生苦笑聳肩說。

入到任處長辦公室，任如重那一派莊嚴的神氣令到阿生不敢稍爲放肆！

任如重以命令的語氣道：「你把你的證件留下！」

阿生呆了一呆！

他實在想不到任如重這麼快就作出決定，取回他的證件，這大概是批准他的辭職了。

但是任如重又道：「你有合度的照片嗎？最少交六張給我！」

阿生感到一陣迷惘！

他不禁問道：「要照片幹甚麼？」

「別追問了，你信任我吧！」任如重道。

阿生一向尊重他的上司，所以也沒有追問下去，只是把證件交出，同時答應儘快把照片送來！

離開處長辦公室之後，阿生經過門外的秘書室。那位年青漂亮的女秘書又笑語阿生：「老頭兒可能會把你的尊容寄到世界各地，叫警方注意你的行踪。也許他担

心你會學你師父過去一樣，過着俠盜的生涯！」

阿生笑了笑：「如果我眞的想那樣生活，相信各地警方拿了我的照片亦未必有我辦法！」

其實女秘書也不清楚任如重的意圖，她只是隨便開開阿生的玩笑而已！

返抵「愛廬」，呂偉良和林愛莉正在聚精會神地看電視。

電視正在播映世界新聞，這正是呂偉良所喜歡的電視節目之一。但能够吸引林愛莉，看來一定有甚麼大新聞發生！

尤其是當阿生進來時，他招呼着他們正想說話之際，林愛莉却用右手食指豎在唇前「殊」了一聲，意思是示意阿生不要吵！

發生了甚麼事？——阿生心裏想：不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突然發生吧！然則，特警組應該最先獲得巴黎總部的消息。

那麼，大概是地方性事件，例如抓到貪污大老虎，解上法庭受審等等。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是聰明人，他們早已洞悉玄機，明知當局在演戲，老在安撫市民的不安情緒，甚麼嚴懲，甚麼澈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君不見那些腦滿腸肥的大老虎一隻又一隻的飛返祖家麼？

爲了要知道到底甚麼事如此吸引呂林二人，阿生靜靜地走過來，在他們身旁的沙發坐下來，也看着螢光幕中所播映的新聞片。

鏡頭映出一名訪問員，正向一名阿根廷海軍人員採訪的情形。

電視台的新聞報告員用本地話報告道：「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消息：飛碟再度光臨阿根廷，此間當局對所稱看見不知名飛行物體向不重視，但此次則顯得極之重視。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部四百里巴希亞布蘭卡附近指揮塔之六名海軍人員，據說曾跟踪一具不知名飛行物體，歷時達二十分鐘。」

畫面映出一間醫院，新聞報告員又道：「在同一地區，亦即巴希亞布蘭卡附近，一名二十五歲貨車司機顏卡，曾在通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公路上更換車胎時，目覩一高速飛行物體三番在頭頂天際掠過，後來該神秘物體降落公路一旁，未幾即有三名突眼怪物自一具奇異飛碟中步出，三巨眼怪物逼近該司機時，曾以手搭其肩，該司機立刻有觸電感覺，同時有異光透射，司機顏卡當場感到意識糊糢，暈倒路旁。後來由其他過路人將他送往醫院。目前該司機正接受當局及科學家嚴密盤問，冀能查出有關飛碟之眞相！」

新聞報告員繼續說道：「每年在巴希亞布蘭卡附近，最低限度有十二個人向有關當局報告目覩神秘飛行物體及奇異生物步出太空船之情形。甚至有人說，先後有數次穿銀色緊身衣服的怪物訪問過他們的家庭，該等家庭多數是鄉村地區。」

鏡頭映出一位科學家被訪問的情形，據說，他就是「不尋常現象調查會」會長赫拉斯。

赫拉斯對記者發表對阿根廷發現飛碟事件的意見。他說：在巴希亞布蘭卡南部沿岸地區，有地球以外生物的「潛艇基地」，這就解釋了何故該處附近常常有人目覩飛行怪物的原因。其實數世紀以來該處一直傳說有怪物出現，證明外星球生物一直對我們地球人進行深入研究，即如我們太空科學家研究月球火星一樣。

電視台的新聞報告員開始報告當地新聞，於是接續而來的就是：「劫殺，貪污，火警和交通意外等等……」令人極不開心的字眼。

林愛莉過去把電視機關掉了。

阿生這時才敢說話：「可不是飛碟鬧到本市來了吧？」

呂偉良道：「本市發現飛碟可能只是遲早問題而已，剛才世界新聞報導中，除了阿根廷之外，玻里維亞也發現神秘飛行物體。」

林愛莉道：「你未回來之前，新聞報告中曾提及玻里維亞安第斯山上拉巴斯的居民，曾目擊不知名飛行物體凌空盤旋了數小時之久。有人甚至當飛行物體低飛時，看見陀羅狀的怪物四周，有機窗形狀的小孔。窗內隱約有人影幢幢。」

呂偉良道：「玻里維亞一架客機由秘魯首都起飛時，曾報告看見一神秘飛行物體，指揮塔立即通知軍方。軍方聞訊曾派出空軍駕駛超級軍刀式F八六型戰機升空追踪。空軍機師沙洛門少校曾目擊該物體高速飛行，他駕駛的戰機無法接近它，最接近時約在七千尺外，但數秒鐘之後該物體即失去了踪跡！」

阿生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們地球上會越來越加熱鬧了。今日特警組的秘密電訊指出，蘇聯科學家最近一再截收到來自外太空的神秘電波，他們相信是太空生物發來的電訊密碼。然則，別的星球人看來比我們更先進，也許他們已在地球上建立了基地！」

呂偉良道：「其實尼斯湖怪物亦不妨解釋爲外太空生物。說不定他們已在尼斯湖底設有秘密潛艇基地，就像阿根廷南部沿岸一樣。」

林愛莉也道：「其實我們能昇空到月球去，爲甚麼別的星球人不可以到我們地球來？只要他們的科學超乎我們想像中那麼先進，一切異象也可以視爲正常。」

呂偉良向阿生道：「你可以跟我們一齊去渡假嗎？」

豈料阿生還未答話，林愛莉就爭先說道：「不，任如重把他視作左右手，怎麼會批准？」

阿生笑道：「這回你可想不到了。愛莉姐，除非你認爲碍手碍脚，否則，你們到那裏去，我都會跟你們在一起！」

林愛莉怔了一怔：「老頭兒批准你渡假？」

「是的，這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阿生說。

林愛莉道：「本市警方高級人員紛紛辭職不幹，聽說他們迫得向國際特警求援，老頭兒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准許你去渡假？」

阿生沒有說出要求辭職的事，只說道：「世事有時很難說的。警方人手不够已不是最近的事，我們特警組帮也帮不了多少忙，主要還是他們名譽受損，組織不健全。年青一代對警察有了成見，所以儘管他們大幅度加薪，叫破喉嚨，也是收穫有限！」

「如果我賺够了錢，在這風頭火勢之際，我也會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林愛莉道：「其實領導當局也未免把這一幕戲演得太過迫眞，反而嚇怕了一些胆小鬼！其實開埠百多年以來，試問有那幾個警務人員不貪污的？偶然有個傻瓜自鳴清高，不受薪金以外的黑錢，相信這傻瓜不給迫走，就給人打死！這已經不是秘密了，又何必大驚小怪？」

呂偉良笑道：「早知你認識得這麼透徹，市長該選你担任反貪污顧問。」

「我才沒有興趣去演戲。」林愛莉說，「信不信由你，不管市長是否眞心肅清貪污，這些事，永遠存在，同時亦永無結果！」

「是的，眞實貪污是你情我願的事，沒有行賄者，又何來貪污？」呂偉良說，「照我個人見解，最可惡的不是貪官污吏，而是那一輩趁火打劫的人！」

阿生也道：「是的，他們簡直比小偸大賊更加令人痛恨！」

「趁火打劫的事不止一次地發生，但永無結果！」林愛莉道：「警方每次都有調查，但是從未聽過把犯人捕獲！」

「官官相衞，這也難怪！」呂偉良嘆氣道：「要不是這個政府烏烟瘴氣，我當年也不會處處與他們爲難，阿生也不會加入特警組，他有資格成爲夏探長的繼承人，夏維非常喜歡他。但是，我不希望他被市民歧視。即使他能潔身自愛！」

「別再說那些不開心的事了。」林愛莉道：「我們還是開始計劃我們的渡假行程吧！」

阿生道：「你們打算到那兒去？」

「先去日本玩幾天！」林愛莉道：「到了日本之後再計劃下一個行程吧！」

「怎麼你們不是有了全盤計劃麼？」阿生道。

「何必那麼大陣仗？」林愛莉半開玩笑道：「其實這個時候做人最好見一步行一步，你即使計劃得更好也是沒有用的。說不定明天就有事情發生，例如第三次世界大戰啦，星球人佔據地球啦等等，這些完全是我們無法預知的事。」

呂偉良對阿生道：「其實單是日本已有許多地方供我們遊覽，先到了那兒，看完了要看的，再計劃下一個站頭吧！」

阿生當然沒有意見。他只要能跟呂偉良和林愛莉在一起渡假，到甚麼地方去都是快樂的！

×　×

夢中，阿生彷彿到了日本。醒來後還是躺在那張睡床之上！

阿生再也睡不着，望住天花板直至天亮！

他這渡假美夢發了許久，想不到等到現在才能實現。

想到旅程上的愉快，阿生不禁由心底笑了出來！

突然間，電話響了！

電話本來是分機，但爲了阿生是一名特警，任如重隨時要找他，所以他習慣了每晚在臨睡前，把綫路接到他床頭的分機上！

阿生還以爲是他師父呂偉良或者林愛莉催促他起床，但是看看時候還早，外面天還未亮，不可能這麼早起程的。

阿生執起聽筒，當他認出對方是他上司的聲音時，他便整個兒呆了一陣！

他的上司任如重在電話的另一端道：「阿生，你的假期被取銷了！」

阿生現在甚麼睡意也告消失！他僵在電話一旁，眞不知道說些甚麼好。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現在竟然發生了，他恨不得現在這情形只是發夢，但事實上絕非夢境，而是眞實的！

任如重又道：「阿生，你聽到我說嗎？我想你還未醒來！」

阿生吶吶地道：「不！我已睡醒了，你說吧，我在聽着你說！」

「這是迫不得已的事，我對你感到抱歉，但這件事非你去辦不可。」任如重道，「剛才我接到本市警察局長的電話，據說北郊發現可能是飛碟的神秘飛行物體，要求我們加入調查眞相。」

阿生又是一怔！

飛碟之謎差不多困擾了半個世紀，然而謎底至今仍舊無法證實！有關發現神秘飛行物體的消息，不斷出現在各地報章之上。想不到竟然會鬧到本市來了！

阿生雖然極不高興，但到底任如重是他的上司，同時飛碟問題也確實引起阿生的興趣。

任如重又說：「本市警方要求我們聯手調查眞相，一則因爲我們特警組的電子儀器齊備，二則他們近來人手不足。我希望你能在一小時之內，趕到總部報到，我跟你一起乘直升機出發！」

阿生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答允了。事實上也不到他不答允，因爲這是命令！

梳洗完畢之後落到樓下，林愛莉正把早餐預備好；呂偉良正在收聽電台的新聞報告。

阿生在餐桌旁坐下，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說：「我不能跟你們一起去了！」

呂偉良道：「爲了北郊發現可疑飛行物體嗎？」

「是的，處長剛來電話把我召回，我的假期被取銷了！」阿生嘆氣道！

林愛莉把一杯咖啡端到他的面前：「算了，工作要緊，反正以後還有機會的，何必唉聲嘆氣？」

呂偉良也安慰阿生說：「是的，工作要緊，來日方長。處長須要你，表示對你的重視，切不可因此而耿耿於懷啊！」

阿生一邊看腕表，一邊匆匆忙忙吃過早餐！因爲任如重須要他在一小時之內回到總部去報到。

林愛莉道：「電台的新聞報告剛才也有提及此事，警方已發出公告，叫市民盡可能減少到北郊去，看來，這件事頗爲嚴重！」

呂偉良忽然又問阿生：「特警組是否有一種儀器，可以探測輻射的？」

「是的，我們特警組所擁有的電子儀器，都是最科學化的現代產品，莫說本市警方無法擁有，許多國家也無法擁有。」阿生說，「這些儀器，都是要由專人使用的。」

呂偉良再問阿生：「譬如外太空生物

眞的降落北郊，用儀器可以測出嗎？」

阿生道：「理論上是可以的，因爲正如我們用强力火箭將太空船升空一樣，我們假定外太空生物也須要用一種强力儎升工具前來我們地球。那麽，塵土上就該留下强烈的輻射痕跡，這是可以用儀器探測得到的。」

阿生說到這裏，已將早餐吃完，匆匆離家外出，開着他的汽車風馳電掣而去。

回到特警總部時，直升機已經隨時出發！任如重親自指揮下屬將一些電子儀器帶上飛機，以備應用。阿生及時趕到，與他的上司一齊出發，乘直升機飛往北面郊區！

北郊公路之上，軍警車輛來往頻頻，沿途設有不少檢查站。

阿生在直升機上，居高臨下看見這種情形，忍不住對任如重道：「如果太空人眞的來了，我懷疑他們是否高興警方的做法！」

可惜直升機上馬達的聲浪極之吵耳，任如重沒有答他！

直升機最後在一處公路附近降落，那是路旁一處空曠地方，軍警們都荷槍實彈，氣氛一片緊張！

阿生心裏想：假如外太空人來到此地，這種不友善的情形極可能引起他們的反感。甚至槍炮對他們是否能造成威脅也成問題。

夏維探長老早到了。這時天色已經大白！

一千人等由公路旁乘坐吉甫車開進樹林中去，大約行了十分鐘左右，一些警方人員已在一處草地上的四周圍成一個警戒範圍！

草地上有些地方的草變成黃色，看來是被火燒焦了的，警方人員不敢胡亂踏入現場，這可能是上級的命令，目的要維持原狀，讓專家前來研究。

阿生看見軍警林立之中，有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以及六十餘歲的老婦雜在其中。他們的打扮十足是鄉下人。

一名警長把那一男一女帶過來，對夏維說道：「他們就是目覩這裏有怪物出現的人！」

夏維探長問那個中年男人：「你看見一些什麽？」

中年鄉下人說：「一個圓型的發光物體，曾降落那處草地上。那發光的物體最光亮的時候，令我眼睛也睜不開。」

夏維又問：「那是什麽時候？」

「天還未亮，我剛起來小解，無意中看見天際光芒四射，初時下意識地以爲是月亮，後來清醒時醒起，月亮是不會移動的。」鄉下人說。

「你住在那裏？」

「就在山後張家村。」

「你叫什麽名字？」

「張木彬。」

夏維又問道：「你看見的發光物體有多大？」

「就像飲宴時，足供十二人圍坐的大圓桌差不多。」中年鄉下人道：「我一時好奇心，由山坡上跑過來看時，那物體就降落在草地上。當我企圖再走近細看時，它忽然發出一度光芒，我睜不開眼，同時感到腦部震盪了一下……」

那老婦人道：「我當時正在睡夢中，突然聽到我兒子傳出的尖叫聲，於是起床查看。剛出家門便看見一團火光升空！」

夏維這時才知道他們是母子關係。

三個特警組人員利用儀器在焦黃的草地上探測，阿生則在四周觀察，發覺隣近一些樹木也有燒焦的痕跡。翻過山坡，那邊下面便是只有幾戶人家的「張家村」，以及一些佃農。

一批探員正在田野間分別訪問一些下田工作的鄉下人，大概是查問他們有沒有看見「飛碟」！

位於公路旁邊的樹林與張家村之間的山坡，高度有限，僅可將樹林和張家村隔開。如果外太空人確然曾在這裏降落，他們所選擇的地點倒也理想！因爲這兒草地相當平坦，東面有山坡遮掩，西面有樹林，南北面也有樹木荊棘。換句話說，那兒彷彿一個小盆地，照理不易被人發覺。

一組探員在一處光禿的泥地上，發現一些奇怪的足印，像是雀鳥的，呈三叉狀。但是雀鳥不會大到這個程度，因爲足印每趾長達三四吋。

阿生對夏維說：「我常常在市郊狩獵，據我了解，本市並未有這麽大的雀鳥。我以爲你最好召刑事偵緝組人員，將這些奇怪的足印製成石膏模型，讓雀鳥專家們研究一下。」

夏維也覺得，如果足印屬於一些巨鳥的，那麽這些巨鳥便有人體那麽高大，起碼重達百多二百磅才合比例。但是，足印並不深，也就是說，足印的主人體重並不會太重。

夏維接納阿生的意見，召來刑事組人員，將足印製成石膏模型。

光禿的坭地只有丁方二三呎之間，所以足印只有兩個而已！當轉入草地之後，足印便消失於無形。這也證明足印主人體重並不太重，否則，草地上多少也會留下一點痕跡才對。

任如重咬住烟斗，四處觀察，他的下屬則戴上面具手套，在燒焦了的草地上用電子儀器測量，看看是否帶有輻射。附近一帶均由警方加以封鎖，閒雜人等一律不准進入現場。

警方直升機凌空監視，看看隣近是否有其他可疑飛行物體出現。

市區裏有大批記者駕車前來採訪，電視外景隊也携備錄映器材前來拍攝新聞片。但是，警方爲了方便特警組人員工作，暫時不准他們進入現場。

正當人們注意力紛紛集中在張家村附近的樹林時，警方却接獲另一項更駭人的報告。

就在北面不及二里處的一個軍營，發生了一宗令人震驚的命案！

一名當值的武裝軍士，被人發現倒斃在血泊之中，頭顱與身體分開，頸部是被利刀割斷的！軍方大表震驚，除展開愼密調查外，一邊向當地警方報告！

任如重和夏維等人聞訊，駕車沿住公路趕往現場去調查，一批全副武裝的軍士已將軍營由外封鎖。除了任如重和夏維等高級人員獲准入內之外，隨行記者也被拒於門外！

一位高級軍官帶着夏探長等人到軍營後面的樹林中去。

那名斷頭軍士的屍體仍躺在草地之上，槍械棄於屍體旁邊！血，流了一大灘，情形十分可怖！

「相信這是最兇殘的暗殺行爲！」軍官說道，「死者是一名當值哨兵，任務是巡邏和看守軍械庫。」

「軍械庫？」任如重怔了怔！

「是的，兇徒的目的是盜取軍械！」軍官說，「軍械庫大門被撬開了，損失正在點算中。」

夏維蹲在屍體一旁觀察，那些令人心噁的血漬已經開始變得瘀黑，看來死者已死去了多時！

軍官說，他是由一名準備前來接班的軍士發現的；照編班時間，死者應該在晨早八時下班。

死者倒斃的地方是在一叢矮林旁邊，也是軍營的外圍地帶。

軍營四周較遠處，雖然有一些鐵蒺藜圍繞，但並不嚴密，如果有人要偷過來，是輕而易舉的事。

阿生最留意地上留下的一切痕跡，雖則附近一帶多數是草地，但較遠處亦有泥地！

夏維過來問阿生：「你發現了一些什麽？」

阿生沉吟道：「這是軍營南面，如果由樹林中往南行，可以回到發現飛碟的小地盆，你以爲兩件事是否有關連？」

夏維探長怔了一怔！他顯然因爲阿生這一種推測而提高警覺！

他下令一批探員，小心在附近一帶找尋可能留下的綫索，包括那些三叉形的足印。

警方的驗屍官奉命趕來命案現場。初步檢驗結果，證明那名軍士是被利刀將頸項切斷的；然則，那把刀一定鋒利無比！

「這是不可能的事！」死者的上司說，「我們每名軍士都受過訓練，警覺性甚高。如果有人持刀走近身旁，他一定會高聲呼喝，甚至開槍射擊。但是，我們另一些在不同崗位守備的軍士，却並未聽到任何聲響或動靜，也沒有發現什麽不對。」

夏維若有所思地問：「有沒有查問過其他守備？」

軍官答道：「當然有，在你們未到達之前，我們已查問過他們，也看過所有裝備，包括武裝軍士佩帶的軍刀，但並沒有什麽發現！」

夏維探長也覺得這件事未免有點奇怪，雖然兇手可能在黑夜中摸近死者的身旁，但是多少動靜總有的，死者何故絕不發覺？

正如軍官所說，如果有人走近他身邊，死者勢必喝問口令，甚至開槍示警！但其他軍士聽不到死者呼喝之聲，然則，兇手會否是死者相識的人？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老前輩，生平見過不少謀殺和行兇的方式，但很少看見有如此殘忍的。他老人家喃喃自語地說：「如果我是兇手，要不是先將死者擊暈，就只有用尖刀從後刺殺。但是，現在這種情形，簡直好像把死者拉上斷頭台一樣。」

是的，死者死狀可怖！他的頭顱幾乎完全離開了他的身體，整條頸項差不多完全被切斷，可見兇刀非常鋒利。

軍方在軍械庫的調查有了結果，他們發現失去了一批手提機槍，一箱手榴彈，以及一批無綫電軍用通訊器材等等。

軍官因此而作出結論：「由此可見，這不可能是我們內部的人做的；兇手可能超過三四個之多，目的在乎那批軍火。」

「本市治安已經夠壞了，再加上生活水平日高一日，挺而走險的人一定越來越兇，但是，他們爲什麽要盜竊軍火？」夏維的眉頭皺了！

任如重道：「假如這是一項有計劃行動，相信不久之後，必有一宗轟天動地的刼案發生！」

阿生這時候剛由那邊過來，他說：「我以爲未必是想像中的刼案。」

任如重回頭問阿生道：「你有什麽發現？」

阿生指指那邊山頭：「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那邊找到了一些三叉足印！」

「飛碟？」夏維脫口驚呼道：「外太空人幹的？」

軍官莫名其妙地問道：「什麽外太空人？」

夏維探長解釋道：「我們正在調查飛碟可能出沒的地方。如果能證明那些奇怪的足印是外太空生物的，那麽，他們可能來過這裏！」

軍官不以爲然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外太空生物怎麽會用這種手段殺人？」

無論如何，一組探員在那邊山頭上發現三叉足印的事，立刻引起「三巨頭」的興趣；所謂「三巨頭」也就是那位軍官，夏維探長和任如重等三個人，他們分別代表了軍方，警方和國際特警等三方面。

三人過去查察，在泥土上留下的足印比在「小盆地」找到的那二個更清楚，數量也多，竟然多達數十個，分別散佈在樹林和山嶺上各處。

警方已經利用無綫電通訊設備，把正在張家村外「小盆地」工作的警方刑事偵緝組人員召來，他們是專負責把奇怪足印製成石膏模的。

另一方面，任如重也在無綫電連絡中知道他的下屬利用電子儀器測量的結果，就是燒焦的地方留下頗爲嚴重的輻射。

根據測量人員報告，輻射來源乃是由於高度燃燒的結果。一張大圓桌範圍那麽廣闊的草地，所有的草均被燒焦，下面的泥土也完全沒有水份。這是頗爲奇怪的，爲什麽數尺以下的泥土也缺乏水份？唯一的解釋就是：會在地面停留的飛碟熱度太高！

至於附近一些樹木，也被燒焦，可能是當飛碟下降時，噴射發生的熱力所造成的。

阿生獨自駕車趕回小盆地視察，他對飛碟的興趣比命案更爲重視！

當局爲了確保安全起見，除調來更多專門人才之外，還把那處小盆地封鎖。同時亦將張木彬母子送到專科醫院檢驗！

特警組運來更多新式儀器進行測驗，看看其他地方是否也被輻射污染。

張家村數戶人家均被隔離觀察，有關當局担心他們受到輻射侵害。

電台，電視台的採訪人員雖則不能進入現場，但是，他們都作了直接的現場轉播。因此事情很快就傳入每個市民耳中。

市區裏，人們的心理可以分為幾種：有人因此而担心「世界末日到了」，宗教人仕認為「天國近矣」！有些人認為有趣，恨不得有機會一覩外太空生物的眞相。也有人認為無中生有；迷信的人則認為此乃神鬼作怪，當局不該查根問底，深入研究，否則後果堪虞！

至於即將前往旅遊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却處之泰然！尤其是呂偉良，他和阿生都遭遇過不少奇怪的事。甚至見過來自外太空的怪物，正是見怪不怪！

不過，他們二人正待離家時，却接到了一個朋友的電話！

打電話給呂偉良的，是一間旅遊社的老闆，他負責替呂林二人安排日本行程，包括預訂機票和旅店等等。他叫潘明。

潘明在電話中說：「有個不幸的消息，你們的行程可能受阻！」

呂偉良不禁愕然問道：「什麼不幸消息？」

「一架航機在高空爆炸，機師事前用無綫電向指揮塔報告，據說他目覩一團火球出現在航機前面。無綫電通訊不到數秒鐘之內便突告斷絕！」潘明又補充說：「這是我初步得自機場方面的消息。為安全計，我想你們的行程還是押後吧！」

呂偉良僵在電話一旁！

林愛莉已經想到有事發生，只是想不到事情會這麼嚴重。

「好吧！」呂偉良終於接受了潘明的勸告，「那麼，有勞你為我們取銷機票和酒店房間。」

「放心好了，這些事我會為你辦妥的。」潘明道。

電話掛斷了之後，林愛莉走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嗎？」

「飛碟在天空侵擾航機，令到一架客機發生爆炸，潘明叫我們取銷行程。」呂偉良說，「這件事跟北郊發現飛碟的事，似乎也有關連！」

林愛莉雖然感到掃興，但是也無可奈何！

二人只好改變了初衷，駕車到北郊去，想看看事實眞相！

但是，車子只到中途，就被警方的檢查站人員截住。一名警長勸告他們把車子開返市區，因為北郊有事發生，繼續前進可能有危險！

呂偉良說盡千言萬語，警方人員也不准他們通過，據說這是上級命令！

正在爭持中，天空上面有直升機由北朝南飛回市區裏去！

「算了！別跟他們吵了！」林愛莉說，「看來阿生他們亦已完成調查，不如到警局去！」

呂偉良看見警長態度强硬，明知他是夏探長好友也不准通過，不難想像到情況可能十分嚴重！

事實上張家村那一帶，已被警方加以封鎖，列為禁區。

× × ×

三俠又在警局裏重聚。

夏維探長剛與警察局長等高級人員開過會議，探長辦公室的電話一直在响個不停！

事情顯得極端嚴重，警局裏的人也忙作一團！

表面上看來，軍火庫失竊，張家村外發現飛碟以及航機失事等，三件事似乎沒有什麼關連，但是阿生就認為這一切俱與飛碟有關。

政府為安定民心，高級官員不斷在開會，同時發表廣播叫市民冷靜！

夏維探長忙得團團轉，阿生只跟呂林二人談了一會兒，又被任如重召回特警總部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步出警局，在停車場裏遇上了夏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雖然也是行色匆匆，但呂偉良仍然把他叫住！

辛尼是剛從醫院和殮房回來的，他知道呂偉良想了解一些什麼，因此向他交代說：「最早發現飛碟的張氏母子，眼部都有毛病……」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因為眼睛有毛病，所以他們的口供不可靠，是不？」

「不！」辛尼道，「醫生檢驗結果，認為張木彬和他那個老媽子的眼睛，都被强烈光線傷害，他們母子二人可能因此而失明。」

「然則，他們看見飛碟的事，看來不會假！」呂偉良道。

辛尼又把手中一個公文袋揚了一揚，說道：「我趕着把驗屍報告交給探長，回頭見！……」

但是呂偉良却叫住他：「驗屍結果如何？」

「死者頸骨被利刀切斷，從切口看，那把刀的鋒利程度令人感到驚奇！」辛尼說，「希望這是另外一件事，與飛碟無關就好了，否則，後果令人難以想像。」

辛尼進了警局裏去！

呂偉良獃在汽車旁邊，許久都沒有說話。

林愛莉知道他的內心充滿了疑問，她說：「根據太空生物研究專家的理論，外太空生物不可能主動地對我們地球人展開攻擊行動！」

呂偉良道：「專家亦無從證明外太空生物的確來到了我們地球之上，他們的理論當然也不可靠！」

「你是否認為他們已展開一連串攻擊我們地球人的行動？」

「有可能的。」

二人登上汽車，一時之間却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才好。

阿生在特警組裏一定有任務，出事地點又被列為禁區，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這階段裏，眞不知何去何從，做一些什麼好？

呂偉良忽然對他身旁的林愛莉說：「把汽車開往市立大學去吧！愛莉。」

林愛莉怔怔地問：「到市立大學去幹什麼？」

「找阮教授談談。」呂偉良道，「我知道他手上有許多有關飛碟的資料。」

林愛莉果然把車子開往市立大學去。

但是，阮教授並不在大學裏。

呂偉良在小小日記册中找出阮教授住所的電話，打電話到他家中找他；但是，阮家的人說，教授並未返家！

林愛莉道：「他對一切有關飛碟的事情都感到有興趣，今日可能正是他最忙碌的日子！」

呂偉良也覺得他可能到了北郊張家村去。雖然那兒一帶被列為禁區，但是他是大學教授，說不定會透過警方的高層允許，以專家身份前往現場進行觀察和研究。可惜夏維和阿生都忙得要命，否則呂偉良也想討個特別人情跑到現場去看看！

街頭巷尾，到處都有人在談論着有關飛碟的事。

一些電器商店門外擠了不少人，他們在爭看電視台拍攝的新聞紀錄片。

林愛莉把車子開往市中心區，目的是打算到江强的私家偵探社去；但是，當車子經過一處街道時，呂偉良忽然把林愛莉叫住。

林愛莉把車子停下來，呂偉良立卽推開車門衝了出去。

只見他拄杖急奔，沿住行人道追住一個人，那人正是他要找的阮教授！

阮教授剛才由市立圖書館出來，現在他正想截一輛街車離去；要不是呂偉良走得快，他這時候已經登車離去了！

阮教授顯得有些意外。

呂偉良笑道：「教授，希望不會把你嚇倒！」

阮教授也笑道：「我自小嚇大的，就算你是箍頸黨我也不怕！哈哈……」

林愛莉在那邊已經看得淸楚，她把車子繞回來，把阮教授接上車去。

阮教授已經有六十歲，但看上去還很精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是在「飛鏢俱樂部」裏認識的。

阮教授為人風趣，經常有到「飛鏢俱樂部」去練習射擊。

呂偉良很喜歡跟他閒談，所以知道他對一切飛碟的事感到有興趣。

林愛莉這時却問道：「教授，你要到那兒去？我們可以送你一程！」

阮教授開玩笑道：「如果有人請我喝咖啡，到天堂或地獄我都去！」

於是林愛莉把車子開往附近一處停車場去，最後三個人果然是到了一處十分幽靜的咖啡座去喝咖啡。

時間是下午四點左右，正是喝下午茶的時份。

阮教授挾住一叠文件，他笑道：「你們大概找我有點事，是不？」

呂偉良直認不諱。

林愛莉問道：「飛碟的事鬧到滿城風雨，教授一定也知道了吧？」

「是的。」阮教授這時才一派正經地說，「我剛才到市立圖書館去，正是為了找一些有關資料。」

呂偉良問道：「你相信一切會是眞實的嗎？」

阮教授不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反問道：「難道會是假的？」

林愛莉又問：「航機失事的事，你也聽到了麼？」

「從電台的廣播中知道的，機師一定不够鎭靜，所以才會出了亂子！」阮教授感嘆地說道：「其實，當時他應該迴避一下。」

「你以為果然是飛碟作怪？」林愛莉說。

「不是作怪，可能是誤會！」阮教授道。

「軍營中的命案，你又有什麼意見？」林愛莉問道。

「我只注意飛碟有關的新聞。」阮教授說。

呂偉良問：「你有什麼高見？」

「外太空的人，不可能對我們有惡意，除非我們對他們不友善。」阮教授沉吟道，「我正想與警方連絡一下。」

林愛莉問道：「是不是想見見張氏母子？」

「是的。」阮教授道，「就是據說看見飛碟的鄉下人。」

呂偉良道：「我聽探長助手說，他們眼睛受到嚴重傷害。」

「希望那不是萊塞光，否則就糟糕！」阮教授道。

林愛莉問：「什麼是萊塞光？」

「也就是死光，又叫激光！」阮教授道，「外太空人最擅長利用這種光。遠在一九〇八年七月三十日，西伯利亞就發生過一件怪事，那一天當地的天空中突然出現一團火球，所有乘搭西伯利亞鐵路火車的搭客都可以看見那火球由南朝北移動，最後消失在斯帖皮斯山。當時所有目擊者眼睛均被灼傷，有些當堂盲了。」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小太陽撞向我們地球？」林愛莉說，「科學家亦認為宇宙間有着無數的太陽。」

「當時沒有人能解釋當時的情形到底是什麼，但現代科學家認為是別的星球人利用激光探索地球。」阮教授說，「據說當時在西伯利亞的廣大草原上，有成羣成羣的畜牲神秘死亡，現代科學家也認為可能是激光太强所引致的，並非另外一些小太陽撞進我們的大氣層來。」

林愛莉道：「眞有點像神話！」

「神話？」阮教授笑了笑，又說：「絕對不是神話，是眞的。大約十年前，還有一隊科學家携備最現代化的科學儀器前往該處研究，發覺該處輻射性比通常大出二倍有多，同時該處草木不生，就像有人在該處爆炸一枚十米加噸的原子彈一樣。但是，當時我們人類並未發明原子彈。於是科學家認為：當年該種情形可能是其他星球生物企圖用激光與我們地球進行聯系，豈料激光用得太過激烈，所以造成一次猛烈爆炸。這些事情絕對有根有據，不是小說，也不是神話。甚至遠在一九二七年，就有第一支科學探險隊到該處進行研究。但以當時的科學知識水平，除了認為這是隕石撞擊地球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答案可以解釋當時的怪現象。但是，殞石撞擊，又何以會弄到寸草不生？又何故會留下大量輻射？」

呂偉良和林愛莉自問在這方面認識不多，他們只有嘖嘖稱奇！

阮教授這時又把那叠文件取出，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只見那是一幀彩色照片——

——是精印的，不是沖印的，圖片下面有一些英文說明。

「這是我剛從市立圖書館借來的資料。」阮教授道，「你們看得出這是什麼東西嗎？」

「浮彫。」呂偉良說，「但是，下面好像是……是一支火箭。」

阮教授笑道：「對了，奇就奇在這支火箭，這是墨西哥發現的古代神像浮彫，出土地點是墨西哥的帕冷克，浮彫工程之浩大，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現代人類也望塵莫及！」

林愛莉接過那圖片細看，發覺浮彫上顯示出那位古代人蹲了下來，好像在按掣，旁邊是一支火箭。那古代人所穿的服裝與現代太空人相似，像是太空衣，頭部還戴了頭罩。

林愛莉不禁說道：「這好像是火箭發射外空時的情形，古代怎會也有火箭？」

阮教授說：「這就是現代科學家所爭論的問題，有一派科學家認爲：這是當年星球人曾來到我們地球之上，他們回程時所乘的火箭，就正如圖中一樣。所以，當時彫刻家便以此爲題材，製成這浮彫。另一派則認爲：這是我們人類祖先的幻想力豐富，浮彫只是當時人類想像中的情形而已。」

「我倒同意後者的見解。」呂偉良說，「即如現代畫家，也有幻想中的征空情景，目前雖則不可能，但若干年後就會是事實！」

阮教授又搜出一本書籍，揭開其中一頁，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說：「根據資料，在巴格達古代文物博物館中，收藏了一個古代發現的乾電池。但是，這是近代發明的東西，古代怎麼會有？唯一的解釋就是：由別的星球人帶到我們地球上來。」

林愛莉接過那本書，裏面全是英文印成的，有插圖，都是影印製版的。

林愛莉的英文水準頗高，她看見書中紀載很多奇怪的事例，這些都是實例，而且難以解釋。

例如在亞洲的科希斯坦山區，考古學家數年前發現了一個山洞，裏面竟然繪有一幅星相圖，非常準確地標誌了一萬年前諸星的位置。如果按照科學進化論，那是無法可以解釋的事情，因爲當時人類根本未開化，原始人又如何懂得繪畫？

另一個更驚人的發現就是：在秘魯高原發現一件出土古物，那是用白金製作的飾物，相當精緻。考古學家肯定是數千年前的古物，但是以當時的情形，人類根本無法把白金熔解。

就目前所知，沒有攝氏一千八百度的高溫，根本無法可以熔解白金，更不要說將白金鑄成精緻的裝飾物品了。然則，那出土古物又應作何種解釋？

書中的紀載是：科學家認爲是星球人帶到地球來的！除了白金製成的飾物之外，還有其他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東西，只是未爲我們人類發現而已。

林愛莉看到這裏，把書本交還給阮教授。

阮教授把散發在桌面上的文件和書本收拾好了，抬手看看腕表，說道：「我要走了！」

林愛莉道：「你要到那裏去？讓我送你一程吧！」

阮教授道：「到警局去討個特別人情，然後去醫院會一會張木彬母子，他們口中可能有些十分寶貴的資料亦未可料。」

結賬離開餐室，林愛莉開車把阮教授送到警局去。

呂偉良留在汽車裏，沒有跟進去。林愛莉問他：「找到阮教授了，但是我們又能知道一些什麼？」

呂偉良沉吟道：「阮教授的興趣在於研究飛碟和星球人，但我認爲捉兇手比任何事情更重要。我找阮教授的目的，無非知道他對星球人的見解。根據他剛才的見解，來自外太空的星球人，對我們顯然沒有任何惡意；他們到地球來的目的，正如我們派人到月球上面去一樣，目的並非爲了找麻煩，而且基於好奇和探討眞相。」

「然則，星球人何故要殺軍營中的守衞？」林愛莉說。

呂偉良說：「沒有明顯的證據可以證明是星球人殺的。」

「但是阿生說，附近有三叉脚印，那是星球人的脚印。」

「我以爲這不是證據，只能說，星球人曾一度跑到軍營附近窺探，他們爲什麼要殺那軍士？」

「爲了刼奪軍火庫中的鎗械！」

呂偉良道：「這是不可能的，我看這應該屬於兩件事，不能混爲一件事去處理。人類殺人有動機，星球人大概亦不會例外。」

「他們的動機可能是：第一，軍士對他們有惡意；第二，對軍械感到好奇，奉命刼奪一批，帶回他們的基地去研究。正如我們太空人到月球去取石塊，道理與動機也不是一樣麼？」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呂偉良說，「第一點，警方的現場偵查已經證明不可能成立，因爲沒有跡象顯示出那名軍士曾加以反抗！也就是說，守衞的軍士對星球人不會有任何惡意，否則，起碼他會掙扎或者開鎗。」

林愛莉道：「如果你存心要進入軍火庫盜竊，我相信，你也會先制服守衞，對嗎？」

「是的，如果我企圖盜軍火，我會這樣做。」呂偉良又說，「但是，我想問你：星球人用何種兇器殺死那名軍士？」

「你聽過超音波這名詞嗎？」林愛莉說：「外國有些廠家已經開始利用超音波作爲切割工具。星球人既然能夠到我們地球上面來，而各國雷達均一無所覺，可見他們的科學比我們更爲先進。因此，他們利用超音波作爲一種殺人武器，一點也不出奇！」

「但是驗屍官並未證明這一點，他們只認爲死者是被利刀斷頸致死。」呂偉良說，「如果說星球人的興趣在於那些軍火，爲什麼守衞那支M一六型步鎗，他們並未取去？」

「嗯……」林愛莉怔了一怔：「可能來不及而已，事實上他們已從軍火庫中取去了不少軍械。」

「無論如何我也以爲我們的視綫不該分散，飛碟和星球人可能是來過了，但是他們未必會殺軍士，盜軍火！」呂偉良說，「我以爲這可能是一幫歹徒做的，希望我猜錯了，否則，最近可能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發生。」

「這還不夠轟動嗎？」林愛莉說，「飛碟降落張家村，死火傷害兩母子，星球人殺守衞盜軍械等等新聞，已被世界性的通訊社大事渲染，全球各地都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呂偉良說：「但是我指的並非如此，我以爲這可能是一宗地方性事件，最有可能是一宗刼案！」

林愛莉忍不住笑了笑，說道：「如果我有本事刼軍火庫，又何必再做其他刼案？刼銀行嗎？還是打刼市長住所？」

呂偉良道：「那是見解問題，我與你的見解有些分別。歹徒刼了鎗械之後，一定有個目的，除非正如你所料，這是星球人做的，那又當別論。否則，這件事可能大大地令我們感到意外的震驚！」

這時候，阮教授已經由警局出來！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名探員陪住他。

從阮教授的神情看，他大概已經說服了警方。

阮教授跟那名探員一邊行一邊談，不知談一些什麼。只見那名探員指手劃脚的，也許是叫教授乘坐他的私家車，但是阮教授却指住呂偉良的汽車。

他們終於併肩走向呂偉良這邊來！

阮教授說：「他們只准我一個人到醫院去探望張氏母子，你們的好奇心看來無法滿足了。」

呂偉良笑道：「不要緊！我們本來就不打算到醫院裏去。」

「那好極了！」阮教授只站在車門外，沒有坐進呂偉良的汽車裏來。「回頭我們再找時間談談，我會在俱樂部見你。」

說完，那名探員又陪着他走了。

呂偉良瞪住他們的背影，說道：「警方如此嚴密戒備，相信一定受到最高當局的指示。」

「發現飛碟不是頭一次，但從來未試過這麼嚴重的。爲什麼？」林愛莉道。

「很簡單，因爲弄出了命案。」呂偉良道，「而且還失掉了一批軍械！」

「相信阮教授以專家的身份，獲得進入醫院去探訪張氏母子，一定大有所獲！」林愛莉忽然又嘆氣道，「我們這個時候似乎無事可做，不如到北郊去看看，說不定公路可以直通無阻呢！」

「沒有用的。」呂偉良說，「警方既然受到最高指示，連醫院也這麼重視，郊區出事現場更加會加以加緊封鎖，倒不如讓我們到西區去看看。」

「到西區去有什麼好看？」林愛莉一邊把車子開出，一邊說道。

呂偉良沉吟道：「三教九流社會中也許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現。」

「又找魯四去？」

「是的，他的地下賭場似乎還在繼續營業。」

林愛莉說：「我看他只是以膽搏膽而已，目前已沒有人敢出面收保費。」

「只有你相信，其實報紙也只是以訛傳訛而已。」呂偉良道，「照我所知，貪污集團的人神通廣大，相信很難令他們收手。」

「難道是魯四告訴你，還有人敢到地下賭場去伸大手掌麼？」

「他沒有提及，但看他穩如泰山，我們心裏也該明白了。」

「魯四眞有辦法。」林愛莉說，「照我所知，許多地下賭場已被警方破獲，只有魯四那一間仍然安穩地繼續營業，大殺三方！眞的是不由你不服！」

「是的，魯四是一個到處都吃得開的人，江湖上朋友都要賞他三分薄面。」呂偉良又說，「過去警探們也有人在那裏出入，但他們並非爲了賭博，只是爲了找人和打聽消息而已。」

林愛莉把車子開入西區，一些橫街窄巷似乎少了一班面青唇白的吸毒者。大概是因爲街頭巷尾都有警車駐守的關係。

那些警車，多少起了阻嚇作用，因爲他們不是巡邏經過而已，而是一個流動警崗。

姑勿論那位市長大人是否眞的下大決心，要把社會秩序恢復回來，總之表面工夫是做足了。至於能否將已失去的市民信心挽回，那又是另一回事。

汽車在路旁停了下來！呂偉良四下裏張望一下，竟然找不到那些放哨的道友們。

過去在這一帶，有不少面青唇白的吸毒者，他們看似無事可做，行行企企，談談笑笑的出現在一些大厦門前和路旁，其實，他們都是地下賭場的「哨兵」。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那些地下賭場以及一些非法架步，就會得到他們的通知！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非常了解三教九流社會中的情況。就像他的朋友魯四，明明是開設地下賭場，但警方永遠抓不到他的。

那並非單單爲了他神通廣大，而是爲了他懂得走「法律罅」！

在他的地下賭場內，除了一般熟悉的職位，例如老總，巡場，監場，後生，守閘，總務，財政，交際，荷官，幇庄等等之外，還有一些做戲的「演員」，他們表面是最高負責人，其實是老闆的替死鬼！

假如萬一警方「光臨」，抓回去的永遠不會是眞正後台老闆魯四，而是受薪的演員而已！

呂偉良和林愛莉沿住行人道走過去，情形確實有些不對勁！

爲什麼沒有人放哨？

難道魯四收山了麼？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雖然不作聲，却在他們的內心都難免作同樣的想法！

登上那幢大厦，沿途亦未見有魯四的爪牙出現，這是有些反常的！

呂偉良眞的有點担心，魯四可能已搬家了！

到了那層樓之後，按過門鈴，許久才有人出來應門。這也是過去罕見的情形。

他們並非是穿制服的人，爲什麼會如此？

還好開門的人也是呂偉良見過的，對方似乎也認得出他是魯四的朋友。

「找四哥嗎？」那人問道。

呂偉良答：「是的，他在嗎？」

「請到對面C座去！」那人用手隔住鐵閘一指！

呂偉良與林愛莉回頭一望，只見那邊C座已是粉飾一新！

他們到C座門前，還未按鈴，門已開了！

開門的是魯四的親信阿德。

阿德道：「二位請入來，四哥在裏面等着二位大駕光臨！」

呂林二人同是一怔！

「奇怪！他怎麼知道我們來？」呂偉良出奇地呆了一呆！

鐵閘拉開，呂偉良首先拄杖走了入去，林愛莉却仰首望向門楣！

門楣一角有些小巧裝飾，看似無關重要，但是，林愛莉已發現了一個至二個電視傳眞鏡，巧妙地隱藏於那些小圓圈飾物中。

剛才阿德分明是從電視傳眞系統中，見到他們的。所以他們未按門鈴，門已打開。

呂林二人都以爲，入到屋內，一定又是人聲吵鬧，處處呼么喝六。但是，事實並不如此，相反，却靜得令人驚奇！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被阿德帶到裏面去。這裏並非地下賭場的佈置，而是古式古香的富有人家的住宅。面團團作了富家翁的魯四，這時正坐在一張酸枝椅上，笑臉迎人！

魯四看見呂偉良時，立即起來，伸手相握！

「今天吹了什麼風？」魯四笑嘻嘻地說，「如果是派紅請柬，也未免太過隆重了！哈哈……」

「紅請柬還沒有那麼快！」呂偉良笑道，只怕到時請不到你。」

「怎麼會呢？」魯四一邊招呼二人坐下來，一邊笑着說：「別的喜酒我會禮到人不到，但老弟你和林小姐結婚那天晚上，我一定親自到賀，因爲呂老弟你這一頓喜酒，我等了將近十年啦！哈哈……」

「好了，別開玩笑了！」呂偉良道，「幾時你遷到這兒來？」

魯四道：「我一直有這秘密住宅，只是沒有對你說而已。」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難怪人家都說狡兔有三窟，警方也沒奈你何！」

魯四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是的，剛才你也許已見到，那邊正在洗地。」魯四笑了笑，充滿了神秘地說：「你也許以爲我無事可做了，是不？」

「你已賺了不少，也該退休了，何必再做？」呂偉良道。

「哈哈，老弟，一個人做事不一定目的只在乎賺錢。」魯四說，「在我來說，是爲了精神寄託！」

林愛莉笑道：「你說得眞動聽，爲什麼不說習慣成自然？」

魯四又笑了一陣，道：「所有不正當的偏門生意之中，只有賭遺害最少，即使我不開賭，賭徒們也會到隣埠去賭。何況要到我的架步來賭，非要懂得門路不可，因爲敝號從不登廣告呢！」

呂偉良問：「是否風聲太緊？」

「是的，沒有人來收片，我們失去了保障。」魯四這一次收斂了臉上的笑容，一派正經地說：「當局反貪污，除三害，本來是件好事。但是，政府一方面不扶植正當工商業，另一方面又把撈偏門的人趕盡殺絕，我倒担心社會秩序行將大亂！」

「是的。」呂偉良也有同感，「並非說『桐油埕儎桐油』的，而是昔日撈偏門的人，變了無事可做，自然而然會出來搗鬼。」

魯四又說：「以前依靠我們此等地下賭場過活的人約有過千人，連同他們家屬在內，便有過萬人依靠我們生活。現在市面上百業蕭條，租金昂貴，生活費用高漲，試問以前靠我們生活的這班人，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如何過活？」

呂偉良苦笑道：「歷屆市長都是低能的，這位雖剛較爲清廉，但是，看市面的混亂與不景，就知道他同樣是個庸才！」

「管他庸才不庸才！反正這裏市長的職位有如一家商店經理，年尾結算有利可圖就是！」林愛莉說。

魯四苦笑搖頭！

他想想又問：「我知道二位無事不登三寶殿，大概又找我有些事吧？」

「是的，不瞞你說，想探索一些關於最近發生的軍火失竊消息。」呂偉良道。

魯四束眉說：「相信這不是一般江湖中人做的，今天我才跟一位師爸閒聊過，他也感慨萬千。過去黑社會蓬勃時期，任何一宗案子均有線索可尋，但現在年青一輩變了沒有組織，也就正如俗語所說：無王管！」

「難道一點兒消息也沒有？」林愛莉說。

魯四搖頭道：「一點也沒有消息！這是一宗大案，軍火失竊當然轟動，但在我所了解的圈子裏，人們只在議論紛紛，猜測這到底是何方神聖做的。根本沒有線人敢放出盤口！」

呂偉良了解魯四的爲人。不管他是個什麼人，但在江湖上却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說話從來不拖泥帶水，尤其是對朋友負責。所以呂偉良許多時有事都會去請教他，他對呂偉良也非常尊重！

談了半晌，呂偉良得不到要領，也就偕同林愛莉向魯四告辭。

呂偉良本來想助愛徒阿生一臂之力，但是現在似乎一無所獲。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良也不相信盜竊軍火的是來自外太空的星球人！

證人被害　怪物出現

阿生正在警局的探長辦公室裏跟夏維探長討論着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不幸事件。

當地百業蕭條，物價高漲，罪案不斷增加，已經令警方忙到透不過氣來，最近更發生了這許多令人莫名其妙的悲慘事件，再加上警務人員紛紛辭職，難怪夏維探長叫苦連天。

警務人員紛紛辭職，據說是因爲當局澈查貪污所致，有人爲此感到莫名其妙。當局反貪污無非爲了清潔警察隊伍，保持「皇家警察」過去的「清譽」，以免被市民埋怨，這原是一件好事。爲什麼會引起高級警官們紛紛請辭？

有人認爲：一定是他們心裏有事，担心被反貪污的人清算！

也有人認爲：一位警官收入有限，如果不准貪污，沒有別的收入，這份差事不做也罷！

不管事實眞相如何，總之警方人手不足是千眞萬確的事。

當局爲了吸引年青一輩做警務人員的興趣，不斷將待遇提高，同時利用報紙電台和電視大事宣傳，但到底不能在三兩日之間把人才訓練出來。於是在此「青黃不接」階段，當地警方就唯有向國際特警求助！

阿生是國際特警行動隊隊長，自然負起責任，希望能助當地警方一臂之力！事實上呂偉良既是夏維好朋友，阿生早已認識夏探長，這一次合作也只不過是「名正言順」而已！

夏維探長說道：「那些三叉形足印已交由動物學家研究過，他們也認爲不會是山鷄之類的動物足印，也不像任何已知的野生動物。所以，我們已將一份資料送交市立大學方面。大學裏有人是國際飛碟研究會會員，希望他們可以找出答案。」

阿生問道：「殺死軍營守衞的兇器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夏維說，「但可以肯定，那是一把利刀——非常銳利的刀！」

阿生想起林愛莉的話。林愛莉曾提及：不一定要利刀才可以殺人，超音波也可以殺人。

其實在科學新知識方面，林愛莉知得不及阿生那麼多。阿生是個鬼靈精，尤其是加入國際特警之後，對一切科學新事物知得更多。

林愛莉所講的可能是指「雷射切割機」，這是美國一家製衣廠應首先採用的。但是，這是一種電腦自動組合，不可能成爲輕便的殺人武器。

至於超音波殺人，只能想像到它那高度尖銳的聲浪把人體器官作致命傷的破壞，似乎不可能令到一個人的肉體和骨骼折斷而致死！

但是，一般既然深信外太空生物比我們人類具有更高度的智慧，那麼，他們是否擁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殺人武器？實在值得懷疑。

阿生問夏維：「探長，肯定兇器就是利刀嗎？」

「是的。死者決不是被鎗彈射殺的，明顯地是被利刀斷頸而死。」夏維道。

阿生又問：「死者的身份背境查過了沒有？」

「死者史勿夫是個外國人，在這裏沒有親人，當然不可能是私人仇怨。」夏維說，「兇徒的目標分明是刼奪軍火！」

「客機在高空失事的慘劇，又有什麼發展？」

「各國艦艇正在公海協助打撈失事航機的殘骸，相信不易找出答案。也決不可能有任何生還者。」

「據說機師曾在飛機失事前，向控制塔報告，發現可疑飛行物體。」

夏維道：「是的，控制塔已將錄音聲帶交來，那是無線電通話中錄下的。你要不要聽聽？」

「好極了！」阿生說。

夏維吩咐一名探員去取來錄音聲帶，放進錄音機中播放給阿生聽。

客機機師的聲音充滿了惶恐地說：「……前面出現一團火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啊！不好了……不好了……」

最後是尖銳的驚叫和爆炸聲浪。

「火球？」阿生喃喃自語道：「他並沒指出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是的，可能是傳說中的飛碟，亦有可能是隕石或人造衞星的殘骸！」夏維說道，「憑我們所知，有些殞石闖進了我們地球大氣層之後，會發生燃燒現象。人造衞星也會在跌進大氣層之後，發生同一樣的情形。這些東西都有可能被機師形容爲火球，不一定就是飛碟。」

阿生也同意探長的見解。地球四周的太空間，有着數以百計的人造衞星，大部份是美蘇二國發射上去的。當他們燃料用盡時，或者機器發生故障，往往就會變作太空垃圾。

那些太空垃圾有時亦會闖進我們的大氣層範圍，因而發生燃燒。在這墮落的過程中，難免會遇上一些航機正在高空飛行，萬一發生相撞，絕不出奇！

阿生覺得唯一的疑點就是：這空中意外爲什麼遲不發生，早不發生，偏偏揀着北郊張家村外發現飛碟的時候發生？

根據時間上的推算，兩者之間相差不過十多分鐘而已，也就是說，張氏母子看見飛碟不到二十分鐘光景，那架航機機師便報告看見神秘火團在高空出現，跟住一宗空難便告發生！

這種情形表示：機師在上空目睹的火球，可能就是由張家村外小盆地起飛升空的飛碟。由於它發出强光，在太陽照耀中，很可能像火球一樣。

飛碟倘若以噴射戰機的飛行速度升空，十多分鐘大概就會飛到航機失事的地點附近。

根據世界各地所搜集的資料，出現在我們地球上的飛碟，其飛行速度一般都比噴射戰機快。

阿生把他的想法對夏維說了。

夏維說道：「假如飛碟以死光傷害張氏母子眼睛之後，然後又在高空中令到航機失事，又盜竊軍火，殺害守衞，那麼，世界末日只怕就要到了。」

阿生道：「但我師父則認爲盜軍火的，絕非星球人所爲。」

「是的，像他們的科學如此進步，還何須軍械？單是一樣死光，就已經足以抵禦人類的侵襲。」夏維又說，「根據大學裏一位教授的見解，飛碟中的星球人，除非受到襲擊，否則不會首先發難。因爲他們所以到我們地球來，是爲了滿足好奇，而非尋仇。就像我們到別的星球去探險一樣。」

「你所說的那位教授，可是阮教授？我師父也認識他。」阿生說。

夏維道：「不！他不是阮教授，是英國人麥花臣博士。據我所知，他們二位同是國際飛碟研究會會員，而且都是權威人物。爲了他們的要求，以及我們警方的須要，有關一切關於飛碟的資料，我們都送一份副本給他們，包括這種錄音帶我們也多翻印一份。」

「聽說阮教授會到醫院去探望張氏母子，不知道有沒有結果呢？」阿生問。

「他要求我們准他進醫院特別病房會晤張氏母子時，我們也曾經反要求，要他把研究報告送一份給我們警方參考。但是，他的報告一直未見送來……」

夏維剛說到這裏，一名探員就把電話聽筒交給他：「探長，醫院來的電話。」

夏維呆了一呆，立即接過聽筒。

阿生冷眼旁觀，越看越不對勁，他雖然聽不到電話中的聲音，却看得見夏維的緊張表情。

夏維放下聽筒，對阿生說：「張木彬突然死了。我們快些到醫院去看看！」

探長幾名主要助手和阿生，陪同夏維到外面停車場去！

× ×

醫院的特別病房裏，醫生和護士都呆在一旁！這裏已被警方封鎖。

夏維探長等人來了。

主任醫生向夏維說：「死因還未查明，但死得頗突然！」

駐守在這裏的探日則向探長報告道：「他一聲不響地死去，直到醫生巡房時才發覺，但是，十分鐘前一名護士曾送藥進去給他服食，這是醫生批准的，似乎沒有可疑之處！」

阿生和探長助手在病房內小心翼翼地，展開一連串偵察！

夏維探長過來問阿生：「有什麼發現嗎？」

阿生道：「暫時沒有。我以爲應該把那名女護士找來問問……」

阿生話未說完，一名探員匆匆進入病房來，向夏探長報告：「事情不妙，有個女護士被人發覺暈倒在更衣室之內。」

夏維與阿生急忙趕到更衣室觀看，醫生正把那名女護士救醒。

那名女護士是給人從後面擊暈，倒在更衣室一角的。她不知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但是醫生說，這位女護士才是被派往送藥給張木彬的。

換句話說，有人冒充這名女護士到特別病房去。

爲什麼那人要這樣做？

不問而知，必有企圖。而且這企圖的後果亦已經知道了。就是要把張木彬害死。雖然張木彬的死因尚未查出，但是幾乎現在就可以肯定，他是被人用藥毒殺的。因爲醫生開給張木彬服用的藥，還留在昏倒的女護士的手中。

夏維探長一聲令下，醫院立即被警方封鎖！

夏維探長希望能及時搜出兇徒，但阿生認爲可能已經太遲了。

對方既然有如此週到的計劃，在警方嚴密保護下仍然可以安然得手，看來不可能還留在醫院之內等警方來捕捉！

由於張木彬之被害，令到警方立即採取行動，保護張老太。

消息傳出，曾經到醫院探訪張氏母子的阮教授，也迅速趕來。

阿生把他拉到一旁問道：「張木彬生前對你說過一些什麼？」

「口供大致與他對警方說的差不多。」阮教授說，「我確信他們母子二人曾經見過飛碟。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當時張老太神智不清，現在我倒想問問她。」

阿生道：「換句話說，你也相信飛碟會在張家村附近降落？」

「是的。」阮教授道，「我也曾向警方討個特別人情，與麥花臣博士到現場去觀察過，發覺飛碟遺留下來的痕跡十分明顯！」

「但是，爲什麼星球人還要回來殺害張木彬？」阿生問。

「什麼？你以爲張木彬是星球人殺害的？」阮教授反問道。

阿生說：「有可能嗎？」

「我認爲不可能。」

「目前，張木彬的死因還未清楚，不過，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被毒藥所殺害的。」

「星球人才不會用毒藥。」阮教授說，「如果他們須要殺人，相信警方的保護也沒有用。」

「你對他們是否估計太高？」

「聽你口氣，對他們的估計似乎也太低了。」阮教授笑了笑，「事實上他們的智慧高過我們許多。別的不說，單說他們的交通工具，就比我們不知先進了多少倍。他們能到地球來，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每一次有人發現飛碟時，他們的飛行工具從未被我們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雷達網發現，這也可以證明他們確比我們人類更加聰明。」

阿生若有所思地問道：「照你說，他們會否因爲張氏母子曾經見過他們，而下毒手？」

「不會的！」阮教授非常肯定地說，「他們的行蹤不止一次被人見到，世界各地的人也先後見過他們，但從未聽過有人遇害。」

「我還有一點不明白，就是他們何故要讓我們人類見到他們？」

「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因爲他們前來我們地球上不是最近才開始的，早在許多世紀以前就已經開始了。」阮教授說，「他們所以要故意讓我們人類見到他們，可能是測驗一下我們對他們的反應。根據最近以來，各地頻頻傳來關於有人目睹飛碟降落的事實看來，星球人也許在不久將來就會與我們地球人接觸。這種預測並非虛構。」

「另一點令人難明的，就是你爲什麼肯定他們對我們毫無惡意？」

阮教授道：「去年在南非約翰尼斯堡，一個農場主人史密特和他的助手曾目睹一個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降落他們農場附近，於是他拿起他的步鎗戒備。等到警方接獲報告到達現場時，他們這班傻瓜竟然開鎗向他們射擊。當時的距離是八碼，總共開了十五鎗之多。由飛碟開始降落以至離去，先後共逗留了四小時有多，而且當時還是光天化日之下。目擊者，連同警察在內，總數也超過了十人以上，這當然不可能是假的。你想想看，如果星球人有惡意，如何挨得那十五顆子彈？事後另外十二名警員趕到農場增援時，飛碟已離去，但自始至終，他們並未向地球人還擊！由此亦可見，星球人根本不會懷有任何惡意，即使受到人類襲擊，情形也一樣。」

阿生苦笑道：「就拿我們人類來說吧，人也分許多種，有些很良善，也有些很

兇殘。星球人既是生物之一，相信情形也一樣。」

阮教授說：你這譬如本來也合理，但有一件事你疏忽了，就是被選派來地球探險的星球人，他們一定受過頗嚴格的訓練。就像我們地球一些國家派人上太空一樣，不是一樣受過嚴格訓練麼？因此，他們有理由在各方面的反應也一樣。」

這時候，夏維探長由那邊過來。他看見阿生與阮教授站在一角談話，便走過來說：「張老太神經似乎有些不大正常！」

阮教授問道：「她怎麼樣了？」

「可能是受不起刺激，神經有點錯亂！」夏維說，「現在醫生正爲她注射鎮靜劑。」

阿生和阮教授沿住走廊過去，看見醫生護士們忙作一團！

他們眞有點担心，萬一張老太也不幸喪生，這件事，便更加蒙上一層謎樣的恐怖！

雖然對飛碟研究有素的阮教授認爲星球人不可能逞兇，但阿生却認爲大有可能，甚至夏維也認爲張木彬之死與星球人有關。

醫生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令到張老太安靜下來。

阮教授在夏維與阿生的陪同下，進入病房之內。他們看見張老太躺在病榻之上，老淚縱橫。一名女警和一名女護士正對她婉言相勸。

阮教授過去，俯首問道：「還認得我嗎？」

張老太抹了一把眼淚，道：「教授，你好？」

夏維和阿生交換一個詫異的眼色，大概是由於她的表現太正常了。

阮教授問道：「你的眼睛，好了一些嗎？」

「有什麼好不好？唉！我這把年紀，瞎了也沒有關係，就是不該害了我的兒子。他們到底是什麼妖怪？」張老太道。

「他們絕非妖怪，你兒子也不是他們殺害的。」阮教授說。

「然則，誰殺了他？」張老太淚眼汪汪地問。

「請你冷靜點聽我說。」阮教授道，「現在只有你可以爲你兒子報仇！所以你必須說眞話。」

「教授，我一直都對你說眞話。」張老太瞪住天花板，愴痛地說。

阮教授問道：「當時你見到的東西，是什麼形狀的？記得嗎？」

張老太道：「記得，他們坐的是圓形飛機。當我們向他們注視時，一種強光將我們母子的眼睛弄傷。」

「是的，我記得你上一次也是這樣對我說的。」阮教授道，「但是，我又記得你提過，你好像看見過一些人，是不？」

「嗯……像是人啊！」

「怎麼樣的？」

「很古怪！」

阮教授把手中一個公事包拉開，取出了一張畫圖出來。畫中是一個怪物的形狀，讓張老太辨認。

張老太把畫圖湊到近至鼻端，仔細看着！

阮教授依舊站在床緣，問道：「是不是這個形狀的人？」

「不大似。」張老太說，「我見到的是像我們差不多的人。」

夏維探長和阿生一直只在旁聆聽，從未揷咀說過一句話。

但是，到了這時候，夏維探長忍不住了！

夏維走近床邊對張老太道：「你不是對警方說過，當你兒子發出驚呼時，把你從夢中嚇醒，然後你奔出屋外，這時看見一團白光升空。我記得你當時並未提及目睹有人。」

張老太說：「這是我兒子對我講的，我沒有說過是我親眼見到的。」

阮教授苦笑一下，回頭望住夏維和阿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阮教授又問：「你兒子還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說了你們也不相信，爲什麼你們不去問問他？」張老太一派正經地說。

阮教授不禁低聲問他身邊的夏維：「你沒有對她提及她兒子的死訊麼？」

「有的。」夏維說，「有人告訴她，不是我。」

「但是，她好像並未知道呢！」阮教授說。

夏維沉吟道：「她神經不正常，我以爲她語無倫次。眞麻煩！」

「有她口供的記錄嗎？」

「有的。」

「我想看看。」

「等會兒你可以到警局中來，我會叫人給你看。」夏維說。

阿生插咀道：「教授，你不是已經看過他們母子的口供嗎？」

「是的，但我看得不大清楚。」阮教授道：「現在探長懷疑她說謊，才提醒了我。」

阿生又問：「你有沒有讓這些圖片給她兒子看過？教授。」

阮教授說：「沒有。」

「爲什麼你不給張木彬看看？」阿生說，「他才是重要證人。」

「這些圖片你可知道從何處得來嗎？」阮教授取回張老太手中的圖片，交給阿生看。

阿生看見圖片有如一張影印的劇照，但明顯地，是人工繪畫的，只是可能用影印方法攝製了若干份而已。因此，十分清楚。

圖片中的人像，就是幻想中的「綠色星球人」的描繪畫像。

圖片下面有英文說明，同時有「國際飛碟研究會圖片」等字樣。

「國際飛碟研究會」原來的名稱應該是「國際專門研究神秘飛行物體協會」。但是，爲了簡潔起見，還是習慣了稱爲「國際飛碟研究會」，這樣比起原名更易令人明白。

阿生不大明白阮教授的意思。

阮教授道：「照片是剛剛收到的，所以我根本沒有讓張木彬看過。」

這時張老太却高聲叫了起來：「不要吵了，我兒子根本未見過這種人！」

她的突然高叫，令到室內各人無不震驚！

醫生過來勸諭各人離去，讓她安靜下來。否則，她可能又再度狂性大發！

夏維等人於是離開了那間病房！

醫院中的搜查毫無結果。阿生早已料到兇手不可能還留在醫院內。

大批記者要進來採訪，但是警方不批准。他們只能在外面等候有關人等出去時訪問幾句；夏維、阿生和阮教授等人，正是記者們須要訪問的對象！

阿生的性格有點像他師父呂偉良，不喜歡出風頭。他極力閃避記者們的攝影，但是，當他由醫院出來，登上汽車之前，鎂光燈閃個不停，相信不少人已將他的尊容拍攝下來！

阿生匆匆開車走了，只留下夏探長和阮教授二人被記者包圍。

阿生匆匆離去，並非單只為了避開記者羣的訪問，因為他約好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露天茶座相會。

露天茶座就在北郊公路旁邊，是一處相當幽靜的茶聚地方。

三俠會合之後，阿生開車北行，沿途將醫院中發生的事對呂林二人說了。

呂偉良道：「這件事果然越來越接近我的想法。」

連日以來，三俠都有討論這連串事件，阿生知道他師父的想法。呂偉良認為這一串事件之中，未必每一件都與星球人有關。

起碼，軍營中的命案就似是普通人做的。

不過阿生卻不大同意。一向以來他的意見都跟呂偉良相近，就是這一次有些例外！

呂偉良不敢否定星球人在北郊出現的可能性，事實上此事已傳至世界每一角落，因為當日的電訊新聞就開始渲染此事！

但是，他認為星球人沒有理由殺人盜軍火的可能。甚至現在呂偉良又提醒阿生：「不要把視綫分散，集中研究軍營命案吧！」

阿生唯唯諾諾，事實上他對飛碟的興趣最為濃厚。何況萬一真的把當日發生的事件分開處理的話，軍營命案也只不過是一宗地方性事件，除了當地駐軍之外，就有警方去插手。

但是，飛碟關係全球安危，所以應該列為國際性事件。

特警組是國際性組織，職責正是處理世界性事件的。即使不是犯罪性質，他們特警組還是須要插手去處理的。

林愛莉沉思着說：「要不是過份恐怖，為什麼張老太會失常？」

呂偉良道：「將來你有了兒子，你就會明白兒子在你心靈上所佔的地位是多麼的重要。張老太眼睛受害之後剛好復原之際，想不到兒子又告喪生，這種打擊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抵受得住的！」

汽車進入禁區，立即被截停！

阿生出示證件，軍警又驗過車頭擋風玻璃的特別行車證，這才獲准進入一條小路去！

那條小路是可以通往張家村附近那個小盆地的，也就是發現飛碟的地方。

那一帶樹林向來僻靜，自從發現了飛碟之後，軍警一日二十四小時在此輪值把守。因此頓呈熱鬧起來。

阿生帶着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繞過樹林，進入後面的小盆地，看見一些穿便服的人出現在那裏。他們並非警方的便衣探員，而是一個西人和幾個大學生。

那個西人就是大學裏的飛碟專家麥花臣博士，以及他的學生們。他們是獲得特別准許，進來這裏研究「飛碟遺跡」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第一次到這裏來，前此一段時間阿生實在太忙，根本抽不出時間陪伴他們。沒有阿生陪同是無法通過軍警的檢查站的。

小盆地之內搭了一個營幕，因為軍警一日二十四小時須要在此看守，為了茶水供應，他們臨時搭起這營幕來，同時亦成為連絡中心！

此外一些裝了無綫電通訊器材的軍警車輛，也分別停在一旁；一些直升飛機不斷出現上空巡邏監視。這種緊張的情形，連日來並未稍減。

呂偉良和林愛莉離遠就可以看見小盆地的草坪上，有一處地方被人用繩子圍繞着，成為一個小範圍的眞正「禁區」！

那處被軍營用尼龍繩圍繞起來的地方，大約只有丁方十英尺的範圍。但是，那兒只是一幅較為平坦的草坪。上面什麼都沒有，也不是放滿了珠寶。

唯一特別的，只是平坦的草坪中央部位，有個圓形的痕跡，那兒的草枯萎了。

這就是張氏母子證實有飛碟降落的地方！

張木彬在這裏見到飛碟之後，那處地區便一直受人重視。

大學裏的麥花臣博士和阮教授二人都獲得特別人情，到這兒來看過了。此處有些飛碟研究專家正從外國兼程趕來一看究竟！

當局用繩子圍繞，規定那處範圍連看守的軍警也不准踏入半步，就是担心有人因此而受到神秘輻射的荼毒，當然也担心有人弄糊塗了那些證據！

麥花臣博士和阮教授二人同是國際飛碟研究會會員，他們也只到達那個圓圈的邊緣，同時被勸告必須戴面具與手套。

呂林二人沒有越過繩子的範圍，只在繩圈外觀看，發覺那個圓桌一般大小的燒焦地方，果然是寸草不生，十分明顯地，是一個大圓形，齊齊整整的，像用圓規畫出來那麼圓。

那個圓圈之內的草枯黃了，就像被一個圓形大火鍋燙過一樣。鍋底的熱力把野草燒焦灼傷，情形也許並沒有分別。

阿生站在繩圈外，對呂林二人說：「這個痕蹟如果繼續沒有野草生長出來，表示它確實是飛碟留下的。因為在此之前，世界上一些地方也發生過同樣事件。」

麥花臣博士由繩圈內出來，除下面具手套，與阿生招呼。

他嘆氣說：「儀器雖然探出這裏留下的輻射性極高，但是，他們怎樣忖測我不管，憑我的經驗，覺得疑點實在太多！」

阿生在警局中見過這位外國博士，他在本市市立大學任職超過十年，是半個本地人。麥花臣經過夏維介紹之後，也知道阿生是特警隊長，因此他們招呼過後，就

交談起來。

阿生道：「博士，你所說的『疑點』是什麼？」

「世界上許多地方都傳出發現飛碟，每次我都去看過！」麥花臣說，「例如南非的約翰尼斯堡，澳洲雪梨北面二百里的塔利鎮，以及美國密蘇里州路易西安那等處地方，都先後傳出有飛碟降落，每次我都以國際飛碟研究會會員資格前往觀察。憑我記憶，情形似乎與此次有些不同。」

「有什麼不同？」阿生問。

「不錯，這圓形痕跡是由一些燙熱的金屬所造成的，也有輻射性遺下，但是，如果我估計不差，不出數天，泥土下面的野草，就會生長出來。」麥花臣說。

林愛莉忍不住插咀說：「是否凡是有飛碟降落過的地方，都會寸草不生？」

「是的。」麥花臣毫不考慮地說，「根據我們研究所得的結論，認為星球人飛碟所用的燃料，具有高度輻射性，所以凡是有飛碟降落的地方，都給飛碟底部所噴出的廢氣造成極大的傷害。」

呂偉良道：「據我所知，最早的儀器測探，也認為這裏地皮可能寸草不生！」

麥花臣瞥了呂偉良一眼，尤其是注意他手中的鐵枴杖！

阿生立即為他們介紹，說道：「這位是大學裏的麥花臣教授，這位是我師父呂偉良。」

麥花臣「哦」然一聲，這才把臉上的疑惑摒除！

「這位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麥花臣又把視綫移到林愛莉身上，「那麼，這一位……」

「她是另一位甚有名氣江湖人物——迷你女賊林愛莉。」阿生說，「像博士那樣注意華人社會活動的人，相信一定也聽過這名堂吧？」

麥花臣立即伸手過來，跟林愛莉握了一下，說道：「名震加拿大的女俠，素仰素仰！」

麥花臣的學生們也圍攏過來！聆聽着他們幾個人的討論。

阿生說：「根據儀器測探結果，的確証明輻射性極高。」

「是的，照儀器觀測，這種輻射程度足以令到動物死亡，植物枯萎，但不致會寸草不生。」麥花臣道，「最早一個實例發生在蘇聯境內西伯利亞的廣大草原上。十九世紀初期，有過一個神秘物體把那兒一個地方撞擊，留下了一個巨坑，結果將近七十年來，那兒一直是寸草不生。」

呂偉良道：「這種爭論反正只須數天時間，再說我也不是專家。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支持閣下這種論調？」

「我正在不斷研究。事實上這種事並不可能產生什麼專家，因為飛碟被發現的次數不多。」麥花臣又說，「我只能憑過去數次的經驗，作了大胆的預測，結果未必一定對，只希望不要離題萬丈！」

事實上呂偉良也在內心忖測，一直以來他認為飛碟事件有些古怪。起碼軍營中的命案，呂偉良就認為不是星球人做的！

「還有那些足印。」麥花臣繼續說，「三叉足印也有疑點。過去在一些出現飛碟的地方，同樣也留有三叉足印，而且均被我們飛碟研究會製成石膏模型。但憑我記憶，大小固有問題，就是形狀也稍為不同。」

「那麼，張氏母子可能說謊，是不？」阿生說。

「那又未必。」麥花臣道，「照道理，鄉下人很老實的。」

「可惜張木彬今天在醫院中死去，否則，我們不妨再用測驗機核對一下他的口供。」阿生道。

麥花臣怔了一怔：「那唯一重要的証人死了？」

「是的。還有，他母親也神經錯亂！」阿生說。

麥花臣歎了一陣！

他的一班學生互相交換眼色，大概是驚駭星球人的荼毒吧！

呂偉良說：「有辦法找一個足印模型來核對一下嗎？博士。」

麥花臣道：「本市當局製成的足印石膏模，已寄到我們總會去了，希望一兩天內有答案。」

各人隨着阿生走進軍警架設的帳幕，那兒有茶水供應！

但是林愛莉和一些大學生不敢喝水，可能是受了心理影响。

麥花臣卻喝了，事實上，這裏的太陽太猛烈，暴露在陽光之下太久，難免感到口渴！

麥花臣對他的學生說：「不要担心，喝點水吧，它不可能有毒！」

林愛莉說：「萬一沾了輻射，……」

「放心好了，不會有問題的，小姐。」麥花臣道，「這裏即使有輻射，但它不會走動。我老早對這裏駐守的軍警說過，叫他們不要怕！」

「眞是藝高人胆大，但我才不會拿性命去作試驗！」林愛莉說。

麥花臣格格地大笑，又喝了一大杯凍茶！

他說：「茶，是可以化解人體內的輻射塵的，信不信由你！」

麥花臣抹了一把汗，他的學生們似乎很欣賞這位博士老師，但卻沒有敢學他去喝水。只有那些軍士們，他們就地煑滾的茶水，還要攤凍來喝！

麥花臣帶了他的學生乘車離去，但呂偉良等三俠意猶未盡！

呂偉良提議到張家村去看看，阿生和林愛莉二人沒有意見。

警方並未封鎖張家村，任何人都可以去。所以三俠入村時，也發現了一些採訪記者，他們正在田野間訪問一些農夫。

三俠經過一處田基路時，看見一名外勤記者正在訪問一名中年男子，此人手持鋤頭，赤着雙足，站在田邊。談話似乎剛剛開始。

記者問：「張木彬家中是否還有一個妻子？」

「不！他的妻子早已死了。」農夫答道，「本來他除了一個老媽子之外，還有一個妹妹才是眞的，但此人自喪了妻室之後，便有點神經不大正常似的，經常把小妹打打罵罵。」

「那麼，他那個妹妹，現在在什麼地方？」

一沒有人知道。大約一個月前有人在市區見過她，她說在一家工廠做工。」

「是她出走的，還是張木彬趕她離家的？」

農夫苦笑聳肩：「誰曉得！這本來就是人家的家事，要不是發生這件事，我才不敢告訴你。」

阿生這時忍不住插咀道：「你放心說吧，張木彬已經死了！」

農夫和記者都呆了一呆！他們以詫異的目光瞪住阿生等人。

這兒郊區，張木彬去世的事，醫院方面只通知警方，別說那個鄉間農夫，就是記者也未必知道。因此他們都以半信半疑的心情歎了一陣。

阿生道：「這是眞的，張木彬在醫院中不幸去世，他老媽子神經變得不正常，警方已公佈了這項消息。因此，你知道了一些什麼，不妨坦白說，保証張氏母子不會找你麻煩就是！」

「你們是什麼人？」農夫出奇地問。

呂偉良知道阿生入世未深，許多時想的問題太簡單，担心他口快舌快直認是特警身份，所以急忙搶先說：「我們只是一般市民，只爲好奇而來，目的想了解一些關於飛碟的眞實性。」

記者也說：「是的，連日以來，報社不斷接到一些市民的電話查詢，要求我們証實此事的眞實性，以及多報導一些關於飛碟的消息。憑我多年採訪的經驗，首先要証明張氏母子是否一個可靠的人，否則，他們的口供便有問題！」

「如果講到他的爲人，絕不可靠！」農夫直率地說，「剛才我也講過了，他自從喪偶之後，神經很不正常。經常三更半夜出來，到山頭野嶺散步。因此，他看見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我們未必見到。」

呂偉良和阿生幾乎同時問道：「他經常在半夜起來嗎？」

「是的。」農夫說，「以我個人觀感來說，他簡直是個怪人！」

記者問道：「他所說的飛碟，你們村中有人見過嗎？」

「沒有。」農夫說，「我雖然沒有逐個去問過他們，但自從山後出了事之後，村人都認爲張木彬的眼光，或者腦筋不清醒。」

「但是，他的眼睛確曾受到傷害。」記者說。

「原因我們不明。但是，如果眞有飛碟出現，看見的一定不止他們母子二人。」農夫又說，「不過，這兒是窮鄉僻壤，卽使有些不可思議的怪事也不足爲奇。但綜合我們村中的意見，一致認爲可能性不大。」

呂偉良知道一些鄉人很固執，他們頭腦簡單，更不相信新科學和新事物，一切只有放在迷信方面。

阿生又問道：「以前有沒有人見過飛碟？」

「沒有。」農夫毫不考慮地說，「從來沒有人見過什麼飛碟。」

「有沒有人看見其他怪事發生？」阿生問。

「也沒有。」農夫說。

呂偉良問道：「他家中現在還有什麼人嗎？」

「沒有。」農夫說，「他唯一同父異母的妹妹小梅，在市區裏。」

「小梅有多大年紀？」林愛莉問道。

「二十歲左右。」農夫說，「自從她母親去世後，便一直受到大母和大哥的欺凌，只有她大嫂同情她，可惜不久之後，她大嫂也死了。」

「這麼看來，張家這一家人，也算多災多難。」呂偉良說，「除了張小梅之外，似乎無一倖免於難，不是不幸死去，便是神經不正常。」

「是的，這可能也是一種報應吧！」農夫欲語還休地說。

記者立卽追問：「什麼報應？」

「嗯……」農夫吞吞吐吐地說道，「對不起，我還有事情要去做，各位，失陪了！」

呂偉良等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然也給農夫那句話吸引住了。

但是，看情形，那鄉下人已經自覺說得太多。如果追問下去，相信他也不會再說了。

三俠到村中去，打算找其他訪問對象。但是村中的人少得可憐，因爲這小村落之內只有幾戶人家。卽使有人願意跟他們交談，也沒有人肯說及張木彬的家事。

呂偉良查出張木彬和他母親居住的地方，那是一間單層石屋。但是那兒重門深鎖，根本沒有人留在屋內居住。

阿生說道：「看來我要入去看看。」

「你要找一些什麼？」林愛莉問：「特警有權隨便入民居嗎？」

「嗯……」阿生嘆了一口氣，聳聳肩，「我之所以不喜歡當差，就是我不喜歡受到太多的約束。例如現在這情形，我如果不是特警，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林愛莉道：「何必唉聲嘆氣？我不是特警，你不能做的事，我可以做。」

阿生左張右望沒有人，悄悄對林愛莉道：「進去看看吧！卽使找不到綫索，不妨順手取一張他妹妹的照片，那可能是我們須要找的人。」

「你說張小梅？」

「是的。就是張木彬的妹妹。」

林愛莉對阿生道：「你先跑開。」

「爲什麼？」阿生怔了一怔！

「你忘記了嗎？你是特警啊！」林愛莉說道，「你不在場，一切責任都可以推卸！」

阿生會心地笑了笑！跑開了！

呂偉良一直冷眼旁觀，看見他們有商有量的，實在忍不住也笑了起來！

林愛莉待阿生跑開之後，問道：「爲什麼你不作聲？」

「我要說的你全說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呂偉良笑道。

林愛莉說：「也就是表示你也同意我們的做法，是不？」

「做儘管去做好了，相信沒有收穫。」呂偉良說，「如果有綫索，相信警方也該找到了。」

林愛莉道：「警方不會對張木彬生疑心，也許沒有搜過這裏。」

「那你不妨進去看看！」呂偉良又說：「不過你切不可進去太久！」

「請你替我把風，不會太久的。」

林愛莉說完，立卽竄近門旁，但呂偉良立刻又提醒她說：「由窗口進去豈不更方便麼？」

林愛莉果然給他一言驚醒，因爲窗口那邊，根本沒有窗花阻攔，只有一度木窗門，可能在內加上了一條橫閂而已！

林愛莉伸手往頭頂一摸，取下了一枚髮夾，正擬將髮夾揷進窗縫中，豈料窗門却「呀」然一聲打開了！

原來窗門根本沒有鎖上！可能是主人家太過匆忙，只將窗門掩上就離去，根本未把橫閂推上。

林愛莉探首窗內，望了兩眼，見不到有人，這才一個縱身跳了入去！

屋內的氣味頗難聞，也許是空氣不流通的緣故，令到一些物件，發出發霉的氣味。

林愛莉先在屋內巡視一番，看看有沒有人。其實這是多餘的，她早該知道這裏沒有人的。也許是過去的經驗與習慣。

確定屋內沒有人之後，展開了一次閃電式的搜查。

結果沒有什麼可疑的，她順手取去了一張小梅的照片。她不知道這是否就是小梅，但看樣子十九不會猜錯，因爲農夫說過，小梅只有二十歲左右。

鑲在相架中的大小照片不下十張之內，林愛莉只取去了一張，就是那少女小梅的。

臨去時，她又回過來，發覺桌上有一個烟灰缸，一時心血來潮，順手把它連灰帶缸用手帕包走了。離去時，又將窗門照原來一樣掩上！

她剛想由屋旁的彎角處轉出去，突然，聽到正門那邊有人談話，急忙又退了回來！

談話的人之中，有一個可以肯定就是呂偉良的聲音。

呂偉良說：「這裏的人全是依靠耕作過活嗎？」

「是的。」一個少年人說。

「張木彬是否神經有點不正常？」呂偉良又問。

「不！我覺得彬叔很正常。至於自從他遇見過飛碟之後怎麼樣，我却不敢說了。」少年人又問：「你可是警察？」

呂偉良苦笑了一下：「你相信政府會僱用一個跛足的人嗎？」

少年人上下打量了呂偉良一下，同情地說道：「對不起，我幾乎看不出你是殘廢的。」

那邊有個農婦走過來，不高興地瞪了呂偉良一眼，又對少年人說：「大牛，你不要跟陌生人打交道，否則讓你媽知道，她可能剝了你的皮！」

少年人於是匆匆走了。

呂偉良本來還想問他幾句，但是却給那農婦破壞了他的計劃。

林愛莉由那邊轉出來。呂偉良問道：

「有什麼綫索發現？」

「沒有。」林愛莉聳聳肩說，「也許這手帕之內有些綫索，但我不敢肯定！」

呂偉良瞥了她手中的手帕問道：「裏面包住一些什麼？」

「烟灰缸和一些烟蒂。」

「有什麼可疑之處嗎？」

「還沒有化驗過，我怎麼知道？」

「找到張小梅的照片嗎？」

林愛莉把照片遞過去：「相信這一張會是她的。」

呂偉良把照片納入口袋，左張右望却不見阿生。他埋怨說：「何必避得這麼遠？時候不早，我們也該返回市區去了！」

林愛莉陪伴着呂偉良在張家村繞了一周，還花不上十分鐘，可見這小村落小得可憐。實際上它只是數戶人家聚在一角居住而已。

阿生正在跟一些村人打交道，但是，看來一些村人對他並不感興趣。有些根本一句話沒有說，睬也不睬他便走了。

事後阿生說：「看來我們在田野間所遇見的農夫是說得最多的一個。鄉下人個個不大願意說話，好像担心那滿口鄉音會惹人取笑似的，眞氣人！」

林愛莉說：「相信要問的，警探們早已前來這裏問過了。」

「我們走吧！」呂偉良說，「時候不早了！」

於是三俠繞過山坡，再經過那座樹林，回到公路旁邊來！

駕車返抵市區時，正是將近黃昏的時份。

林愛莉把手帕給阿生，說道：「烟灰缸可能留下陌生人的指紋，因爲我臨走時發現此中共有兩種不同的烟蒂。」

「是不是要我轉交警方？」阿生接過了。

「你不怕他們控告你擅入民居，你喜歡怎樣都可以。」林愛莉說。

「但是，指紋檔案只有他們最齊全！」阿生沉吟着說：「不過，還是先拿回特警組化驗一下再說吧！」

「是的，最好先化驗清楚。鄉下人雖然有許多喜歡吸生切烟絲，但我隱約嗅到大蒜的氣味。」林愛莉說。

「大蒜？」阿生呆了一呆！

「是的，極有可能是大蒜。」林愛莉又說，「然則，這件事又有變化！」

阿生道：「但據我所知，張木彬並未被醫生發覺有吸食大蒜的跡象。」

「也許死後解剖時會發現。」林愛莉回憶着說，「記得有個大明星，死後驗屍官初步報告也未能發現他吸食大蒜。但是死後解剖屍體內臟，才能化驗出原來他生前吸食大蒜。」

呂偉良沿途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直在默默沉思！

車子開入了市區，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

阿生返回特警組總部去，約好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一家飯店再會面，共晉晚餐！因爲他要把手帕中的東西拿去化驗。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抵達一家常常光顧的飯店時，那兒生意好到不得了。

呂偉良是熟客，但是侍應生仍然無法爲他找到一張枱，可見擠擁情況。

領班的只好招呼他們在一旁坐下等候。等一會兒也許有人吃完結賬離去。但是，呂偉良覺得這沒有意思，坐在一旁等候，等於催促人家快些吃罷離去！站着在一旁等候就更加令食者不安了。

反正又不是只有這一間飯店，何必令別人感到侷促不安？

於是呂林二人離開飯店，準備轉到別間去。但剛出門口，林愛莉就說：「阿生怎辦？」

「是的，我們約好阿生在這裏相會的。」呂偉良沉吟道，「不如打個電話給他，他可能還留在辦事處裏。」

林愛莉折返飯店打電話給阿生。阿生果然還在特警總部之內。

阿生說：「我剛想打電話到飯店去給你們，我不能來了。」

「為什麼？」林愛莉問。

「我有重要事情要辦，晚上在家中再見吧。」

阿生說完就掛了綫！

林愛莉頗感迷惑，阿生的語調急促，可能有任務在身，也可能有同事在他身旁，所以他不想將一些機密當住同事面前對外人宣洩出去！

林愛莉離開飯店時，看見呂偉良正在路旁一輛汽車之內。

汽車不是他那一輛，而且車內起碼除了他之外，還有三個男子！

林愛莉呆了一呆！後來定神一看，才發覺車內三個男子之中，有一個是辛尼！

辛尼推開車門示意她登車。

林愛莉上了汽車之後，呂偉良說：「辛尼要做東道請客！」

「破了大案嗎？」林愛莉瞥了辛尼一眼。

辛尼苦笑一下：「別提了，最近幾天以來，我們一班弟兄無一不挨罵！難得有一兩小時晚飯時間跑出來舒一口氣！」

呂偉良說：「他們三位在隔鄰一間飯店同樣找不到座位，否則不可能在門外見到我。」

「開車吧！到東區去！」辛尼對一名駕車的探員說，「本來這一帶成行成市，有幾家飯店的味道不錯，就是人太多！」

「這是繁榮的徵兆！」林愛莉笑道，「股市大跌一輪之後，最近又有起色，難怪人們又大吃大喝了！」

「罪案一日比一日增加，令我們透不過氣來，這種繁榮有什麼意思？」辛尼嘆着氣說。

呂偉良問道：「張木彬的死因查出了嗎？」

呂偉良所以坐到辛尼的汽車裏來，真正的目的就在於此！

辛尼說：「中毒，這早已想到了。」

「誰要殺他？奇怪！」林愛莉道。

辛尼聳聳肩，說道：「天曉得！探長這幾天以來，就給這個鄉下人弄得寢食不安！」

「確實是中毒嗎？」呂偉良又問。

辛尼說：「不會攪錯吧！這是醫院的報告！」

林愛莉問：「張老太呢？」

「她喃喃自語，神經系統可能出了毛病。」辛尼說，「年紀太大了，她的兒子受害，她可能因此而受不起刺激！」

「警方一直在保護她嗎？」林愛莉又問。

「是的，我們警方一直在保護她！」

辛尼又說：「不過，這老婦既然神經不正常，相信兇手也不會跑來對付她！」

車子開入東區，辛尼跑進一家小吃店。這裏座位不多，但食物卻香噴噴的！而且生意頗好，剛有人結賬離去。

五個人圍坐一張小圓桌，點了幾個小菜，看來並未有人注意到座中三個是警探，二個是江湖中極有名氣的人物。

吃完了那一頓晚飯，呂偉良問辛尼：「你們返回警局去嗎？」

「不！到醫院去！」辛尼說，「探長要我們小心保護那老婦。其實探長也太緊張了，我們人手已經不足，但今晚為了保護那老傢伙，竟然拖了十個人在那醫院中，真沒意思！」

呂偉良走到路旁，等候有街車經過。他要召街車與林愛莉回到原來飯店附近，取回他自己的汽車。但是，辛尼堅持要送他們一程！

呂偉良說：「你原來還有任務在身，萬一醫院那邊出了事怎辦？」

「吊頸也要透透氣的，何況醫院內內外外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還有七個人留守，不可能有事發生的。」辛尼說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坐上汽車裏去，讓警探開車送他們回到先前那家飯店附近。

辛尼等三人送完呂偉良和林愛莉之後，立刻趕返醫院！

但是，車子只開到附近街口，他們就為之大大地吃了一驚！

原來醫院門外擠了大批警車，顯然又有事情發生了。

辛尼急急下了車，與二名探員跑進醫院中去！

夏維探長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他看見辛尼入來就破口大罵！

張老太又被害！她死得比她兒子更慘，利刀割頸，咽喉因此被切斷而致死！難怪夏維探長為之光火不已！

辛尼真想辯說一番，因為他也是人，人總要吃飯的。其實十個人留下七個，分三次進晚餐，已算辛尼想得周到了！

辛尼以為有七個人留守現場，總也够應付一切變化了，想不到還是出了事！

一名探目在花園當值，其餘的人分別守在醫院內，以及街外！只有一個女警在病房中與張老太在一起。這樣的保護總算嚴密。

根據女警說：張老太當時正倚窗而立！自從她兒子死後，她大哭一場之後便整天呆呆木木的，坐立不安！

女警間中也有勸慰過她，但是，她充耳不聞，目中毫無表情！

入黑之後，女警勸她就寢，她卻要倚窗呆立！女警明知窗外有人——她的男同事在戒備，故此亦不以為意。想不到就在這一刹那間，張老太突然哼也不哼一聲，便倒了下來！

女警大吃一驚！衝前一看，只見張老太頸部血肉模糊，傷口深至可見喉骨！死得極之可怖！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她也聽到窗外她那些男同事——探員們的呼喝聲！還傳來了一响鎗聲，以後便是一片混亂！

張老太是被人用利刀切斷咽喉而致死的，但現場上卻找不到兇刀！

窗外也沒有，但地上卻隱約有些血滴在行人道上！

警方一邊調來大批警員封鎖現場，找尋兇器，另一方面亦派人運來大量照明工具，方便現場上的大規模搜索行動！

夏維探長已經够小心了，自從張木彬被害後，張老太所居住的病房，已加強警戒，想不到對方依舊輕易得手！

現場對面是一個停車場，但燈光並不太明亮！根據駐守在醫院外面街道上的探員說：當時沒有人出現在附近街道上，行人道上更加沒有。

停車場那邊，也有探員把守，當時也沒有汽車在該處出入或移動！

最令人驚奇的，就是留守在窗外一名探員的口供，他說出當時的情形，張老太雖然一聲不响，但是，該名探員在外面卻看見一團的白光閃爍，隨即有一個人不似人，鬼不像鬼的怪物在行人道上一幌，因此他喝了一聲，立即開鎗示警！

由於鎗聲引起其他各探員的注意，街頭街尾，甚至停車場那邊，也立即加以封鎖！直至大批警方人員馳至現場為止！

警方在現場一帶展開嚴密搜索，甚至停車場上每一部汽車也不輕易放過，但是，依舊是一無所獲！

找不到可疑人物，也找不到任何的利器！

憑夏維的經驗，幾乎無須驗屍官，也可以看得出張老太是被利刀割喉而致死，情形竟然有多少與外籍軍士史勿夫相似！

沒有兇器兇刀，張老太怎有可能被人在咽喉割了一刀？

女警一再證實，出事前後，沒有人進過病房之內，病房的門也被她親自門上橫栓！

本來窗門也被關好，就是剛剛被張老太推開，想不到她還來不及關上，就出了事！

阿生聞訊趕到現場，聽了夏維探長的口述之後，也覺得驚奇不已！

「我聽師父講過清代一件秘密武器的故事。」阿生說，「那殺人武器叫做血滴子！」

夏維也讀過古代武俠小說，知道「血滴子」是一種令人驚奇的殺人東西。但是，沒有人可以證明那是真實的，極可能是小說家杜撰的！

夏維苦笑道：「新式新到飛碟星球人，舊又舊到古代的殺人利器，前後相差不是相隔了二三百年？」

阿生道：「除了新式到我們無法可以想像之外，就只有血滴子的解釋較為合情理。因為根據小說中的描寫，血滴子是清宮大內高手用的武器！它可以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內。」

「小說是杜撰的，只供人娛樂，別太迷信有這種兇器存在。」夏維道。

阿生卻說：「但是根據原理，也十分合邏輯。據我師父分析，那所謂血滴子，可能用一個皮囊加上一條活索而製成的。活索可以將袋口收緊。袋口則暗藏了較剪形的鋒利鋼刀，當袋口被繩索收緊時，利刀將首級切斷，人頭於是收在皮囊之中。換句話說，懂得使用血滴子去殺人的大內高手，必須懂得今日西方牛仔的拋繩圈絕技，才可以保證每次拋出的皮囊能套中敵人的頭部，然後用力一拉繩索，利刀便將敵人頸項切斷！」

「你的意思是：時至今日，也有人用血滴子這種武器行兇？」夏維問。

阿生道：「我只解釋它的原理，兇手未必採用真正的血滴子，但是道理一樣，就是他起碼能把兇刀收回，令我們無法找到！」

夏維沉吟道：「是的，要不是如此，兇刀何在？」

「探員說看見有怪物出現，這件事就更加可疑。」阿生說，「希望只是人為的作怪！否則，以後就更加可怕，更加麻煩了！」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夏維探長問阿生：「是不是有可能又是星球人作怪？」

「真相未明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阿生又找着目擊怪物出現的探員問：「還能記憶那個怪物的形狀嗎？」

那探員道：「那怪物頭大如斗，雙眼突出，身矮手長，非常古怪。總之我一生人之中，從來未見過這種動物，也說不出它的名堂來！」

夏維沉思着說：「這就是飛碟專家描述的星球動物——綠色小人。」

阿生說：「照情理推測，地上應該留下足印才對。」

「是的。」夏維也說：「為什麼地上沒有三叉足印？會不會是你眼花？」

那探員肯定地說：「探長，我絕不會看差，雖然他的出現未免有些飄忽之感，但是，我敢保證，我所見的絕對正確。」

這時候，又有一名探員過來向夏維報告：「對面行人道上發現血漬！」

夏維和阿生等人橫過馬路，一名偵查人員已用强光探射燈將那處路面照射得如同白晝。行人道上果然有三滴血！

夏維令探員沾了少許，交去化驗，看看是否同屬張老太的血液！

附近並無住宅，即使有也距離頗遠。殺死張老太的兇器既然是利刀，而不是子彈。那麼，兇手決不可能在較遠的距離行兇！

不過，假如探員所說不差，那怪物會不會就是星球人？然則，正如阿生所說，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變得有可能了。

只是阿生卻有着另一種想法。他把夏維探長拉過一旁，說道：「有件事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你！」

「什麼事？」夏維瞪住他問。

「我今天去過張木彬的家中，找到了一些東西。」阿生說，「經化驗之後，證明留下在烟灰缸中的，是大蒜烟灰。」

「大蒜？」夏維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張木彬生前吸食大蒜？」

「我不敢肯定，因為檢獲的烟灰缸之內，有兩種烟蒂，一種是紙捲的，另一種是香烟，但已被我們化驗出是大蒜，另一種則是市面上售賣的香烟。」

「此外還有些什麼發現？」

「至於烟灰缸中的指紋，須要你們去查驗。」

阿生說到了這裏，從口袋中取出一個包裹，交給夏維探長。

夏維接過了，交到一名助手手上，說道：「帶回交給化驗室，我要儘快得到報告。」

助手奉命趕返警局去了！

夏維一向信任阿生，尤其是阿生現在已是特警隊長的身份，論國際性的地位，顯然比自己還高出了一籌。所以他瞧也不瞧一眼，便把阿生交給他的烟灰缸帶回去警局化驗。

事實上眼前他須要做的事情委實太多，如果不是阿生忽然之間說有事告訴他，他甚至半步也不會離開發現血漬的地方。

聽了阿生的一番說話之後，夏維忽然若有所思地問：「那些大蔴吸食之後的後果，是不是可以增强一個人的幻想？」

阿生說：「是的，正式印度大蔴，據說比迷幻藥更厲害。」

夏維於是對阿生道：「請你過去協助他們偵查，我有點事情要辦！」

阿生不知道夏維有什麼比目前的偵查工作更重要，他終於又回到發現血漬的路旁去！

辛尼等人正在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找尋更多綫索。但是，看來那三滴血是這一帶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綫索了。

夏維探長把看見過怪物出現的探員召來，非常審慎地問：「你吸香烟嗎？」

「間中有吸。」那探員答了。

「是那一種牌子的？讓我看看。」夏維又說。

那探員還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竟然反問道：「探長，這是什麼意思？」

他雖然如此反問，但是他已順手把一包香烟交到夏維手上。

夏維抽出其中一支，當堂拆開，嗅了一嗅！

探長那種動作是每一個探員所熟悉的，通常他們在突擊檢查行動中，對可疑的吸毒者也是這樣辨別出烟支中是否藏毒。因此，那探員也就更感忐忑不安地站在一旁！

他雖然明知烟支中沒有藏毒，但是探長到底是他的上司，何故會如此？他簡直莫名其妙。

探長問道：「老老實實告訴我，你有沒有吸食過大蔴烟？」

探員呆了一呆：「從來沒有。」他的反應是十分自然的。他又反問道：「探長，我有什麼不對？」

「告訴你，我懷疑你所說的！」夏維道：「假如你有吸食大蔴，那麼，你所見到的便只是一種幻覺而已！」

探員有點啼笑皆非道：「探長，我受過訓練，怎會知法犯法？」

「我給你機會講眞話，如果被我發現你有所隱瞞，那時你可能後悔莫及！」夏維用凌厲的目光盯住對方。

探員苦笑搖頭：「探長，放心吧！我絕不會吸食大蔴或者迷幻藥之類，我的視覺絕對正常，頭腦自問亦十分清楚。所以，我所看見的，也不會是幻覺中的事物。請你相信我吧！」

夏維探長對下屬一向信任，尤其是他這部門中的人員，稍有可疑的就要澈查，或者把他調走。因此每個探員照計也十分可靠。

但是阿生剛才那一番說話却提醒了夏維，張木彬生前既然有可能吸大蔴，那麼，他自稱目睹飛碟出現之謎，差不多也可以思過半矣！

也就是說：張木彬如果吸食大蔴，極有可能因此而產生幻覺！過去他對警方所作的供詞，也大有問題。

但是，草地上的燒焦痕蹟，泥土上發現的輻射性，以及張氏母子二人眼睛受傷之謎……等等一連串問題，又如何解釋？

現場上的偵查工作繼續展開，可惜沒有更大的發現！

無頭怪屍　驚人兇殺

已是午夜過後，三俠還沒上床就寢！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一直等阿生回來。阿生回來之後說出醫院中的慘劇，他們一方面感到莫明其妙，另一方面也爲辛尼受責而感到抱歉！雖然辛尼不與他們一齊去吃飯，這件事還是同樣會發生的。但是，辛尼等人早一步返防，說不定會有更大的發現！

三俠有過片刻沉默！

在默默無言中，他們每個人的腦子都在加速思索着各項問題。

林愛莉突然站起來：「我想起了！」

她的動作登時把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吸引住了。阿生首先問：「你想到了什麼？」

「兇手是一個人。」林愛莉說，「他絕不會是什麼星球人。」

呂偉良也正在思索着這個問題。要不是那探員眼花，就是他說謊，總之呂偉良絕不相信來自別的星球的綠色小人會跑到醫院去殺一個老婦。

阿生又問林愛莉：「你有沒有聽清楚？當時醫院四周均有探員把守，雖然少了辛尼等三個人，仍有七名男女探員在醫院內外看守着！」

「你的敘述我已經聽得清楚了。」林愛莉說，「當時附近根本未見有人出現，是不？」

「是的。所以，如果兇手是一個人，那麼，除非這個人會隱形。」阿生說。

林愛莉把几子上一張紙拿了起來，那是阿生爲了使呂林二人明白醫院現場的環境，用鉛筆畫出的一幅草圖。

林愛莉瞪住那幅草圖說：「現場上既然找不到殺人兇器，血漬却跨過了馬路，可見我的想法更加接近了。」

「你以爲怎樣？」阿生焦急地說。

「我們到現場去！」林愛莉把草圖摺好，對呂偉良說，「你也來吧？」

呂偉良看看腕表，已是午夜一時。他伸伸懶腰，拄杖站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說：「你們去吧！我想休息！」

林愛莉也不勉强，反正此去現場也只不過爲了找尋線索而已！

阿生一邊開車入市區，一邊說道：「愛莉姐，到底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去到現場再說吧，反正我須要實地觀察，相信綫索一定有的。」林愛莉說。

阿生看見林愛莉故作神秘，便不再作聲，笑了笑！

不過阿生心裏不免在想：經過大批警

探，加上夏維探長和他自己的實地偵查，結果什麼綫索也沒有，難道還會留下一些綫索讓林愛莉去發掘？

到達醫院附近，那一帶靜得可以。

阿生把車子開進停車場，立卽發覺那邊有條人影在移動！

阿生警告着林愛莉說：「小心點！」

林愛莉也發現停車場之內，似乎人影幢幢！

阿生把車子停好，立卽有人用强光手電筒照射過來！

「可能有人劏死牛！」林愛莉低聲說，「讓他過來吧！我要好好教訓他！」

果然有兩個人走過來！阿生已作好了準備，只要那兩個人有什麼不軌行動，他就表露身份捉人！

但是，手電筒忽然熄了！

那兩個人還未走到車旁！其中一人便揚聲抱歉地說：「隊長，對不起，我們認不出是你！」

原來兩個是警探！本來要過來表露身份搜查阿生他們的，後來其中一個，發現那車中的一男一女原來是阿生。

警探之中有不少認識阿生，除非是新調到夏維這個部門來的可能例外！

在那探員連聲道歉中，阿生和林愛莉二人已推開車門下了車。

「想不到這麼深夜，二位還會到這裏來。」一名探目說道。

「是的，我們想來到現場再看看。」

阿生又問：「這裏有什麼發現嗎？」

「沒有。」探目說，「我們奉了探長之命，留心每一輛在此出入的汽車。但是，看來全無可疑之處。」

林愛莉亮了她自備的手電筒，繞過一列列汽車旁邊，朝住路旁行人道那邊走去——她只須跨過一條高僅呎許的石基，便可以踏足在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上，對面就是醫院！

阿生和二名警探陪住林愛莉，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麼。

阿生在旁指示出發現三滴血漬的地方，又遙指對面醫院的一個窗口，表示張老太被殺就是站在那兒！

林愛莉退後幾步，後面便是把路旁行人道與停車場隔開的石基，至於停車場的入口處，則分別設於醫院大道與另一條橫街。



阿生告訴林愛莉對面醫院的那個窗口便是發生兇案現場。

她做了一個手勢，像是擲飛鏢，又像是拋籐圈的樣子。

阿生忍不住問道：「你到底在幹些什麼？」

林愛莉反問道：「你聽過『廻旋飛刀』這名詞嗎？」

阿生搖搖頭！

一名探員說：「你的意思可是：兇手以飛刀殺害張老太？」

「是的，不過不是一般飛刀，是澳洲土人常用的廻旋飛刀！」林愛莉說，「本來那是一種堅木削製而成的彎曲狀物件，利用滑翔廻旋原理，用力往高空擲出之後，它會自動飛回來。澳洲土人本來習慣用以打擊空中的飛鳥。但是，如果稍加改裝，當然亦可以變成一種殺人兇器。」

阿生拍腿叫了起來：「對了！給你一言驚醒我這個夢中人！我爲什麼沒有想到那種厲害的武器？只有廻旋飛刀才可以解答這個問題。那可怕的利器彷彿古代的血滴子，但比血滴子更實用，更方便！」

林愛莉又說：「站在這裏，大可以使用廻旋飛刀把站在那邊窗口的張老太殺死，收回飛刀之後立卽離開這裏現場。」

「但是，當時停車場也有探員埋伏。」那名探目說，「他們根本看不見附近有人出現。」

林愛莉說：「你們不是神仙，黑夜中根本很易疏忽這一帶的環境。附近雖然沒有人出現，但是，他却可能事先躲在一些

汽車之內。」

「但事發後，我們已迅速採取行動，將這一帶現場封鎖！」探目說，「當時不但沒有人走動，甚至停車場內的汽車也沒有移動過。後來大批警方人員到達現場展開偵查，照情理說，卽使有人躲了起來，也總會被我們的人找到的。」

阿生道：「我也想過一個問題，就是這兒附近可能有些地綫修理站，下面如果有地洞的話，大有可能被人加以利用。」

「但是沒有。」探目接着說：「我們甚至檢查過每一輛汽車所壓住的路面，看看下面是否有地洞可以供兇手利用，結果也沒有任何發現。」

「是的。」阿生又說，「這裏每一個地方，我們都仔細看過了。」

林愛莉瞪住電筒光圈籠罩下的地面，說道：「從這三滴血估計，証明我的想法不錯。當時兇手就是站在這位置，或者更後的地方，更後的地方就是停車場範圍了。但是，這尺許高的石基，是起不了阻隔作用的，當局的目的也只不過爲了阻止汽車由正式出入口以外的其他地方進出而已。假如當時這兒行人道之上沒有人，那麼，極有可能是那人躲在汽車內或車夾縫之中。」

探目說：「當時我們正看得非常清楚，這一列汽車中，每一輛都沒有人。」

「你們有沒有把一輛汽車的行李箱打開？」林愛莉問。

「沒有。」探目說，「那是不合手續的，除非確信某一輛汽車有可疑之處，才可以把人家汽車的行李箱打開檢查。」

「所以我說，你們的看法只是表面的。」林愛莉說，「兇手可能非常巧妙地，藏身於某一輛汽車的行李箱之內。」

阿生問探目：「這裏的汽車有沒有開走過？」

「當然有。」探目說，「隊長，你也知道案發時，爲時尚早，這是公衆停車場，雖然絕大部份汽車停進來之後，非天亮後不會開走！但是這麼多汽車，多少總有一些移動的。」

阿生回憶着說：「當時我們也小心看過靠近行人道這一列的汽車，似並無可疑之處。」

林愛莉道：「有沒攝下現場照片？」

「當然有。」探目說，「這是我們警方查案時的例行工作。」

「我想看看當時停在這一帶的汽車，相信這一列汽車之中必有一輛曾經開走！」林愛莉又問探目：「我可以看看那些照片嗎？」

「相信不成問題的，只要隊長向探長提出。」探目說。

林愛莉又從阿生那裏取過紙筆，把靠近路旁的一列汽車號碼，按着由左至右的秩序抄下來。

她對阿生說：「如果我估計不差，這一列汽車起碼已有一輛移動過。」

那名探目却說：「我不敢肯定這一列汽車之中是否有移動。但午夜過後，任何汽車和行人在此出現，我們必不放過。」

林愛莉從馬路橫過，步至醫院那邊，阿生也跟了過去。二名警探爲了職責所在，却沒有一致行動，回到停車場去。

阿生在醫院門前一帶，與另一批警探招呼。這裏所以佈滿警探，是爲了防止有可疑人物出現。夏維想像到，可能有人回來毀滅現場上留下的証據，也可能有人爲了其他一些事。故此，夏探長派了一批便衣警探分別扮成各種人物，靜觀其變！

林愛莉橫過馬路之後，便用手電筒沿住行人道照射和觀察。阿生在旁一一指出今天晚上所發生的命案的主要發現。

林愛莉一直以爲馬路兩旁的行人道上，必有一邊有地洞——供地綫修理人員工作的地方。通常在行人道之上加上鐵蓋，甚至在鐵蓋上面有字刻上！

但是，事實上，那一帶並沒有這種地洞。

不過林愛莉並未失望。她用强光手電筒到處照射，同時又問阿生有沒有可能有人在路旁的坑渠底下活動？

阿生笑道：「不可能吧？」

林愛莉所以這樣想，當然有她的理由，她認爲兇手必有藏身之所，然後才如此斗膽。

但是，在警探檢查底下，那些位於馬路兩旁的坑渠，根本不可以藏人，更不要說有人能在其中走動了。

警探曾應林愛莉之邀，將坑渠的鐵製掩蓋——有排水設備的，一一揭開，但裏面又骯髒，又不能大到可以供一個人在內躲藏或者走動。

林愛莉的想法似乎不能成立，但她仍然死心不息地，在附近一帶路旁觀察。

最後，林愛莉終於回到汽車裏來問阿生：「關於大麻的知識，你知道多少？」

阿生苦笑道：「你似乎忘記了我目前的身份。我是國際特警，大麻既然是國際性的毒品，自然也在國際特警的工作範圍之內。因此，我被迫學習更多這方面的知識。據我所知，大麻絕非新潮產品，而是中國遠古時代的鎭痛劑，這種植物，普遍生長在溫暖地帶，所以也不是印度才有出產。」

林愛莉又問阿生：「吸食大麻的人，是否會產生一種幻覺？」

「是的，大麻一經吸食，便立刻進入血液，刺激我們腦神經系統，因而直接影響情緒和視覺。」阿生解釋道，「最顯著的現象就是：心臟加速跳動，體溫下降。有時雙眼紅筋遍佈，也會令到血液中的糖份改變，身體嚴重失水，但食慾可能增加。一般反應呆滯，情緒極之不安定。」

林愛莉道：「會不會產生幻覺？情形到底怎樣？」

「會的，一般來說，吸食者大約十五分鐘左右，便產生幻覺。」

「可能持續多久？」

「依個人的身體反應，大約延續二至四小時左右。」

阿生說：「由於思想和視覺受到直接影響，有時一分鐘你會以爲一小時，有時眼前一尺的距離，可能變成二三十尺那麼遠。」

「那名目睹怪物出現的探員，有沒有吸食大麻的可能？」

「探長已送他去抽血檢驗，但是，結果証明該探員只吸普通香烟，並未吸食大麻。」

林愛莉沉吟道：「這麼看來，探員所見的，是眞的了。星球人何故與我們爲難呢？」

阿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束着眉梢說：「探員見到怪物有如曇花一現地在醫院前面出現，何故血漬又會滴到這邊來？」

「從現場情形觀察，再想想當時的情形推測，兇手利用廻旋飛刀作爲殺人兇器，這想法越來越接近。」林愛莉又說：「只有用廻旋飛刀才可以殺人於十尺以外，而不會把兇刀留下。」

阿生道：「萬一是星球人作怪，那麼，他們所用的方法，實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

「星球人何故與我們作對？」

「會不會是有計劃的騷擾？就像一個國家進攻另一個國家之前，派間諜人員滲入民間一樣。」

「我和偉良都覺得這想法太過脫離現實了。」林愛莉說，「假如我們過份把注意力集中在星球人方面，很易上了兇手的大當。」

「是的，但事實上有些事情是無法用常理解釋。」阿生道，「只有把一切歸諸於星球人，才比較合理。」

「星球人都喜歡讓人類見見他們廬山眞面目，他們爲什麼在殺人之後又隱身？」林愛莉又說：「還有，他們那些三叉足印呢？」

「這種路面很難留下足印的，馬路是柏油的，行人道是三合土的，只有泥地才會留下三叉足印。理論上如此。」阿生說，「但是，我們用儀器探測過了，這一帶沒有樹林中所發現的輻射。我曾經這樣想：如果他們來過這一帶，必須乘坐交通工具。那些交通工具可能是我們人類肉眼不能看見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必須燃料。憑樹林中所得的資料，那種燃料帶有極高輻射性。」

林愛莉沉思片刻，說道：「我想到警局裏去！」

阿生看看腕表，凌晨二時二十分了。他說：「到警局裏去幹什麼？」

「看看各種現場資料。」

「這種資料必須夏維探長批准才可以給外人觀看。」阿生說，「只怕這個時候他已離開警局！」

林愛莉道：「這個時候如果他還睡得入眼，根本也不配做探長！」

林愛莉說着，把聽筒拿起，致電警局找夏維探長。但是，接綫生說，探長在半小時之前走了。

林愛莉再致電夏維住所，但是他還未回到住所去！

阿生道：「他可能有了綫索，又可能正在偵查。我看，一切還是留待明天再說吧！」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有讓阿生把車子開返家中。

× ×

翌日各報均以顯著地位刋登張老太被殺的新聞。

張老太並非什麼重要人物，只不過是個鄉下老婦，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市民的重視。不過，由於飛碟的新聞，張氏母子便無形成爲相當重要的人物，爲各方矚目，因此她的突然被殺，便更令人震驚！

有人把張老太之死連想到星球人身上去！也有人把這件描述爲「現代血滴子」所幹。

有一張報紙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張氏母子會被害？爲什麼他們同時被人割頸而致死？於是有人想到：這正是以前「血滴子」殺人的手法！於是「現代血滴子」這名堂就更加被人渲染！

市民本來已經在心理上飽受「箍頸黨」的威脅，再看了這些「現代血滴子」的新聞，無不爲之心寒。有時由街上回到家中，也難免會神經衰弱地在頸上摸了一把，看看是否受了傷？頭顱是否健在？

正當「現代血滴子」新聞鬧到滿城風雨之際，警方又接獲報告，近郊一處樹林中，有人發現一具無頭怪屍！

夏維等人趕到現場，果然是個男子的屍體，但頭部已不翼而飛！

從衣飾看，這男子決非等閒之輩！

但是，第一批聞報趕到現場的警探，竟然無法查出死者的身份。

根據一名帶隊前來調查的探目說：死者身上的一切有關文件已經不存在！這就是他的身份無法獲得証明的原因之一。

到底是刼匪做的，還是一宗謀殺？兇手爲什麼要這麼殘酷？

一隻價值數千元的金表，還戴在死者手中，一對金筆也安然無事。就憑這兩點推測，警方初步懷疑這不是一般刼殺案。

至於銀包何故會失去？相信兇手目的也不是在乎財物，如果他爲了錢，那銀包中未必有數千元，但手腕上的金表就值數千元。有經驗的刼匪，又豈肯放過？

因此，警方相信死者銀包之內，除了錢鈔之外，必有一些咭片，身份證明文件等存在，所以兇手不得不順手取去！

夏維立刻翻查失踪者名單。但是，向警方報告失踪的，大多數是少女。間中雖然也有男人但決非這種年紀的男人。

根據警探查案的經驗，死者的皮膚，身裁和衣飾等等，綜合起來估計，最少也在四五十歲之間。

在失踪者名單中雖查不出可疑之處，夏維到底是一位富於經驗的探長！他從死者身上穿着的名貴西裝找到了綫索，立刻叫人到洋服店調查！

死者的身世很快就有了答案，因爲洋服店對每位顧客身裁的尺碼，衣料，欵式等等，均有非常詳盡的記錄，所以很快就替警方證實，死者原來是一位大學教授！

最近警方與大學教授似乎特別有緣，先有阮教授要求警方讓他去探望張木彬，聽取他口述關於飛碟的事跡；不久又有另一位飛碟研究會成員麥花臣博士，要到發現飛碟的地方去，他也是大學中的教授。想不到現在却又是一位大學教授！

死者已被證明是杜賓教授！

杜賓年約五十，據大學方面的資料說，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最近才出席一項聯合國能源研究會議歸來。原來他是一位太陽能研究專家，對如何發展太陽能有很深刻研究。

但是，大學方面，也不明白他何故被殺。

據接近杜賓的人說，他爲人沉默寡言

，相信不會輕易開罪人。

無論如何，警方已把這件事列入謀殺案處理。

大批警員曾在隣近一帶樹林找尋杜賓的頭顱！

沒有人知道兇手的目的何在，爲什麼會取去他的首級？於是，「現代血滴子」的傳說，也就越來越轟動，越來越令人震驚！

警方驗屍官向報界證實，杜賓頸部留下齊整的切口，相信兇刀十分鋒利，這更加像古代血滴子殺人的手段，想不到今日又會出現在文明世界裏！

三俠聞訊趕到現場時，屍體已搬走，大批人員正在翻山越嶺找尋杜賓的首級。

「找到兇手了嗎？」林愛莉問夏維。

夏維苦笑搖頭：「可能永遠永遠亦無法找到！」

「爲什麼？」林愛莉出奇地瞪住他！

夏維說：「如果是星球人幹的，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抓兇手？」

「別開玩笑了，怎麼你老是想到星球人那方面去？」林愛莉道，「這樣子只有令到眞正的兇手心裏暗自偷笑而已。」

「我並非危言聳聽，有關飛碟的新聞，今天又接到一家航空公司一位機長的報告。」夏維說，「這家航空公司是美國二家大航空公司其中之一，機長沙富力，昨晚駕駛一架編號七四五號班機飛往曼谷，在中國海上空看見一個發光的藍白色圓球狀飛行物體，以超太空飛行速度朝東南偏南方向飛去。與此同時，荷蘭一家航空公司的機師也報告，在同一地點附近見到同樣物體，在他們的航機面前掠過！根據飛碟研究會的資料，認爲機師們所目擊的飛行物體與訂名爲UFO的太空飛行物體形狀相同。」

呂偉良笑道：「我不敢否定外太空有生物前來我們地球探險，但如果把每一宗命案推想到與星球人有關，你這位探長也太空閒了。」

阿生若有所思地問：「剛才你所講的事件，發生於何時？」

夏維道：「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此事已用電動打字機通知了你們國際特警組。怎麼你還未知道？」

阿生說：「今天我一直未返過辦事處。近來關於飛碟出現的事，幾乎每天都有報告，問題是發生於世界各地的那一個地區而已。」

林愛莉又問：「死者是什麼人？」

「一位太陽能研究專家，大學裏著名教授——杜賓博士。」夏維說。「他剛由外國參加完聯合國會議回來才不久。」

「又是市立大學教授？」林愛莉說。

「是的。」夏維苦笑道，「這一陣跟他們眞有緣份。」

林愛莉問道：「他參加聯合國什麼會議？」

「能源研究會。」夏維說，「這似乎不太重要，但據專家估計，地球下面蘊藏的石油量，只可供開發三十年左右。如此一來，三十年後如果沒有別的能源發現，我們孫子那一代，便會回復原始生活。屆時可能沒有電力，沒有燃料。」

阿生道：「你別杞人憂天，我敢信相，三十年之內，我們的科學家，必能完成太陽能的研究，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呂偉良猛然想起了一件事，他說：「最近是否發生了一項油鼓漏油事件？」

「是的，石油公司損失很大。」夏維探長說，「目前仍在清理海上浮油，海灘受污染，漁業受影响。總之，這一陣子眞多事！」

林愛莉不禁問道：「油鼓怎麼會漏油的？」

「可能日久失修，也可能別的原因造成破裂，以致原油大量漏入海中。」夏維說。

「眞該倒霉！」林愛莉嘆氣說，「最近發生燃料短缺，石油禁運等事件，偏偏再加上漏油這種既浪費又無法挽救的事，多麼可惜！」

「這也沒有辦法！」夏維說，「相信石油公司也不想，因爲他們這次損失估計在一千萬以上。」

林愛莉問：「漏了多少油，居然值一千萬元以上？」

夏維解釋說：「問題不是原油本身價值，而是漏油造成的災禍。養魚業要求賠償六百萬左右，政府也索取一筆……」

林愛莉不等夏維說完，便瞪大了雙眼問：「什麼？政府也乘機敲搾？」

「別說得那麼難聽好嗎？」夏維道，「政府爲了此次漏油事件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實在很驚人，索回幾百萬手續費是天公地道的事。」

林愛莉「哼」一聲說：「我一直以爲你是警方人員中最可敬的一位，原來你也這麼市儈。政府的責任是什麼，連你這位探長也不明白，難怪消防員要索取開喉費才肯救火，救傷人員也攤大了手掌討利是才肯開車了。」

「石油公司是商業機構，他們年中賺了不少錢……」夏維還未說完。

林愛莉又接住說：「但政府也抽了不少稅！」

「無論如何，政府在這次事件中，付出了巨大人力，單是噴射化解原油的化學藥劑，也數以噸計。」夏維說，「因此我認爲索取數百萬元手續費是合乎常理的事。否則，把負責人抓上法庭，控以不小心處理危險易燃物品，相信罰欵數目也定然不少。」

林愛莉還是憤憤不平地說：「他們如果眞的犯了不小心的過失，寧願罰上一千萬元，也比較合情理。總之，我覺得這個政府委實太市儈，難怪他們的官員無不貪污！」

夏維笑道：「還好對着我說，別人可能告你譭謗，因爲在下也是一名政府官員啊！」

「嗯……」林愛莉嫣然一笑，「誰敢保證你沒有貪污！」

「別把問題扯歪了！」阿生說，「到底那顆人頭找到了沒有？」

夏維道：「還沒有，大批人員正在加緊搜索。」

林愛莉笑道：「無論是否找到杜賓的人頭，看來政府遲早總會開出一張賬單寄給死者家屬，因爲像今天這麼大陣仗，相

信一定也花費了不少人力物力啊！」

夏維爲之苦笑！

呂偉良忽然又問：「油鼓漏油，是否有可疑之處？」

夏維答道：「政府循例委出一個調查委員會，是否有可疑之處，相信要他們發表調查報告書之後才可以揭曉！」

林愛莉冷然一笑道：「政府有胆開出數百萬元賬單，相信當報告書發表時，又有人盤滿砵滿。就像最近一個笑話：一位知名人仕，被市長委爲調查某項醜聞的主任委員，結果他所發表的所謂調查報告書空泛無物，既無人須負上任何責任，亦無人被指責。現在這位好好先生已宣告『衣錦榮歸』，不久之後就會返回祖家去享晚福去了！」

「那位好好先生我也認識。」夏維說，「他喜歡這裏的環境，從未想過要離開這裏返回老家。因此有人傳說，這是市長的主意，因爲市長極之不滿那份調查報告書。」

林愛莉却說：「但我認爲以前他不願走是因爲兩袖清風。現在做過醜聞調查官後，情況大有改善，情形自然不同了。」

「好了，別整天在探長面前大發議論！」呂偉良說，「據我所知，夏探長是我們所認識的官員之中，最清高的一個。他是眞正爲工作而工作，否則我們的友誼早就完蛋了！」

阿生提醒林愛莉：「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

林愛莉於是問夏維：「我可以看看一些現場照片嗎？是張老太被殺時的現場情形，尤其是停車場的現場照片。」

夏維道：「當然可以，尤其是這個時候，我眞恨不得多些人幫幫我的忙！說出來也許你們未必相信，三天以來，我只睡了四小時。」

夏維說完揮手把一名助手召來，叫他帶林愛莉到總部去查看張老太命案的有關資料。

阿生要留在「無頭命案」現場調查，他要了解此事眞相。

呂偉良這一次既不陪同林愛莉到警探部去，也不留下陪阿生，他要獨自行動。

× × ×

在警局裏，夏維探長的一名高級助手正協助林愛莉觀看一批圖片，這些圖片全是在市立醫院內內外外拍攝的。

林愛莉最留意的一張，就是停車場靠近行人道這一邊所拍攝的，攝影的角度是醫院外面的馬路上，目的只是要把發現三滴血的地方。那三滴血既然在行人道上，鏡頭自然是轉向停車場方面。如此一來，便把一部份停在那兒的汽車尾部攝入圖片中。

林愛莉把她昨晚深夜抄下的汽車號碼核對一下，發覺其中有些與圖片上所顯的不相同。這本來亦不足爲奇，因爲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停車場上的汽車難免會有些開走了，同時也會有些駛入填充，林愛莉抄下的一份汽車號碼，是凌晨二時左右的停車情形，但是眼前這批圖片却是在醫院命案發生之後不足一小時拍下的。其中固然難免會有出入。

助手不明白林愛莉這樣左核右對，到底要證明一些什麼。

林愛莉記下了三個車牌號碼，交給探長助手道：「請你立卽查出這三位車主的身份。」

助手奉了探長之命，要切切實實助林愛莉一臂之力；實事上在目前這階段，警方各部門普遍出現人手不足現象，夏維能信任三俠也不是毫無根據的。何況有了過去合作的信心，道理更爲充份了。

助手把三個車牌號碼交到車牌登記組代查車主是誰。回頭他問林愛莉：「林小姐，你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林愛莉道：「我有時很固執，始終認爲兇手不可能是隱形的星球人，所以要知道殺害張老太的兇手到底是否在一些汽車之內隱藏着。」

探長助手說：「不過，我記得當時我們已經看清楚，那些尾部對正醫院這邊的汽車，根本無可疑之處。」

「如果那麼輕易給你們看得出，兇手現在也該落網了。」林愛莉說，「我要核對昨晚移動過的車輛，只是自己的想法，未必就是對的。」

「你的想法怎麼樣？」

「我以爲兇手當時必藏身於一輛汽車後面的行李箱中。那輛汽車當然對住醫院，尤其是對正張老太的病房窗口。換句話說，這是一項計劃周詳的謀殺行動。」

助手不禁又問道：「爲什麼他們要殺張老太那麼一名無關重要的鄉下老婦？」

「這也就是我們須要去找的答案之一。」林愛莉笑了笑！

這時候，一名探員已將一份車主名單交來。探長助手瞥了一眼，便轉交給林愛莉。

林愛莉發覺那三位車主的身份分別是：醫院醫生，醫院辦事處文員以及市立大學生。他們分別屬於三輛汽車的車主。

這三輛汽車是昨晚自案發後，以至午夜爲止，曾經駛離醫院對面那個公共停車場的。林愛莉並沒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們們與張老太命案有關，只是她堅持了她的想法而已！

林愛莉很了解當地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車位缺乏，許多人往往把汽車停進了附近停車場之後，非到次日上班時不會把車開走！

她認爲可疑的三輛汽車之中，屬於市立醫院韋廉士的，編號：七一七S。屬於醫院文員陳才生的，編號：一一九三K。屬於市立大學生文達的，它的編號：一一三A。

根據警方所拍攝的現場照片所顯示，文達的「一一三A」號房車，從角度推測，尾部對正張老太的病房窗口。

但是，從名單上所列的身份看，最沒有可疑的，似乎就是這位大學生。要不是今天又發生了一宗無頭怪屍案牽涉到大學方面，林愛莉簡直不會對文達有絲毫的懷疑。

甚至探長助手也瞪住那份名單說：「看來我們要小心調查那位醫院文員，他爲什麼這麼晚才走？照理案發時已經過了一般辦公時間。」

林愛莉却反問道：「爲什麼你不懷疑其他二人？」

「韋廉士醫生可能下班離開醫院。」助手說，「至於大學生文達，更無可懷疑之處，他可能只是到醫院去探病。」

「我的想法剛好與你相反！」林愛莉道，「我以爲最可疑的人，就是文達！」

「一個大學生何故要殺人？」

「那麼，醫生與文員如果要殺人何故不在醫院內動手，而要跑出街上來？」林愛莉道，「現在一切只不過是假設，可能根本與他們三個人無關。這份資料交給我吧！」

助手當然沒有意見。

林愛莉又解釋她本人的想法：「我假想中的情形是這樣的：如果這是一項人爲的，有計劃的謀殺行動，那麼，必然是一個人躲在車後的行李箱，得手後，藏了起來，然後等事過情遷之後，另一人把車子開走！」

「我始終認爲殺人動機並不充份。」助手說，「一個鄉下老婦，又不是有錢，無論醫生，醫院文員和大學生，都沒有理由要殺她！」

「你做偵探的，似乎疏忽了大胆懷疑這句話。」林愛莉又說：「一個人除了表面上的身份之外，還可能有另一種身份的，你有沒有想過？」

探長助手再也不作聲！

林愛莉帶着那份車主名單走了！

× × ×

晚上七點正！

三俠約好了這時候在「飛鏢俱樂部」共進晚餐！

呂偉良和林愛莉差不多同時到達，只是未見阿生的面。

林愛莉問呂偉良：「你去了那裏？」

「一個小島。」呂偉良說，「你呢，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太多了……」

林愛莉話猶未完，阿生已經來了。

三俠會合後，場面並不熱鬧。他們只是靜悄悄地坐在俱樂部飯廳的一角，就像在家中閒話家常一般共進晚餐。

呂偉良一邊示意侍者把已經點好了的小菜拿來，一邊又問阿生：「夏維那邊發現了一些什麼？」

阿生嘆氣說：「杜賓的頭顱仍未找到，這件事越來越令人感到驚奇！」

林愛莉道：「一般來說，兇手把死者身首分開，目的無非令警方難以破案。」

「但我以爲這一次並非如此。」阿生說，「問題是死者杜賓博士，是一位科學家——太陽能發展計劃的國際性人物。所以，如果不儘快找出答案，本市警方和我們國際特警部內，也可能受到責難。」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其實要推卸責任，易如反掌，只須加强星球人逞兇的可能性，相信沒有人敢再責難你們！」

「我們並非存心推卸責任，事實上我們特警組也用儀器在現場一帶探測過。」阿生說，「附近確有可疑的輻射，也有一個大圓形灼過的痕跡；警探在附近一帶訪問有沒有人見過一些什麼。結果在一間老人院內，有三個老婦不約而同地說，兇案發生之前，她們確曾見過天空中出現神秘飛行物體。」

林愛莉忍不住哈哈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警探們眞有辦法。」

「你以爲夏探長的手下會說謊嗎？」阿生說道。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老人院，老人院，不老不會入老人院，人老了會怎樣？視綫有毛病，聽覺也不靈敏，但警探却可以利用她們的口供，向上司交代，眞是妙極了！」

「愛莉姐，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阿生說，「訪問老人院的，是探長得力助手辛尼他們！」

「即使老人們講的是眞話，她們仍可能有錯，我並非指辛尼他們說謊。」林愛莉道，「尤其是事情發生在日間，如果天空中有發光物體出現，一定有更多人看見，又何止三個老婦人？」

阿生道：「對於這件事的看法，我剛好與你相反。正因爲飛碟在日間出現，才易被人們疏忽。因爲日間太陽猛烈，一般人不會仰首觀天！只有一些有閒階級無聊時才會閒中抬頭看看。反而夜間因爲天空是黑暗的，有發光物體出現時才會容易爲人注意。」

呂偉良道：「好了，你們別再爲這問題爭論了，事實上，飛碟出現在我們地球上，已不是新聞，問題在於：兇手目的何在？」

阿生道：「如果這是星球人做的，根本也沒有目的可言！」

林愛莉道：「他們何故要取去了杜賓的首級？」

「這正是最令人費解的事！」阿生說，「古代血滴子被報界形容得煞有介事，想不到如今更加有了進一步的事實。」

「什麼？」林愛莉道，「推在星球人身上還不够，還要來一個血滴子！」

阿生道：「師父說過了，古代血滴子對付敵人是連同首級一齊取去向他們的主人交代的。」

呂偉良道：「是的，但事至今日，不可能再有什麼血滴子出現。要殺人嗎，一枚子彈就够了！」

侍者捧來幾個小菜，三俠實在已經腹如雷鳴，故此林愛莉和阿生的爭論亦告停止。

飯後，林愛莉洋洋自得地說：「你們要知道我的成就嗎？」

阿生知道探長助手曾陪林愛莉返回警局去查看一些資料。

阿生說：「難道找到了疑兇？」

林愛莉道：「有個大學生，行動相當詭秘，我曾要求警方派人跟踪他，結果給他擺脫了，目前警方正在四下裏找尋他的下落。」

「大學生有什麼可疑之處？」阿生問道。

林愛莉道：「這傢叫文達，我憑了警方在現場拍下的一張圖片，知道他的汽車以張老太命案發生時，曾停在停車場內，位置剛好在醫院張老太那間病房窗口對正的地方。」

阿生恍然大悟：「你的假想似乎逐步變成事實了。」

「是的。」林愛莉道：「我老早認爲兇手必躲在停車場內一輛汽車的行李箱後面，結果，我發現文達的一輛汽車最爲可

疑。」

阿生道：「人抓回來了嗎？」

「還沒有，但相信遲早會有消息。」林愛莉說道：「我打算等會兒就與警方連絡！」

阿生回頭又問呂偉良：「師父，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我去調查的事，可能與你們目前所幹的全無關連。」呂偉良說，「但是，既然無頭怪屍案的死者是一位太陽能研究專家，即使有關連亦不足爲奇！因爲我今天去調查的，是關於油鼓漏油的事。」

阿生呆了一呆！

林愛莉也了解呂偉良的爲人，他不會無的放矢！因此她問道：「油鼓漏油，是否有什麼可疑之處？」

呂偉良道：「石油公司的儲油庫設在一個小島之上，經得起風浪打擊，照理不輕易破裂的。一般被人俗稱爲油鼓的儲油庫，實際上有着雙重保險，而且經常受到工程師的檢查，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不易破裂。結果，我的想法不幸獲得證實了。」

阿生問道：「你的意思是：油庫的確受到破壞？」

「是的。」呂偉良道，「警方一組人員已奉命深入調查。」

林愛莉道：「到底是誰要將油庫破壞的？」

「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狂人，另一種是偸油的人。」呂偉良說，「我查了大半天，覺得屬於後一種的可能性更大！」

「你說過有人偸油？」阿生吃驚地瞪住他師父，「誰這麼大胆？」

呂偉良道：「我觀察過油庫裂口，那兒的鋼板受到顯著的破壞！是誰幹的還不知道，但是從油庫中損失的油量與流出海面的比較一下，不難發現兩者份量不相等。這就是說：有人把油庫破壞後，取去了不少汽油，但是，他們帶來的容器不足以將整座油庫中的汽油儎走，所以便只好讓它流入大海。」

「他們爲什麼要偸汽油？」林愛莉怔怔地問。

呂偉良說：「世界上有一些國家在戰場上失敗，一怒之下實行禁油運動，於是各國普遍出現缺油現象。在這個時候，有鈔票亦未必有汽油買，於是難免有人想出這發財之道。」

「盜軍火，偸汽油！眞的是別開生面的大賊！」阿生說，「看來在盜賊世界裏，似乎也起革命，他們比過去更猖狂，也更大胃口！」

林愛莉說：「爲什麼你不把這些事推在星球人的身上？星球人所駕駛的飛碟，由於在歸程中可能缺乏燃油，所以盜去大量汽油，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我並非盲從附和的人！」阿生說，「而且，即使星球人眞的駕着飛碟前來地球探險，他們所用的燃料也不可能是汽油，而是更先進的東西。目前我們正把燒焦的樹木和泥土拿去作進一步化驗，看看那些帶有頗高度輻射性的燃料，到底是一些什麼東西。」

「要不是一位冶金專家證實油庫受到破壞，這件事很容易被人誤解和疏忽！」呂偉良說，「現在有經驗的警探正在黑市買賣市場中展開廣泛調查，看看那一幫人如此斗胆。」

「我眞不明白，他們用什麼容器把大量汽油儎走？」阿生說。

「可能是一艘油輪——小型油輪。」呂偉良說，「水警調查過一些在附近海面作業的漁民，據說油庫出事前後，有可疑船隻在那兒海面出現過，但當時他們不以爲意。」

「出到油輪盜油，大陣仗之至！」林愛莉說：「不問可知，這一班不是鼠竊狗偸，而是大有來頭的人物。警探如果有頭腦，不該化時間在本市的盜賊世界裏，應該把眼光放遠一些。」

「遠到什麼地方？遠到太空上面麼？」阿生說道：「我早說過了，星球人決不會希罕我們地球上的一切燃料，這是可以肯定的。」

「別吵咀了，讓我們一齊到警局去看看他們有些什麼新發現吧！」呂偉良說着，召來侍者結賬。

林愛莉站了起來，道：「讓我先打個電話！」

呂偉良等三俠都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大部份會員在這裏吃東西都是習慣了月結。因此，侍者只遞來賬單，讓呂偉良在上面簽了字。

林愛莉回來之後說：「警方剛剛找到了文達的那一輛房車。」

「就是那個大學生？」呂偉良問。

「是的，他躲開了警方的追踪和監視足足有半天，現在終於給一輛巡邏車找到了。」林愛莉又問二人：「你們也去看看嗎？」

阿生看看腕表：「我約好夏探長在警局中會面，不能跟你們去了。」

呂良偉道：「我可以陪愛莉去。」他又對阿生說：「我們隨時用電話聯絡。」

阿生站了起來，嘆氣說：「我眞希望幾件事全無關係，否則，後果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我忽然有一個感覺，最近發生的幾件事，有可能是有關連的！」林愛莉沉思着說，「本市二位飛碟專家，同是大學裏的教授，今天的無頭怪屍，又是另一位市立大學的教授，我要追查的可疑人物，又是大學生。看來，一切似乎皆與市立大學有關！」

「還有，杜賓博士是一位能原研究專家，偏偏有人在這時候把大量汽油盜去，這是否巧合？」呂偉良也沉吟道，「一切事件似乎有一條無形的綫索把它串起來，我也開始有了這種直覺！」

阿生担心地說：「如果這一連串事件有關連，我們的對手委實太强，以後的發展我也不敢想像！」

林愛莉說：「你大概又把事情連想到星球人身上去了。」

「是的，我正這樣担心着！」阿生說，「試想想吧，如果眞的與星球人有關，我們又如何對抗？」

「假如星球人眞的與我們對抗，那時已是世界末日了，還談什麼對抗？」林愛莉說，「阿生，我以爲你首先撇開星球人，當飛碟是假的，否則一切綫索反而會變

得模糊。」

阿生苦笑一下，獨自走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乘坐另一輛汽車，開到郊區一處靠近海灘的路旁！那兒已停了好幾輛警車，夾雜着一輛私家車。呂偉良和林愛莉都認得，那是夏維探長助手辛尼的汽車。

呂偉良走向海灘，辛尼正帶着一些探員在那邊亮了手電筒四處照射。林愛莉下了車之後，首先注意的就是路旁一輛汽車──那是編號「一一三A」私家車，車主是大學生文達。

車內沒有人。

車子是離開了路面，停上路旁草地之上的。要不是巡邏車奉命留意追尋這車子的下落，根本沒有人留意到這兒停了一輛汽車。

辛尼一邊由沙灘那邊走回路旁來，一邊與呂偉良談話。

辛尼說：「很明顯的，這海邊有一艘船把他接走了。海灘上留下了一些脚印，相信是文達的！」

呂偉良道：「他爲什麼要逃避？」

「作賊心虛！」辛尼這時候已回到路旁來，「這一回給林小姐猜對了，文達這傢伙果然是個有問題的大學生。」

林愛莉問道：「這車子已經檢查過了嗎？」

「檢查過了，只是初步的檢查。」辛尼說，「表面上看來，這車子並無不妥的地方，但是深入研究，就大有問題。」

辛尼走到那輛中型房車旁邊，小心將車門拉開，用電筒照射車內情形，又用手指指後面車窗供擺設飾物的空位，說道：「這裏有些痕跡，表示有人將一些儀器安裝在這位置，後來拆去了，但還留下一些洞孔，相信是旋螺絲釘的地方。」

辛尼又走到後面，用手帕裹手，把後面行李箱揭開了。

辛尼指住空無一物的行李箱說：「這裏顯然也經過改裝！」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可以發覺，行李箱的蓋是與別不同的。一般汽車的行李箱都是揭蓋式，但這一輛却是趟門式。

「爲什麼要改裝成這樣？」林愛莉問道。

辛尼說：「暫時我也想不通。不過，行李箱之內雖然空無一物，但下面鐵板之上却有不少螺絲孔。也就是說，這裏可能也安裝過某些儀器，後來拆卸了。」

林愛莉道：「我早想到醫院對面的一列汽車大有可疑之處，而這一輛正是對正張老太病房的，因此，我覺得他更爲可疑，所以通知你們監視他！」

「這傢伙非常狡滑，一度擺脫我們派出跟踪他的探員。等到不久之前一輛巡邏車在這裏發現他的汽車時，他的人却不見了。」辛尼說。

林愛莉問辛尼：「由這裏對開海面是什麼地方？」

「可以出公海，也可以乘快艇到其他小島。」辛尼說道。

林愛莉又問：「有沒有派人到他家中去？」

「有的，但他父母對他的行踪一概不知。」辛尼說道，「我們正考慮是否申請搜查令，到他居住的地方，進行澈底的搜查！」

呂偉良問道：「你大概想像到，他可能把一批儀器收藏在他的家中，是嗎？」

「是的，車上曾經安裝過儀器。」辛尼說，「這是起碼的想法。」

「但我以爲他不會讓你們在他家中有所收穫！」呂偉良說。

「爲什麼？」辛尼問。

呂偉良道：「你應該想像得到的，像他這麼機警的人，怎麼會把一些證物收藏在家裏？」

林愛莉說：「我以爲你們不妨向他的學校方面着手偵查一下。」

「市立大學？」辛尼道，「爲什麼你會懷疑到那方面去？」

「只要你回顧一下連日以來所發生的事情，就不能不把視綫放到大學方面去！」林愛莉說，「差不多每一件事，或多或少總會與大學有點關連。」

「嗯！」辛尼沉吟道，「是的，給你一言驚醒了夢中人！」

呂偉良問道：「杜賓博士的頭顱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辛尼說道，「兇手實在太過殘酷，我眞想不通，兇手何故要這樣做？」

「兇手可能是個瘋子，但瘋子決不會做得如此乾凈俐落！」林愛莉說。

「驗屍官的報告更加令人震驚！」辛尼說，「杜賓屍體的頸部，給利刀切割得非常整齊！照常理說，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林愛莉問。

「因爲卽使有這麼鋒利的刀，亦無法一刀把頸項切斷，除非……」辛尼沉吟道，「除非是機器才可以做得到。」

「還有一個可能。」林愛莉說，「就是兇手是個星球人。」

「星球人？」辛尼呆了一呆：「是的，我們也曾想到那方面去！」

「因爲那些輻射，以及老人院三個老婦的口供，令到你們相信飛碟又再出現殺人，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

「阿生說的。」

「不錯，我們絕不能否認此種可能性。」辛尼又說：「假如眞的是星球人做的，這就不是地方性事件，而是世界性問題，嚴重得多了。」

林愛莉嘆氣說：「可惜我們無法證實他們是否星球人！」

這時候，海灘那邊有一名探員匆匆忙忙地奔跑過來，對辛尼說：「海面上突然出現一點燈光，似乎有船隻出現呢！」

辛尼立卽下令所有警車把車燈熄滅，同時禁止各人亮手電筒。

呂偉良和辛尼躲在路旁遠望海面，果然有一艘快艇正朝海灘這邊急駛而來。

辛尼叫各人準備，他估計快艇上所載的人極有可能就是文達──路旁汽車的主人。

警員和探員都躲在有利陣地上，一心只等快艇駛到海邊來！

這一帶海面風平浪靜，快艇雖則在黑夜中，也開得頗快。數分鐘後，已開抵海灘邊緣！艇上走下二個人影，其中一人亮

了電筒。

他們剛走上了海灘，立卽就發覺情形有些不大對勁。辛尼在黑暗中仍然可以隱約看見他們的一擧一動！因爲郊外的晚上，只是一片灰暗，並非如想像中那麼黑漆一片。

辛尼發覺他們企圖退回快艇之上，立卽喝令他們把雙手擧起。

但是，辛尼的聲音剛出現，鎗聲立卽跟着就响了起來。

那二個人影似乎都有鎗在手，他們的反應非常之敏捷。

子彈朝住辛尼他們藏身之處射來，嚇得各人迅速伏下還擊。

沙灘之上接連响起了一陣槍聲，埋伏在另一角度的警員也朝住黑影反擊！

一聲尖叫，有個人影首先倒了下來！

另一人在子彈橫飛中，躍登原來的快艇之上，就想開走。

一排子彈集中射擊那艘快艇，突然火光一冒，一枚子彈擊中了快艇後面的油箱，「轟隆」一聲，立卽發生爆炸。

火光中，但見半截人影被炸得飛向半天，墮入海水中去。

辛尼親率二名探員衝向海灘，倒在那兒的人並未還擊。

一名探員用强光手電筒照射住倒地呻吟的人，另一名探員俯首繳去了他的手槍。辛尼則站在咫尺之間，用手槍指住了受傷倒地的人。

一名探員一手把他自地上揪起。

數名武裝警員湧了過來。

海面上一片火光，快艇爆炸後，仍作短暫的燃燒。

一名探員在電筒光圈照射下，認出了受傷的青年人是誰，於是對辛尼說道：「他就是文達！」

「文達？」辛尼呆了一呆！「看他傷勢不輕，快把他送到醫院去！」

眞相大白　疑雲盡釋

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全都趕到醫院來了。

急救室的醫生對他們說，文達傷勢不輕，可能有性命危險，目前仍在施救，所以夏維等人仍然不能進去見他。

文達的父母都來了，他們是得到警方的通知而來的。

文達的父親怪責警探不該開鎗，雖然警方已對他們解釋，他的兒子當時也開槍，而且最先開槍射擊警探。

文達媽更哭得死去活來。

大批記者湧到醫院來，但均被擋駕，不准進入醫院中來，只可在門外等消息！

另一名不速之客正在門外大吵大鬧，要見警方最高負責人！

那名不速之客並非記者而是文達的老師──阮教授！

阮教授獲得夏探長的允許，進入醫院中來，但却不能進入急救室去！

夏維向他解釋道：「文達還未甦醒過來，醫生暫時不准任何人進去，包括他的父母在內！」

阿生在旁却忍不住間：「阮教授，你怎麼會知道文達受傷？」

「這有甚麼出奇？」阮教授說，「電台和電視台都有報告此事！我是剛聽到了特別新聞報告才趕來的。」

「他是你的學生，相信你一定了解他吧？」阿生問。

「是的，他非常聰明。」阮教授說，「我認爲他是我衆多學生中最出色的一個，眞想不到，他怎麼會弄成這樣子？」

「很難在三言兩語間向你交代。」阿生說，「不過我非常希望你將你所知道的告訴我！」

「我只知道他是個十分聰明的大學生，而且對一切新事物有興趣，時常與我討論一些關於飛碟的知識。」阮教授搖頭嘆息，「他爲甚麼會這樣？」

「警方初步懷疑他們是刼奪軍火的人！」阿生說道，「同時有可能是殺害張老太的人！」

「不可能的，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阮教授道。

急救室的門推開，文達的父母企圖衝入去，但是立卽被警探制止！

醫生只准一個人入去，這個人就是夏維探長！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時候才由海灘回來，他們問阿生：「文達怎麼樣了？」

阿生說：「探長剛剛獲得醫生的允許入去，文達生死未卜。」

林愛莉道：「如果他死了眞可惜！」

「爲甚麼？」阿生問。

林愛莉道：「他是我們千方百計找尋到的唯一綫索！」

阿生又問：「其他同黨呢？」

「只有一人與他一同乘快艇回來！」林愛莉說，「但那人已被炸死，所以他的口供非常之重要！」

「到底他們是個怎麼樣的集團？」阿生說。

林愛莉聳聳肩說：「天曉得！但從檢獲的手鎗的編號可以查出，那是軍火失窃案中的東西。因此，說他們是軍火大盜大概不會寃枉的！」

呂偉良透過探員的關係，跟文達父母接觸。

文達的父親是個頗富有的商人，年約半百，叫做文福祥，看樣子頗爲老實。

文福祥愁容滿面地說：「我兒子到底有沒有危險？」

呂偉良道：「事情發展到這裏，一切已成定局，我勸你還是放開懷抱。無論令郞傷勢如何，有件事我以爲你不妨了解一下，就是令郞與一班人曾經闖軍營，盜軍火，殺軍士！」

「不！他不會做這事的！」文福祥說，「他一向很專心向學從不結交壞人。」

「這並不表示他不做壞事。」呂偉良說，「如果我是你，我會盡我所能，把一切知道的說了出來。因爲這件事牽涉太大，絕非一般性罪案！假如你故作隱瞞，受害的可能是你！」

文福祥嘆了一口氣道：「我只知道他喜歡研究科學，此外一無所知。我是做生意的，對於科學，我一無所知，但是，時時有一些同學來找他出去。據說他們有個科學同盟會！」

「科學同盟會？是個甚麼組織？」呂

偉良問。

「我怎麼知道？」文福祥道，「不過他的同學看來都很正派。」

呂偉良又問：「有沒有提過教授的名字？」

「有，我記得他說過，他們那個甚麼科學會的成員之中，包括數名教授在內！」文福祥說。

「有沒有提及是那幾位教授？」

「沒有。」文福祥又說：「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不相信那是一個犯罪組織，而是一個研究科學的同盟會。甚至不涉及政治。」

這時候，急救室的門打開，一名護士出來把文達父母召入去！

呂偉良跟文福祥的談話中斷，他感到非常不妙！但他沒有追問文達的傷勢如何，即使他追問，相信那女護士也不會回答他！

林愛莉和阿生過來，他們問呂偉良：「他說了一些甚麼？」

呂偉良說道：「他只說出文達與一班同學，包括數名教授在內，組織了一個科學同盟會，相信那只是一個研究性的組織的。」

「我以爲是個盜窃集團！」林愛莉說，「目前只要查出他們的巢穴，相信眞相必可大白！」

「但是，看來文達已是凶多吉少，否則文氏夫婦不會被召入去！」呂偉良說，「至於文達是否肯招供，就要看探長的說服力了。」

阮教授企圖進入急救室，一再被探員勸阻！

他氣憤憤地過來對呂偉良等人說：「這裏的警探簡直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道：「他們對你已算是有禮貌了，換上閣下不是教授身份，粗言俗語破口大罵絕不出奇，所以我勸你還是獃在這裏，等探長出來再說！」

阿生插咀問道：「阮教授，閣下可是科學同盟會會員？」

「甚麼科學同盟會？」阮教授反問。

「別裝蒜了！」阿生半開玩笑道，「我知道你們大學裏有個科學同盟會的組織，文達正是該組織的成員，我相信閣下也是！」

「不！我從不參加地方性組織，唯一有興趣的事，就是研究那些來自外太空的飛行物體。」阮教授又說，「至今爲止，我只是國際飛碟研究會的成員。除此之外，並未參加其他甚麼科學會。」

呂偉良道：「你雖然不參加他們，但是相信你一定知道那一些人常常與文達在一起吧？」

「嗯！你的意思是：他的同學嗎？」阮教授道。

「不一定是同學，例如教授們亦包括在內。」呂偉良說。

阮教授毫不隱瞞地說：「我也是他的朋友，不單止是老師。我們常常在一起研究飛碟的事情！」

阿生問道：「除此之外，絕不涉及其他？」

「除了科學，絕不涉及其他！」阮教授道：「包括政治等在內。我們從來不談，只談科學以及一些新事物。在我眼中，他是個向上的青年，而且非常聰明能幹，理解力甚高！」

呂偉良又問阮教授：「除了閣下之外，還有些甚麼人時常與文達在一起？」

「學生之中，包括好幾個，他們都常常跟文達在一起。」阮教授說，「他們之中包括了何柏堅，麥高明和海倫妮等等，他們全是我心目中的好學生。」

「而且都對飛碟甚感興趣，是不？」阿生問。

「是的，他們時時向我問及一些關於飛碟的問題，我每次盡可能的滿足他們。」阮教授反問道：「你們是否懷疑一些甚麼？」

阿生說：「我們不能只是懷疑，要去找事實。」

「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了，他們除了科學之外，對盜窃也感興趣！」林愛莉道，「至今爲止，起碼已證明文達曾盜軍火！軍營失窃案絕非一兩個人可以做到的，他必有同黨。在快艇上同歸於盡的人，已被警方查出了他的身份。」

呂偉良道：「他就是教授剛才提及的何柏堅！」

「甚麼？他……他也死了？」阮教授感到惋惜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問：「教授輩之中，有誰與文達，何柏堅等人常在一起？」

阮教授沉吟片刻，道：「不幸喪生的杜賓博士是其中之一。此外，我也常常跟他們在一起討論科學上的問題，但我沒有加入甚麼會。」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給阮教授發覺了，他又問道：「你們不相信我的說話，是不？」

呂偉良說：「不！我們絕對相信你，而且還有事想請教你。」

「不要客氣，我們認識了不少時日，你該知道我的脾氣。」阮教授說，「我也知道了這件事的重要性，你們有甚麼問題儘管提出吧！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呂偉良道：「北郊張家村山後發現的飛碟，可能性達到何種程度？」

阮教授沉吟一陣，道：「最初我和麥花臣博士之間，意見有些分歧。我認爲可能性極大，但他以爲憑過去的資料，可能性不大的。」

「那麼現在呢？」林愛莉說，「現在你們的意見是否一致？」

「仍未一致，但已較爲接近。」阮教授道，「你們也許明白，一個人的想法與另一個人的想法，即使是孖生兄弟，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阿生說：「但是，科學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阮教授道：「問題是飛碟出現次數雖多，資料並不一致，我們只能憑理解力去分析研究，並未有固定的定律。例如這次北郊張家村發現飛碟的事，麥花臣博士認爲那並非星球人所駕御的飛碟，輻射性不高，與以前數次在外國測量過飛碟降落地點的比較，仍有很大的距離。但是，我當時認爲輻射量不是問題，飛碟確會降落該處。不過經過一再研究，覺得其中破綻仍多……」

「這是甚麼意思？」林愛莉問。

阮教授說：「那兒的野草經澆水後，已開始生長了。但過去世界各地，凡有飛碟降落的草坪，必被飛碟所用的燃料輻射灼傷，很長很長之時期仍是寸草不生。例如西伯利亞十九世紀初期的怪事，那兒草木至今仍然枯萎，令到植物學家爲之莫明其妙！」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也就是說，張家村外所發現的，不是飛碟！」

「麥花臣博士的意見正是如此。他認爲如果不是張氏母子說謊，就是有人整古造怪！」阮教授說。

阿生問：「閣下的意見又如何？」

「我同意了一半。」阮教授說：「先舉個例，就拿人類征空的故事談談吧，美蘇兩國均有進行這種工作，但他們所用的太空船並不一樣，是不？因爲我以爲不能憑已發現的資料作準。也就是說：過去發現的飛碟說不定來自A星球，今日在張家村出現的，可能是來自B星球的，如此一來，燃料不同，輻射量自然也有所不同了，對不？」

「你的意思是，可能有數個不同角度的星球，都派出探險隊，到我們這裏來探險？」

阮教授點點頭：「一點也不出奇！」

阿生問：「有個有趣的問題，不知有沒有可能，就是星球人會不會搖身一變，變得像人類一樣？」

「假如眞的如此，簡直不可思議！」

阮教授笑了起來！

呂偉良道：「在我們人類世界裏，有那幾種光足以傷害人的視綫？」

「太多了！」阮教授說，「單是太陽光已足以傷害我們視覺神經，甚至工業燒焊時發出的火花也足以令到眼球受害。」

「那麼，張氏母子的眼睛，不一定是飛碟發射死光弄傷的，對嗎？」呂偉良說，「甚至人類亦可以用某種强烈的光綫令他們雙眼受創。」

「是的。」阮教授說，「理論上確實如此。但我仍不敢否定張氏母子所見的，並非來自外太空的飛碟。尤其是泥地上留下的三叉足印，已被我們總會方面證實，與過去發現的可疑星球人足印相同。」

「你說的可是飛碟研究總會？」阿生問。

「是的，我和麥博士都是那個會的會員。」阮教授說。

呂偉良問：「你們如何證實？」

「警方交來的石膏模，我們用飛機運往美國，美國總會那邊有過去發現的星球人足印模型留存，核對之下，相差無幾。」阮教授說。

阿生道：「相差無幾的意思，就是並不相同，對嗎？教授。」

阮教授笑了笑：「我的雙足與你相同嗎？你的跟林愛莉小姐又是否一樣。」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只是大小尺碼有別，其他特徵一樣，是不？」

「過去發現的星球人足印，沒有太多的特徵。」阮教授說，「表面看來彷彿鷄腳足印，但它只有三個腳趾，成三叉形狀，而且沒有指紋，只有一個節節節節，這點更似鷄腳。

呂偉良又問：「過去你有沒有把這些資料向別人提供？」

「當然有，就像我們現在談話一樣，許多人對於這些事情甚感興趣。」阮教授說，「尤其我的一班學生，他們求知慾很强！」

「其中包括文達在內？」呂偉良說。

「是的。」阮教授道，「他問了很多很多關於飛碟和星球人的事。」

「有沒有一些圖片是關於星球人的？」呂偉良問道。

「沒有。」阮教授說，「星球人每次來得突然，消失得更快，沒有人準備相機爲他們拍照！」

「不！我的意思只是圖片，例如畫的。」呂偉良說。

「嗯！這倒有的。」阮教授道，「我手上確有這一類圖片，是根據目擊者的描述繪成的，再加以影印，我們每個會員均有。」

「足印的呢？」

「三叉足印的更多，有繪成的，更有直接拍攝下來的。」

「你當然也有讓你的學生看過了。是不？」

「是的。嗯……」阮教授想想又問：「這有甚麼不對嗎？」

三俠又在交換着眼色！

阮教授似乎猜透了他們內心正在想一些甚麼，又說道：「人爲的——你們一定在想像到，北郊張家村的飛碟事件是人爲的，是不？」

呂偉良非常審愼地點點頭，然後又問阮教授：「有可能嗎？」

阮教授束着眉梢沉思道：「當然有可能。但是，這已是高度的科學成就！」

「何以見得？」

阮教授說：「可不是嗎？須要僞造一具飛碟已經不易，還要製造死光鎗等等，不是高度的科學成就又是甚麼？」

「但是，剛才你不是說，許多種光綫亦足以傷害人類眼球嗎？」

阮教授道：「是的，但要令張氏母子避無可避的令到他們雙目受創，這就不簡單了。例如太陽光，强烈陽光可以傷眼，但是我們不會睜大雙眼去看太陽，除非傻瓜。」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道：「文達攻讀那一科？」

「機械工程！」阮教授說。

阿生問：「憑他的學識，要完成死光鎗，有可能嗎？」

「不可能！」阮教授毫不考慮地說，「那須要有高度的理論和技術。」

呂偉良問：「如果有位教師加入他們，是否可以順利完成一切？」

「你是指製成死光鎗與圓形飛行物體麼？」阮教授反問道。

「是的。」呂偉良點點頭，「我是指飛碟之類的東西。」

阮教授苦笑搖頭：「不可能的！」

「爲甚麼不可能？」阿生說，「據我所知，理論上絕對可能。」

「但是這裏沒有這種人才，也沒有一切設備。」阮教授說。

呂偉良道：「也就是說：如果有這種

人才，又有了一切所須的設備，死光鎗和飛碟都可以由人類加以製成，對嗎？」

「那當然…」阮教授說，「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飛行原理，圓形飛行物體不是容易製成的，死光鎗反而還不成問題。」

這時候，急救室的門又打開…夏維探長陪着文福祥夫婦，由內走出來…文氏夫婦淚流滿面，夏維也毫無表情。呂偉良不禁低聲說：「果然不幸給我猜中，他死了…」

是的，文達傷重不治！

文氏夫婦面色蒼白，泣不成聲。

阮教授喃喃自語道：「眞可惜…聰明的人，老是早死的。爲甚麼？」

阿生走到夏維身旁，低聲問道：「他有沒有給我們提供甚麼？」

「只說了幾句…」夏維道，「他承認盜軍火，以及殺死張老太。」

「杜賓博士呢？」阿生問：「是誰殺的？」

「他說不知。」夏維說，「他自認受人利用，却沒有說出誰是首領。」

「匪穴呢？」

「也沒有提及…」

阿生道：「相信匪穴必在一個小島之上。可惜現在天黑，天亮後可以乘直升機去找…」

夏維道：「我們不能等到天亮，天亮之後他的同黨可能都走光了。」

「他有沒有供出同黨？」

「沒有。」

阿生道：「但阮教授却提供了一些文達的同學的名字。」

夏維這時已看見阮教授在跟他招呼…

阮教授過來問：「我的學生死了？」

夏維黯然點點頭…

「他有甚麼說？」阮教授問。

夏維故作神秘道：「他說了些話。」

「說了一些甚麼？」阮教授又問道。

「對不起，站在警方的立場，不能告訴你。」夏維說道。

阮教授若有所思地呆了一呆：「你們在懷疑我一些甚麼，是嗎？」

夏維苦笑道：「教授，不要大驚小怪，你的學生是一名疑犯，作爲一名警務人員，怎可以把疑犯的口供說了出去？」

阮教授並不滿意夏維的解釋，生氣地走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一個眼色，二人同時追了出來，陪着阮教授一齊走…

呂偉良問：「你到那裏去？教授…」

阮教授氣憤地道：「你管不了我…」

「我那裏有資格管你，只不過有事請教而已！」呂偉良心平氣和地說。

這一來阮教授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其實我沒有理由對你如此無禮…」

「不要緊…我們到底是朋友，我明白你此刻的心情……」呂偉良還未有說完。後面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步聲…登時把呂偉良等人嚇了一跳…

當他們回過頭來的時候，一條人影已如飛撲至…在尖叫聲中，有人雙手握拳，執住阮教授的胸膛又搥又打…

如飛衝至的是個婦人，她正是文達的母親文老太…

文老太又哭又叫地破口大罵：「該死的魔鬼，你們害死了我的兒子…」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這出乎意外的指責，登時把在場的人都嚇呆了…

阮教授面色十分的難看…

他沒有反抗，也沒有說話…

林愛莉從旁把文老太勸開。阮教授却呆若木鷄地站在那裏…

夏維過來問文老太：「你剛才一番說話是甚麼意思？」

「問他吧…」老太指住阮教授，「我兒子經常提及此人，我絕對相信，他就是教壞我兒子的人。抓住他…抓住他…」

「有證據嗎？」夏維又問。

「當然有，跟我返家去吧…」文老太又悲傷，又生氣地說。

夏維走到阮教授面前，說道：「教授，請問你有甚麼話要說？但我要首先提醒你，你的話可能被用作呈堂口供。」

阮教授怔怔地道：「我根本不明白她的意圖。」

文老太道：「你別裝蒜了，我兒子的書房中滿是你送給他的古怪東西，甚麼飛碟模型，甚麼星球人，你簡直把他引入了歧途，否則他不會如此…還不是你害死他還有誰？」

阮教授道：「送一些模型給他，只不過爲了滿足他的好奇心，有甚麼不對？」

「你心裏明白的，虧你還有胆來找他…」文老太涕淚交流地說。

夏維向一名探目打了一個眼色。

探目走過來，對阮教授道：「教授，對不起，請跟我們回去再說吧！」

，阮教授沒有反抗，也不答辯。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我想不出，阮教授看來是個老實人啊…」

林愛莉道：「許多人表面又笨又呆，但內心却精靈非常…」

夏維探長派人陪住文老太返家去…

× ×

警方連夜派人去把數名大學師生找來問話。

他們都是文達的同學或老師，其中包括了麥花臣教授在內…

阮教授並未被警方正式拘捕，夏維相當尊重他，只是禮貌的「邀請」…

阮教授態度冷靜，進了警局之後半句話也沒有說過。

呂偉良從夏維口中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也覺得大有可疑…

他對林愛莉道：「他可能是無辜的，我早就說他不會有問題…」

林愛莉道：「不如請個律師，把他担保出去吧…」

夏維笑道：「我們並沒有正式拘捕阮教授，也沒有落案，何必担保？更不必律師，只要你們肯担承一切後果，隨時可以帶他走…」

呂偉良道：「那麼，請你把他交給我們吧…」

夏維果然把阮教授交給呂偉良帶走…

× ×

阿生和一些高級警官正在查問那數名大學生和教授們。

麥花臣博士是外國人，他非常生氣，因爲他是在夢中被叫醒的。

阿生道：「對不起，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博士，我們實在太須要你的幫忙…」

「我知道的，早已對你們說了。」麥花臣說。

阿生問道：「關於阮教授，你知道多少？」

「你們眞混帳…飛碟研究會是世界性組織，你以爲是甚麼非法會社麼？」麥花臣呱呱叫道，「我和老阮同是國際飛碟研究會會員，如果他有問題，我也有問題了。其實我們只是業餘研究性質，我們都有正當職業，我們都是大學教授…」

「我知道。但人有多種，有些很滿足，有些野心很大。」阿生又說，「關於飛碟的常識，多謝你提供了許多資料給我們。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初步結論，但必須閣下做我們的顧問。」

「我早對你說過了，北郊發現的未必是來自外太空的飛碟…」麥花臣說，「我叫你們澆水，結果野草又開始生長了，這證明甚麼？證明了我的理論絕對正確…」

「是的，坦白說，我衷心感謝和佩服你…」

「那你又不必太過客氣…」

「現在我想提出另一個問題與博士討論一下，就是張氏母子口中所講的飛碟，有沒有可能是人造的？」阿生說，「我的意思是我們人類造的…」

「嗯……」麥花臣沉思着…

阿生又補充道：「圓碟形的物體，是否違反了飛行的基本原理？」

「不…絕不…」麥花臣說，「利用直升機的原理，任何形狀的物體也一樣可以起飛，但不能滑翔。這是十分簡單的道理呵…」

「是的，所以我說北郊張家村外發現的飛碟，說不定是人類製造出來的。」阿生又問：「以文達這班大學生的技術和理論，是否能製出一種圓形飛行物體？」

「當然可以。」麥花臣道，「文達是攻讀機械工程的。」

「還有死光槍…」阿生說，「他們能否製造一支死光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張氏母子被證實，是被一種傷害性的光綫傷及雙目的。」

麥花臣想了想，說道：「這件事並不嚴重，你以爲一定要死光才可以傷及眼睛嗎？只要是强光就可以令視覺受損，以文達他們的學識，當然可以製成你想像中的死光槍…」

「博士，非常感謝你的指導…」阿生伸出手來，跟他握了一下…

麥花臣道：「希望我的提供只幫助你們找出答案，切不可傷害我的好朋友…」

「你是指阮教授嗎？」阿生道。

「當然是指他…他是你們中國人之中最可靠的。」麥花臣說。

阿生道：「你放心吧…警方並未正式提控他，事實上他也沒有任何罪名，要不是文老太的指摘，他根本毫無麻煩…」

麥花臣道：「他根本只是一番好意…學生好奇心重，他幫助他們了解飛碟的原理，把知道的告訴學生，這正是我們的責任…」

「是的，但文老太說，她的兒子文達曾暗示阮教授是一名科學怪人！」阿生道，「另一項指責則是：有一次文達盜去了父母一批珍飾變賣，換得了巨款，文氏夫婦知道了後，錢已經轉到阮教授手中。文福祥爲了面子關係，此事並未報警！」

「有這麼一回事？」麥花臣意外地一怔！

「照道理，文老太在這時候不會說謊詆譭別人的。」阿生說，「文達是他們的獨生子，此時他們非常傷心，那心情你也不難想像得到。」

「嗯…」麥花臣若有所悟，「然則，難道是我的想法錯了？」

「不過，到底文達已死了。沒有生口對證，所以警方決不能根據文老太片面之詞去提控阮教授。」阿生又說，「這件事本來你可以幫幫我們，但是，你已幫了我不少，我豈敢再作無厭之求？」

麥花臣很認眞地想了一陣…終於又道：「他是否仍被拘留在這裏？」

阿生道：「我不知道，可能放了他出去…因爲警方沒有罪名可以加諸他的。」

「讓我找他談談。」麥花臣說，「我會與你們取得連絡的。」

麥花臣說完就走…

阿生送他到房門口。然後向一名特警遞了一個眼色，特警由另一個門口出去…暗裏跟踪着麥花臣博士。這是阿生事前安排好的。

× ×

在另一間房內，文達的同學海倫妮正接受一名探長助手的盤問。

海倫妮是一名大學女生，她雖然也是在夢中被人吵醒，但是，她並不像麥花臣博士那樣生氣。她父母也非常通情達理，這種人最受警方的歡迎。

海倫妮知道了探員的來意後，自願跟他們返警局提供一切。

海倫妮很坦白，她承認過去有一個時期她非常喜愛文達。

文達與她是中學時期的同學，後來同時考進了市立大學，選修科目不同，仍然是同學，而且還做過戀人。後來分開了。

海倫妮道：「我也曾受了文達的慫恿，加入過科學同盟會，但後來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妙，索性退出了，也因此與文達發生口角。」

「你覺得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探長助手問。

「科學研究是須要理論和行動一致的，這就難免要大量金錢。」海倫妮說，「我家境雖然不是十分窮困，但也不能時常拿出一大筆金錢作爲會費！」

「是不是每個會員均須付出大筆會費？」探長助手又問。

「是的。」海倫妮說，「而且，他們還要發誓，凡是有關會中一切活動的情形，均不得外洩，否則不得好死！」

「爲甚麼要這麼保密？」

「我不知道，但我曾宣誓過了。不過，我從不迷信，我知道文達死了，我當然要交代清楚！」海倫妮道，「他是無辜的犧牲者，他只不過受人利用而已！」

「你知道誰是首領呢？」

「我只知道阮教授可能是暗中助他們一臂之力的數名教授之一，但我不敢說他

是否首領之一。」

「除了阮教授之外，還有麥花臣博士。你認識那外國人嗎？」

海倫妮點點頭：「當然認識，還有杜賓博士，我也認識。」

「他們是否科學同盟會會員？」

「麥花臣博士和杜賓博士都曾經被邀去演講。但是，我成爲會員的日子太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是會員之一。」

海倫妮的口供被錄音，她的合作態度令到警方萬二分滿意。

× ×

在警探總部的另外一間房裏面。大學生麥高明正接受一名探目的問話。

麥高明是文達的同學，彼此同是攻讀機械工程的！

他的態度與海倫妮剛好相反，非常不合作，甚至大發牢騷！

警方當然不歡迎這種人，但也不輕易把他放過。

他口口聲聲要找律師。

探目說道：「律師像醫生一樣，這麼深夜時份，他們沒有興趣聽電話的。」

「讓我打電話可以嗎？」麥高明說。

探目非常大方：「隨便吧！」

麥高明打了幾次，電話不通，對方要不是拿起了聽筒，便是正與別人通話。

麥高明終於又坐了下來，在嘆氣！

探目笑了笑，遞過一支香烟！

麥高明不敢接，從自己口袋中取出了一包，抽了一支！

探目忍不住笑道：「担心甚麼？」

「我知道你們的詭計最多，香烟中既可以藏毒，自然亦可以藏其他東西！」

「像大蔴！是不？」探目瞪住他笑！

可是，麥高明沒有理睬他，自己吸着自己的香烟，在沉思！

冷不提防，探目一手把麥高明手中的香烟奪過來，麥高明大吃一驚，企圖反抗，但給探目一掌推他坐回椅上！

探目經驗豐富，把麥高明的香烟吸了一口，鑑賞着道：「果然是大蔴！」

他順手把烟火按熄，將烟紙拆開，把裏面的烟絲抖了出來！

「要證據嗎？」探目問麥高明，「想合作還是想上法庭？」

麥高明想站起來，但給一名探員從後面按住肩膊：「請坐好吧。」

麥高明面色本來就已經蒼白，現在更爲難看！

「吸毒，藏毒的罪名，你都具備了！」探目說，「如果你不坦白說出一切，我只有循例將你落案！解上法庭！」

「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甚麼？」麥高明垂頭喪氣地說！

「阮教授，麥花臣教授，還有杜賓博士等人是否你們同盟會首領？」探目問。

「不！我們只向他們請教一些問題，當然不是甚麼首領。」

「飛碟是你們製造的？」

「你相信嗎？」

「還有死光槍！」探目道，「你們的目的，到底何在？」

「不妨告訴你，我所知不多。我只是科學同盟會的初級會員。」

「會員也分等級？」

「是的，像文達和何柏堅他們，他們已是高級會員了！」

「權利呢？」

「高級會員可以到我們基地去！」

探目問：「共分多少等級？」

「三級——就是初級，中級和高級，除了高級之外，中級和初級都沒有資格到秘密基地去！」麥高明嘆氣說，「我本來下月可以考進級試，合格之後便升爲中級，但是現在，看來一切已不可能！」

「到底怎樣分別的？」

「除了學識之外，還要費繳。」麥高明說，「繳費越多當然越好。」

「有權利必有義務，到底你爲甚麼要加入這種會？」探目問。

「滿足求知慾，滿足好奇心！」麥高明說，「我們的口號是：高揚人類的高度智慧！」

探目又問：「每個會員都吸大蔴？」

「是的。據我所知，我，文達和何柏堅等每人都喜愛，它可以令我們滿足。」

「誰供給你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文達，文達給我。」

「但是文達死了，誰可證明？」

麥高明笑了笑，道：「其實你們何必這麼認眞？當我們研究成功之後，將來對人類世界亦大有貢獻！」

「可惜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探目道，「告訴我，你還有那一些同黨？」

「文達啦，何柏堅啦，還有，還有海倫妮！」

「就是這麼多了？」

麥高明聳肩說：「我只知道這些。」

探目生氣地指住他說：「你太欺人了，看來客客氣氣對待你是無濟於事的！」

探目打個眼色，後面一名身裁高大的探員一手把麥高明自椅中揪起！

麥高明急忙叫道：「你們怎可以動粗？這是法治的地方！」

「好了，就講講法律吧！是不是叫我依法落案？」探目道。

「不！不！你答應我的。」麥高明說，「我這麼合作，爲什麼還要控告我？」

「你太狡滑，怎算得合作？」探目說，「其實對待你這種人，動粗也不見得過份，如果我們斯斯文文，相信檔案室再加建十間，也無法容納得下累積下來的懸案！」探目又向另外一名探員打眼色，只見另一名探員取來一個黑色布袋！

麥高明心知不妙，急忙問道：「你們要將我怎麼樣？我已經非常合作！」

探目說道：「除非你講眞話，否則我們先落案告你三條罪名：吸毒，藏毒，以及毆打警方人員，我們還要一齊到醫院去驗傷！」

「我幾時動手打過你？」

探目把一名探員的衣袖捲起：「這是瘀痕，對嗎？等會兒你比他傷得更重，信不信由你！」

麥高明恍然大悟，黑布袋罩頭，原來是毆打的前奏曲，假如醫院証明他和探員同時均告受了傷，將來法官自然相信他的傷勢只是因爲拒警拘捕才會如此的。

想到這裏，麥高明不禁打了個冷顫！

他終於說：「不要動手！我這一回是眞的澈底與你們合作了！」

探目睜大了雙眼，直瞪瞪地盯實他！

探目狠狠地說：「告訴你，我做了二十年警探，什麼三山五嶽的惡人也都見過，你只要講半句假話，老子也看得出！」

麥高明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何必這麼兇？其實我們只是從事科學研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張家村外發現的飛碟，是否你們的？」探目問。

麥高明道：「是的，那就是我們的成就。文達應該在他臨死之前告訴你們，因爲他知得最多。」

「你們爲什麼要那樣？」探目問道，「等我們以爲星球人眞的來了。」

麥高明道：「那只不過是一次試驗飛行，我們最近試驗成功製造出一種固體燃料，想不到無意中給張木彬見到。」

「你們爲什麼要製造飛碟？」

「爲了証明星球人從未到過地球來。」麥高明道，「過去的神秘飛行物體，可能全是地球上一些國家的秘密武器。爲了証明這點，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便秘密成立了科學同盟會！」

「那就是說，張木彬根本沒有說謊，是不？」探目問。

「是的，他確實見到我們，但是，他竟然向我們勒索。」麥高明說，「那個傻瓜，簡直是自討苦吃！」

「他憑什麼向你勒索？」

「嗯……」

「是不是看見你們去盜竊軍火？」

「好吧！算你們都猜中了。」

「你們有沒有付錢？」

麥高明道：「有，但他們貪而無厭！我們唯有使用一種新式武器對付他！」

「就是死光鎗！對嗎？」

「是的，但我們並非叫死光鎗，叫『激光』，它可能令人類的腦部受創傷，亦可以令人失明！」麥高明說。

探目忍不住說：「太殘酷了，爲什麼你們要製造這些東西？」

「這是領導人的主意，我不清楚。」

「領導人是誰？」

「就是阮教授！」

「什麼？就是他？」探目呆了一陣！

同一時間，夏維探長在他的電視傳眞系統中，亦已看得玲瓏，聽得清楚！原來整個調查過程，夏維都可以安坐在探長辦公室之內，利用電視卽場轉播看得一清二楚。

探目歇了一陣之後又問：「你還知道了一些什麼？」

麥高明說：「爲什麼你不問問大蔴的來源？」

「我正想問，你說吧！」

「那是我們種植的。最初我們經濟有困難，單靠會員捐助也不是好辦法，於是想出了這妙計來。」麥高明又說，「張木彬本來是我們的大蔴零售商之一，大家合作得不錯，可惜他存心不良，偷看了我們的秘密，於是一再勒索。」

「你們既付了錢爲什麼他還報警？」

「我們無法滿足他的要求，他只好報警，因爲我們有人按捺不住怒火中燒，使用激光傷了他的眼。」麥高明又深深嘆氣，「也是我們不够狠心，否則，當時索性殺了他，就不會有今天的麻煩。但是，當時我們意見分岐，有人認爲他家有老母親，不該如此喪盡天良。於是叫他借個藉口去報警！目的只爲了他可以名正言順去醫院求醫，想不到……」

夏維這時忍不住由隣室推門過來，插嘴問道：「他在醫院中只提飛碟，未說穿了你們，爲什麼你們還不放過他？」

「阮教授曾入醫院與他講數。」麥高明道，「但是，他說他可能因此而失明，非交一百萬美元無法阻止他說出眞相。」

「所以後來你們便派人混入醫院去毒殺他，是不？」夏維問。

「是的。」麥高明又說，「後來我們又担心他死前可能把秘密告知他母親，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把老太婆也殺死！」

「用什麼方法？」

「廻旋飛刀！」

夏維一怔：「果然是有人躲在汽車尾箱？」

「不！我們的殺人武器，絕非什麼血滴子，是你們無法想像得到的。」麥高明非常驕傲地說，「我們用機器，用無綫電控制！」

「把儀器藏在汽車行李箱內？」夏探長問。

「是的。然後用無綫電遙控，可以說是天衣無縫的。」

「可惜那三滴血引起了我們的疑心。」夏維說，「結果我們要追查一輛可疑汽車的下落。」

麥高明道：「不過，事後我們已將儀器自車上拆去！」

「却留下了一些螺絲洞孔，這就是破綻！」夏維又問：「那殺人儀器收藏在什麼地方？」

「已運回我們基地！」

「你們的基地在什麼地方？」

「在一個小島！不過，我不知道方向，我怕無法帶你們去！」

「你一定知道的。」夏維盯住他說，「剛才你所講什麼高級初級，全是騙人的鬼話！」

探目說：「探長，如果我們毆人，將受何種處分？」

「紀律處分。」夏維說，「但我看不見的，也就算了！」

麥高明吶吶地說：「如果我會合作，除了不必挨打之外，罪名是否輕一些？」

「當然，法律不外人情。」夏維道，「將來上法庭，我們會爲你講好話。」

「好吧！我試試是否能找出那小島之所在！」麥高明道，「飛碟成功製造後，我只去過一次，當時是天黑時份，所以我不能辨出方向，此乃實情。但無論如何我會盡我所能去幫你們！以便將功贖罪！」

「好極了！」夏維對一名探員說，「叫大家準備出發！還有，通知特警組阿生他們！」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陪着阮教授離開警局之後，返抵家裏！

阮教授家中只有他一個人，一切頗簡陋，呂林二人對這位教授頗具同情之心。

阮教授倒了三杯酒，每人一杯，但林愛莉說：「我不懂喝酒！」

「這是甜的，不會醉，放心吧！」阮教授舉杯道，「祝我們健康，友情永遠存在！」

呂林二人不想令他失望，喝了少許酒，果然是甜的！

阮教授嘆氣說：「你們爲什麼要保我出來？」

「不算保釋，夏探長也說，你並未被捕！」呂偉良道。

「但是，他要你二人負全責！」阮教授說。

「那有什麼緊要？」林愛莉道，「我們絕對相信你是個好人！」

「好人？哈哈……」阮教授忽然變得有點失常地狂笑一陣！

呂林二人心感不妙！

呂偉良想站起來，但覺頭昏眼花，他知道上當了，是那些酒作怪！

雖然看來三杯酒並無分別，但是，阮教授顯然悄悄在二位人客的酒中下了一些藥物，否則他不可能如此清醒，而呂林二人就不大妥！

一陣天旋地轉呂林二人倒在沙發上！

外面走出四名彪形大漢進來，其中爲首一人說：「是否將他們投入海中？」

「不！搬上飛碟去！」阮教授道，「我要把他們帶回秘密基地！」

於是四名大漢，兩個抬一個，把呂林二人搬到外面一處草地上！

這是近郊別墅式的住宅，這小花園的草地光禿禿的，一個大圓圈的草一直枯黃着，那是由於燃料的灼傷！

不久之後，一個圓形飛行物體——飛碟，出現天空！

阮教授用電筒打出訊號，飛碟輕巧地在花園的草地上降落！

四名大漢迅速把呂林二人搬入飛碟之內，不及二分鐘飛碟又再起飛！

飛碟輕盈無比，沒有聲音，也沒有航空燈號。升空之後，迅速消失！

附近雖然也有一些屋宇住了人，但似乎沒有人發覺他們！可能是由於天色太黑之故！但是，特警組佈下的天羅地網却發現了他們！

原來特警組爲了調查飛碟的眞相，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每天均放出汽球升空！

汽球上附着一種十分敏感的無綫電儀器，任何飛行物體出現天空，儀器也會發出訊號，通知控制人員，轉達總部！

然後由總部派出直升機升空追踪！

他們又想到飛碟出沒的地方，必在僻靜地區，所以汽球也只在一些僻靜地區的天空上出現！絕不會影响到正常航綫上的飛機升降。

飛碟在黑夜中，把各人載到一處小島上面去！

當呂林二人醒來時，他們已置身於一座幻想式的屋宇之內！呂偉良摸摸額頭：

「我是不是在發夢？」

「不！這是眞實的生活，呂老兄。」阮教授道，「猜得出這是什麼地方麼？」

林愛莉回憶着昏倒前的情形，說道：

「這是你的秘密基地？」

「對了！」阮教授得意洋洋地笑了，「你們應該感到驕傲，因爲除了二位之外，並未有陌生人到過這裏。」

呂林二人四下裏張望，只見到處燈光明亮，彷若白晝！

「全世界的人都在節省電力，你們何故如此浪費？」呂偉良道。

阮教授笑道：「阿拉伯人就快無所施其技，因爲不久之後，地球上的主要燃料並非天然石油，是太陽能，他們的禁運，將失去作用。」

林愛莉道：「聽你口氣，我還以爲你是猶太人呢！」

「石油禁運聲中，受害者又何只猶太人？」阮教授道，「所以，我們的研究工作，是值得你們大力支持的。」

呂偉良苦笑道：「我該感到驕傲，有個偉大的科學家朋友！」

阮教授又是一陣大笑！

他的態度與過去完全不同，過去老成持重，現在有些輕狂！

林愛莉看見室內設計極具幻想，要不是阮教授老早加以說明，她眞的以爲這是發夢，因爲這裏簡直是個科學世界！

阮教授一按鈕，一個活動小酒櫃由一處角落滑了過來，剛好停在他面前。

他笑道：「這些是眞正美酒，不會再有迷藥了，放心飲吧！」

呂林二人苦笑拒絕，阮教授只好自斟自飲！

呂偉良說：「爲什麼要帶我們到這裏來？」

「爲了我知道二位太好奇，既然是好朋友，不妨滿足一下你們的好奇心！」阮教授站了起來，「請跟我來吧，你們一定會感到滿足的！」

呂林二人只好跟在阮教授身旁，四名彪形大漢亦步亦趨，在旁虎視眈眈！

阮教授捧住酒杯，一邊行一邊說：「飛碟是我監工製造的，效果出乎意料之外的良好，無聲無烟，可以直升直降，這當然須要一流技術和一流技工，這小島上都有齊各種人才，他們大多數是大學生。」

呂偉良問道：「有什麼野心？」

「野心？」阮教授呷了一口酒，笑了笑：「我不是政治家，沒有野心。我只覺得，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光景。趁住這數十年光陰，我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就是了！」

「殺人也是有意義的事？」

阮教授嘆氣道：「我覺得每做一件大事，必然難免有所犧牲。你所講的殺人，大概是指張氏母子他們吧？」

「還有那軍士。」林愛莉說，「你們何故要盜取軍火？」

「爲了自衞！」阮教授說，「當局無能力保障市民安全，大盜小賊們刼到海上離島等處來了，我們須要軍火防衞！」

「很動聽！」林愛莉說。

呂偉良問：「汽油庫自然也是你們破壞的，對了吧？」

「無非爲了防範未然！」阮教授道，「當局準備汽油配給，我們這裏須要太多的汽油，而我們儲藏太陽能的方法還未到家，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

「看來杜賓博士之死，也有了答案。」呂偉良說，「因爲他是一位太陽能研究專家，但是，他不甘被你們利用，所以遭你們毒手！」

「你只猜中一半。」阮教授道，「他與我是好朋友，我們曾一起研究太陽能儲存方法。他也到過我這裏，因爲我知道他剛剛開完世界性的會議回來，可能有些先進的經驗，希望他提供一下。但是，他知道較多時，却要脅我說，準備向當局告發我。」

「所以你派人殺了他，是不？」

「是的。」

「但是，爲什麼要取去他的首級？」

「這裏的科學實驗多到令你們難以想像，換腦手術聽過了嗎？」

呂林二人不約而同地打了一個冷顫，也同時搖搖頭！

阮教授帶他們轉入一條走廊，隔住玻璃窗，可以看見一些房間裏的情形。

阮教授把酒杯交給一名大漢，然後推開一度門入內！這裏有電視傳眞機，可以看見另一間房正在進行手術的情形。

阮教授說：「我們殺了杜賓，多少覺得可惜，反正我一些學生正在實驗換腦手術，於是用雪藏方法，迅速將杜賓的頭部運回這裏，如果我們的換腦手術成功，他的太陽能知識，便會在另一個人那裏使用出來，對我們大有幫助！」

呂林二人從電視傳眞機中，果然看見一些人戴住口罩手套，正在實習！

阮教授又帶着二人轉出了走廊！

林愛莉問道：「廻旋飛刀也是你發明的？」

「不！」阮教授笑了笑，「應該說是澳洲土人發明的。」

「但你加以科學化。」林愛莉道，「用機器發射，對嗎？」

「你怎知道？」阮教授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道：「文達的汽車行李箱內，不少破綻！」

「你眞聰明！」阮教授笑道，「我最喜歡像你這一類有科學頭腦的人！」

呂偉良說：「是否無綫電遙控？」

「是的！」阮教授說，「一切如你們所料，用無綫電遙控，包括打開行李箱蓋，放映幻燈片，以及發射一柄廻旋飛刀等等，全是我學生的傑作！」

「什麼幻燈片？」林愛莉問。

「文達車尾本來安裝了一支燈，表面是一般汽車用的，但是，用遙控方法可以放映幻燈片。」阮教授道，「還記得嗎？醫院門外的探員曾經見到一個綠色小人出現，那就是幻燈片映在醫院外的牆上！」

「妙極了！」林愛莉說，「難怪這麼多人相信飛碟和星球人來了地球。」

阮教授笑道：「本來我們着手試製飛碟，只爲了証明過去有關飛碟的傳說，那不過是一些國家的秘密武器。爲了保密緣故，故意神乎其說。硬說是星球人駕駛的。現在可以証明，人類也一樣可以製成飛碟！」

呂偉良道：「後來你們因爲一再殺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做盡了喪盡天良的事，包括販賣大蔴等等，是不？」

「是的，殺軍士爲了盜軍火，殺張氏母子爲了滅生口。」阮教授道，「殺杜賓，爲了他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反而要脅我。於是我把心一橫，準備大幹一番，利用飛碟走私販毒，相信各國空軍海軍看見這些圓形飛行物體，也不敢輕舉妄動！」

「想得周到之至！」林愛莉又問：「這小島種植了不少大蔴嗎？」

「是的。」阮教授道：「這裏的氣候最適宜種大蔴。來吧，我帶你們出去看看！」三個人，在四名大漢陪同下，乘電梯上去。這時呂林二人才知道剛才他們原來在地底下面，怪不得那麼黑暗了！

上面已是早晨時份。

陽光令到各人幾乎睜不開眼！

阮教授說：「世界上只有陽光的熱能取之不盡，甚至石油也只可供三十年的開發，但太陽可以供我們用上千千萬萬年。所以，全世界科學家正在致力如何善用太陽能！」

各人步出那大廈！

呂林二人回頭一看，才發覺屋頂有樹林花草植物掩飾！如果乘直機自高空偵察，不易發現這裏別有天地！

上面樹木之中，隱約有一排排百葉簾似的東西，阮教授說：「那是吸收太陽熱力的，我們的研究已接近成功階段！將來人們無須依靠石油，只須每幢大厦天台都有這種『吸熱片』的設備，將太陽能儲存起來，便可以用作電力和燃料，實在方便無比……」話猶未完，他的聲音也變了。

原來這時天空之上，出現了直升機的影子，轉眼間就可以發現十多架！

阮教授大吃一驚，正待向四名保鏢發號施令，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動作比他的口部說話動作更快！但見鐵拐杖起處，一人應聲仆倒地上！林愛莉拳脚交加，把二名大漢打得東歪西倒！

阮教授眼看情勢不妙，奔向林中！

呂偉良擺脫一名大漢糾纏追了過去！

樹林中停了一隻飛碟，阮教授就是想登上飛碟去！呂偉良撲上去把他抓住，阮教授極力掙扎！

大批直升機這時已降落小島之上，全副武裝的軍警，以及便衣的特警們紛紛跳下直升機來！分頭衝入地洞內和樹林裏！

特警組人員拘捕了阮教授，一切出乎意外地順利。

敏感的儀器雖然偵知天空中有飛碟出現，但由於小島上一切掩飾得好，所以阿生他們乘直升機追踪偵查，也要查到天亮之後才有了結果！

他們總算來得及時！否則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只有任人魚肉！因爲這裏並無船隻經過，有膽反抗也怕不能逃出重圍！

現在一切眞相亦告大白，罪魁阮教授到頭來雖然難免會被判死刑，但是他的成就却給科學家們極大的啓示！

小島上一切設備均引起世界人士的興趣，尤其是在能源缺乏的今天，太陽能的設備更具吸引力。

各大國正考慮爲爭奪世界上的石油控制權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現在，唯有希望太陽能可以代替石油，否則，人類世界可能又將遭受另一次浩刼！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魏力·文
盧令·圖

無風自動（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木蘭花和安妮分往歐洲、日本調查，穆秀珍又犯下殺死平瀨和陳警官罪名，穆秀珍親自調查，在一間酒店中遭暗算昏迷過去。木蘭花與安妮、高翔等趕回家中，觀看過方局長携來的記錄片後，木蘭花分析其中要點，指出穆秀珍並沒殺人，木蘭花詞鋒銳利，令得方局長無法辯駁，而且他也素知木蘭花人格高尙，決不會顚倒事實，來維護穆秀珍——

大海逃生　深潭擒寇

高翔道：「蘭花，你的意思是，另外有人趁楊科長昏過去的時候打死了他？」

木蘭花沉聲道：「秀珍沒有打死他，一個人的頸骨，不會自行斷折，所以，除了你剛才所說的可能之外，沒有第二個可能！」

高翔皺着眉道：「可是錄影機——」

木蘭花道：「第一，楊科長身子在仆下去之後，就倒在灌木叢中，看不到他了。第二，范探員手中的錄影機攝像管，跌到了地上，也不能繼續再錄到什麼，如果灌木叢中事先伏着人——」

木蘭花講到這裏，停了下來。

方局長苦笑着，道：「我相信你的判斷和分析，不過，秀珍爲什麼要逃走？」

木蘭花也嘆了一聲，道：「她根本不以爲自己殺了人，她只是氣楊科長寃枉她殺了平瀨，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也在平瀨的口中，探聽到了什麼秘密，她是一個心急而且好勝的人，不想在拘留所中，浪費無謂的時間，心急着爲查明事實眞相！」

木蘭花講到這裏，又搖了搖頭，道：「方局長，在事情發生之後，你採取了錯誤的步驟，你不應該將這件事保守秘密，而應該將之公開，如果秀珍知道楊科長死了，她一定會立卽到警局來！」

高翔立時道：「一定先要她露面才行，方局長，你的意思是——」

方局長撫了一下臉，道：「好的，將這件事公開！」

高翔道：「公佈楊科長的死因，說他是因爲受了空手道的重擊，頸骨折斷致死的！」

方局長望着木蘭花，道：「希望你的估計正確，秀珍知道了楊科長的死訊，就會到警局來——」

他本來想說「到警局來自首」的，可是將「自首」兩個字忍住了沒再說出來。在這件事情上，方局長和木蘭花的看法，還是有多少不同的！

木蘭花道：「她一定會來的！」

方局長站了起來，道：「我去安排這件事！」

他和各人握着手，走了出去，方局長離開之後，屋中又是一陣靜默。

這一次，打破靜默的是木蘭花，她道：「我在離開日本的時候，曾經警告大庭龍男，平瀨可能是一個危險人物，我的看法雖然沒有改變，高翔，你去查這幾天來所有日本人進入本市的情形！」

高翔答應了一聲，木蘭花接着又說道：「再替我們辦理進入緬甸國境的手續，四風，——」

雲四風抬起頭來，木蘭花的神情仍然很平靜，看她的樣子，像是在分配最普通的任務一樣，她道：「要一架性能極好，不受任何高空，低空飛行影响的直升機，直升機之中，要有最完善的探測設備，包括高空攝影，和紅外綫攝影設備！」

雲四風一面點頭，一面向五風望去。

雲五風立時道：「沒問題。」

木蘭花坐了下來，道：「我們要在緬北的叢林地區，去找那座奇怪的廟，安妮，我想你至少已取得了戴維斯少校當年帶着部隊的行軍路綫的資料！」

安妮道：「是的，不過那也有將近三百公里長的迂迴路線！」

木蘭花拍了安妮的肩頭一下，道：「你當然不能希望一下子就找到那座廟的，有了這個範圍，總比較容易找得多！」

木蘭花的鎭定和充滿了信心的吩咐，使各人的心中，都安定了不少。

不過，木蘭花對方局長所作出的預言，却並沒有兌現。

當楊科長死亡消息公佈，街頭巷尾，市民都以此作爲談話的資料之際，穆秀珍却並沒有出現。

安妮一直留在高翔的辦公室中，她和穆秀珍的感情極深切，她要在穆秀珍一露面後就看到她，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穆秀珍還是沒有出現。

而高翔展開的調查工作，已經有了結果，他在一查到了平瀨榮作曾經在綠野酒店之後，一面趕到酒店，一面就通知了木蘭花，他們在酒店的大堂中會合，然後，一起進入了平瀨榮作住過那間華麗套房。

經過詢問了酒店的侍者，毫無疑問，肯定了住在這間豪華套房中的人，就是平瀨大佐，不過酒店的侍者，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離去的，他並沒有結賬，是不辭而別的，木蘭花又要了酒店的登記簿來看，在登記簿上，木蘭花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綫索，平瀨榮作所使用的旅行証件，是緬甸的護照！

支退了酒店人員，木蘭花坐了下來，道：「高翔，你不覺得事情很奇怪麼？一個日本人，在二次大戰之後回到日本去轉了一轉，又回到緬甸，住了那麼多年！」

高翔皺着眉，道：「你何以肯定他在緬甸住了那麼多年！」

木蘭花望了高翔一眼，道：「那太簡單了，緬甸是一個很傳奇的國家，外來的居民，如果不住得超過二十年，只怕不能够取到它發出的護照吧！」

高翔搓了搓手，承認了自己的粗心。

木蘭花又道：「更奇怪的是，這些日子來他好像過得很不錯，你看這間套房，不是普通人所能負担得起的——」

木蘭花一面說着，一面在四面走着，留意着每一樣東西，她突然在一張沙發後面，停了下來，伸手在沙發背上，撫摸了一下，道：「這裏有一條短短的裂痕，像是被人用利器割破的！」

高翔不知道木蘭花想証明什麼，他也知道，如果在房間中曾經發生什麼事的話，那麼，他們是來遲了，因爲房間經過侍者的整理，就算原來有什麼綫索留下來，也已經不在了。

可是木蘭花却還在看沙發背上的裂痕，她並且用手指伸進了裂縫之中，接着，木蘭花發出了一下低吁聲，而當她的手指，自沙發背上的裂縫中伸出來之際，高翔也發出了一下呼叫聲！

在木蘭花的手中，拈着一枚不銹鋼的戒指，戒指上有着一個尖銳鋒利的圖案，這是穆秀珍的戒指！

高翔立時道：「秀珍到過這裏！她……她到哪裏去了？她……」

木蘭花搖頭道：「不知道，不但我們不知道，只怕連秀珍自己也不知道！」

高翔臉上變了變色，道：「你的意思是——」

木蘭花道：「毫無疑問，秀珍到過這裏，而她也在這裏，遇到了意外，爲了要使別人知道她曾到過這裏，所以她在倉猝的情形下，留下了這枚戒指。」

高翔有點發急，搓着手，道：「那麼她現在——」

木蘭花也顯得有點紊亂，她揮着手，道：「不知道，我還未能將整件事連貫起來，我所有的，只是許多散亂的珠子，而沒有將珠子聯結起來的線！」

木蘭花雙手捧着頭，坐了下來，過了半晌，她才抬起頭來，高翔以爲她已經找到那條「穿珠子的線」了，可是木蘭花却只是淡然道：「我們該走了！」

高翔苦笑了一下，和木蘭花一起走了出去，當他們走出酒店大堂之際，木蘭花

才道：「你去查一下，平瀨是不是到過英國，然後，和安妮一起回來，我會在家裏等你們。再通知四風他們也來。」

高翔心情沉重地答應着，和木蘭花分了手，木蘭花回到家中，她也不着燈，只是一個人坐在黑暗中，雲四風，五風兄弟先來，他們是自己進來的，看到木蘭花坐在黑暗之中，一動也不動，他們也不去打擾她。

不一會，高翔和安妮也到了，木蘭花才抬起頭來，道：「安妮，着亮燈！」

安妮忙着亮了燈，在柔和的燈光下，木蘭花的雙眼之中，透出了充滿智慧的光芒，她道：「整件事情，我已經有了一個假設，高翔，專等你調查的結果，來支持我的假設了！」

高翔道：「是，平瀨到過英國，但是英國方面卻無法知道他是不是和戴維斯少校見過面！」

木蘭花道：「一定見過的，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高翔道：「十天之前，而在三天後出境！」

木蘭花點點頭道：「這樣看來，我的設想，更可以成立了！」她向各人望了一眼，才又道：「整件事，我根據我的設想，先對你們說說！」

各人的目光集中在木蘭花的身上，木蘭花又停了片刻，像是在考慮該從哪裏開始？

木蘭花想了並沒有多久，就道：「平瀨帶着日軍，駐在那座小廟之中，我先肯定他們，是負有某種特殊任務的，什麼任務，我還不知道，但這件特殊任務，一定和已被犧牲了的五萬多民伕有關！」

雲四風道：「一個大建設工程？」

木蘭花道：「大抵是這一類東西，平瀨的任務是保護，看守，或者是負責保密，我想，除了他一個人之外，別的日軍，甚至是軍官，只怕也什麼都不知道！」

安妮皺着眉，雲五風坐在她的身邊，木蘭花又道：「而戰事失利，英國為了打通滇緬公路，而向緬北進軍，平瀨在措手不及之下，成了俘虜，不過，他並沒有將他負担的秘密任務講出來！」

高翔道：「蘭花，那口能無風自動的鐘——」

木蘭花皺着眉，道：「對，這是另一個關鍵，在未曾去到那座廟，看到那口鐘之前，無法作出任何假設來，只好暫時將之跳過去。」

高翔點了點頭，木蘭花又道：「接着，戰事結束了，平瀨曾回過日本，但立時又離開，我猜想他仍然回到了那座廟中去了，而戴維斯少校，也幾乎將這件事忘記了，直到少校遇到了安東尼教授，將那口鐘的事，講了出來，引起了安東尼教授好奇，而動身到了緬北去，就此失踪——」

木蘭花講到這裏，安妮就道：「蘭花姐，安東尼教授的失踪，並不是最近的事，已經過了十多年了！」

木蘭花道：「對，安東尼教授在緬北山林區的探險，一定進行得不順利，他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躭擱了那麼多年，但是到最近，他一定找到了平瀨，找到了那寺廟，看到了那口鐘，也發現了一些秘密，所以，才引起了平瀨的恐慌，平瀨在安東尼的口中，知道戴維斯少校沒有忘記這件事，所以就到英國去找他！」

各人都聽得很入神，雖然他們知道，木蘭花這時所說的，只不過是她的假設，但是她們都相信木蘭花的推理能力，假設不會離事實太遠。

木蘭花繼續道：「在英國，平瀨究竟採取了什麼手段對付戴維斯少校，我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曾恐嚇過少校，使少校覺得十分害怕，所以，才通過我在英國的朋友，想到了我，將教授的原稿寄來給我，而他也趕來和我會面，可是他心中一直在害怕着，所以他見到我們的時候，表現得如此不安！」

木蘭花向安妮望了一眼，安妮想起了當時戴維斯少校的行動，點了點頭。

木蘭花嘆了一聲，道：「平瀨其實是跟踪而來的，少校可能也知道這一點，或許他在和我們見面之後，覺得不應該對我們太過信任，覺得我們不能幫助他，所以他才急急離去，這其中，可能另有隱情，總之，少校是死在埋伏在屋外的撣邦族人之手了！」

木蘭花站了起來，來回踱着，夜已相當深，天氣也很冷，那情形，和少校來訪的那一晚差不多。

木蘭花在窗口站了片刻，望着黑暗，繼續道：「接着，就是撣邦族人，闖進了我們的家中，搶走了安東尼教授的原稿，還想殺我們滅口，而當未能辦到之後，倉皇離去，平瀨之所以來見穆秀珍，我看最大的目的，是陷害穆秀珍，他明明是自己跳下崖去的，但是卻造成好像是穆秀珍推下去一樣，而楊科長——」

木蘭花講到這裏，神情有點難過，望了高翔一眼，道：「我和你都認識他，他工作很認真，但是我認為他監視穆秀珍，帶着錄影設備，卻是有預謀的！」

高翔陡地一怔，道：「你說他和平瀨串通的？」

木蘭花神情嚴肅地點着頭。

高翔對木蘭花的話，是很少有異議的，但這時，他才畧為沉默了片刻之後，用十分委婉的語氣道：「蘭花，或許你對楊科長的為人，不是十分了解，他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但是——」

木蘭花望着高翔，說道：「對的，我的猜想，還沒有事實的支持，但是，我卻堅持我的說法，你想，楊科長就像是預知平瀨要來我們這裏一樣，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

高翔道：「或許他一直在監視我們這裏！」

木蘭花搖頭，說道：「不可能，要是我和安妮還沒有離開，他就來進行監視，我們決不會不知道，他是在我們離開之後才來的。其次，在第一次他以為穆秀珍是兇手之後，我心中就有點起疑，從這些年來，我們和警方的關係，楊科長的『認真』，實在是有點過份了，所以，我曾化了一點工夫調查他，我發現在許多年之前，他曾在某地，當過日本憲兵的翻譯，我想他和平瀨榮作，可能是早已認識的，這件事，只要再深入地去查一查，就可以明白的了！」

高翔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道：「當然，我會好好去查一下。」

木蘭花又道：「據我估計，平瀨的目的，是不想那個古怪的寺廟這件事被人知道，戴維斯少校來找我們，途中可能已受了他的威脅，及至他帶着撣邦人，襲擊我們，又盜走了安東尼教授的原稿，他還怕我們知道了整件事的經過，所以還要對付我們，他第一個對付的目標，就是秀珍，對付秀珍的辦法，是利用楊科長！」

雲四風忍不住嘆了一口氣，安妮咬着指甲，道：「蘭花姐，可是平瀨卻也從懸崖上跌了下去！」

木蘭花道：「平瀨的確是跌了下去，可是他一定沒有死，甚至沒有損傷！」

安妮道：「這……怎麼可能！」

木蘭花哼了一聲，道：「安妮，你怎麼啦？一個人，如果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跌下去，當然非死即傷，但如果是早有準備的話，要不受損傷，那太容易了，別忘記，在灌木叢中，還伏着他的同黨——我想那就是殺死楊科長的撣邦族人，平瀨在向下跳去的時候，善於在嶺間捕捉野獸的撣邦族人，可以拋出繩圈，將他的身子套住，或者可以用別的辦法！」

安妮的臉上畧紅了紅，點着頭。

木蘭花道：「好了，我的推理，到這裏為止，我們分頭去準備，在最後的時期內，我們就出發到緬甸北部的原始叢林去，到那時候，整件事情的真相，就可以知道了，我們沒有正確的目標，還要經過一段——」

木蘭花講到這裏，高翔突然向木蘭花雙手亂搖，並且指着一盞壁燈，現出極憤怒的神色來。

各人全順着高翔所指的壁燈看去，一看之下，也不禁陡地吃了一驚，紛紛站起來，只有木蘭花，還是若無其事地坐着。

高翔所指的那盞壁燈，附着一個金屬的裝飾，有很多圓形的突起點，高翔在一指之間，人人都看出，其中的一個突出的的圓點，比裝飾品原來所有的，要大得多。本來，那東西附在上面，並不是十分惹人注意，高翔也是偶然發現的。

但這時經他一指，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來，那是一具超小型的偷聽器。

安妮的動作最快，早已一伸手，將那具小型的偷聽器，摘了下來，她想對着這具偷聽器，大聲呼喝，可是才一張口，木蘭花已經在她的手中，將那具偷聽器搶了過來，順手塞到了沙發的墊子之下。

安妮呆了一呆，但是，她隨即明白了，道：「蘭花姐，你早已發現了這具偷聽器？」

木蘭花微笑着，道：「是的，不然，我為什麼在事實的真相，大部份還沒有揭露之前，就將我的推論，詳細的告訴你們聽？」

安妮的神情很疑惑，道：「蘭花姐，你是故意叫敵人聽到你的分析？那有什麼好處？」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好讓他知道，他的安排雖然巧妙，但還是被我猜到了一大半，那可以使他知道我們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也可以使他們不敢對秀珍下進一步的毒手！」

雲四風和安妮同時叫了起來，道：「秀珍已經落入了敵人的手中？」

木蘭花的神情有點無可奈何，道：「我想是這樣！」

各人神情焦急地望着，只有木蘭花的聲音，還是十分安詳，在這樣的情形下，木蘭花安詳的聲音，的確可以給心亂如麻的人以鼓勵。

木蘭花又說道：「我們也一定要到緬北的叢林去，我剛才故意的講了出來，好讓敵人聽了去，對我們也是很有利的一件事。」

高翔道：「叫他們先有了準備，怎會對我們有利？」

木蘭花立時道：「你別忘了，我們要去找那座寺廟，就像是大海撈針一樣，雖然有完善的探測設備，也不一定找得到，但如果讓對方知道了我們行動的計劃，我們一開始行動，對方就一定要設法阻攔，在阻攔的過程中，我們雖然會遭到一定的危險，但是對方也無法不顯露他們的目標，使我們易於尋找——」

木蘭花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才又道：「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的，有利，一定有弊，但我們的目的，是要找到那座寺院，其他就顧不得了！」

安妮深深吸了一口氣，才道：「蘭花姐，你的意思是，秀珍姐已經被敵人擄到那寺院去了？」

木蘭花又哼了一聲，一想起音訊全無的穆秀珍，她也不免有點心情繚亂，她道：「我不能確定，不過，我看很有這個可能，因為我肯定，那座寺院，是我們敵人活動的基地！」

× ×

木蘭花最後那兩句話，只說對了三分之一，首先，那座寺院，並不是他們敵人的基地，這一點，後面會有交代，其次，穆秀珍這時，還沒有被帶走，還在本市，可是卻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穆秀珍決不是一個隨便會遭到人家暗算的人。

而且，當她進入酒店，發現房門內有聲響，立時躲閃到了沙發背後之際，也已經看到了一個身形矮小的人，也躲在沙發之後，她根本不知道那身形矮小的人是什麼人，更應該是有所警覺的了。

可是，由於剎那之間，她看到的情形，實在令她感到太驚異了，是以才在一個發怔間，遭了暗算！

當時，她去看那個自臥室中走出來的人，當她看清那是什麼人之際，她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本來是躲着的，可是在一看到那人之際，她就不由自主，站了起來，這實在是自然而然的反應，別說穆秀珍本來就是很衝動的人，換了別人，也會一樣！

穆秀珍看到的，是平瀨榮作！

穆秀珍是親眼看到他跌下懸崖去的，為了平瀨，穆秀珍還立即被楊科長當作是謀殺的嫌疑犯，可是這時，平瀨卻自房間中走了出來！

穆秀珍想叫，可是她還沒有發出聲來，在她身邊的那個身形矮小的人，已經下了手，穆秀珍只來得及看清自己被人注射了一種暗綠色的液體，她一腳踢出，那身

形矮小的人，已以靈敏的身手，避了開去，穆秀珍還想再掙扎時，已經天旋地轉，昏了過去。

當穆秀珍漸漸恢復知覺之際，她只覺得身子在不住地震動，她想動一動身子，可是全身軟得一點氣力，也使不出來。

她只是恢復了知覺，全身一動也不能動，甚至連眼皮也抬不起來，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她勉力鎭定心神，她聽到了機器發動的聲音，同時，她也感覺出來，她的身子在不斷地震動，那是因爲她是在一個不斷顚簸行進的東西之內，好像是一輛卡車，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行駛着。

穆秀珍心中又怒又急，可是她軟弱得連眼也睜不開來，光發急也沒有用，又過了大約半小時，震動停止了，她又聽到了一點聲响，像是身子被人抬了起來，穆秀珍用盡氣力，總算睜開了眼來。

可是，當她睜開了眼來之後，發現和閉着眼睛，一點分別也沒有，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暗。

但她至少弄清楚了一點，她是在一隻箱子裏，那隻箱子，正由人抬着在走。

穆秀珍不知道自己會被抬到什麼地方去，她已經開始覺得自己的手指，漸漸可以移動少許，氣力在逐漸恢復，她當然知道，她之所以全身乏力，是那種暗綠色注射液藥性發作的結果，那一定是一種極其厲害的麻醉劑，而現在，藥性在漸漸過去了。

穆秀珍雖然心急，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除了耐心對待藥性過去，氣力完全恢復之外，也沒有別的辦法。

她用心留意着，覺出自己大約被抬出了幾十步，又停了下來，這時，她聽到有人聲講話，可是她却完全聽不懂那種發音急促的語言，接着，她又聽到箱子的蓋上，傳來了一陣旋轉的聲响，接着，她陡地看到了兩點光亮。

那兩點光亮，是從兩個小孔中透進來的，像是剛才，有人在箱蓋上，旋去了兩隻螺絲，所以，才有亮光，透了進來，雖然只是兩點亮光，但也足以令得她精神一振。

不過，緊接着，亮光又不見了，箱蓋上，又是一陣旋轉聲，還帶着一陣「絲絲」聲，好像是有什麼氣體，自那個小孔之中，噴了進來！

在那一刹間，穆秀珍眞正大吃了一驚，她身在一個密封的鐵箱之中，全身乏力，那實在只有死無生的了！她一面竭力想掙扎，一面不由自主，出了一身冷汗！

穆秀珍這時，受這一場虛驚，自然是因爲她遇事不肯想深一層，粗心大意的結果。她未曾好好想一想，如果對方有意要取她的性命，在她昏迷不醒之際，用什麼方法，不好下手，何必那麼麻煩，將她放在鐵箱之中，再用毒氣來毒她？

穆秀珍一面冒着冷汗，一面在掙扎着，可是不到半分鐘，她已經呼吸到，自那小孔中，發出「滋滋」聲噴進來的，不是毒氣，而是新鮮的空氣！

那令得她精神又爲之一振，但是她心中隨即咒罵起來，因爲照這情形看來，對方怕她在箱中窒息，還特地輸送了新鮮空氣進來，那是準備將她當着貨物一樣，作長途程的運輸了！

這對穆秀珍來說，實在是不可忍受的事！

她深深地吸了口氣，手已經可以抬起來了，她正準備伸手去敲箱蓋，忽然覺得箱子，又被人抬了起來。

這一次，箱子被抬起來之後，只向前走出了幾步，就突然向下一沉。

穆秀珍在還未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之際，「拍」地一聲响，又是一下震動，而那「拍」的一下聲响，分明是箱子碰到水面所發出的聲音！

穆秀珍的心中，陡地叫了起來：「他們要將我沉到海裏去！」

穆秀珍料得不錯，從那種搖搖幌幌，慢慢向下落去的感覺看來，她的確是在向海中沉去。

穆秀珍不禁苦笑起來，她想，自己的這種遭遇，要是對人家講了，一定沒有人相信，她竟像是童話中遭了魔法暗算的人一樣，被人禁閉起來，沉在海底！

她不知道對方作什麼打算，從新鮮空氣輸進來這一點看，好像並不準備弄死她，但是在箱子中，食物怎麼辦呢？她豈不是要餓死？

她在胡思亂想間，箱子看來已沉到了海底，因爲不動了，四週圍也很靜，一點聲响也沒有！

當全市的警方人員，都在尋找穆秀珍的下落之際，誰也想不到，穆秀珍竟然會叫人關在一隻箱子之中，而箱子還沉在海底！

在箱子沉下了海底之後不多久，穆秀珍的手臂，漸漸可以活動了，穆秀珍看了看手錶，不禁吃了一驚，原來她昏迷過去，到現在，已接近二十四小時了。

在她的身子更能活動之際，她雙手摸索着，將自己的鞋跟拉了出來，取出了一隻水銀電池的小電筒來，這種工具，穆秀珍他們，是隨時戴在身邊的。

那小電筒所發出的光芒，大約只有十分之一的火柴光芒，可是也已經很够照明這隻箱子了，箱子是鋼的，比她人稍爲長一點，可是却窄得她沒有法子坐起來，就像是一口鋼製的棺材。

穆秀珍看着那個小孔，新鮮空氣還在不斷冒進來，另一個小孔，並沒有聲音發出來，顯然是有管子接着，負責抽氣的。

穆秀珍看清楚了這情形，知道就算沒有食物，自己至少也可以支持四五天，可是，當她想到，要這樣死不死活不活地，在鋼箱子中躺上四五天，那實在是無法忍受的事！她勉力轉動着身子，將兩隻鞋跟全取了下來，用小電筒照着，看看可有什麼東西，可以助她脫困。雖然那些應用的小工具，是她一直帶着的，但是她畢竟不是有準備而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鞋跟裏有些什麼。

在小電筒微弱的光芒下，她立即發出了一下極其高興的呼叫聲來！

她看到了一具小型的火燄噴射器！

那具小型的火燄噴射器，不過一寸見方，但是穆秀珍却知道它的威力，可以燒斷一根直徑一寸的鐵柱！

穆秀珍深深吸了一口氣，再用小電筒

四面觀察着，她看到箱蓋的一邊，是兩個鉸鏈，一邊却沒有，可能是上着鎖。

要憑這具噴火器，燒掉在外面的鎖，自然困難得多，因爲必需先燒穿箱墊，還要一絲不差，認準了鎖的所在，才能達到目的。

可是如果只是燒掉鉸鏈，自然容易得多了！只要將鉸鏈燒斷，她一樣可以頂開箱蓋，脫困而出的！

穆秀珍想到這裏，心中實在高興，而這時候，她也覺出，箱子又震動起來，當箱子重又開始震動之際，她以爲自己又要叫人從海中吊上去了，可是箱子只是上升了一些，隨即，就不住搖幌着，看來，像是懸在水中，被一艘船拖着在前進。

穆秀珍等了片刻，不見有什麼別的動靜，才按下了噴火器的一個掣，一股青白色的火燄，發出「嗤嗤」的聲响，射向鋼箱子的鉸鍊，箱中的溫度，也陡地升高，穆秀珍盡量令火燄的噴口，接近她要燒的鉸鍊，而且身子向後擠，就算是這樣，箱子中可供躲閃的空間，畢竟太少，火星飛濺開來，濺到了頭髮上，頭髮就發出「滋滋」的聲响來，不過看看在火燄的噴射下，鉸鍊漸漸變紅，穆秀珍的心中，又是一陣高興。

這時，穆秀珍幸而是在海水中，所以她才能用這個辦法，如果是在陸地上，就一定不能，因爲鋼是良好的導熱體，當她將鉸鍊燒到可以熔化的地步時，整個鋼箱的熱度，一定會令得她完全無法生存了！

不過，這時是在海水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熱被在鋼箱四圍的海水，迅速吸收，所以穆秀珍除了要避開飛濺的火星之外，倒並不怕什麼。

有一個簡單的物理實驗，是證明水能吸收熱力的，這個實驗是，用普通的紙，摺起來，使水不會漏出來，盛上水，放在酒精燈上燒着，可以達到水沸，而紙並不受火燄的燒毀，就是因爲火燄發出的熱度，全被水吸去了之故，穆秀珍這時的情形，也是一樣。

只化了三分鐘，一隻鉸鍊已經斷了！

穆秀珍喘着氣，先熄了噴火器，用小電筒去照射了一下，一照之下，她不禁陡地吃了一驚！

在海底用噴火器，好處是高熱可以迅速被海水吸收，壞處是一有了隙縫，海水就迅速滲了進來！

這時，穆秀珍看到，在被燒斷的鉸鍊處，海水像是瀑布一樣，貼着箱壁，流了進來，就在她一個錯愕之間，箱中已經有了半吋的積水！

穆秀珍在吃了一驚之後，定了定神，勉力縮起了身子，再去燒另一個鉸鍊，海水沁進來的速度，越來越快，不到一分鐘，已經半箱子是水了！

穆秀珍的心中不斷在叫着：快點，快點！

她眼看鉸鍊發紅，在漸漸熔去，可是水湧進來的速度更快，已經快到了箱蓋的鉸鍊部份了！

穆秀珍將口對準了那有新鮮空氣透進來的小孔，勉力爭取最後十幾秒鐘的時間，直到箱子中完全是海水，噴火器中的火燄，也完全熄滅爲止。

穆秀珍不知道兩個鉸鍊是不是全被燒斷了，她用盡氣力，向上頂了一頂，第二個鉸鍊，其實還有一點沒有燒斷，可是在穆秀珍用力一頂之下，箱蓋的另一端，已被她頂了開來，她可以出去了！

木蘭花曾說，凡事有利一定有弊，眞一點也不錯，海水沁進來，自然叫穆秀珍吃了不少苦頭，而且增加了不少困難。

但如果不是海水沁進來，使箱中充滿了水，抵消了箱外海水壓力的話，穆秀珍就算將兩個鉸鍊全燒斷了，也一定無法頂開箱蓋來的。

這時，箱蓋一開，穆秀珍雙脚在箱壁上一蹬，整個人，就像是一條魚一樣，竄了出去。

一出了禁錮她的箱子，穆秀珍立即看到，有兩根管子，自一隻船底上連接下來，箱子則被一條鐵鍊吊着。船正在向前駛着，推進器攪起的水花，在海底看來，極其美麗。

穆秀珍並不立時向上升去，她先拉斷了那根輸送新鮮空氣的管子，含在口裏。

她才脫困而出，心中自然極其高興，略想了一想，伸手抓住了吊住鐵箱的鐵鍊，慢慢向上升去，到了船舷之旁，將頭冒出了水面。

當她呼吸到了眞正大自然的空氣之際，她心中更是高興，她也看清了那船，在外看來，完全是一艘大型的漁船，她還未能看清船上有什麼人，她雙手抓住了船身旁凸出的一道邊，向前移動着。

船的速度相當快，迎面而來的浪花衝擊着她，但是那對穆秀珍來說，全然不算什麼，穆秀珍的水性極好，連木蘭花也比不上她！

穆秀珍漸漸來到了船頭，她的身子也離開了海水，順着船首的昂起部份，向上攀着。

不一會，她只要一個翻身，就可以翻過船舷，落在甲板上了。

但是，她却並沒有立即那樣做，因爲這時，她看到兩個身形矮小，穿着灰白色衣服的人，正在急匆匆走了過來，臉上帶着十分奇怪的神情。

那兩個人，來到船首，轉身待走進船艙去，穆秀珍也就在這時，雙臂陡地用力，整個人直越過了船舷，直翻了起來。

她身子還在半空，雙足已然蹬出，蹬向那兩個人的背心！

那兩個身形矮小的人，反應也十分之快，穆秀珍的雙足才一蹬出，他們就轉過來，不過穆秀珍的動作，實在太快，他們雖然疾轉過了身來，可是在那一刹間，却根本沒有機會，作任何的反抗。

穆秀珍的雙足，本來是蹬向他們背後的，由於他們疾轉過了身來，所以變得蹬中了他們的胸口。穆秀珍雙足蹬出的力道，是如此之大，以致令得那兩個人，各自發出了一下怪叫聲，在他們的怪叫聲中，還夾雜着他們肋骨斷折的聲音，身子向後疾撞了出去，撞在艙門之上，「砰」地一聲响，將艙門撞了開來。

不但將艙門撞開，而且他們兩人的身子，還直跌了進去，一面發出怪叫聲，一面傳來他們兩人，滾下樓梯時發出的聲响來。

穆秀珍站定了身子，心中一陣快意，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

就在她大聲縱笑之際，只聽得船艙裏，傳來了幾下怒吼，三個同樣穿着灰白色衣服，身形矮小，滿臉精悍之色的人，已一起自船艙中撲了出來，他們的來勢極快，簡直就像是三條豹子撲出來一樣！

穆秀珍大叫道：「來得好！」

她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一個，正是在酒店房間中，在沙發後面，暗算她的那一個，那一個偏又撲在最前面，手中握着一柄鋒利的短刀，向着穆秀珍，疾撲而來，舉刀就刺。

穆秀珍當時身子一側，避開了他的那一刺，一反手，就已經抓住了那個人的手腕。

那些身形矮小的人，正是緬北叢林地區的彈邦族人，他們雖然縱躍如飛，氣力也大，可是在格鬥搏擊而言，如何是有過嚴格的訓練，在東方的武術上，有極高造詣的穆秀珍的敵手？

穆秀珍反手那一抓，看來一點也不出奇，只是身手迅疾而已，但實際上，那是少林七十二擒拿法中，十八招大擒拿手中的一式「星移斗換」，任何身手再敏捷，也逃不過去！

穆秀珍一出手就抓中了對方的手腕，緊接着，身子半旋，一聲斷喝，又已用上了柔道中的「大摔法」，手背一抖間，借着那人掙扎之力，將那人的身子，直揮得向半空之中，飛了出去！

那人被揮得越過了船舷，在半空中，發出了幾下怪叫聲，水花濺起，已經跌進了海中！

別看那人在船上動作十分快，可是他顯然不會游水，一到了水中，雙手一陣亂抓，立時沒頂了！

穆秀珍一出手，就解決了一個，心中更是高興，另外兩個，本來也各自手握利刀，向前攻了過來的，可是一看到在最前面的同伴，只在自己眼一花間，就叫人拋進了海中，不禁嚇得目定口呆，僵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

穆秀珍立時踏前一步，正待出手，叫這兩人也吃點苦頭，以洩心中悶氣之際，只聽得上面有人道：「不可思議，眞不可思議！」

穆秀珍抬頭一看，立時站定了身子。

只見在船艙上面的指揮室中，平瀨已經出現，穆秀珍本來不會怕平瀨，可是平瀨的手中，却提着一柄手提機鎗，就在穆秀珍向上一望間，平瀨已拿着鎗，掃出了一排子彈。

那一排子彈是掃向海中的，在海面上，濺起了一陣水花，接着，鎗口就對準了穆秀珍！

穆秀珍直到這時候，心中才不禁一陣懊喪！

她神不知鬼不覺地逃了出來，本來是可以佔絕對的上風的，可是她却只圖痛快，雖然將兩個人打傷，又將一個拋進了海裏，可是平瀨一出現，情形就改變了！

穆秀珍伸手，掠了掠濕髮，平瀨立時喝道：「別動，一動也別動！」

穆秀珍「哼」地一聲，道：「你手裏有武器，難道你還怕我？」

平瀨的神色很難看，道：「很難說，穆小姐，我很佩服你，你能够在那樣的情形下逃出來，那簡直不可思議，簡直是超人！」

穆秀珍瞪着眼，道：「我當然不是超人，只不過你是一頭蠢猪！」

平瀨也不生氣，鎗口對着穆秀珍，走了下來，來到了甲板上，在離穆秀珍還有七八尺處就站定了身子，穆秀珍正在想，自己可有什麼辦法再佔上風之際，只聽得平瀨又用她聽不懂的那種話，叫了一句。

那兩個呆立着的揮邦人，立時取出了一支小弓來，穆秀珍陡地一震間，「拍」地輕響一聲，一枚尖刺，已經射中了她的手臂。

穆秀珍連忙拔去那枚尖刺，可是一陣痲痺之感，已經迅速傳了開來。

那種痲痺的感覺，是來得如此之快，以後在剎那之間，穆秀珍不但無法施展拳脚，而且，就算她想破口大罵，舌頭也已痲木不靈，緊接着，她跌倒在甲板上。

穆秀珍才一跌倒，那兩個彈邦族人，已各自怪叫一聲，向穆秀珍撲了過來，而平瀨也在這時，趕了過來，揮着手提機槍，格開了他們。

那兩個彈邦族人十分惱怒，用尖銳和急促的聲調，不斷地叫着，平瀨也用同樣的話，呼喝着他們，終於將那兩個人喝退了。

穆秀珍那時候，只是不能動，知覺並未曾喪失，她看到平瀨望着自己，神情像是十分爲難，好像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才好。

過了片刻，平瀨才道：「穆小姐，暫時，我不想你死，不過要是你不識趣，我就不客氣了！」

穆秀珍這時最難過的，是不能破口大罵，平瀨抓住了她的手，將她拉進了船艙之中，到了船艙，將穆秀珍放在一張板床上，又走了出去。

穆秀珍並沒有昏過去，可是全身痲木，不論如何用氣力，都不能移動分毫。

在經過了幾小時努力之後，仍然一點用處也沒有，只好嘆上一聲，只好閉上眼睛，聽天由命了。

× ×

直昇機在叢林的上空盤旋，那是一架大型的直昇機，另有三架單人駕駛的小型直昇機，在大直昇機艙腹中落下來，立時盤旋飛向前，飛得更低。

安妮在直昇的母機之中，她不但要負責操縱直昇機，而且，還要留意注視座位前一列只有手掌大小的電視螢光屏，那些小螢光屏上顯露的一切，全是三架直昇機子機的雷射光束探射儀探尋到的結果，是一系列彎曲，閃動的光波。

安妮更要担任三架直昇機子機的聯絡和通訊工作，子母型的直昇機，是雲五風的設計，原始森林，浩瀚如海，普通的直昇機，在搜尋工作上不够靈活，一定要利用這小型的單人駕駛的小直昇機，才能一發現目標，就低飛搜尋，但是小型直昇機的體積太小，不可能裝置太多的儀器，所以又需要一架母機，來聯絡觀察。

在三架子機上，全裝有雷射光束的搜尋設備，雷射光束可以透過濃密的，看來

毫無隙縫的森林，直射地面，只要在森林中有大量的金屬，螢光屏上的光波形狀，就會改變，安妮就可以立卽通知子機，再作進一步的低飛搜尋，以求發現目標。

這一切的裝備，已經可以說是現代科學頂點的設施了，可是，木蘭花，高翔，雲四風和安妮四個人，在進入了緬北林區之後，已經每天十二小時，連續進行了四天的搜索，還是一點結果都沒有。

在半空中向下望去，森林像是一片汪洋大海一樣，濃密的樹葉，遮掩了一切，當三架子機飛得接近樹林之際，機翼鼓起的強風，令得樹林上掀起一陣陣的波動，就像是綠色的巨浪一樣。

安妮眼看着三架子機飛了開去，像過去四天一樣，她一面注視着螢光屏，一面道：「沒有變化，沒有異常的反應，繼續前飛——」

大直昇機也在向前飛着，安妮看到三架小直昇機迅速地向三個不同的方向飛開去，漸漸看不到了。

安妮望着下面一望無際的森林，由於樹木生長得如此之濃密，根本分不出高山和平地，只不過可以看到有的地方，樹木突然高了起來，知道那地方是一座山崗而已。

在這四天來，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很焦急，可是他們每一個人，也都將自己心中的焦急，隱忍在心中，不表示出來。

因爲他們知道，就算將心中的焦急表示出來，也是沒有用的，只有更使人心煩而已。

安妮緊扳着咀，大直昇機在向前飛，她看到前面，原始森林像是被刀劃過一樣，分成了兩半，再飛過去一點。才看清那是一條水流相當湍急的河流，自一座高地處奔流而下，一直伸展向前。

安妮對着通訊儀，道：「我看到了一條河，位置是在——」

她較正了位置的測量儀，向駕駛子機的木蘭花，高翔和雲四風，報告了那條河的位置，她隨卽聽到木蘭花的聲音，道：「我向河的上流飛去。」

安妮向河的上流看去，依稀可以看到木蘭花駕駛的子機，但因爲相隔得十分遠，在安妮看來，那只不過是一個在陽光下閃動的亮點而已。

整條河流，在安妮看來，也只不過像是一條穿過森林的帶子，河水的湍急，在安妮看來，也只不過是河水泛起的許多白花而已。

可是，在木蘭花看來，情形却不相同了！

木蘭花駕駛的子機，體積不會比一輛小型的汽車更大，當她飛到河流的上空之際，離河面的高度只有一百二十尺左右。

在她看來，那道河約有兩百尺寬，說它是一條河，其實不是十分確當，應該說那是一條十分闊的山溪，因爲木蘭花可以看到水底的嶙峋怪石，當水流衝過那些怪石之際，激起老高的水花，和發出轟隆不絕的聲音，看來形勢實在猛惡之極。

而當木蘭花駕着機，越是向源頭飛去的時候，水流就更加湍急，所發出的聲響，幾乎將直昇機的聲音，直蓋了過去。

木蘭花在才一聽到安妮報告說發現了一條河之際，心中就動了一動。

他們在開始行動之前，曾經得到過緬甸警方的協助，將可以找得到的緬北原始森林區的地圖，全部找來給他們作參攷。

不過那地區，根本沒有什麼完整的地圖，他們所得到的資料，也僅僅是聊勝於無而已。

而安妮的報告之所以引起木蘭花的注意，是因爲在那些地圖上，並沒有記載着有這樣的一條河，那使木蘭花知道，經過四天來的努力，雖然還沒有什麼發現，可是他們至少已深入原始森林的腹地了！

而一到了那條河水如此湍急的河流上空，木蘭花心中，更隱隱感到，這條隱秘在原始森林中的河流，一定有着重大的關係。

木蘭花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簡單地說，可以說是一種「第六感」。但是任何人會有這種「第六感」的產生，絕對不是平空而來的，而是根據已知的資料或知識，所彙集起來而產生的，木蘭花這時，感到這條河水湍急的河流，十分重要，最先是想到，這樣的一條河流，源頭處的水流，一定更急，那是水力發電的最理想的動力。接着，她就想到了她已經獲知的事實，曾經有幾萬個民伕，參加過一項巨大的工程，這種工程，如果需要應用到電力的話，那就必定會選擇這條河來作爲水力發電的場所！

這些事實一結合起來，木蘭花就自然而然想到，窮溯這條河流的上源，對於事實可能有幫助了！

她一直逆着河水向前飛着，不一會，看到了河面陡地變闊，像是一個極大的水潭，水也深得很，在那一段的河面看來，水面平靜，像是一個大水潭。

木蘭花本來沒有加以特別的留意，因爲河面變闊，水流減慢，那是一定的道理，可是當她已經飛過了那一段河面之際，在陽光之下，她突然看到，在平靜的河面之上，有一團異樣的光彩！

那團異樣的光彩，形成長形，正浮在水面上，向下流去，木蘭花心頭不禁一陣緊張，她立時掉轉機頭，跟着那一團光彩，向前飛去。那一團光彩，流到了河水湍急的所在，立時散了開來，看不見了。

木蘭花再掉轉機頭，又飛過了那片平靜的河面，這一次，却沒有什麼的發現。

那一團浮在水面的異樣的光彩，落在別人的眼中，可能以爲那只不過是陽光照射在水面所引起的反光而已，但是木蘭花却在第一眼看到時，就可以肯定，那是一種機器油浮在水面上引起的光彩！

這裏是人跡不到的原始森林，就算有人的話，也只是未開化的揮邦族土人，而機器油，却是現代文明社會中的東西，怎會在原始森林的河流上出現？

這一個發現，更堅定了木蘭花的信心，她一面將自己的發現，通知了高翔，雲四風和安妮，要他們三人，也到河流的源頭來，她自己仍然溯着河水，向前飛去。

約莫又飛出了將近二十哩，木蘭花已看到了一座懸崖，巨幅的瀑布，自懸崖上注瀉下來，這便是那條水流湍急的河流的源頭。

木蘭花在懸崖上盤旋了一周，沒有什

麼發現，她又來到了瀑布的上面，看到河旁有一小片空地，可供直昇機降落，是以就飛了下去，停在那片空地上。

直昇機才一停下，瀑布飛濺起來的水珠，就將機身完全打濕了，木蘭花推開艙門，跳下了直昇機，不到一分鐘，她的身上和頭髮上，也佈滿了水珠。

那片空地很小，一邊是湍急的水流，另一邊，仍然是連綿不絕的森林，木蘭花下機之後沒有多久，就看到安妮駕駛的直昇機母機，也到了上空，接着，高翔和雲四風也已來到，高翔和雲四風，也將小直昇機降落在那片空地之上，一起出了直昇機。

高翔才一下直昇機，就奔到了木蘭花的身邊，道：「有什麼發現？」

木蘭花搖了搖頭，說道：「還沒有，不過，我可以肯定，這裏附近，一定有古怪——」

木蘭花的話剛一出口，陡地聽得雲四風大叫了起來，伸手指着前面。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一起循着雲四風所指的向前看去，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們都看到，就在那巨幅的瀑布之下，轟隆巨响，水珠達數十呎高的水潭之中，在水花之中，正有兩個人掙扎着，想冒出水面來！

× ×

穆秀珍在船艙中，一切也不能動，大約躺了二十四小時，正當她覺得身上那種麻痺之感，在漸漸減輕之時，船門打開，平瀨走了進來。

穆秀珍喘着氣，她一發覺自己的舌頭已可以轉動，雖然還不是十分靈活，就大罵了起來。平瀨只是神情陰森地望着她，等到穆秀珍可以坐起身子來時，平瀨立時用一柄槍，指住了她。

穆秀珍仍然在罵着，道：「你的末日到了！」

平瀨只是發出了幾下冷笑聲，道：「或許是，穆小姐，不過我不會服輸，他們會來找你，對不對？我要引他們來了，一起下手——」

說到這裏，他的臉上，突然現出了十分狠毒的神情來，道：「我要殺死一切知道我秘密的人！」

穆秀珍怔了一怔，道：「包括戴維斯少校？」

平瀨現出極其憤恨的神情來，幾乎像是在吼叫，道：「他是罪魁，沒有他，我的秘密，決不會被任何人發現！」他略頓了一頓，陡地喝道：「起來，出去！」

在他手槍的指嚇下，穆秀珍雖然不願意聽他的命令，可是也無可奈何，她站了起來，仍然有點行動不便，扶着艙壁，向外走了出去，來到甲板上，她才發現，船已經停了，遠遠地，可以看到陸地的水平綫，而一架水上直昇機，已經停在水面。

平瀨逼着穆秀珍下了橡皮艇，進入那架直昇機，直昇機立時起飛，平瀨坐在穆秀珍的後面。

穆秀珍注意到，平瀨的手下，全是那些身形矮小的撣邦族人。

直昇機在沿海岸處，一直向北飛，然後，飛進了內陸，飛得十分高，幾小時之後，穆秀珍向下望去，下面已經全是茂密的叢林了。

在天色將黑時，直昇機的高度減低，終於，在叢林的一片自上空看來，幾乎不容易發現的空地上，停了下來，平瀨呼喝着，趕穆秀珍下機。

穆秀珍一下機，就陡地吸了一口氣，她看到了那一座奇怪的寺院！

那眞是一座奇怪的寺院，四四方方，在石牆上，浮刻着許多奇奇怪怪的神像，穆秀珍一面在平瀨的威逼下向前走着，一面冷笑地道：「你信奉的是甚麼宗教？」

平瀨冷冷地道：「甚麼宗教我都不信，我只相信武力，武力能征服一切。」

穆秀珍的聲音之中，充滿了諷刺，道：「對，說得不錯，武運長久！」

平瀨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當他們走進了寺院之後，穆秀珍就看到了那口大鐘，她聳了聳肩，道：「這口鐘，就是會無風自動的那一口了，是不是？」

穆秀珍一面說着，一面伸手去撫摸那口大銅鐘，那口大銅鐘，和其它寺院中的大鐘，看來並沒有甚麼不同，可是，穆秀珍的手才一碰上去，就覺得它在微微震動，同時，有一陣「嗡嗡」的聲音，傳了出來，穆秀珍吃了一驚，連忙向後，退了一步。

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那口大鐘的震動，已越來越劇烈，迅速變成搖擺起來，同時，也發出了巨大的「噹噹」聲，那種聲音是如此之洪亮，令得穆秀珍也不禁臉上爲之變色，忙轉頭向平瀨看去。

平瀨的神智十分陰森，揚了揚手中的槍，要穆秀珍繼續向前走去，穆秀珍一面向前走，一面仍回頭看看那口鐘，直到轉過牆角，平瀨才陡地笑了起來，道：「穆小姐，你也受驚了，是不是？看來你的智力，和撣邦族土人差不多！」

穆秀珍心中十分憤怒，悶哼了一聲，平瀨仍然陰笑着，說道：「就憑這口鐘，我使得上百個撣邦族人，將我當神一樣的崇拜！」

穆秀珍陡地明白了，這口鐘並沒有甚麼神秘，只不過有着無線電控制的機械裝置，所以才會自己搖動，發出巨大的聲響，穆秀珍一想到這一點，不禁苦笑了起來，因爲她想到，要是當年戴維斯少校能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他自己不會送命，安東尼教授也不會送命，更不會鬧出那麼多事來！只可惜由於原始森林的神秘，戴維斯少校做夢也想不到，在這樣的蠻荒之地，會有當時最先進的科學裝置！

轉過了牆角之後不久，前面是一條走廊，走廊的盡頭，是一座巨大的神像，看來已經沒有了去路，穆秀珍略爲遲疑了一下，平瀨就喝道：「向前走！」

隨着平瀨那一喝，只見那座神像，向後慢慢縮了進去，現出了一個門戶來，穆秀珍轉頭看了一下，這時，她的身子已經完全靈活了，可是平瀨也十分機靈，絕不離得她太近的，令得穆秀珍沒有反抗的機會！

穆秀珍沒有反抗的機會，在手槍的指嚇下，只好向內走了進去。

她才走進去，眼前一黑，就覺出雙脚踏在一個在向前移動的物體之上，她陡地

一驚，前面已有了亮光，她低頭一看，身子在向前移，她是踏在一條傳送帶之上，傳送帶在開始時斜向下，接着，便一直伸展向前。

穆秀珍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回頭向平瀨看了一眼。

平瀨的神情像是很興奮，道：「這是全世界最長的傳送道路，一共有十八里長，是當年軸心國幾十位科學家的心血結晶品。」

穆秀珍雖然鹵莽，衝動，可是畢竟不是沒有頭腦的人，她已經漸漸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她冷冷地道：「不過，這一樣挽救不了軸心國失敗的命運。」

平瀨悶哼了一聲，傳送帶繼續向前移動，穆秀珍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到達一個極爲隱秘的所在，那所在，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獨裁者，爲了躲逃他們失敗的命運而建造的！在這樣的原始森林之中，所建造這樣大規模的工程，當時不知道有多少人，就葬在原始森林之中了。

穆秀珍緊握着雙拳，傳送帶向前，移動了約有一小時，就聽到了一陣陣轟隆的聲響，穆秀珍只覺得眼前一亮，前面是兩扇極大的金屬門，門前有四個撣邦人在守着，一看到了有人來，四個撣邦人就合力轉動門上的圓環，門打了開來，穆秀珍簡直呆了！

她看到門內，是一個巨大的山洞。

那山洞決不可能是人工鑿出來的，一定是天然生成的一個大山洞。

在山洞的一邊，是許多正在運行的機器，穆秀珍認不出這些機器的名堂，只認出在轉動的那隻大渦輪，是水力發電之用的。

山洞的裏面，似乎還有許多築成的房間，而另一面，則是一個極深的水潭，那水潭中的水，在翻騰着，發起極高的水花來。

山洞的當中，是一間相當大的，四面全是玻璃的房間，可以看出房間中，有一座控制台，而在山洞中來回奔走，工作的，則全是撣邦人。

穆秀珍吸了一口氣道：「規模倒是夠大的了，可是我看不出有甚麼用處？」

平瀨冷笑了一聲，道：「你知道甚麼，要不是戰事失利來得太快，這裏就是軸心國的指揮本部！」

穆秀珍站定了身子，轉過身來，望着平瀨，她顯得很冷靜，道：「戰爭早就結束了，侵畧者也註定要失敗，你躲在這裏還有甚麼用？雖然你有這些，可是我看不出你和像野人一樣躲在菲律賓森林中的那些日軍有甚麼不同，你們全是生活在夢想中的可憐蟲！」

平瀨的神色變得極其難看，道：「住口。」

穆秀珍向後退去，她退向那個水潭，她已經看出，自己是在山腹之中，而那個水潭的水，分明是活水，可能連接着外面的甚麼河流，要是她能跳進那水潭去，或者有機會逃走！

穆秀珍一面向後退着，一面道：「你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向緬甸政府自首！」

平瀨向她迫了過來，連聲冷笑，道：「廢話，這裏是我的王國，我沒有失敗，這裏有巨量的金錢，只要一有機會，我就可以發展，我仍然可以征服全世界！」

穆秀珍大笑了起來，冷聲道：「征服世界，你？咯咯，我沒有聽到更滑稽的笑話！」

平瀨顯然被激怒了，揮着槍，向穆秀珍直衝了過來，那正是穆秀珍所希望的，因爲在這樣的情形下，她可以自然而然，退到水潭邊，而不使平瀨起疑。

穆秀珍的確是順利地退到了水潭邊，不過，以後發生的事情，却是她未曾料到的，她才來到了潭邊，平瀨怒吼着，揮手向她的臉上摑來，穆秀珍疾伸手，拉住了平瀨的手腕，向後一縮手，她和平瀨兩個人，一起跌進了那個水潭之中。

在穆秀珍跌進水潭中去的那一剎間，她只聽到山洞中近百個撣邦人，一起發出了一下充滿恐怖的呼叫聲來，接着，她沉進了水中，就甚麼也聽不到了。

一到了水中，穆秀珍就推開了平瀨，她起先打這主意時，以爲憑着自己的水性，如果有通道的話，她是一定可以游出去的。

誰知道一跌進了水潭之中，才知道這完全不對了，水潭中的水，有着極大的漩渦，穆秀珍一進了水，身子就被漩渦牽動着，不由自主，翻滾起來，她在翻滾之中，曾好幾次碰到平瀨的身子，同時，漩渦有一股極大的力道，吸得她向下沉去。

穆秀珍心中一慌，不免喝了幾口水，等到勉力鎮定心神時，一股極大的力道，又將她向上，疾托了起來，陡然之間，已經看到了天光，冒出了水面。

她才一冒出水面，還未曾看清身子所在的情形，只看到平瀨就在她身子的不遠處，也冒了出來。

可是，他們兩人，立時又被湍急的漩渦，拉得向下沉去，穆秀珍用力向上掙扎着，好不容易又浮了起來，可是已經鬧了個筋疲力盡，眼看要是再被漩渦扯下去的話，只怕再也難以浮得上來了！

而也就在這時，雲四風看到了她和平瀨！

當然，在事後，穆秀珍知道，山洞內的那個水潭，和外面瀑布下的那個水潭是相連的，厚約五十尺的懸崖，將之隔成兩半，瀑布衝進水中，造成的漩渦，造成極大的吸力，如果不是木蘭花見機，追尋到了河流的源頭，發現了她的話，唯一的結果，就是被漩渦吸下去幾次之後，體力用完，死在水潭之中！

當時，雲四風，木蘭花和高翔，一看到有人在水潭中掙扎，事實上，也未曾看清是甚麼人，高翔立時大叫一聲，奔向小直昇機，立時飛了起來，來到了水潭上面，將繩梯放了下來。

那時，平瀨已經無力再掙扎，眼看就要被漩渦捲到潭底去了，穆秀珍一看來了救星，精神一振，一手抓住了垂下來的繩梯，一手提起平瀨，放在繩梯之下，直到這時，雲四風才看清在水中掙扎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穆秀珍，他衝到了河邊，想高聲大叫，可是，由於他實在太激動了，以致張大了口，竟然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 ×

嚴寒已經過去，早春已經來臨，細雨霏霏，在木蘭花住所的客廳裏，各人又聚在一起，只有高翔不在。

穆秀珍用手指着報紙，唸道：「你們聽着：緬甸政府，決定發展北部叢林地區，哼，要不是我們找到了那個秘密基地，發現了那個大發電站，也沒有甚麼可發展的！」

雲四風望着穆秀珍微微笑，穆秀珍的樣子很神氣，安妮抿着咀笑，說道：「秀珍姐，這次事情，自然是你的遭遇最精采了！」

穆秀珍道：「可不是麼？」

木蘭花望了她一眼，笑道：「就是才從直昇機帶上來，伏在石頭上嘔水的時候，不怎麼神氣！」

穆秀珍忽然叫了起來，說道：「蘭花姐！」

安妮望着穆秀珍，道：「秀珍姐，蘭花姐是特爲嘔你的，你叫人關在鐵箱子，掛在海中，居然還能逃了出來，我就做不到！」

穆秀珍心中高興，大點其頭，用挑戰的目光，向木蘭花望去。

木蘭花却只是微笑着，緩緩搖着頭，道：「我認爲根本不應該有機會叫人關進鐵箱子去！」

雲四風笑了起來，穆秀珍狠狠瞪了雲四風一眼，雲五風本來也想到的，一見到這樣情形，連忙伸手按住了口，轉過了頭去。

就在這時候，高翔走了進來，將雨衣放在門口，神色很沉重。

客廳中靜了下來，高翔坐下，燃着了一支烟，才道：「緬甸警方轉來了平瀨的口供，這傢伙，野心眞不小，他想利用土人的無知，用那口自動搖動的鐘，已經令得很多土人部落，對他死心塌地，準備時機成熟，鼓勵土人部落脫離緬甸中央政府獨立！」

木蘭花望着高翔，道：「楊科長的事呢？」

高翔嘆了一聲，神情很難過，停了半晌，才道：「蘭花，你的一切估計都很對，平瀨在情報部工作時，就認得楊科長，那山洞中，有着數目極巨的金塊，平瀨可以說是一流的富豪，他用巨額的金錢，收買了楊科長，他在口供中已承認了！」

穆秀珍道：「這殭屍，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哼，當時，我應該一掌將他打死！」

木蘭花道：「秀珍，人總是人，人性是有弱點的——」她略頓了一頓，道：「平瀨跌下懸崖去，是怎麼可以不死的，你想到沒有？」

穆秀珍搖了搖頭，木蘭花道：「要是你當時就發覺，楊科長或者可以不死！」

穆秀珍咕噥道：「這種人——」

高翔望向木蘭花，道：「你知道平瀨用的是甚麼法子？」

木蘭花道：「你一定已在平瀨的口供中知道了經過，考我來了？」

高翔微笑着點了點頭，各人一起向木蘭花望去，木蘭花微笑着道：「太簡單了，平瀨既然是有備而來的，我想他早準備了一個假人，放在懸崖上藏着，他人向下跌去，抓住了準備好的繩索，躲在突出的岩石之下，假人就跌下了！」

高翔現出極佩服的神色來，木蘭花又道：「要不是秀珍那麼粗心，當時就可以發現了！」

穆秀珍充滿了委屈地叫了起來道：「蘭花姐！」

這一次，連雲五風也忍不住，大家全笑了起來，連穆秀珍自己，也帶着點不好意思，一起笑着。

——續完——

·功夫·

空手道也有器械

神光·文

很多人以爲空手道是赤手空拳的，是沒有器械的。其實，空手道的名稱，雖然是「空手」兩個字，實際上是有很多器械。例如狀似中國國術之雙頭棍之木棍，二節棍，义，木尺杖等都是重要的武器。

使用器械的空手道功夫，却帶着濃厚的東洋味道，和「創道」那種明刀明槍的作風很近似，如果和中國的武術比較，運用的靈巧，却遜一籌，但空手道使出的，全是實際功夫，又不像中國的武術有許多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繡腿」。

一般學習空手道之學員，在學習的過程中，最辛苦的過程是基本動作學習，在進入初段後，學習自由搏擊的機會最多，學員每一課程，均在赤手空拳中互搏，互擊，但因在初段時之學習丹田氣功，故此不怕中拳中脚，在自由搏擊中，多採凌空飛撲，飛踢，足刀，手刀等，均極爲實用的武術。

在初段有了成就後，學員晉入深造階段，便接受使用器械的訓練，在這階段中，學員也要經過一番苦練，才會得到進境的。

有志習空手道的人，有一項不能缺少的條件，就是有恒，否則功夫是無法速成的。

要練成空手道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人的資質不同，進境亦有緩進和急進的分別。

所以學員要練成驚人業藝，實不容易。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莫大嫂利用小虎子，混入李百萬家中，爲李百萬獨生兒子春生作伴，兩個月後，春生與小虎子雙雙失踪，李府中人正自徬徨不知所措之際，小虎子突然跑了回來，據說那天在後園與春生玩耍間，爲二大漢所擄，大漢特釋他回來，通知李百萬準備三十萬両銀子，贖取春生，否則撕票，要李百萬答覆是否照辦，小虎子並說，賊人方面待會有人前來接他，討取李百萬的回音，正說之際，一丫環進來報告，外面來了一輛馬車，說是來接小虎子的，李百萬知是賊人派來的，氣得跺脚大叫，破口大罵——

丐帮伸義手 歹徒一網擒

小虎子接着哭嚷道：「不！不！我不去了！」

莫大嫂怒氣冲天的一拍桌子道：「我們報官去，抓住那輛車子。」

周二爺道：「使不得！我們一報官，還要不要春生的命。」

七夫人應聲說道：「春生生命要緊，咱們認了，千萬不能動他們的人。」

說着，七夫人又一把抱起小虎子，帶哄帶求的道：「小虎子，爲了你春生哥的性命，你就回去一趟吧！他們要你來回傳信，不會害你的，你放心好了，將來這件事完了之後，姑姑再好好的謝你吧！」

莫大嫂也在一旁說道：「小虎子，這次你一定要去，你要是不去，他們要不到金子，說不定還會偷偷的來抓你呢。」

小虎子聽說他們還會偷偷的來抓他，心裏害怕了，打了一個冷噤，道：「我要是去了，他們眞不會殺我麼？」

七夫人道：「他們當然不會殺你，你可以對他們說，他們要殺了你，我們就不給他們金子。」

小虎子眼珠一轉，向莫大嫂瞇了一下，勉强地道：「我……我眞怕呀！」

大家帶哄帶說的把小虎子抱着送到門口，只見門口停着一輛有篷的快車，駕車的人，是一個惡形惡像，橫眉豎眼的大漢，一副悍不畏死的樣子，望着他們兇霸霸的道：「快上車，老子等得不耐煩了。」

大家把小虎子送上馬車，那漢子揚起馬鞭「拍！」的一聲，催着馬車在衆目睽睽之下揚長而去。

馬車馳出城外，那趕車的坐在車台上哈哈大笑道：「小虎子你看，這三十萬両銀子來得多方便，早知道他們這樣胆小怕事，我們該向他們要五十萬両才是。」

小虎子也笑道：「鄔老大，這下子你服氣了吧！要發財，靠的不是氣力而是頭腦，你懂不懂？」

鄔老大笑道：「老子要沒有頭腦，當日怕不早就宰了你。」

兩個人一路說說笑笑，心裏都高興極了。

每個人五萬両白花花的銀子，想想都

够把大牙樂掉了。

馬車三轉兩折，回到了那座隱蔽的農莊。

現在廖長發和賴狗子，都已有了相當的自由，和另外那個叫三毛的孩子也成了朋友。

小虎子一下車，賴狗子急着問道：「老二，銀子帶回來了沒有？」

小虎子笑罵道：「我看你是財迷心竅，想銀子想瘋了，……春生哥，現在怎樣了，快帶我去看看！」

春生就關在原先關過小虎子他們的那間孤零零的屋子裏，看門的還是那二條大黃狗。

小虎子躲在門外，從門縫裏偷偷望去，祇見春生蜷伏在草堆上睡着了。

他身邊還放着有一碗光光的白米飯，却絲毫未動。

小虎子這兩個多月來，和春生相交得非常好，因此産生了相當的友情，看了那種情形之後，不由得關心地問道：「他另外吃過東西沒有？」

賴狗子嗤的一聲道：「這小子脾氣大得很，什麼都不肯吃，餓死了活該！」

小狗子嘆息一聲道：「這種光光的白飯，叫他怎樣吃得下。」

話聲頓了一頓，轉問三毛子道：「三毛哥，你們還有吃的菜沒有？」

三毛子道：「還有一大碗紅燒肉，可是鄔老大要留了自己吃。」

小狗子道：「我去找鄔老大說去。」

他回到屋裏，找着鄔老大道：「鄔老大，常言道『盜亦有道』，咱們要了他們三十萬兩銀子，可不能這樣虐待肉票，有什麼好吃的沒有？該送點給他吃吃。」

鄔老大因爲有五萬兩銀子的鼓舞，心中高興，一笑道：「別說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們還有一碗紅燒肉，你送去給他吃了算了。」

小狗子帶了紅燒肉，回到春生房子外面，又和三毛子他們取得聯合行動，然後推門走了進去。

小狗子伸手搖醒了春生，春生張眼見到小虎子，「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道：「小虎子，你到那裏去了，我一個人好怕啊！」

小虎子道：「春生哥，別怕！我被他們送回去向你爹要錢去了。」

春生道：「他們要多少錢？」

小虎子道：「他們要三十萬兩。」

春生道：「我爹給了沒有？」

小虎子道：「你爹已經答應給了，祇是一時籌不足，不能馬上送來。」

春生氣得頓足道：「我爹銀子多得很，爲什麼不馬上送來呢？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在這裏受罪麼？」

小虎子道：「他們當然知道，可是這是急不來的事，來！來！來！別急了，夫人叫我給你帶來一碗紅燒肉，你吃吃看，味道如何？」

其實那碗紅燒肉燒得一點不高明，顏色沒有顏色，味道沒有味道，但春生吃起來，却是津津有味，連連稱道：「好吃！好吃！」

小虎子在李家享受過李家的生活，知道春生由平日的享受情形，覩景思情之下，不由引起一陣內愧之感，聲音一啞，不自然的道：「好吃，你就統統吃了吧！」

春生猛然筷子一停道：「我祇顧自己吃，你也吃一點吧！」

小虎子心頭一熱，眼淚都感動得幾乎流了下來，頭一低道：「我吃過了來的，你吃吧！」

春生實在餓了，於是便不再讓，狼吞虎嚥的吃了個碗底朝天。

小虎子陪着春生坐了一陣，三毛子推門進來，氣虎虎的把小虎子拉了出去了。

這時小虎子回到前屋，祇見莫大嫂和吳大爺都來了。

吳大爺見了小虎子一伸大姆指道：「小虎子，你做得很好，算你大功一件。」

小虎子道：「多謝吳大爺誇獎，算是運氣好吧了。」

吳大爺道：「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你大功，分帳的時候，你應該得一全份。」

莫大嫂眉頭一皺，道：「吳大爺，你這是什麼意思？分帳的成數，不是早就說好了麼？」

吳大爺一笑道：「照原來那種說法，你不覺太吃虧了麼？憑廖長發和賴狗子他們兩人，一沒出力，二沒出謀，也分他們一份，是不是太沒道理了。」

小虎子原先沒有聽出吳大爺的話意，這時吳大爺把話明的說了出來，小虎子馬上反對道：「不成，說好了的話，你們不能不算數！」

吳大爺面色一寒道：「小虎子，希望你能識趣一點，否則，我們可以不給你一分銀子。」

小虎子道：「你們不分給廖長發和賴狗子，以後的事，我就不管了。」

吳大爺冷笑一聲，道：「你不管正好，連你的那一份也可以省下來了。」

小虎子可急了，向着莫大嫂，叫了一聲，道：「娘！你看，他們欺負人。」

莫大嫂輕咳了一聲，道：「吳大爺，咱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就是少分一點，也不能壞了道上規矩，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數。」

鄔老大道：「如果廖長發與賴狗子都要分成，那麼我的三毛子也該分一成。」

莫大嫂道：「見者有分，這一點我倒不反對。」

吳大爺冷笑一聲道：「你一個人可以得四份，當然不反對，就算三毛子也有一份，我和鄔老大合起來也祇有三份，這太不公平了。」

莫大嫂臉色一變，說道：「吳大爺，你這話可說得欠理，我那裏才可以得到四份。」

吳大爺道：「小虎子是你的乾兒子，他的那一份，還不就是你的，廖長發和賴狗子因爲小虎子的關係，那兩份最後還不也成了你的。」

莫大嫂氣得臉色蒼白，哈哈大笑，道：「吳大爺，眞虧你提醒了我，我眞得謝謝你了。」

話聲猛然一截而斷，霍的站了起來，向小虎子喝道：「小虎子，沒我們娘兒的事了，我們走吧！」

小虎子比莫大嫂更是生氣，應聲道：「好！我們走。」

看來，錢還沒有到手，大家先就窩裏反了。

鄔老大哈哈一笑，橫身阻住莫大嫂道：「莫大嫂，有話可以慢慢商量，你們這樣一走，就不够朋友了。」

莫大嫂「哼！」的一聲，道：「咱們娘兒反正已經被你們利用完了，留在這裏還有什麼用，不如就此抽身而去，免得碍你們的事。」

吳大爺見莫大嫂執意要走，祇好自己轉圜，嘻嘻一笑，道：「莫大嫂，算我說錯了話，好不好？」

莫大嫂有了吳大爺這句話，不便把事情做絕，祇好回身坐了下去。悻悻的道：「我莫某人，雖然祇是個婦道人家，但肩頭上跑得馬，拳頭上站得人，該要的要，不該要的絕不做份外之想，更不會胡說八道，有理的話，我們可以商量，胡說八道的話，我可不能容讓。」

吳大爺連連點頭道：「是！是！是！算小弟一時失言，說錯了話，向你大嫂賠禮認錯好不好？……。」

話鋒接着一轉道：「大嫂既然說得這樣豪爽，那麼小弟和鄔老大也不爲已甚，咱們兩方面二一添作五，你大嫂與小虎子廖長發賴狗子四個人算一份得十五萬兩，小弟與鄔老大三毛子算一份，得十五萬兩，以後收錢的開銷，搬運的開銷等一切費用，就由我們份內出好了，不用你大嫂與小虎子付出分毫，你看這樣好不好？」

莫大嫂頭一搖，乾脆俐落的道：「不成！……。」

小虎子忽然叫了一聲，道：「娘！咱們吃點虧算了吧！」

吳大爺立時接口道：「是呀！還是小虎子會看大局，這是我們初次合作，怕以後沒有更多的生意，源源而來麼！那時大家賺大錢，還在乎這萬兒八千的。」

莫大嫂顯然也不願就此鬧翻，小虎子既然自己願吃虧，也不便再替他們爭執，當下冷笑一聲，道：「算你厲害，咱們娘兒認了，不過有幾句話我可要說在前面，我們在淨落十五萬兩銀子，其他一切開銷我們概不負担。」

吳大爺點頭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小虎子道：「還有一點……。」

吳大爺眉頭一皺道：「你還有什麼花樣？」

小虎子道：「我們要了李百萬幾十萬兩銀子，不能這樣對待他的兒子，春生的吃住，要好好的改善，……。」

一語未了，鄔老大脫口罵道：「他媽的……。」

吳大爺出手攔住鄔老大道：「鄔老大，別心痛，這筆賬包在我身上好了。」

鄔老大道：「銀子沒關係，可是麻煩得很。」

莫大嫂道：「再麻煩也麻煩不了幾天，李春生的吃住問題一定要改善，不然，道上朋友都要恥笑我們不懂規矩。」

鄔老大一嘆道：「好吧，等下給他搬個地方就是。」

小虎子道：「現在言歸正傳，我怎樣去回李百萬的話？」

莫大嫂日光一轉，望着吳大爺道：「吳大爺，你的準備好了沒有？」

吳大爺道：「沒問題，隨時候命。」

莫大嫂站起來道：「鄔老大，你送我們回城去吧！」

鄔老大駕着馬車送莫大嫂與小虎子回黃岡城，莫大嫂囑咐小虎子一番之後，進城之前，先行落車而去。

小虎子回到李百萬家，又有一番說法，催着李百萬加緊準備。

李百萬既然決心忍痛付錢，又怕多躭擱一天，自己的兒子多吃一天苦頭，因此全力以赴不到七天，就把金子準備好了。

一萬五千兩金子，共裝了八隻箱子，祇等交錢換人了。到了時候，鄔老大堂而皇之的把信送來了，信裏指定李百萬將八箱金子送到碼頭上交給一艘黃色快艇，金子送出三天之後，他們放人回來。

金子送出去了，人還不能馬上要回來，李百萬可有點不願意了，萬一金子送出去了，人還是不送回來呢？

李百萬心裏儘管不願意，可是又不敢明白表示出來。

鄔老大的氣可大了，面色一板，道：「李百萬，你可要放明白一點，你相信我們也好，不相信我們也好，你想一手交金子，一手交人，那是萬萬做不到，我們可以不要你的金子，你要不要你的兒子，你看着辦吧！」

說着，一扭頭，轉身就向外面走去。

這一來，李百萬可慌了手脚，幸好小虎子一把攔住鄔老大道：「大叔，有話好說，我們李老爺不是捨不得銀子，可是你大叔也得替李老爺想一想，他丟了金子，可不能丟個空呀！」

鄔老大雙目一瞪道：「老子管不着他的想法。」

小虎子央求道：「大叔，幫個忙吧！我們老爺另外送你一千兩銀子作爲酬謝好不好？」

財帛動人心，鄔老大的臉色和緩之下來，道：「我們有我們的苦衷，我們要是先把人放了，萬一你們報了官，我們跑都跑不掉，豈不自找霉倒。」

李百萬道：「你放心，我們說不報官，就不會報官。」

莫大嫂忽然揷咀道：「李老爺，我倒有一個主意，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李百萬道：「大嫂請說。」

莫大嫂道：「我們派一個人，跟着金子去，到了他們的地頭，見人交金子，然後和小公子一路回來，你看如何？」

這本來不是一個辦法，人家硬不放人，跟去的人又有什麼作用，不過，這雖然不是一個辦法，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倒可以用來自我安慰。

鄔老大他們的立場，不無理由，李百萬想了一想，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道：「但是派誰跟去好呢？」

莫大嫂面色一正，朗聲道：「老爺對我們姑侄兩人，恩重如山，老爺福壽雙全，平日我們也不敢言報，今日出了這回子事，正是用人之際，如果老爺相信得過我，我願隨船前去，把小公子接回來，以報老爺大恩。」

小虎子接着道：「我見過他們的頭子，我也去一同求他們頭子，把春生放回來

吧。」

莫大嫂向鄔老大使了一個眼色，道：「大叔，反正你們船大，多也不在乎我們娘兒倆，這一點請求，你儘可幫忙吧！」

鄔老大爲難地皺着眉頭，想答應不敢答應的樣子。

李百萬一揮手，人家送上來一隻五十三兩重的金元寶，親自送給鄔老大陪着笑臉道：「好漢，這是一點小意思，請你好漢通容一二。」

鄔老大收了那隻金元寶，勉爲其難的搖頭一嘆道：「看了你們這分義氣，我也祗有替你們担待了。」

× × ×

一萬五千両金子和小虎子莫大嫂都上了船，一聲：「起碇！」他們就帶着李百萬的滿腔熱望和千萬重托，順着滔滔的江流，離開了黃岡。

順風順水的船兒，其行如飛，不過片刻之間，黃岡城已在身後不見了影子。

鄔老大一聲哈哈大笑，打槳擺舵，船兒一側，駛進了一條港汊之內，再經過幾次轉折，便完全被蘆葦所吞沒了。

接着不久，船兒停止了前進，擺在一棵大樹之下，鄔老大發出一聲低嘯之聲，只見大樹之後，人影閃動，吳大爺駕着一輛快車，直向岸邊馳來。

小虎子和莫大嫂隨着一萬五千両金子上了那輛大車，大車起動了，人車便迅快的離開了當地，向着另外一處小虎子沒有去過的地方馳。

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黑暗了下來，車行約二個時辰之後，到了一處隱密的地方，停車下來。

只見廖長發和賴狗子三毛子李春生四人，早已等在這裏了。

這裏沒有房屋，只有一座霉氣沖人的山洞，車聲驚動了廖長發他們，他們一窩蜂的迎了出來。

李春生見了小虎子，歡呼一聲，跑了過來，道：「小虎子，我爹可是把銀子送來了？」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是！」

李春生高興得抱着小虎子道：「那麼我現在就可以回去了……。」

一語未了，只聽一聲冷笑接口道：「想回去！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

小虎子一扭頭，順着語聲望去，只見吳大爺瞪着一雙凶睛望着他們。

小虎子叫了一聲，道：「吳大爺，我們不是答應過人家，金子送到，就把春生哥送回去的麼？」

吳大爺陰森森的一笑，道：「讓他回去了黃岡，我們還回不回黃岡去。」

小虎子道：「我們有了金子，還回黃岡去做什麼？」

此話一出口，只聽得李春生一怔道：「小虎子，你……。」

吳大爺不待小虎子發話，搶着便說道：「不錯，小虎子和我們，是一路的，他到你們的家裏去，就是爲了車上的這多的金子！」

這些話對李春生說來，簡直叫他不敢相信，張大着眼睛，望着小虎子道：「他的話，是不是騙人的？」

小虎子無可否認的，訕訕的道：「春生哥，請你原諒我！」

李春生驚愕得大叫一聲，退了一步，指着小虎子罵道：「原來你是一個人面獸心的東西！……。」

吳大爺嘿嘿一笑，道：「小虎子，你看到了沒有，我們要是把他放了回去，今後我們還能安枕麼？」

鄔老大大吼一聲，道：「吳大爺的話說得有理，我們不能留下他，自找麻煩，待老子送他去見閻老五好了。」氣勢洶洶的便向李春生撲去。

小虎子想不到他們這樣惡毒，要了人家的錢，還要人家的命，這時不覺有點後悔起來，於是不顧一切的大叫一聲，攔住了鄔老大道：「鄔老大，你們不能這樣沒良心。」

鄔老大揮手一掌，打得小虎子滾了出去，嘿嘿二聲道：「什麼是良心，良心能值幾分銀子一斤，姓李的，你可怨不得我們心狠手辣……。」

揮手一掌，就向李春生腦袋上拍了下去。

小虎子大叫一聲：「鄔老大，你不能殺他……。」身子一彈，便向鄔老大懷中衝去。

鄔老大料不到小虎子會奮不顧身的維護李春生，掌未出，小虎子已然衝到，他身形微閃，小虎子便衝了個空，從鄔老大身旁擦了過去。

就這片刻之間的差池，李春生已是抱着腦袋向旁邊樹林子裏跑去。

鄔老大冷笑一聲，道：「小子，你還跑得了麼！」二三個跨步，追上李春生，右掌一起，呼！的一聲，向着李春生背心穴上落了下去。

眼看鄔老大這一掌就要打在李春生背心穴上時，說來眞奇怪得很，李春生的身子，忽然失去了重心，向着地上跌了下去，毫厘之差，堪堪逃過了鄔老大那一掌。

鄔老大兩次出手，都沒能把李春生收拾下來，心中大不是味，猛的一抬腿，向着李春生身上踢去………。

他右腿一抬之下，只覺腿膝彎裏被什麼東西衝擊了一下，勁力一洩，那一腳就踢不出去了。

他一收腿，那條腿已是不聽使喚，竟然想收也收不回來了。

這時，他心中一凜，大叫道：「不好，我受了那小鬼的暗算了！………。」

呼聲未了，只見他的身子忽的向橫裏飛了出去，拍！的一聲，跌出二丈開外，便再也不聞其聲了。

隨着鄔老大飛出去的身子，只見樹林子裏人影幌動，一連走出來二個人，其中一人身形一錯，從地上把李春生拉了起來，另一個人，便一步一步，向着吳大爺他們走來！

吳大爺一看情形不對，向莫大嫂叫了一聲，道：「莫大嫂，你先擋一擋他們，我駕車先走一步了。」

回身跳上大車，鞭子一揚，鞭梢還沒有甩了出去，只覺手中一輕，眼前人影一閃，鞭子便落到了來人手中。

耳中但聽得一聲冷喝，道：「給我滾下去！」

吳大爺便身不由主的被一股力道從車上推了下來。

那股力道奇大，吳大爺身子落地之後，還滾了二滾，才止住勢子站了起來。

當他站起來之後，眼前已是情勢全非，在他們四週已然冷森森的多出了七八個人。

吳大爺倒抽了口冷氣，不敢哼聲了。他聽明得很，知道一切都完了，所以不敢再自討苦吃。

這時，小虎子忽然從地上爬了起來，擦了一擦眼睛，看出場中來人，竟是丐帮中的四眼田鷄崔福生，當時喜從天降，大聲叫道：「崔大叔，你來得正好！……」

崔大叔喝問道：「你是什麼人？」

小虎子滿臉高興的應道：「崔大叔，我是小虎子。」

四眼田鷄崔福生一揮手道：「準備把他帶回舵上去！」

小虎子還沒聽懂四眼田鷄的話，眼前接着人影一閃，來了張世昌。

小虎子脫口叫了一聲：「張大哥！」

張世昌面色一正道：「小虎子，你也太不長進了，可怨不得張大哥我！」接着手起指落，在小虎子身上點了一指，小虎子只覺全身一僵，既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了。

張世昌伸手把小虎子提了起來，回到四眼田鷄崔福生身旁。

這時，只見吳大爺和莫大嫂已被四眼田鷄帶來的人出手擒住，摔倒在地上。

只有廖長發和賴狗子三毛子三人沒有被擒，被一個人叫在一旁盤問不休。

小虎子聽着他們的答話，有些地方眞想大罵他們一頓，敢情他們也把他當成罪魁禍首。

他想發話分辯，可惜有口難言，只有乾着急，乾瞪眼，而毫無辦法。

那人問完了廖長發他們的話，四眼田鷄崔福生接着吩咐那人道：「你先把廖長發他們送到黃岡官面上去作證，作證完之後，把他們帶回舵上來，老夫先帶小虎子回舵去了。」

那人向四眼田鷄崔福生有禮地應了一聲：「是！」

四眼田鷄崔福生回頭向張世昌微微一頷首道：「世昌，我們先走吧。」

張世昌俯身抓起小虎子向肩上一扛，小虎子只見他們二人的身子忽然飛了起來，帶着自己離開了莫大嫂他們。

小虎子人在張世昌肩頭上，只覺耳邊生風，兩旁的樹木山影，一排一排向身後隱去，自己眞好像騎在一匹快馬之上，快意極了，也舒服極了。

四眼田鷄崔福生與張世昌一路之上，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小虎子簡直無法猜測自己的命運。

可惜的是，自己竟然說不出話來，以致無法向他們打聽。

小虎子暗暗忖道：「唉！要是能開口說話，那有多好，想世昌兄平時對我不壞，他一定會把消息告訴我的………。」

小虎子的思維，像他的身子一樣的在空中飄蕩着，沒有憑仗，也不着邊際，想了半天，也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

驀地，張世昌飛馳的速度慢了下來，四週的景物告訴他，他們已把他帶回菜園子了。

張世昌帶着小虎子人剛走進菜園子，還沒進屋，只見胡標走了出來道：「崔大叔，分舵主有話吩咐下來，要你帶了小虎子馬上到舵上去。」

四眼田鷄崔福生從張世昌手裏把小虎子接了過去，依然扛在肩上，轉身向分舵上奔去。

四眼田鷄崔福生把小虎子送到分舵，天色已是大亮了。

四眼田鷄把他向大廳中一放，小虎子舉目一望之下，這時眞恨不得地上有個洞鑽了下去……。

敢情，這時大廳之上，除了分舵主白健與趙亭楷之外，赫然還坐着一位客人，那就是他心裏念念不忘的那位美麗姑娘！

四眼田鷄崔福生把小虎子放落廳中，向白健拱手接道：「屬下參見分舵主！」

白健微微一欠身道：「崔兄辛苦了！來！來！兄弟替你引見二位九嶺南坪橋來的貴客。」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先替他引見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道：「這位杜老爺的門下的王二俠！」

四眼田鷄崔福生雙拳一抱道：「在下崔福生，久仰幸會！」

小虎子因爲沒有見過王二俠，所以進得廳來，並未注意他，這時聽到白健的話，才知道他與那美麗姑娘是一道的。

王二俠王澤龍起座回禮道：「彼此！彼此！」

白健次第引着四眼田鷄崔福生與那美麗姑娘相見道：「這位邵姑娘就是俠名滿天下，美麗照人寰的『天香玉鳳』……。」

「天香玉鳳」的名聲，顯然遠在王二俠之上，當時只見四眼田鷄崔福生臉上掠過一道欣幸之色，輕輕的「啊！」了一聲，頓時顯得極不自然地抱拳道：「原來是邵女俠，在下衣冠不整，失禮了。」

邵文瑛嘴角含着微笑，欠身還禮道：「崔大俠，您太客氣了。」

四眼田鷄崔福生見過王澤龍與邵文瑛之後，在趙亭楷身旁一張椅子上坐下去。

白健打量了小虎子一眼，道：「崔兄，對於小虎子的一切傳言可是屬實？」

四眼田鷄崔福生道：「人贓併獲，其他有關人犯，已送黃岡法辦去了，屬下僅將小虎子帶回來，請舵主定奪！」

白健微一轉頭，向着站在一旁的一位年輕花子點了一點頭，那年輕花子走向小虎子，在他背心拍了一掌，小虎子頓覺全身一輕，舌頭也靈活了。

他正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只見白健面色一正，向着他道：「小虎子，你還記得我上次對你說的話麼？」

小虎子這時心中充滿了又羞又愧的感覺，垂着頭道：「記得！」

白健道：「你把那些話，覆說一遍給大家聽一聽。」

小虎子偷偷的望了邵文瑛一眼，只見她一臉喪然之色，似是非常失望的樣子。

小虎子暗暗嘆息了一聲，忖道：「她對我一定是灰心極了，我第一次誤了她的事情，現在又出了這檔子事，我在他眼中已是一個不可信任的人了，唉！我……—

小虎子雖然一輩子過的都是伸手向人乞求的生活，可是他骨子裏時時潛在着一種反抗不服的意識，這種意識正培養了他的自尊心，一聲暗嘆，他挺起了胸膛，道：「你當時說『目前我們是看在杜老爺子金面收下你了，只要你好好的努力上進，將來自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不過，你如果不知自愛，像跟着你師父一樣唯利是圖，不顧道義，可要遭到嚴厲的制裁，希望你能洗心革面，好自爲之。』」

好記心，說得一字不錯。

白健點了點頭道：「你做到了麼？」

小虎子道：「沒有。」

白健道：「你爲什麼沒有做到呢？」

小虎子暗暗駁辯道：「因爲你們沒有教我怎樣做呀！」

當然，那只是他心裏的話，可是他口裏說出來的話却完全不同：「因爲我不想當一輩子乞丐。」

白健哈哈一笑，說道：「所以你就和莫大嫂他們同流合污，幹那綁票勒索的勾當了！」

小虎子被他笑得羞惱成怒道：「他錢多得用不完，我們分他一點用用，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白健聽得面色一扳，喝道：「胡說！別人辛辛苦苦掙來的財產，豈可妄生非份之想，你知道你犯了本幫的戒律麼？」

小虎子道：「你們又沒有告訴我不能發財，我那裏知道。」

忽然，那王二俠面色一厲，喝問道：「廢話少說，我只問你，你承不承認『綁票勒索』之罪？」

小虎子道：「我不承認行麼？」

王二俠道：「那是承認了。」

小虎子道：「承不承認都是一樣，你們看着辦吧！」

王二俠轉臉向着白健一抱拳道：「白舵主，他既然坦然直承，愚兄妹不能不尊江湖規矩，過於袒護他，一切但憑貴幫處置就是。」

白健欠身還了一禮，道：「王二俠太言重了，好在敝幫尚未正式收他入幫，他的行徑還可以不受幫規約束，不過如此一來，本幫却不能收容他這種弟子了。至於，有負老爺子重托之處，尚請兩位代爲陳明見諒。」

王二俠道：「小虎子不堪造就，事實俱在，怪不得貴幫，愚兄妹回轉南坪橋之後，自會向家師呈明一切，不過此子年歲太輕，雖然不堪造就，但任其流離失所亦非所宜，還請舵主給他一個妥善安排，以盡人事。」

白健點頭道：「二俠所見甚是……」

話聲中，緩緩轉過頭去，向趙亭楷道：「亭楷，你看把他安置到那裏去好？」

趙亭楷沉吟了一陣，道：「大哥，你看把他送到胡木匠那裏，讓他學點手藝如何？」

白健沒有當卽點頭，先轉頭笑問王二俠與邵文瑛道：「胡木匠是一個平常百姓，木工手藝很好……。」

一語未了，小虎子揷口道：「我不學木匠！」

白健道：「你要學什麼？」

小虎子道：「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們不管可不可以，你們既然不能再容納我，讓我自己去好不好？」

白健道：「這是王二俠一片好心。」

小虎子道：「我知道，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邵文瑛忽然叫了一聲，道：「小虎子，你有什麼想法，說來我聽聽。」

小虎子羞惱之下，對誰都是一肚子火氣，但是邵文瑛這一叫，却叫得他火氣一洩，不好意思使性子了，輕輕的叫了一聲，道：「大姑，我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邵文瑛道：「可是你不能再做壞事情啊！」

小虎子道：「我不做壞事就是了。」

邵文瑛轉向王澤龍道：「二哥，人各有志，我看就讓小虎子自己去謀生吧！」

王澤龍道：「他一無所長，憑什麼謀生呢？」

小虎子道：「再沒辦法時，我也可以行乞呀！」

白健笑了一笑道：「小虎子，你在本鄉本土行乞，我們丐幫可以不加過問，你如果離開了本鄉本土，還要行乞，可就與本幫的規矩相抵觸了。」

小虎子道：「那是說我不能在外鄉外土行乞了。」

白健點了一點頭：「正是此意。」

小虎子聳肩一嘆，道：「那我幫人家打散工總可以吧！」

白健道：「這個本幫就管不着了。」

邵文瑛秀眉輕顰道：「小虎子，你能多想一想麼？你如果不想當木匠，我們可以替你另外想辦法呀！」

小虎子搖了一搖頭道：「大姑，多謝您的美意，我的主意早已打定了。」

邵文瑛鳳目微轉，從王澤龍和白健臉上一掠而過，道：「二哥，我看還是讓他去吧！」

王澤龍道：「瑛妹，我們怎樣向師父交待呢？」

邵文瑛道：「師父面前，由小妹負責好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轉向白健說道：「白大俠，貴幫能不能就此任由小虎子離去？」

白健道：「他隨時都可以離去。」

邵文瑛緩緩從座中站了起來，向小虎子微微一頷首道：「小虎子，我送你出去吧！」

邵文瑛送着小虎子走出丐幫分舵，小虎子行了一禮，要離去的時候，邵文瑛叫住他道：「小虎子，你老實的告訴大姑，你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現在準備到那裏去？」

小虎子在邵文瑛關注的目光之下，覺得如果不把眞話告訴她，實在是一種罪過，當下訕訕的笑了一下，道：「大姑，不瞞你說，我還想到黃岡去看一看，我乾媽對我不壞，我要去替她盡點心意。」

邵文瑛點頭道：「不管你乾媽爲人如何，你這種心意倒是應該有的，大姑就成全了你吧！」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二錠十兩的黃金交到小虎子手中，道：「你到了黃岡少不得要用錢，大姑身上帶得不多，就這二十兩金子，你拏去使用吧。」

小虎子現在要的就是錢，而且又是向人伸手要慣了，因此也不知道客氣，老老實實收了邵文瑛的金子，道了一聲：「謝謝！」

邵文瑛輕輕的一嘆，道：「小虎子，小虎子，你的不幸，都是因我而起，說來我實在對不起你，現在我們分手在卽，不知你願不願聽我一句話？」

小虎子道：「大姑，你快不要說這話了，你的大恩大德，我小虎子一輩子也忘不了，大姑，你有什麼話就請吩咐吧！」

邵文瑛道：「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富貴榮華，不過是過眼雲烟，都不值得追求，所以我們做人的態度，是要趁這有生之年，多做一些有益於人羣大衆的事，才不負上天賦予我們的聰明才智，才對得起父母生育我們一場……。」

微微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小虎子，你現在年紀甚輕，做什麼事都來得及，希望你能努力上進，莫辜負了你自己的天賦。」

小虎子當時並不懂得邵文瑛話中精義，但却被她誠摯的態度所感動，而牢牢的記住了她的話，道：「大姑，小虎子永遠記着您的敎言。」

邵文瑛開顏一笑，道：「小虎子，你記着我的話，那就一定要做到呀！」

小虎子道：「我一定做到！」

邵文瑛沉思一下，忽然道：「小虎子，走，大姑去買樣東西送給你做紀念。」

邵文瑛帶着小虎子到金器店，買了一塊現成的銀牌，又買了一條鍊子，然後，她取下頭上玉釵，暗運功力在銀牌上寫了兩行字，送給小虎子道：「小虎子，你認不認得字？」

小虎子臉色一紅，搖着頭道：「不認得。」

邵文瑛帮他把那銀牌和鍊子套在脖子上，道：「你以後一定要學認字，學會認字之後，你就懂得我在銀牌上所寫的意思了。」

小虎子張大着眼睛道：「你爲甚麼不現在講給我聽呢？」

邵文瑛一笑道：「現在講給你聽，你就不會學認字了。」

小虎子在邵文瑛春風般的撫慰之下，心氣漸漸平息了下來，邵文瑛又叮嚀了一番，才和小虎子分手作別。

小虎子別了邵文瑛，正要到碼頭上去搭船前往黃岡，忽然，有人叫了一聲，道：「小虎子。」小虎子聞聲望去，敢情那招呼他的人，原來是李鵬飛。

小虎子對李鵬飛現在可說不出是一種甚麼感情，他害怕李鵬飛，但不可否認的，李鵬飛也是他認爲最可親近的人。

他一見是李鵬飛，大喜過望的跑了過去道：「李大叔丐帮把我趕出來了哩！」

李鵬飛沒有責備他的意思，笑了一笑，道：「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現在是不是想再到黃岡去？」

小虎子道：「大叔，我可以去麼？」

李鵬飛一笑，道：「當然可以去，你不但可以去，而且我還要陪你一同去。」

李鵬飛帶着小虎子轉過街角，一招手，來了一輛馬車，那輛馬車是李鵬飛早準備好的，他們兩人跳上馬車，馬車夫催動馬車，便向黃岡官道上奔去。

到了黃岡，小虎子問道：「李大叔，我可不可以到我乾媽家裏裏去看看。」

李鵬飛道：「你乾媽被關在縣衙裏，家早就被抄了，還有甚麼可看的。」

小虎子道：「我還有四個乾姊妹，不知她們怎樣了？」

李鵬飛道：「她們被人救走了。」

小虎子道：「甚麼人？」

李鵬飛道：「是我的一個朋友。」

小虎子吁了一口氣道：「我可以去看她們麼？」

李鵬飛一笑，道：「我本來就要帶你到他那裏去。」

小虎子也笑道：「大叔，你爲甚麼不早說。」

李鵬飛道：「你急着問這問那，你叫我那來得及告訴你。」

李鵬飛除了初次和小虎子見面時用盡高壓恐嚇手段，迫使他就範外，以後兩人相處，他對小虎子才是和顏悅色，笑臉相對，用盡方法，消除小虎子對他的恨意。

他這番心思，沒算白費，小虎子雖然有點怕他，但內心裏，已經沒有了仇恨的影子，因爲三脚貓本來就對他不好，他除了做三脚貓的搖錢樹外，彼此之間，從來就沒有過眞摯的感情。

倒是李鵬飛，近來處處照顧他，依着他的性子，只說他的好，不說他的壞，使他慢慢覺得李大叔這個人，眞不壞，而和他親近起來。

李鵬飛帶着小虎子三拐二拐，拐到一條冷冷清清的巷子裏，走到最末一家門首，拍了四下門。屋內也沒有人問話，自動的就把門打開了。

李鵬飛先跨進門去，小虎子緊隨在李鵬飛身後走了進去。

進門是一個大院子，看樣子這裏好像是後門。

穿過那院子，是一座大廳，這座大廳雖然沒有李百萬家裏的大，但陳設得比李百萬處更是富麗堂皇。

大廳門口，站着一個白頭髮的老人，迎着李大叔欠身爲禮，道：「老奴參見五爺！」

李鵬飛一揮手道：「不必多禮，你們員外回來了沒有？」

那白髮老人道：「還沒有，不過也快回來了，五爺！請！」

李鵬飛在那白髮老人侍候之下進了大廳，白髮老人親自爲李鵬飛奉上香茗，也敬了小虎子一杯。

李鵬飛向那白髮老人點頭一笑，道：「馮海，這是小虎子，他心裏正懷念着莫大嫂四個女兒哩！你帶他去見她們吧！」

小虎子樂得心花大放，先自椅子上跳了下來，向那白髮老人欠身一禮，道：「有勞你老人家了。」

小虎子在李百萬家住了二個月，倒也學了不少禮貌和規矩。

白髮老人一笑道：「別客氣，你隨我來吧！」

小虎子隨着那白髮老人出了大廳，來到一座別院外面，只見那白髮老人叫喝一聲，道：「四位姑娘，你們看是甚麼人來了。」

（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高皐·文
盧令·圖

九皐鶴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救回被擒後爲公冶異人毒藥封閉功力，改裝易容的水紅蓮，石楓爲救水紅蓮，易容爲雪鶴雷霖，前往任府，設法騙取解藥，詎知他雖能瞞過化名任一公的公冶異人，但却逃不過王家玉的雙目，王家玉却沒當衆戳破石楓的僞裝，却趁機向石楓要脅，石楓不爲所屈，王家玉遂乘機在兩粒解藥上做了手腳，石楓不察，接過兩粒解藥後匆忙離去，與月兒會合後，王家玉已追踪而到，迫石楓動手，王家玉採拚死打法，一頭闖進石楓懷中，月兒驚見王家玉與石楓各以手及金戈壓在對手主穴——

觸機解秘鑰　觀武逢舊雨

只是月兒的尖呼狂叫，並不能使石楓和王家玉回答片語隻字。

因爲除非是奇蹟，除非他們是木雕鐵鑄之人，一般血肉之軀在主穴受創之後，生存的機會通常是等於零的。

月兒身負上乘武功，她自然知道這些，但她仍要瞧看一個究竟，因爲這兩人對她太爲重要了。

她伸出右手，想探一下石楓的鼻息，只要他們一息尚存，她將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援救。

只是她的右手剛剛伸出，忽然發覺身後有異，她縮手旋身流目四顧，身後樹蔭之下果然立着一羣面含詭笑的勁裝漢子。

其中有一個她認識，那是七煞刀雍抱寒。

由於此人的出現，她明白了這般人的來歷，立即伸手向肩頭一抓，長劍已然撤了出來。

七煞刀雍抱寒嘿嘿一笑道：「原來是石夫人，這倒是幸會得很。」

月兒冷冷道：「廢話少說，劃下道來就是。」

七煞刀雍抱寒道：「石夫人不要誤會，咱們是來找五夫人及雷公子的。」

月兒暗忖：「原來他們還沒有發現雪鶴雷霖的破綻，現在相公小姐生死未明，總得想個法子將他們敷衍過去。」

她打好了主意，遂收起長劍，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倒是我多心了，不過適才五夫人與雷公子發生了一點誤會，一言不合，他們竟拚鬥起來了。」

七煞刀雍抱寒向石楓及王家玉瞧了一眼，回頭對身旁一名身材高大，面目陰森的灰衣老者道：「他們似乎兩敗俱傷，看來只怕凶多吉少了。」

灰衣老者道：「五夫人與雷公子素無過節，這其中只怕別有隱情。」

他們說話之際，同時邁開脚步，向石楓王家玉站立之處走來。

月兒伸手一攔道：「他們身受重傷，生死難卜，閣下千萬不可妄動。」

灰衣老者立住身形，以一雙冷肅目光向月兒一瞥道：「妳認識咱們五夫人？」

月兒冷冷道：「手帕之交，自然認識了。」

灰衣老者道：「妳既然認識咱們五夫人，就不應該讓他們以死相拚。」

月兒道：「我勸過，他們不聽有甚麼辦法？」

灰衣老者道：「那妳就不必過問了，讓開。」

月兒道：「我說過，他們生死未卜，不可妄動！」

灰衣老者道：「這關妳甚麼事？」

月兒道：「我與王家玉是朋友，她的生死自然與我有關了！」

灰衣老者冷哼一聲道：「妳能够解救他們？」

月兒道：「也許不能，不過，我想試試。」

灰衣老者道：「我倒願意讓妳試試，可惜妳的命太不值錢。」

月兒面色一變，道：「閣下說話如此難聽，你這幾十年的飯是吃到狗肚子裏去的？」

灰衣老者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鈕月兒，妳少跟老夫裝模作樣，老實告訴妳吧，妳不僅救不了石瘋子，連妳的小命也要留在這兒。」

月兒心頭一懍，暗忖：「敢情別人早已摸清了咱們的底細，看來今日是凶多吉少了。」

她猜的不錯，任一公不僅早已摸清了他們的底細，石楓送上門來要解藥，也全都落在他的計算之內。

現在石楓中了道兒，月兒又孤掌難鳴，勿怪灰衣老者會口發狂言了。

月兒雖是心頭暗懍，並沒有半點怯懼之意，爲了石楓，爲了王家玉，縱然丟了生命也無所顧惜，何況她還有一身頗爲不俗的武功。

她懷抱長劍，以冷肅的目光向灰衣老者一掃道：「咱們與你有仇？」

灰衣老者道：「這個麼，老夫奉令行事，有沒有仇都是一樣。」

月兒道：「閣下的萬兒怎樣稱呼？」

灰衣老者道：「邵惠。」

月兒啊了一聲道：「人熊邵惠？嗯，果然人如其名，不過我有點不太明白。」

人熊邵惠哼了一聲道：「什麼事？」

月兒道：「閣下雖是惡名遠播，在黑道上也算得是一個成名的人物了，替公冶異人當管家，豈不辱沒了閣下的身份！」

人熊邵惠老臉一紅道：「鈕月兒！老夫可不會憐香惜玉，向老夫撒嬌，妳可是打錯了主意。」

月兒撇撇嘴道：「別往臉上貼金了，我無論怎樣醜陋，也不會向一個畜牲撒嬌的！」

七煞刀雍抱寒道：「邵老何必跟她逞口舌之利，趁早打發了辦正事要緊。」

人熊邵惠道：「說的是，雍兄弟你就勞點神吧。」

七煞刀雍抱寒道：「小弟理當効勞，石夫人請。」

此人雖是置身黑道，掌中一柄七煞刀可是天下馳名，他語音一落，立即右足前踏，手橫長刀，擺出一個進擊的架式，神態之間，威猛無比。

碰到這樣一個刀法高明的人，月兒怎敢絲毫大意，她暗中提聚「法輪九轉玄功」，並將「破折神刀」的功力凝聚在長劍之上，凝神屏息，靜候七煞刀的攻擊。

他們互相注視着，一盞熱茶的時間過去了，雙方誰也沒有出手。

原因是月兒採取的守勢，她懾於七煞刀的威名，不敢輕率的搶先出手。

七煞刀雍抱寒原是準備出手的，但月兒長劍前指，氣勢如山，他暗中思忖，無論使用何種招式，都找不出對方的半點破綻。如若一擊無功可能會弄得灰頭土臉，像他這等成名的人物，在如此情形之下，不由得不遲疑起來。

夜幕籠罩着原野，吹來微帶寒意的涼風。

但七煞刀雍抱寒的額頭却已沁出了汗水，連青筋都暴了出來。

這也難怪，七煞刀傲視江湖，會過的成名人物，可以說難以數計。在他數十年的搏鬥經驗之中，就從未碰到過如此尷尬的處境。

而且對方還是一個年紀青青的女人。

一旁觀戰的人熊邵惠也心頭狂震，他的功力雖然較七煞刀雍抱寒高出一籌，如若易地而處，他同樣會感到動彈不得。

不過黑道終歸是黑道，爲了達到目的，人熊邵惠只好不擇手段了。

他想到月兒的武功雖是找不出破綻，如果此時向石楓下手，必可擊中她的弱點，只要她心神一亂，七煞刀必可以揮刀出擊。

於是，他揚聲叱喝道：「來人啦，給我剁下姓石的腦袋。」

這一聲叱喝，果然如同立竿見影，它擊中了月兒的弱點，她怎能不大吃一驚？

七煞刀雍抱寒自然不會放棄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口中一時暴叱，一片刀光以疾雷撼山之勢揮了出去。

月兒掛念石楓的安危，已無心與雍抱寒拚鬥，此時驟遇攻擊，立時手忙脚亂起來。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響過，她連續接下三刀，也同時倒退三步。

七煞刀雍抱寒得理不饒人，決不讓她有喘息的機會，鋼刀再揮，勢如風雷迸發一刀緊似一刀，全向月兒致命之處招呼。

此時時移勢易，月兒已然先機盡失，落在挨打的處境，適才因心神震盪而散去的「破折神刀」功力，一時之間也很難重聚。

不過她的護身玄功仍在，雍抱寒刀刀使盡全力，仍無法使她受到傷害，原因是她每揮出一劍，雍抱寒就得變換一個方位，否則必被重疊湧來潛力迫得存身不住。

可惜月兒無法使「法輪九轉玄功」，發揮得淋漓盡致，要不七煞刀雍抱寒早已落得丟人現眼。

可是像這麼纏鬥下去，對月兒是十分不利的，她縱然能够自保，對石楓的照顧，就難免有點鞭長莫及了。

其實跟隨人熊邵惠前來的七名大漢已經奔向石楓，他們只要再前進一丈，月兒就得全盤皆墨。

正當石楓危如纍卵，千鈞一髮之際，月兒忽然順雍抱寒一刀揮來之勢，彈身倒

竄，疾如狂風，同時一聲嬌叱，破折神刀的功力已隨手發出。

撲向石楓的七名大漢，作夢也想不到月兒竟能於刹那之間，揮發如此巨大的威力，他們只覺得劍芒觸肌，遍體生寒，同時腰部一陣劇痛，便一起橫屍荒草之上。

月兒一劍橫掃七名大漢，身形一轉，再度面對七煞刀雍抱寒，秀目煞光暴射，像天神般的懍然而立。

七煞刀雍抱寒及人熊邵惠同時心頭一震，半晌，他們互相瞧看一眼，竟一言不發的飛馳而去，留下七名血肉狼藉的屍體他們也無暇顧及了。

待敵人悄然退去，月兒才吁出一口長氣。她緩緩收起長劍，轉身向石楓王家玉對立之處走去。

適才一場驚天動地的惡戰，石王二人似乎毫無所覺，那麼他們縱然未死，也必然身負重傷。

月兒以沉重無比的心情伸手試探，發覺他們還活着，只不過穴道受制，無法移動而已。

她先攀開王家玉的手指，再取下石楓的金戈，然後分別拍出兩掌，為他們解開穴道。

王家玉活動了一下手脚，向石楓冷冷一瞥道：「咱們的事還沒有完，我不會放過你的。」

不容石楓解說，語音一落，逕自飛馳而去。

石楓瞅着王家玉的背影一嘆道：「出身名門的女子，性格竟如此乖張，實在令人惋惜。」

月兒道：「不要管她了，以後有機會再勸勸她就是，你的毒傷怎樣了，不要緊吧？」

石楓道：「我不要緊，咱們回去再說吧。」

月兒替石楓佩好金戈，兩人聯袂馳返寓所。

秋兒迎着道：「相公回來了，解藥弄到了沒有？」

石楓道：「弄到了兩顆毒藥，還差一點賠上我一條老命。」

秋兒一呆道：「怎麼說？」

石楓嘆息一聲道：「公治異人確是狡詐如狐，動心機，咱們實在鬥他不過。」

接着他將一切經過，向水紅蓮及秋兒一一敘述。

水紅蓮幽幽道：「這是我害了你了，相公快運功療毒，這種事就誤不得。」

石楓道：「好的，但秋兒月兒姊妹要警覺一點，別讓人家找上門來咱們還懵然不知。」

秋兒道：「相公放心，咱們不會誤事的。」

石楓交待之後，就開始運功療毒，所幸他中毒不深，經過一個時辰，終於將毒素由指尖逼出。

然後他們舉行了一個家庭會議，商討如何應付未來。

首先，水紅蓮舊話重提的一嘆道：「相公！離開金陵吧，咱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何必跟公冶異人鬥氣！」

石楓道：「妳說的對，可是他對妳下了毒，咱們可以不跟他鬥氣，總得設法弄到解藥。」

月兒道：「相公不是說已弄到解藥了麼？」

石楓道：「我原先以為是的，但現在就不對了。」

月兒道：「為什麼？」

石楓道：「它縱然當眞是兩粒解藥，經過王家玉動過手脚就變作毒藥了，我援了一下就會中毒，紅蓮還能吃麼？」

秋兒道：「我想起了，春姐姐不是留下兩粒解毒靈藥麼？」

石楓道：「妳如果認為那是解毒靈藥，妳就小看公冶異人了，王家玉如果當眞能夠用它控制姓公冶的，怎能做他的第五名侍妾？」

秋兒道：「那咱們怎麼辦？」

水紅蓮一嘆道：「走吧，相公，咱們人單勢孤，鬥他不過的，反正我死不了，先離開了金陵再想法子。」

秋兒道：「我有一個主意，不知道你們贊不贊成。」

石楓道：「說說看。」

秋兒道：「由三妹先護送大姐出城，我跟相公再去找公冶異人，不管能不能拿到解藥，兩個時辰之內咱們一定會合了一同離開。」

石楓道：「方法可行，不過要延後一些時日。」

秋兒道：「為什麼要延後？」

石楓道：「為了紅蓮的安全，公冶異人太難鬥了，不先將紅蓮安置妥當我不放心。」

月兒道：「相公顧慮的是，但咱們何時離開金陵？」

石楓道：「現在。」

趁公冶異人不防此時離開金陵，實在再好不過，而且他們既不積欠房租，也沒有什麼行李，說走就走，倒也方便得很。

出通濟門已二更向盡，在這般時辰，很難找到一個適當的歇脚之處，只好長夜奔走，待天明後再行歇息。

由於水紅蓮功力盡失，他們的行程極為緩慢，石楓及秋月二女要揹她行走她不肯，因而當天色大明之際，他們才到達龍都。

這兒是一個不算太小的鎮集，距金陵只有四十來里，在一家名叫「五原客棧」的旅邸，他們歇了下來。

他們是扮成一老一少兩對夫婦，表面上是互不相識，因此，他們要了兩個相隣的房間，進過飲食後就分別安歇。

兩個時辰之後，他們繼續啓程，趕到溧水縣城，已是黃昏時分。

在尋找客棧之時，他們碰到一個說書的，正在口沫橫飛的演說壽亭侯關雲長掛印封金，五關斬將之事。

水紅蓮忽然啊了一聲道：「相公！快買一本三國演義來瞧瞧。」

石楓一怔道：「現在？」

水紅蓮道：「不錯。」

石楓道：「長途跋涉妳不累？待咱們定居下來之後再買不遲。」

水紅蓮道：「咳，不是我要看小說，是三國演義與半壁山河有關。」

石楓愕然道：「妳怎麼知道的？」

水紅蓮道：「我是偶然想到的，那蜂

腰六娘子臨終之時不是說『三個眼』麼？我想她必然是說忠王李秀成將半壁山河圖上的秘密藏在三國演義之中，因為音韻相似，你誤以為『三個眼』而已，不管是不是，買一本來瞧瞧也無妨。」

石楓奮然道：「不錯，六娘子當時身負重傷，命在垂危，說話不僅含混不清，也未能說完她要說的言語……」

水紅蓮道：「不要太過興奮，這兒是大街！」

石楓赧然一笑道：「這實在是一件高興的事，三個眼……三國演義，咳，我眞笨。」

水紅蓮道：「不要說廢話了，快去買吧。」

三國演義流傳民間甚廣，到處書店都有出售，石楓立卽買了一本，然後落店與水紅蓮及秋月二女共同研究。

他叫月兒取出半壁山河圖，只見上面除了山水地形之外，另有一些數字，那些數字自然就是它的秘密了。

它是這樣寫着的。

上面一個大三字，下面一個大二字，二字之下分作兩行，右面一行是「六，十三。八，三十一。」左面一行是「十五，二十七。十六，十二。」

三國演義是章回小說，他們先假定第一個大三字是第三回，下面的大二字是由第二行開始，然後數第六字，十三字，第八字，三十一字，十五字，二十七字，十六字，十二字，並將它們寫了下來。

那是「元足但吾何事必吏」八個字。

石楓搖搖頭道：「如果這就是圖中的隱語，咱們只怕還是同樣的失望。」

水紅蓮道：「不要着急，再由第三回第二個字開始數數。」

結果是「對禍滏苦今使皆之」八個字，依然隱晦難明。

月兒道：「也許那個大三字是指第三頁，咱們何不由第三頁試試？」

石楓道：「好的。」

由第三頁第二行開始，記下的文字是「夜雨習張為疫太喚」，還是無法理解。

再由第三頁第二個字開始往下數，仍然義理不明。

石楓闔上書本，長長一吁道：「我餓了，咱們吃過飯再慢慢研究。」

飯後他們再反覆推敲，多方試驗，費了無數的心力，還是一個失望。

為了破解圖上的秘密，他們在溧水旅邸留連下來，四人苦苦的研鑽，幾乎是足不出戶。

至第四日的傍晚，石楓已放棄了由三國演義尋找圖上秘密的想法，他認為水紅蓮這偶然觸發的靈感，只是為他們帶來幾天的困擾而已。

他瞅着水紅蓮攢眉苦思的情形，不由啞然一笑道：「紅蓮！不要浪費心力了，這種事是急不來的。」

水紅蓮面色一整，道：「不，你再查查。」

石楓道：「怎麼查法？」

水紅蓮道：「查第二頁，第六行，第十三字。」

秋兒搶着查出，道：「是個揚字。」

水紅蓮道：「好，再查第二頁，第八行，第三十一字。」

秋兒查過後道：「是一個州字。」

石楓啊了一聲道：「這回有意思了，快查下面。」

水紅蓮道：「查十五行二十七字。」

秋兒道：「還是第二頁麼？」

水紅蓮道：「是的。」

秋兒查出道：「是一個魯字。」

水紅蓮道：「再查十六行十二字。」

秋兒道：「是一個靖字。」

石楓瞧着秋兒記下的是「揚州魯靖」四字，不由眉頭一皺道：「這回可能沒有錯，但揚州十分之大，找一個素昧平生，而又沒有詳細地址的人，與大海撈針又有什麼兩樣？」

水紅蓮道：「也許忠王另有安排，咱們到了揚州再作計較。」

石楓道：「話是不錯，但妳的武功未復，我想赴揚州之事，還是以後再說。」

水紅蓮道：「不，此事刻不容緩，至於為我療毒之事，到揚州和到別處沒有什麼兩樣。」

石楓拗她不過，只好離開溧水，向揚州進發。

在北門附近的後湖洲，他們找了一個較為清靜的房子租了下來，為了尋找魯靖，不得不作長久的打算。

不過此時的揚州並非善地，地方上龍蛇混雜，比任何碼頭都要紊亂。

原因是排教的總壇設在揚州，潛力極大，連官府也對他們裝聾作啞。

除了排教，還有洪門的三合會，清帮的青龍會，三帮聚於揚州，自然免不了發生磨擦，時間一久，就由暗鬥而變為明爭了。

洪門的勢力，原是在長江上游的，但揚州當地出了一個武林大豪路敬德，他早年闖蕩江湖之時，加入了洪門，現在在揚州開設了一個三合武館，洪門的勢力也就伸到長江下游來了。

青龍會在揚州只是一個分堂，由於形勢需要，這個分堂的力量也頗為强大，因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分庭抗禮之勢。

石楓到達揚州，正是排教，三合武館，及青龍會一年一度的武會之期。

石楓猜想他們要找的魯靖可能是武林中人，這個武會他勢必前往參觀不可。

武會的地點設在小南門外，日期恰在他們定居後的第二日。

這天辰初時分，他們便已到達會場，但見一座極為寬廣的高台，聳立在廣場的一端，場中萬頭攢動，情況熱烈已極。

石楓等在稍遠之處觀看，此時三帮會武的人都還沒有到達。

再過半個時辰，八騎怒馬才風馳而來，他們是官府派來鎮場的，也算是這場武會的證人。

隨後三帮之人陸續到達，陪着兩名身着官服的校尉登上高台。

三帮之中以排教來人最多，由教主胡慕天領頭，以下的是排教三老柳觀泉，湛秉坤，尚小雲等，及十二名藝能出衆的門徒。

三合武館來了七人，青龍會只來了四人。

當排教教主胡慕天向台下觀衆宣布比

賽開始之際，石楓忽然目光一亮道：「紅蓮！妳瞧……」

水紅蓮道：「瞧什麼？」

石楓道：「台上那人妳還記得麼？」

水紅蓮道：「你是說那姓雷的？當然記得。」

石楓道：「我不是說他，妳瞧那位虬髯繞腮，面貌威武的大漢……」

水紅蓮啊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他是關在五聖府地牢中那個姓路的。」

秋兒道：「我已記起來了，正是咱們放走的那人。」

石楓道：「我當時就覺得此人長像不俗，原來他是此地三合武館的館主。」

秋兒道：「相公怎知他是三合武館的館主？」

石楓道：「妳聽不到那些瞧熱鬧的在指指點點的讚揚他麼？」

不錯，不僅有人在讚揚他，而且還爲他大抱不平，似乎在說排教教主胡慕天依勢凌人，想將三合武館趕出揚州似的。

水紅蓮道：「這般人的話也不能盡信，因爲姓路的是本地人，說話的難免帶有鄉土觀念。」

石楓道：「這種可能是有的，不過，我想在必要時助他一臂之力。」

月兒道：「好，待會我去幫他。」

石楓道：「不要急，咱們先瞧瞧再說吧。」

此時台上已經有人出場，是排教門下的弟子，他自報姓名道：「在下龔啓明，那位出場賜教？」

龔啓明人高馬大，往台上一站，就有一股迫人的氣勢。

但三合武館却走出一名身材矮小，年齡不過二十的少年道：「在下路超，龔大俠請。」

龔啓明道：「原來路少館主，請。」

這位身材矮小的少年，三合武館的少館主，他居然敢向身材高大的龔啓明應戰，台下的觀衆，全爲之神色一愕。

龔啓明不再客套，語音一落，便已一拳飛去。

他使的是外家拳術，走的是剛猛的路子，一拳飛出虎虎生風，勁道剛陽無比。

路超左脚叙踏，身形微側，右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猛向龔啓明的腕脈抓去。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路超這出手一抓，竟是岳家散手的招式，而且時間火候，拿揑得分毫不差，可見這位路少館主，內家功力必然不俗。

龔啓明似乎估不到路超出手竟如此快捷，他在千鈞一髮之際縮回了手腕，但嘶一聲輕響，一隻衣袖竟被路超抓了下來。

失去一隻衣袖不要緊，可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是一件丟人現眼之事，因而他惱羞成怒，口中一聲暴喝，雙拳像雨點一般連續擊出六招。

路超以靈活的身法，在龔啓明剛烈的拳風中遊走，他不常出招回擊，但只要攻出一招，必然迫得龔啓明收招自保。

石楓瞧看半晌，微微一笑道：「路少館主深得以柔克剛的要訣，這一場他已掌握了勝券了。」

秋兒道：「雖然如此，這也是一場艱苦的勝利。」

水紅蓮道：「不，他並沒有費什麼力氣，而且不會再過十招，勝負當可立見分曉。」

水紅蓮說的不錯，此時龔啓明的銳氣已然頓挫，雖然他的拳勢仍然兇猛無比，較適才已顯得大爲緩慢了。

當他再度一記冲拳奔向對方面門之際，路超右手突出，其快如風，龔啓明來不及變招，已被一把抓個正着。

脈門被扣，全身勁力頓失，他似乎還想掙扎，路超忽然右手一帶，左掌一托，叭的一聲巨響，他那鐵塔般的身體已摔在地板之上。

台下同時響起一片掌聲，與台上的巨響互相呼應，路超笑了，但他仍以謙虛的神態，抱拳爲禮，以答觀衆對他的愛護與關懷。

龔啓明羞慚的逃入後台，前台又換了另一個場面。

按武會的規定，出場之人必須連勝兩場才能算勝了這一局，路少館主勝了排教，還得戰勝靑龍會才算克竟全功。

靑龍會派出場的是一名身材修長的中年大漢，他先向台上的兩名軍官抱拳一禮，再向台下作了一個羅圈揖，這才對路超拱拱手道：「路少館主好功夫，兄弟陳震南不揣冒昧，想向少館主討教討教。」

路超雙拳一抱道：「好說，陳副香主肯賜教，在下理當奉陪。」

陳震南道：「少館主請。」

路超道：「有僭。」

話落招出，一記輕柔的掌力，逕向陳震南的左肩攻去。

陳震南身形不動，只以左臂向上一格，右手食中二指急挺，逕點路超胸前的玄機重穴。

路超早已看出陳震南氣定神閒，可能不太容易對付，適才出手一擊，只不過是虛應故事而已。

此時見陳震南指向他的前胸，竟是一個點穴的名家，他自然不肯絲毫大意。

不待對方指到，他立即移形換位，避開陳震南的指風，同時右掌變拍爲抓，逕扣對方的腕脈。

陳震南雙掌急收，身形忽的一轉，然後，雙掌齊吐，以急如奔雷似的掌力，猛撞路超的腰脅。

路超再度旋身，避開他這一記威猛無比的雙撞掌力，右足藉旋轉之勢倏的飛起，帶起一片勁風向陳震南太陽重穴踢去。

這兩人一交上手，竟然招招煞手，打得驚險百出，台下觀戰之人全爲他們揑了一把汗。

遠遠觀戰的月兒道：「相公：你說路少館主會不會落敗？」

石楓道：「不會，不過姓陳的是一個勁敵，要勝他只怕在百招以後才行。」

石楓猜的不錯，他們一直鬥到一百一十四招，路超才以一記巧拿，扣着陳震南的右肩。

他一扣即收，同時雙拳一抱道：「承讓。」

陳震南面色一紅道：「多謝少館主手下留情。」身形一轉，逕自走回原位。

第一局，三合武館大獲全勝，稍事歇息，等二局就繼續展開。（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負疚誤傷爲報親仇的夏侯芬，致使她被下死牢，等候處決，江浪爲贖前衍，遂與裘方拚死衝入牢房，把夏侯芬拯救出來，目送夏侯芬遠去後，江裘二人返回客寓，詎甫抵房中，便被等候他們的官差用抬鎗制服，押解總兵衙門，數日後，突被解入內堂審訊，據提解他們的呂姓武官說，是熱河郡王鐵崇琦有意開釋他們，要他們否認一切控罪，王爺自有辦法爲他們開脫，抵達內堂外，江、裘抬頭一看，原來那王爺竟是日前被他們截刧，慨贈他們金子的青袍人，王爺只畧問數語，便命孫總兵將人犯押往王府——

王邸驚絕藝　密令震雙狼

在王府的西暖閣裏，熱河郡王鐵崇琦一身便衣的倚在籐椅上，一個穿着葱色小羅衫伶俐的小丫嬛，蹲在他面前，輕輕掄着一對粉拳，在他全身上下搥着。

未幾，進來一個當差的，打着扦道：「啓稟王爺，江，裘二位謝恩來了！」

鐵王爺臉上綻出一番笑意，道：「現在那裏？」

「在前面大客廳裏！」

「帶他們進來！」

「喳！」聽差的答應了一聲，請安告退。

鐵崇琦又道：「他們兩個人的東西，都拿來了沒有？」

「回王爺，都由赤峯棧裏拿回來了，已經發還了他們！」

「好！你去吧！」

聽差的退了出去！

鐵崇琦欠身坐起來，向着那個丫嬛揮揮手道：「妳下去吧！」

丫嬛請安退出。

不久，江浪，裘方兩個人已風度翩翩的出現眼前，那副模樣已不是在赤峯的堦下囚了。

臉也洗了，辮子重新編過，一身衣裳裏裏外外都新換過，端的是兩個風度翩翩的俊美少年。

二人一直來到王爺休息的西廄閣前，就見前面花池子裏的海棠，芍葯，石榴花開得一片子爛醉。

一隻綠毛鸚鵡在架子上跳上跳下，學着人語，高聲的喚着：「客人來啦！客人來啦！」

陪同他二人一塊來的那個聽差的吩咐道：「二位請稍候，小的這就回話去！」

江浪道：「偏勞！」

聽差的順着廊子往閣裏回話的當兒，兩個人打量了一下這王府裏的地勢——好大的地方，亭台樓榭，垂楊嫩柳，美不勝收。

靠北面角上，還有一個蓮花池子，一道朱紅的小橋，蜿蜒在水面上，小橋一端聳立着一座八角亭。

這個時候池子裏的荷花多半都謝了，只剩下一株株蓮蓬，向空中挺生着。

兩個青衣小厮撐着一艘畫舫，在池子裏緩緩行着。

那艘船裏，裝載着七八個鶯鶯燕燕的姑娘家，一片嬉笑中，人人用竿子搆吃着新生的蓮蓬，兩隻全身白毛的純種北京小獅子狗，在岸上邊跑邊吠着，秋蟬就在池邊柳樹上叫着——

……這一切，看在江，裘二人眼裏，眞有一種說不出恬靜，澹泊安逸的感覺。

彷彿活了半輩子，忽然覺出以前的歲月全是白過了，生命似乎都是無爲虛擲。

兩個人幾乎都看呆了。

不知什麼時候，那個聽差的已經回來侍立在二人面前回話道：「王爺有請！」

第一遍，兩個人沒聽見。

他又加了些勁兒，再嚷一遍，兩個人一驚，這才警覺。

江浪汗顏的一笑，連連抱拳道：「多謝多謝！」

小聽差的企着脚，向那邊池子裏看了看笑道：「三福晉奶奶又在遊湖啦——」

「三福晉」也就是「三王妃」——

以「熱河郡王」鐵崇琦的身份，有個三妻四妾的不算什麼稀奇！

算計着這些妻妾都住在府裏，各立門戶，加上僕從差役該有多少人？

小聽差的一直把二人帶到了西暖閣正首的花架子下面站好了，他正要入內回稟，想不到王爺已經自行出來了。

那麼笑態可掬，親切的一張臉。

江浪，裘方不等着招呼，各自搶上跪倒，叩頭——

鐵崇琦哈哈一笑道：「起來，起來，不知不罪，我這裏沒這些子禮節！」

江浪，裘方各人磕了個頭恭敬的站起來。

面對着當今朝廷裏的這位親貴王爺，兩個人心情那份子緊張，可就別提了。

江浪垂下頭道：「小民蒙王爺法外施仁，得能死裏逃生，大恩大德，恩同再造，請王爺再受小民一拜！」

言罷一拉裘方，再要拜倒——

鐵崇琦上前拉住二人，微笑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哈哈——來，來，來！到屋子裏好說話！」

二人垂手稱是。

進了西暖閣，鐵王爺讓二人隨便坐下，負責在閣裏侍候的丫嬛，端上了冰鎮的杏仁豆腐。

其實所謂「暖閣」，並非意指冷暖之暖，而是含有隨便舒適的意味。

在這裏大可不必拘束常禮，暖閣裏擺設着王爺坐臥兩用的躺椅。

白玉案子上，橫擺着紙卷，水墨丹青散在案子上，畫還沒有完。

四面軒窗敞開着，徐徐涼風吹進來帶着一些柚子，籐蘿，清荷的不同花香。

閒人都退了下去。

王爺才含笑道：「那天一見，我就存下心要與你二人深交一交，因爲聖上還沒有返駕的，不得不張羅一下，想不到短短幾天，你們兩個可又闖了大禍。」

江浪，裘方被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當着王爺，可眞有點坐不住，相繼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

鐵王爺笑道：「請坐，請坐，我這可沒有責備你們兩個的意思！」

二人告了謝，正襟落座。

鐵崇琦由菓盤裏拿了幾個核桃，扔過來道：「來！吃點東西，咱們不拘束！」

核桃一出手則分爲兩個方向，一邊兩顆，夾着一陣子尖銳的風力，雙雙向二人眸子上奔來。

江，裘二人各自抄手接住，只覺得這位王爺手勁極大，像是有心開玩笑似的！

二人剛剛接住——

鐵王爺已笑道：「小心！」

話方出口，二人只覺得手心裏的核桃「叭喳！」一聲，自行碎炸了開來！

雖然未見得就把手心刺傷了，可是核桃碴子扎着手心痛辣辣，不是個味道！

二人心裏不禁微微一驚，知道這雖是一手小玩藝兒，若沒有十年以上的純內功，却是不易施展，對方貴爲千歲之尊，能練成這麼一身好功夫，不能不令人打心眼裏佩服。

鐵王爺好似心情很好，侃侃的道：「前天在孫總兵那裏不便相見，所以跟他掉了這麼一個花槍，聖上今晨還問起了這件事——」

二人心裏一驚——

鐵王爺一笑道：「這件事算是了啦！——不過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那天皇帝行獵受驚，可是你們兩個幹的？」

江浪嘆息了一聲道：「王爺明鑑，這件事眞是個誤會！」

「是怎麼回事，你跟我說說看！」

江浪遂把裘方誤射皇帝坐馬之事說了一遍。

鐵崇琦聆聽之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一頓，他大聲道：「眞會有這種事？不過我相信，只是圍場四週戒備森嚴，你們倆個却是怎麼進去的？」

江浪苦笑着搖搖頭道：「這個我也就不知道了，可能是碰巧了，那一天我們兩個穿着的衣服，與負責圍場警備人所穿的很像，大概他們當成了自己人，也就疏忽了！」

鐵崇琦點點頭道：「嗯！有可能，這一點你倒是提醒了我！」

他這雙隱隱含蓄着精芒的眸子，在二人身上轉了轉。

「你們的胆子也實在太大了！這件事要不是我出面，誰有這個胆子？」他微微一笑，又道：「我是愛惜你們兩個人這身功夫！」

「王爺誇獎！」江浪垂下頭恭聲說道：「小民二人受王爺恩典，終生不忘！卽使是肝腦塗地，也難償報王爺活命之大恩大德！」

裘方更是衝動的道：「我等二人，願意聽憑王爺差遣，萬死不辭！」

鐵崇琦眉毛一挑道：「此話當眞？」

裘方道：「丈夫一言，如皂染白，豈有說話不算數之理？」

鐵崇琦哈哈一笑道：「好！我喜歡的也就是你們這股子豪爽勁兒——只是我那裏有什麼事用你們効勞——？你二人只管安心在我這裏住下吧！有我袒護你們，誰也不敢說話，你們住上一年兩載，等着外面風聲涼了下來，再走我也不攔你們，怎麼樣？」

二人對看一眼，忍不住熱淚盈眶。

血性男兒多的是視死如歸，甘冒萬死而無一懼，最怕的却是別人以至誠肝胆相待。

鐵崇琦這番紆尊降貴，以德報怨的俠義舉止，深深的打動了二人，俱都存下了誓死以報知己的深心。

當晚，鐵王爺設下一桌豐盛筵席，與二人接風洗塵，席間對二人更是表露出一番推心置腹的深切情誼。

江浪，裘方自幼飄盪的一雙棄兒，自從懂事以來，還不曾定靜的過過一天的日子，忽然爲貴人所垂青，傾心結交待若上賓，心裏的感戴之情，當眞非言語所能形容。

酒筵間，鐵崇琦還特別請出了他最寵愛的七福晉奶奶作陪。

七福晉無疑是鐵王爺最寵愛的一個妃子。

她小字「巧巧」，是以王府上下皆以「巧妃」稱之。

其實這位自幼生長在江南的佳人，是

個道道地地的漢人，本名姓蘇，乃是江南世家，「巧巧」之名乃是後來鐵崇琦爲她取的。

這個名字並非顯示她人生得小巧，而是她爲人機伶，詩書琴畫無所不精，善以應付之故。

因爲這樣，這位巧妃乃能在王府十美之中，脫穎而出，獨佔鰲頭。

鐵王爺對於這位愛妃，當眞是無微不至。

巧妃亦識大體，週旋賓客之間，落落大方，絲毫沒有一般小家女子忸怩作態的寒酸模樣。

她似乎對於丈夫這兩個武林道上的朋友很有好感，可能是她父親曾經官拜江南提督，是個「將門之女」的緣故。

七福晉長身玉立，膚白如脂，芳齡二十二三，風華絕代，舉止若仙，無怪乎這位「熱河郡王」甘願拜倒石榴裙下。

這一夜賓主盡歡，一席酒筵，直到月滿西樓，才行盡興而散。

巧妃卽席關照，把北面院子裏的「梧桐閣」整理出來，以供二人長居。

她告訴二人說「梧桐閣」地方清靜，過去王爺曾經住過，後來新闢了「琴瑟館」之後，王爺才遷過去，梧桐閣因此才廢置下來。

她並且說梧桐閣與新闢的「琴瑟館」相距很近，今後王爺要想與二人討教武功也很方便。

鐵崇琦很滿意巧妃這種安排。

「巧妃」顯然對於王爺練武的事情很注意，她告訴二人說王爺目前正在練習一種指力。

鐵崇琦哈哈一笑，忙用閒話岔開。

江浪却深深的記在了心裏，因爲他在「指力」上有極深的造詣——

而這一項既成的事實，却很少人知道，除了他的那位拜弟裘方以外，可以說無人知道，甚至於就連他們授業的恩師焦先生也不知道。

因爲當年焦先生僅僅只把一種武林中極少有人能練好的指上功夫傳授了他，之後，他就離開了。

是以江，裘二人是否能練成這種指力，他也就不知道了，事實上他根本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

焦先生傳授武功的方式很特別。

他對於二人剛剛入門的那幾年，要求得特別嚴格，有幾種基本的入門功夫，兩個人一定要達到他的要求。

可是這幾種功夫練好之後，他教學的方式很快的就轉變了。

焦先生的武學範圍既廣泛又雜亂，差不多各門派的武功精髓，他都曾涉獵過。

對於這兩個門下弟子，他採取放任的教學態度，那就是說他廣泛的把每一樣武功的要點摘精說明，但是却不對二弟子任何一人強求。

這意思也就是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在這個原則之下，也就無形中激發了他們自動的向學之力。

江浪就是這種教學方式之下，脫穎而出的一個！

這些各門各派的武功之中，江浪最最傑出的無異就是指力一道。

前文也曾畧爲述及，那就是所謂的「一元指」力！

江浪自從練成了這種指力之後，還不曾人前施展過一次，現在他得悉鐵崇琦在練習指功，心裏不禁微微一動，甚希望在這一門功夫上，能夠與他探討探討，並且助他一臂之力！

× ×

在「梧桐閣」一住近月！

兩個馳騁風塵，野慣了小夥子，那裏享受過這等淸福？——

這裏花開似錦，深院秋濃！

鐵崇琦對於這兩個新由犯人猝昇爲門下客的朋友，可眞是無微不至，有專人侍奉飲食，衣物用具樣樣俱全。

七福晉那邊，不時的派來丫環，提着巧妃親手調製的精緻點心和菜餚！

倒是鐵崇琦事情忙，一共只來了兩三回，每一次也只是不久，他很關心二人的起居，又怕二人沒有錢用，留下了一張面額一百兩銀子的銀票，勸二人暇時可以上街走走！

「侯門深似海」，這是形容當朝者位尊職高不易高攀的一句話。

也曾有些詩句，形容帝王家的深宅大院，似乎遠隔人寰，如同「隔花小犬空吠影，勝宮禁地有誰來」這般淒凉句子。

江浪，裘方這樣的兩個人，是不甘過長久寂寞下去的！

在郡王府一住數月，時令却由盛暑的秋季，一轉而爲酷寒的隆冬！

這一夜，天降大雪。

「梧桐閣」院子裏外，爲白雪覆蓋得白茫茫的一片。

天還不怎麼亮，幾隻烏鴉却落在廊子裏哇呱的叫成一團，吵得要命！

乍然的衾冷，使得江浪睜開了眸子！

隨後，他立刻就發覺到銀紅的窗櫺上映出的雪光！

雪對於任何年齡的人來說，都會有一種新奇的喜悅感覺，卽使你是客居遊子，抑或是緬懷悲切的婦人，在你乍然見到一年第一次的降雪時，你都會情不自禁的發出由衷的讚嘆！

讚嘆着造物的傑作！

江浪披上了一件長衣，走過去打開了窗子。

一陣撲面的冷風襲過來，使得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

咬了一下牙，忍住了這股子寒，他臉上帶出了一種愉快的神色——

「老二！」他招呼着裘方道：「下雪了！」

裘方擁着被子坐了起來，嘴裏：「噢！——下雪了！」

說了這句話，他身子又倒下去，馬上又睡着了！

江浪笑罵了一聲：「俗貨！」

他不再理他，穿上了一雙薄底絨鞋，他悄悄的來到了院子裏！

要是在平時，這個時候天必然還沒有亮，只是因爲有了這場雪襯着，天就顯得亮了。

他繞過了閣前，打量着王府裏裏外外，好一番粉裝玉琢，像是月殿玉宇的瓊瑤

世界！

瞧瞧白的是雪，紅的是格子，亮晶晶的是冰枝子，翠白相間的是雪松……掠過通向內閣的一堵高牆，他意外發覺到，有幾株老梅綻開了！

每一回，他無聊的向着深宮悵望時，必然會首先的發覺到這一叢老梅樹！

每一回，他都情不自禁的自語道：什麼時候開了就好了。

這麼粗的幹，盤龍裝結的向天伸展着，可以想像出來一點點綴滿了朵朵紅梅，該是一番什麼樣的景緻？

現在他總算看見了。

像是一團火——不，火太渲染了，更像是一抹淡淡的晚霞——被風吹散了的朵朵紅霞，好像這個譬喻也不恰當。

總之，這個發現，較諸他初次發現到雪更令他驚訝，更令他陶醉——

「梧桐閣」地方已經够大了。

自從來到王府，他行動極有分寸，雖然鐵王爺常常要他們隨處走走散散心，可是他們却不敢眞的那麼放肆。

幾個月的「韜光養晦」，他們居然也能安定下來，沒有事的時候也能看看詩書，動動翰墨！

像是個兩人都變了，變得不再是狂性不羈——

但是並不是說他們眞的內心「古井無波」！

就像在這一霎間，他就興出了一種衝動——

狂奔的血脈，燃燒着海闊天空的壯懷暇思！

他縱身由雪上踏過，施展「踏雪無痕」的輕功，一直奔到了那堵高牆跟前，遂卽一長身，攀住牆沿。

却由牆上簌簌的落下來一片雪來。

雪屑洒在他臉上冷冷的——他的手已攀着一根梅枝，然後全身吸上來，輕悄悄的不帶出一些聲音來！

他身子已爬了樹上！

正當他預備摘取在頂上的一大枝梅花時——

似乎有人輕輕的笑了一聲！

一個清脆的女子口音道：「江先生手下留情！」

江浪猝吃一驚，急速的收回了手。

循聲望去——他的臉一下子就紅起來了。

眞丟人，就在當前不遠，這麼大的一個人，他居然全沒有看見！

可不是別人！

王府裏的第一美人兒——巧妃！

人本來就生得漂亮，再稍稍的修飾一下，那可就更標緻了！

一身葱綠色滾着銀邊的緊身褲襖，外面加披着一領棗紅緞子面的紫貂斗篷——

由後面半兜上來的皮帽子，輕輕壓着頭上的秀髮，臉兒是白中帶上些紅！一雙眸子，似笑不笑的瞧着他——

她站在亭子裏，獨個兒的欣賞着凌晨的雪景——也不知站了多久了，石几上擺設着一個朱漆的匣子。

匣蓋子敞開着，裏面盛着的是蜜餞果子！

原是獨個兒嚼吃着院子裏的冷清，却意外的發現到了外人，碰巧了這個人還不討厭。

所以她臉上帶出了一片笑靨——

江浪人在樹上，上不好下也不好，那張臉可就臊了個通紅！

「對不起！」他窘的很：「我太喜歡這些花了！」

巧妃含着笑道：「江先生你不下來說話，小心掉下來摔着了！」

「哦——不會！」

說完，他身子微起，輕同飛絮一般的落在地上！

巧妃點着頭道：「莫怪王爺讚你一身好功夫，看起來眞是一點不錯！」

七福晉雖是江南大家出身，但是自嫁與郡王以後，也學會了北京的官話，原本的吳儂軟語加上些北京片子，聽起來更是十分悅耳！

江浪立在院子裏，恭敬的抱了一下拳道：「在下一時魯莽，打擾了福晉的清靜，眞是罪過！」

巧妃一笑道：「說什麼打擾不打擾的！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們是隣居吧！」

「這個——在下不知！」

「我是剛搬過來的！」她笑吟吟的道：「你大概還不知道，王爺有事到京裏去了！」

「啊——在下不知！」

「已經去了三天了！」

她緩緩的，就着身後的琉璃鼓坐了下來——

「江先生不必拘禮，請隨便坐坐！」

「這個——」

「我請你過來坐坐——總可以吧！」

「在下不敢當！」

說完，他深深打了一躬，走過來就最遠的一張石鼓上坐下來！

「今兒個眞巧——」

她曼然的伸展了一下膊胳，笑着說：「還在被窩兒裏，瞧見窗戶發亮，就猜着下雪了，果然沒錯——你瞧瞧這場雪有多麼大！眞美極了！」

「福晉喜歡賞雪？」

「唉！談不上什麼賞不賞的！就是喜歡，從小我就愛雪，姑娘的時候常愛堆兒雪人什麼的，到大了，可就沒這份兒閒情啦！」

眼角瞟過來，看着眼前的人，笑笑說：「江先生吃點蜜餞！」

兩根春葱也似的玉指，由匣子裏拿起了個冰蜜棗遞過去道：「吃個棗兒吧！」

手指上那個翠馬蹬的戒指，碧綠碧綠的，戴在她雪似的纖指上，說不出的華貴美麗，艷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視！

「謝謝！」

江浪接過來，眞連多看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巧妃自己拈了一個放進嘴裏，慢慢的嚼着。

「天冷了，江先生你們也該做些厚衣裳啦——」

「謝謝福晉——我不冷！」

「趕明兒個，我叫府裏的裁縫過去跟你們量量身子去，前些時候，聖上賜的那些俄羅斯駝絨還多的是，用來作袍子暖得很！」

「謝謝福晉的關懷——我不冷！」

他尷尬的站起來道：「外面冷，七福晉也該回房裏歇着去了——」

巧妃搖搖頭道：「我不冷！」

她那雙澄波的眸子湛湛有神的注視着他，冷冷一笑道：「江先生你用不着害怕，我這梅園裏，沒有我的准許，是不敢隨便進來人的，況且天還早，丫環婆子都還沒起呢！」

「是——福晉！」

巧妃眉頭微微一皺，半笑着道：「你怕什麼？」

「沒有——」江浪索性坐正了身子，正色道：「七福晉關照就請直說，否則，這是七福晉的寢宮所在，在下天胆也不敢擅入！」

巧妃微微點頭道：「你倒是個正人君子——我剛才不是已經說了嗎！好吧，就算是我召你來的，你能不來嗎！」

「在下不敢！」

「那就對了！」她輕輕嘆了一聲，接口說道：「從第一次看見你和你兄弟，我就知道，你們是兩個直率的人——只是你們……」

話聲一頓，她試探着道：「你們認識王爺多久了？」

江浪怔了一下道：「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了！」她笑笑道：「這是我私下的一句話，你覺得王爺這個人，怎麼樣？」

江浪道：「王爺對在下二人，恩重如山！」

「怎麼個恩重如山？」

「七福晉莫非不知道？」

「你說說看——」

江浪呆了半晌，遂簡單的把二人攔道打刼以及誤陷法網的經過說了一遍。

七福晉仔細的聽着！

江浪慚愧的嘆息一聲，接着道：「七福晉請想，要不是王爺救我們，焉能還會有我們兄弟的命在？——所以在下二人欠王爺恩情，今生今世是難以報答完了！」

七福晉微微一笑，道：「這麼好的人，可眞是天下少有……你不覺得好得太離譜一點了？」

江浪陡然一驚——

他當然不會想到巧妃話中的深意！

只不過心裏一驚，遂卽付之一笑，當她是一句玩笑而已：「王爺對在下二人，確是仁至義盡！」

「那麼你們打算怎麼報答他？」

「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巧妃輕輕嘆息了一聲，她身子站起來，向着高處走了幾步。

江浪情不自禁的跟出來——

七福晉緩緩轉過身子來，冷冷的道：「你們認識王爺不會比我更淸楚！」

她苦笑了一下又道：「一個心裏只想着權位功名的人，他必定是個無所不爲的人！」

江浪呆了一下，冷笑道：「在下不敏，七福晉請明說，以開茅塞！」

巧妃一剎時像由夢境中又回到了現實，搖搖頭，她很凄凉的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福晉話中有話！」

「我——」她苦笑着說：「江先生，你多提防着五爺一點！」

江浪陡地一驚，倒抽一口冷氣，可是轉念一想，遂卽泰然：「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他冷冷一笑道：「王爺恩義，今生難償，七福晉如果認爲在下二人對王爺生有二心，以此試探，那可就錯了！」

他說了這幾句話，覺得無意留此，遂卽欠身抱拳道：「七福晉如果沒有別的關照，在下就去了！」

巧妃呆了一下，點點頭，說道：「你去吧！」

江浪反身縱起，輕若無物！

他身子方自站定，只覺得眼前人影一幌。

那位身披絳色披風，風姿綽約的七福晉奶奶却已站在身邊——

江浪陡然一驚，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

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這等美艷嬌柔的一個美婦人，竟然身藏武功！

他臉上閃過了一片驚訝——

「在下有眼無珠——想不到，七福晉妳——」

「別大驚小怪！」七福晉微笑着說：「早先還是姑娘的時候，練過些年，以後可就拉下了！」

她抬頭向着樹上瞟了一眼，道：「你既然來了，當然不能空手而回，你不是喜歡梅花嗎，帶回幾枝去！」

江浪方待謙遜幾句，巧妃已騰身而起。她雙足微微分踏着梅樹的枝椏，那消彈指之間，已揉升而起。

緊接着飄身而下，有如紅雲一朵。

等她身子站定之後，却見她兩隻手上已多了數枝紅梅！

微微一笑道：「江先生笑納！」

雙手微抬，手上梅枝就像連枝箭般的，哧！哧！一連幾聲，直向着江浪面門，咽喉，前胸，小腹四處地方射來！

江浪既發覺對方不是尋常女子，也就留了些心意。

這時見狀，輕叱一聲道：「好！」

雙手連抬，身形在一個快轉裏，已飄出五尺以外。

再看時，他已把四枝梅花接到手中。

發得妙，接得更絕！

一發一收，雖經巨力，却不會有一瓣花瓣落在地上，是足現出了高明！

七福晉微微一呆，含笑說道：「好本事！」

江浪道：「福晉誇奬——」

他退後欠身，心中固是詭異費解，却也不便饒舌多言，借着欠身的勢子，身形一個快旋，已經飄上了牆頭。

七福晉道：「慢着！」

江浪站立牆上，轉身拱手道：「福晉吩咐！」

七福晉上前幾步，道：「我會武的事，你不可張揚，就連王爺面前也不可提起，知道麼？」

江浪躬身道：「福晉請放心，在下豈敢！」

七福晉大概還想說什麼，可是眉頭皺了一下，却沒有說出來。

她只輕輕嘆了一聲，玉手輕揮一下。

江浪再次躬身，却已旋身而出，飄向自己所居住的「梧桐閣」內！

他身子方自飛縱着落向閣前。

門內忽然閃出一人，叱道：「呔！」

江浪猝吃一驚，才發覺到竟是裘方！

他怔了一下道：「你起來了？」

裘方道：「你上那去了？」

江浪頓了一下，心裏盤算着是否要把方才一切告訴他，不意裘方却冷笑道：「我都看見了，你就實話實說吧！」

「你看見了什麼？」

「你心裏有數！」

裘方忿忿轉過身子走向一旁！

江浪把手裏的梅花放下，跟過去道：

「你看見什麼了？」

裘方回過身子，鼻裏哼了一聲道：「看見你跟七福晉梅園幽會，看見什麼！」

「你胡說——」

江浪長眉一挑，可是一轉念間，他又嘆了一聲道：「老二，你錯了！」

「你放心，我只看了一眼！看見你們在亭子裏——」

他冷笑着又道：「有說有笑，邊吃邊談好舒服！」

江浪怔了一下道：「這又怎麼了？」

裘方冷冷的道：「老大——鐵崇琦對你我恩重如山，你可不能幹糊塗事——」

「你……」江浪嘆了一聲，道：「你我同生共長，難道還不瞭解我的爲人，無聊——」

說完轉身步入。

裘方呆了一下，大步跟進來。

「這麼說，是我看花了眼？」



七王妃雙手連抬，四支梅枝遥射江浪。

「你的眼不花，是你想花了！」江浪轉過身道：「你坐下老二！」

裘方傻哩呱咕的坐下來，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江浪嘆了一聲，道：「你當七福晉是尋常女子麼？」

裘方一怔道：「誰說她是尋常女子了？人家是福晉，王妃——」

「我不是說她的身份——」

「那是說什麼？」

江浪道：「她身上有功夫——」

「功夫？」裘方一震道：「你是說她會武？」

江浪點點頭冷笑道：「不比你差！」

「我不信！」

江浪信手由桌上拿起了一束梅花，低頭看了一下枝下折處，只見斷處有如刀切的一般平齊。

他隨手把梅枝一拋，道：「你看看斷折之處就知道了！」

裘方看了一下，瞠然道：「是手頭剪的！」

「還算你有些眼力！是剪梅指！」

「好！剪梅指眞的用到了剪梅花！」

裘方一想到那麼嬌滴滴的佳人，竟然會身負奇技，端的是有些不可思議！

「七福晉關照說，千萬不可把她會武功的事張羅出去，你記住！」

裘方點點頭道：「我知道——」

江浪緊緊擰着眉毛，忽然嘆息了一聲，道：「老二，你以爲鐵崇琦這個人怎麼樣？」

裘方一怔，冷冷笑道：「那個娘兒們幾句話，你就動了心？她是有意在試探你呀！」

「她爲什麼試探我們？」

「這個——」裘方怔了一會兒，冷笑着道：「也許是鐵王爺有意要她這麼說，試試咱們兩個的誠心，看看我們的賊性子變了沒有！」

一個渾人，偶而也會說出幾句明智之言。

江浪頗以爲然的點點頭：「也許你說的對，他不能不防着我們一點兒！」

裘方長嘆一聲，道：「老大——說正格的，這種養尊處優的生活，我眞不慣：：鐵王爺要眞信得過咱們，這次他回來，咱們就跟他討份差事，給他賣命都行，只是一樣，可千萬別叫我們閒着，老拿我們當客人，眞他媽比什麼都難受！」

江浪吶吶道：「我們欠他太多了！」

「回報給他——我們也好走路！」

「只是……怎麼報？」

「這——？」

江浪咬了一下手，道：「你說的不錯，我們跟他討差事去！私下必有所求——姓鐵的貴爲王爺，用不着這麼巴結咱們兩個窮小子，我看他心裏一定有事，咀裏却不好說！」

裘方嘆口氣：「這就是人家厚道！」

「可是我們還有我們的事——怎麼能一直住在王府裏？」

江浪站起來走了一圈！定住脚，掌拳合擊了一下：「去見他去！」

× ×

「西暖閣」裏——熱河郡王鐵崇琦斜倚在虎皮靠椅上！

火盆裏生着熊熊的炭火。

火光明滅，照着王爺那張精神飽滿的大紅臉，眸子裏永遠閃爍精光——「深奧」「機智」「果斷」……

像是「眞誠」又有些「虛僞」，這樣的一個人，確實不容易親近，更難去瞭解他。

江浪，裘方拘謹的坐在他對面——

檀木桌子擺設着冰柿子，蜜棗，哈蜜瓜，山渣糕幾個碟子。

只聽見鐵崇琦亮而脆的聲音大聲笑着，道：「兩位兄弟，我可是眞沒把你們當外人哪！幹嘛這是，有好日子不過，想找事作！」

江浪道：「王爺的恩寵，我們兩個實在是靜不下來！王爺要是有什麼差遣，只管吩咐一聲！」

裘方道：「王爺再要這麼養着我們，哥兒倆個可是要瘋了！」

「哈哈——」鐵崇琦大聲笑着，一手拿起「鷄血紅」的小茶盞，咀對咀的吸了起來。

哥兒倆個等着他的回話，只見他吱吱喳喳的吸個沒完，可眞是好飲量。

算計着一盞茶被他一口氣喝得差不多了，他才慢慢的擱下了茶盞！

在喝茶的時候，他那一雙濃黑的眉毛，緊緊的皺着，好像是想到了一件什麼事情似的。

眼睛直直的瞧向哥兒倆個——

「事情嗎——是有一件，就是……」

搖搖頭嘆口氣道：「唉——算了！」

裘方道：「王爺只管吩咐！」

鐵崇琦道：「唉！兄弟！不是我不說，這件事實在是太危險了！」

江浪道：「什麼事王爺只管吩咐，我們兄弟是萬死不辭！」

裘方道：「對！王爺你說吧！」

鐵崇琦很高興的點着頭！

「二位這番心意，我很感動，只是這件事……唉！我卽使說出來，只怕你們也是不敢去做！」

裘方冷笑道：「王爺說得好——當今天下，還有我們不敢做的事麼！」

江浪却徐徐的道：「王爺莫非要我二人去殺一個人？」

鐵崇琦倏地一怔——

江浪付諸一笑道：「該殺者自當殺之，王爺只管說出那人是誰，我二人量力而爲，多半不會誤了王爺你的大事！」

鐵崇琦臉神一變，冷冷一笑，陡地收歛笑容道：「江兄弟你果然智力過人——不錯，是要殺一個人！附帶的，還要拿回一樣東西！」

頓了一下，他打量着二人道：「怎麼，有這個胆子沒有？」

江浪道：「王爺只請關照！我們量力而爲！」

「好吧，我說出來以後，你們只管自己伸量伸量，幹不幹都無所謂，我絕不勉强！」他把身子靠回來，那張原本就紅的臉，看上去更紅了。

「這個人有權有勢！」他徐徐的道：「論官祿爵位自然是比我小，可是要說到權勢，只怕比我這個王爺不差！」

裘方一驚道：「是誰？」

「良弼——」鐵王爺冷笑着道：「現在的盛京將軍！」

二人頓時一驚，對看了一眼。

「啓禀王爺！」江浪恭謹的道：「盛京將軍論編制不是歸王爺所節制麼？」

「不錯！那是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呢！」

「嘿嘿……現在他是炙手可熱，獨當一面的人物了！」鐵崇琦冷笑道：「這個人昏庸無爲，仗勢欺壓四方，百姓受害，敢怒而不敢言，我早就想動他了——」

江浪道：「王爺就該搜集證據，上報朝廷——」

「沒有用——」他搖着頭苦笑了笑道：「朝廷中事，你們不懂！果眞能够這麼解決，我也就不必麻煩你們二位了！」

裘方冷笑道：「王爺放心，這個人交給我們了！」

鐵崇琦苦笑道：「難！」

裘方怔道：「莫非這人有功夫？」

「不錯——他是有功夫，但是並不比二位高，尤其是江老弟，他絕不是你的對手！」

江浪道：「那麼王爺就不必担心！」

「我話還沒說完——」鐵崇琦道：「此人聖眷正隆，在遼東一帶剿殺你們漢人很多，因此蒙皇上看重，居然把我的幾個奏章全都駁回了，所以——他如今眼睛裏，根本就沒有我這個王爺了！」

裘方頓時怒形於色，咬牙道：「該死的東西！」

江浪亦怒形於面！

只是他遇事較爲冷靜，不像裘方那麼衝動，此刻聞言，並未答話，只在內心盤算着！

鐵崇琦看着二人，道：「我剛才說到這個人的武功不錯，但是有一次在我院子裏，我跟他比劃過他還不是我的對手——只是他手下有個人，却很厲害！你們兩個却不可不防！」

「這人是誰？」

「這個人原是遼東一名巨盜，姓索，名雲形，人稱『遼東一怪』——良弼看上了他一身功夫，用巨金籠絡了他，成爲他手下一個得力的鷹犬！」

二人在他說到這人名字時，不禁吃了一驚，相互對看了一眼——

「遼東一怪」索雲形的名字，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却是一名無惡不爲的巨盜——

由這個人，他們立刻聯想到幼年時的遭遇！

鐵王爺的話果然沒有誇大。

他們依稀記得，那些父執輩的長者，曾經談到過他們那羣由華北遠遠逃入遼境開荒的難民，曾經飽受當地滿族官方的迫害——

記憶深處，就曾經包括有「索雲形」這麼一個人，這個無恥的漢人，甘爲那滿人的鷹犬，助紂爲虐，迫害同族無數。

正因爲如此，他們才被迫離開了遼東，遙遠的來到了察哈爾，往後才會遭致了「金沙塢」獨眼金睛諸天戈所率領的大羣馬賊，刀客，加諸的一番血洗禮——

這件事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洪四終於無恙歸來，白天星鬆了口氣，熱窩的老蕭更是放下心頭一塊大石，當晚，白天星偕張弟往洪四家，白天星向他詢問被擄經過，洪四說出擄刼他的人是廖三的二名虎將，正談間，洪四嫂用暗語通知他們，有夜行人窺探，白天星立即裝醉，從暗門出外追踪，他見一灰衣人在前飛奔，一黑衣人在後，將至七星廣場，黑衣人却停步不追，這使白天星不知該選擇追踪誰是好？楊大瘤子正和子媳晚膳，聞敲門聲，小楊嫂子開門，閃進一幪面黑衣人，直入後房，旋聽房中傳來唧噥聲，原來那房中藏着一女人——

千金買秘訊　强力擄嬌娃

楊家父子翁媳三個，對房中那一男一女的曖昧行爲，完全不予理會。

而房中那一男一女，似乎也並不以這一家老少三口爲意。

外面西北風雖然吹得門窗格格作响，但由於這只是兩間破舊的茅草屋，房中的陣陣笑謔之聲，仍能透過薄薄的隔板，清晰地傳送出來。

「外面風聲緊不緊？」

「緊得要命，就像……就像……嘻嘻，就像你這裏一樣。」

「死囚！」

「嘻嘻。」

「喂，我問你——」

那女的只說到一個你字，底下的話，就像突然裝進了一隻封口的甕子，而變成一聲含混悶沉的嚀嚶。

接着是一陣翻騰和撑拒的聲音。

隔了好半晌，才聽得那女的微喘着道：「瞧瞧你這副猴急相！」

男的低聲笑着道：「你不急？」

男的話剛說完，忽又哎唷了一聲，似乎什麼地方被扭了一把。

只聽女的哼了一聲道：「問你幾句話，也等不及？」

男的連忙求饒道：「好，好！你問，你問！」

女的道：「我問你，今天你怎麼到這個時候才來？」

男的道：「我在跟踪一個人。」

女的像是吃了一驚道：「跟踪什麼人？是不是那個醋罎子？」

男的道：「不是。」

女的道：「那麼是誰？」

男的道：「怪刀關百勝！」

女的像是又吃了一驚道：「十八刀客中的那位怪刀關百勝？」

男的道：「不錯。」

女的道：「你爲什麼要跟踪這個姓關的？」

男的得意地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句話你聽人說過沒有？」

女的道：「你打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

男的笑道：「這比喻是說：那姓關的是螳螂，我則臨時扮了一次黃雀！」

女的道：「誰是那隻蟬？」

男的道：「一品刀！」

女的像是嚇呆了一樣，隔了好一會，才訥訥地道：「一……一品刀？就……就是那位首席刀証？」

男的笑道：「不是。」

女的道：「不是？」

男的笑道：「那位仁兄只是個冒牌貨，我指的是眞正的一品刀！」

女的一哦道：「眞正的一品刀，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男的道：「一個玩世不恭的浪子。」

女的道：「就是你上次提過一次的那個白浪子？」

男的笑道：「正是此君！」

女的道：「你敢確定這個浪子眞是一品刀？」

男的道：「九成錯不了！」

女的沉默了片刻，又問道：「怪刀關百勝跟踪這位一品刀，用意何在？」

男的說道：「這裏面的關係，相當複雜。」

女的道：「什麼地方複雜？」

男的忽然嘆了口氣道：「有很多事情，就是告訴了你，你也弄不清楚，我只能這樣說，到目前爲止，我們也許都上了這浪子的大洋當。」

女的道：「你能不能再說清楚些？」

男的道：「這就是說一切是是非非，

都是這浪子掀起來的，如今大家都成了騎虎難下，誰也無法置身事外。」

女的道：「還有什麼好担心的，你不是說，你另外又請了很多幫手嗎？」

男的沒有開口，隔了一會，忽然低低一笑道：「我們該不能儘談這些事吧？」

女的道：「你要談什麼？」

「這個！」

「死囚。」

「嘻嘻……」。

接着又是一陣翻騰的聲音。

這次沒有撑拒。

× ×

品刀大會第十六天。

天氣晴朗。

何寡婦店裏，又坐滿了人，白天星和張弟仍然是其中的顧客之一。

張弟是白天星邀來的。

因爲白天星告訴他：「如果你想知道我昨夜跟踪的是什麼人，以及跟踪的結果如何，你就得先陪我去喝碗豆漿！」

張弟雖然勉勉强强跟來了，臉色始終不怎麼好看。

白天星則恰巧相反，滿面春風，喜氣洋洋，逢人就打招呼，態度份外親切，彷彿已將昨天洪四被綁的那件事，完全忘得干干淨淨。

今天豆漿店裏，又多了幾張生面孔了，尤其是坐在店門口的四名靑衫漢子，看來特別惹眼。

白天星向張弟低聲笑着道：「你想不想知道門口坐的那四個人是誰？」

張弟板着面孔，沒有接腔。

他當然想。

不過，他對這一點，並不太熱心。

因爲他們已經說好，他跟來這裏，條件是白天星說出昨夜外出的經過。如今白天星對這件事避而不談，却要指點他認識四個漠不相關的人，他心裏自是不怎麼樂意。

白天星微微一笑，又接着道：「這四人就是你想知道，而你昨晚又忘了問洪四的『天山風雲四傑』，也就是一般人口中的『天山四醜』！」

張弟不覺神色一動，忍不住又朝那四名靑衫漢子多望了幾眼。

白天星低聲接下去道：「看清了沒有？那個雙目深陷，滿臉橫肉的傢伙，就是四人之中的老大：『黑心客』烏光！他身旁那個高鼻樑，尖下巴，兩眼閃灼不定的，是老二『反復客』居笑仁。再過來那個滿面紅光，笑容可掬，像大腹賈的是老三，『肉食客』萬無忌。另外那個帶書卷氣，臉色蒼白的，就是老四，『金鎗客』熊飛！」

張弟揚臉道：「你說大家喊他們『天山四醜』，他們醜在什麼地方？」

白天星笑道：「醜在心裏！」

張弟哼了一聲道：「我不懂。」

白天星笑道：「他們的外號，不已經交代得清楚了嗎？『黑心客』表示『心黑手辣』，『反復客』表示『反復無常』，『肉食客』是取『肉食者鄙』之意，說明此君品格不高，親者可以成仇，見利可以忘義，換句話說，標準的小人一個！」

張弟又道：「金鎗客呢？」

白天星輕輕一咳，笑道：「這個你留着將來問洪四吧！」

正在說着，烏八來了。

白天星搶着招呼道：「烏兄早！這邊來坐，這邊來坐。」

烏八今天的神情看來似乎也很愉快。

他過來坐下，向張弟笑笑道：「今天出場的是絕情刀焦武，明天就輪到你老弟啦！」

張弟只當沒有聽到。

烏八又笑了一下道：「這一次有資格問鼎的人不多，明天只要你老弟想個法子，編出一套說詞來，說得比那位將刀更動人，那把七星刀十之七八就篤定是你老弟的了。」

他是不是特地爲獻策來的呢？

張弟還是只當沒聽到。

白天星微笑道：「談到這方面，就得靠你烏兄幫忙了。」

烏八慷然道：「沒問題！」

他壓低聲音，又道：「這裏說話不方便，我們晚上談。」

白天星眼中一亮，也壓低了聲音道：「烏兄說話算話？」

烏八道：「當然！」

白天星轉向張弟，偷偷一擠眼睛，道：「聽到沒有？現在你該可以放心了。」

張弟皺起眉頭，正想分辯之際，白天星已又轉向烏八問道：「那位賀大娘子有沒有消息？」

烏八搖頭道：「什麼消息也沒有。」

白天星沉吟道：「我看這位黑牡丹說不定已經離開了七星鎭。」

烏八點頭道：「是的，我也是在這樣想。」

白天星長長嘆了口氣，道：「我可眞有點替那位獨眼龍担心，再這樣下去，那位獨眼龍我看不給急瘋了才怪。」

烏八笑笑道：「已經差不多了。」

白天星又問道：「那位飛腿追魂宮老前輩，這兩天怎麼樣？」

烏八雙肩一聳道：「更糟。」

白天星道：「怎麼呢？」

烏八嘆了口氣道：「自從發生事故以來，獨眼龍有氣無處出的形相雖然可怕，但多少還有點人樣子，那宮老兒則簡直已只比死人多口氣，看上去眞可憐。」

白天星眼珠一轉，忽然低聲道：「前幾天我們在這兒談的那件事情，有沒有一點進展？」

烏八搖搖頭道：「毫無進展。」

白天星道：「那麼——」

烏八日光一掃店門口，忽然起身匆匆道：「晚上再說！」

白天星轉頭望去，原來是鐵算盤錢如命在門口擧手相招。

白天星點點頭，笑笑。錢如命也點點頭，笑笑。

烏八離開後，張弟問道：「你又想跟這姓烏的打什麼交道？」

白天星道：「打保命的交道。」

張弟一呆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微笑道：「等一會兒，我再告訴你。」

張弟嘿了一聲道：「你跟這位烏八爺的秘密交道可眞多！」

白天星笑道：「你少冤枉人好不好？到目前為止，你不知道的秘密，也只不過一件而已。」

張弟等他說下去。

白天星與烏八之間，他不知道的秘密，的確只有一件。

那就是白天星剛剛提到的這一件。

記得白天星當時的回答是：「這件事誰知道了都不要緊，就是不能讓你一個人知道！」

他對這件事始終不能忘懷，就是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別人都可以知道，反而不能讓他知道！

白天星低聲道：「昨天，在七星廣場上，我担心的，也就是這件事——我担心可能出現第二個奪魂刀薛一飛！」

張弟不覺又是一呆道：「你把這件事交給他打聽？」

白天星道：「我要他替我留意這件事，找的當然是另外一個藉口。」

張弟不悅道：「這種事情，你為什麼要瞞着我？」

白天星苦笑笑，沒有開口。

張弟馬上就想到白天星瞞着他，其實是為了他好，不禁雙頰一熱，訕訕然又問道：「你說——這是你的一種預感？」

白天星點點頭，緩緩說道：「是的，這只是我的一種預感。憑以往的經驗，我可以說這種預感很少落空。」

張弟思索了片刻，忽然抬頭道：「那麼，你想這個人，會不會是昨晚的那個傢伙？」

白天星搖頭道：「絕對不是。」

張弟道：「何以見得？」

白天星趁着無人注意，便把昨夜跟踪那名黑衣人的經過，約畧說了一遍。

張弟愕然道：「那女人就是黑牡丹辛文姬？」

白天星含笑點頭。

張弟道：「那男的呢？」

白天星搖頭。

張弟道：「你從口音上聽不出來？」

白天星眉尖微皺，陷入沉思。

「那男的是誰呢？」

這個問題在張弟提出之前，他已經不曉得問過自己多少遍了。

當時，兩人談話的聲音低，風聲又大，他只隱隱約約覺得那男的口音似乎有點熟悉，但細細回味那種腔調，又好像陌生得很。

靈飛劍客長孫弘？

情刀秦鐘？

將刀郭威？

金鎗客熊飛？

這是他能想到的幾個人。

這幾個人，聽口音都有點像，但又都不太像。會不會是那位仁兄為了安全起見，怕別人一下聽出他的口音，故意改變了說話的腔調呢？

設若如此，那就一定是個熟人——

張弟又道：「那男的是誰，並不重要，你還是趁早替青青想個辦法吧！」

白天星緩緩點頭道：「我已經想到一個辦法了。」

張弟道：「什麼辦法？」

白天星微笑道：「我現在就要去拜訪一個人。」

張弟道：「拜訪誰？」

白天星在桌子上寫下一個人的名字。

張弟望着那個名字，不禁露出詫異之色道：「你認為打青青歪主意的人，就是這位仁兄？」

白天星道：「不一定。」

張弟道：「那麼你這時候跑去找他幹什麼？」

白天星道：「這是一計。」

張弟道：「什麼計？」

白天星低聲笑道：「圍魏救趙！」

× × ×

白天星要拜訪的人是長孫弘。

× × ×

院子裏靠牆放着一把太師椅。旁邊是兩張條櫈。

椅子前面，是一具小茶爐，爐旁有隻茶几，几上除了茶具之外，還放着幾碟菓點。

長孫弘懶洋洋的躺在椅子上晒太陽。

那兩名武師，就坐他身旁的櫈子上，一名武師在看通俗小說，另一名武師則在抹拭佩劍。

白天星這一次仍然是打牆頭上面翻進來的。

不過，這一次他受到的待遇較好，那兩名武師雖然露出戒備的神氣，但已不像第一次那樣充滿了敵意。

白天星微笑着慢慢走過去。

長孫弘緩緩欠身坐起。

白天星笑笑道：「公子早。」

長孫弘道：「請坐！」

白天星笑道：「謝謝。」

長孫弘道：「白兄突然枉駕造訪，可有什麼指教？」

白天星笑道：「不敢當！應該說是我來向公子請教。」

長孫弘道：「哦？」

白天星稍稍感到有點失望。

因為已看出，昨夜那名蒙面人，顯然並不是這位靈飛公子！

長孫弘只是靜靜地等候着，並無催促他快說之意。

這正是這位靈飛公子令人產生好感的地方。

他既不像病書生獨孤洪那樣帶着一身陰森鬼氣，也不像鐵三掌蔡龍那樣粗鹵不文，更不像小孟嘗吳才那樣處處矯揉做作，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世家公子的身份。

這位靈飛公子無論出現在什麼場合，一舉一動都表現得恰到好處。

矜持而不驕傲，大方而不浮誇，隨和而不會流俗！

白天星不僅微感失望，甚至連原先的信心，都有一點發生動搖。

不過，不管怎麼樣，他試總是要試一下的。

他輕輕咳了一聲，微笑着道：「不知公子上次的承諾，是否仍然有效？」

長孫弘又哦了一下道：「白兄意思是說——」

白天星微笑道：「是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公子上次的話，不是一時之戲言，我浪子現在就想向你公子領取那

筆賞金！」

長孫弘眼中微微一亮道：「你已找出那娘兒落腳的地方？」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

他望着長孫弘，面帶笑容，心中相當緊張。

因為只要長孫弘搖一搖頭，他的一番匠心安排，就要化為泡影了。

長孫弘沒有搖頭。

他目不轉睛地道：「什麼地方？」

白天星笑而不答。

這是禮貌。

他願意留下時間，讓對方自己去慢慢體會，該不該在這個時候，問出這樣一句話？

長孫弘目光一轉，微微點頭，顯然已經明白白天星不回答的原因。

他轉過頭去，向那名看書的武師道：「我們有沒有省城大通銀號的票子？」

那名武師面現遲疑之色道：「公子何必——」

長孫弘以一聲輕咳打斷了那武師的話，淡淡而緩緩地道：「何必怎樣？」

白天星心中微微一動。

不錯！這也正是他想知道的：何必怎樣？

那武師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會不會是：「公子何必花這種冤枉錢呢！我們不是已決定要動莫家那妞兒的腦筋麼？」

那武師臉色一變，連忙陪笑道：「小弟……意思……意思是說，公子何必一定要大通的票子，天興樓的票子，不也是一樣嗎？」

圓圓滑滑的，好一份急智！

長孫弘臉色一緩，點頭道：「當然一樣。」

那武師不敢再說什麼，隨即從懷裏取出一叠銀票，點出兩三張，放在茶几上。

長孫弘手一指道：「請白兄先點點數字。」

白天星道：「多少？」

長孫弘道：「三千兩。不行嗎？」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如果公子不見怪，我浪子另外還有個小小的要求。」

長孫弘道：「哦？」

語氣之中，已帶有明顯的不樂之意。

白天星緩緩接道：「收容黑牡丹的那一家老小幾口，均非我道中人物，希望公子行事之際，務必手底留情，莫要波及無辜。」

長孫弘一噢，忙道：「這個你白兄儘管放心好了！」

白天星這才彎下腰去，收起那幾張銀票，一面於欠身之際，低低說道：「人就藏在對面楊瘤子家裏。」

長孫弘一楞道：「對面楊家？」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是的，從這裏走過去，最多五十步。」

長孫弘聽了還不怎麼樣，那兩名武師臉上，則全忍不住露出無限懊惱之色。

五十步，三千兩，一步路是白銀六十兩整！

他們既不瞎又不聾，為什麼竟沒有能及時發現這個秘密呢？

白天星又笑了笑，道：「公子最好選在品刀會開始之際動手，那時鎮上無人，保證可以事半功倍！」

× × ×

獨眼龍賀雄站在河邊一排垂楊下。

楊枝枯萎憔悴。

人更憔悴。

河水流動，從容，徐緩，從不回頭，永不停歇。

河水流向何方？

× × ×

一個人沿着小河，慢慢的走過來。

獨眼龍緩緩轉身，望着這個人，這個人他不認識。

他也不需要認識。

如今他對什麼事情都不關心，如果這個人是找他來的，不論這人是誰，他都歡迎。

河邊的小樹，已被他砍斷好幾株。

他一直希望自己的這雙手掌，能有機會砍在一個人的脖子上。

也許現在就是一個機會。

他在等着那人走近。

但那人隔着兩三丈遠，就停下脚步，然後，只見那人垂下雙手，恭恭敬敬的彎下腰去，恭恭敬敬的喊了一聲：「賀大爺好！」

獨眼龍冷冷的瞪着這個人，冷冷地道：「朋友是誰？」

那人又打了一躬道：「小人洪四。」

獨眼龍臉上像籠着一層寒霜似的道：「你有事找我？」

洪四上前一步，低聲道：「小人是向賀爺領賞來的。」

獨眼龍瞪眼道：「領什麼賞？」

洪四低聲道：「賀爺是明白人。」

獨眼龍的一隻獨眼，突然瞪大一倍，像是要把洪四一口吞下去似的，死死的盯着洪四道：「你——你見到了我那個臭女人？」

洪四又走上一步，低聲道：「小人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但消息絕對可靠。」

獨眼龍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點頭沉聲道：「好！你說出那賤人的下落，大爺有賞。」

洪四卑遜地哈着腰，如同唸經般的道：「小人就住在鎮頭上，開了一家小車馬行，最近這幾個月，生意一直不好，老婆兒子又……」

獨眼龍探手入懷，摸出兩片金葉子，擲了過去道：「別說廢話！」

洪四大喜，忙不迭撿起那兩片金葉子，又張望着走上兩步，這才壓着嗓門道：「事情是這樣的：方才有人向小人預僱了一輛馬車，要小人於晌午時分，在鎮外大槐樹下等候，並吩咐小人放下車簾，多備兩條棉被，說是要載一位內眷……」

獨眼龍面露懷疑之色，岔口接着道：「你怎知道那人要載的內眷，一定就是我那個臭爛貨？」

洪四道：「小人是猜出來的，因為那個傢伙一看就曉得不是什麼好來路，如果他要載的內眷，是他自己的女人，根本用不着那樣鬼鬼祟祟的。」

獨眼龍點點頭，獨眼滾個不停，像是要噴出火燄來。

他接着問道：「那人如今何在？」

洪四道：「已經走了。」

獨眼龍道：「他有沒有說要到什麼地方去？」

洪四道：「沒有。」

獨眼龍道：「有沒有先付你一部份車資？」

洪四道：「付了小人兩半銀子。」

獨眼龍想了一下，又道：「那人生做什麼模樣？」

洪四道：「高高瘦瘦的，人雖生得有點邪氣，模樣倒還不錯。」

獨眼龍一顆心酸得要滴血，切齒恨恨地道：「這個臭婊子，爛婊子，我早就知道不是一個好東西！」

既然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又爲什麼要討來做老婆呢？

洪四搓搓手，輕咳了一聲道：「如果賀爺沒有別的吩咐——」

獨眼龍點點頭道：「好！你去吧。記住口風緊一點，若是消息正確，大爺還有重賞！」

洪四哈腰道：「是！」

× × ×

房間裏是温暖的，温暖得像整個房間裏都洋溢着一片春天的氣息。

這個房間其實並不華麗。

這個房間不僅談不上華麗，甚至可以說相當簡陋——簡陋得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像人住的地方。

房裏的傢俱，一共只有三樣：一張木板床，一張爛書桌，一隻舊馬桶。

泥牆上挖了一個洞，洞上豎了兩根木條，木條上糊着一層竹紙，算是窗戶。

窗紙已呈灰黃。

陽光透過窗戶，使房裏每一樣東西，看來都像蒙上了一層泥灰。

泥牆上坑坑洞洞的，到處結滿了蜘蛛網。

木床上鋪着一層發霉的稻草，草上是一條破蓆子，蓆子上是兩條已分不出顏色的舊棉被。

舊棉被裏躺着一個人。

一個女人！

× × ×

一個無論醒着或睡着，都會使男人怦然心動的女人。

正如奇苦酷寒的雪谷裏，悄悄地開着一朵鮮艷的桃花一樣，就因爲房間裏多了這樣一個女人，這個簡陋的房間看起來就完全不同了。

女人經常可以改變一切。

使醜陋的事物變得美好——或是使美好變得醜陋。

× × ×

她已經睡去好一會兒了。

她是天亮之後才睡去的。

她這一睡下去，至少也得日頭偏西，才會醒來。

昨夜，她實在太辛苦了。

現在的這個男人，雖然不像獨眼龍那樣强壯，精力也不比獨眼龍更旺盛，但這個男人却有一種特別的長處，使她每次都能獲得一種新奇的滿足。

那是獨眼龍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獨眼龍太粗暴了。

她歡喜粗暴。

但是她不歡喜獨眼龍的那種粗暴。

因爲獨眼龍經常粗暴得不是時候，每次她和獨眼龍在一起，都像在咬牙承受着一場狂風驟雨。

剛開始時，她覺很刺激。

那也許正是她當初願意委身於這位獨眼龍的原因。

但時間一久，就乏味了。

獨眼龍永遠都是直灌式的，事前如虎，事後如豬；這種人似乎從不懂得慢嚼細嚥的滋味。

這種人吃東西，似乎只是爲了灌滿他的胃。

餓了，捧起飯碗，連扒帶吞，吃飽了，筷子一放碗一推，抹抹咀巴走路！

沒有一個女人在這一方面，會歡喜一個吃飯只是像灌胃的男人。

縱然歡喜，也絕不會長久。

同時，獨眼龍暴君式的醋勁，也令她忍受不了。

女人有時也喜歡男人吃吃她的醋，但那多半是指婚前，而不是在婚後，同時也不能太過份。

帶點味兒，可以表示他愛她。

如果氣味太濃烈，意義就變了；那將表示他對她不信任，一方面也表示他對自己完全沒有一點信心！

不過，種種苦難，如今都過去了。

現在她已找到一個理想的男人。

有了這個男人，她將可以永遠離開那個暴君，永遠享受這個男人細雨和風式的綿綿蜜意。

現在她只須忍耐和等待。

忍耐目前的生活方式。

等待品刀會結束！

然後，她便可以帶着幸福和財富，和這個男人遠走高飛！

她安詳俏麗的面龐上，慢慢泛起一抹桃紅色，慢慢綻開一絲笑意，顯示她正在做着一個甜美的夢。

只可惜好夢似乎總是醒得特別快些。

× × ×

辛文姬醒了，是被推房門的聲音驚醒的。

她轉了一個身，緩緩睜開眼皮，臉上仍然帶着慵羞的笑容。

因爲她知道來的是誰。

楊家老小三口，無事絕不闖入這個房間，不打招呼，就推門進來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那個方才在夢中也害得她面孔發紅的男人！

但當她看清進來的這個人，竟是一張陌生的面孔時，她呆住了！

那人慢慢走向床前，臉上帶着微笑，似乎並無惡意。

辛文姬一下坐了起來，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張目畏縮地道：「你，你……」

那人微笑道：「娘子放心，我們不是壞事來的，只要娘子不嚷開去，在下保證沒有麻煩。」

辛文姬拉緊了被頭道：「你快走開，我不認識你是誰！」

那人微笑道：「娘子認不認識在下，都無所謂，只要你娘子認識我們公子就行了。」

辛文姬一怔道：「『公子』？」

那人笑而不答，同時偏身讓向一旁。

這時又有人含笑入房。

辛文姬目光一抬，不覺愕然脫口道：「長……長孫公子？」

長孫弘含笑欠身道：「正是晚生！」

辛文姬臉上驚惶之色慢慢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抹緋紅，她訥訥地道：「公子……公子……」

她不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女人，也不是不擅於口才，只是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想找幾句適當的話接下去，可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長孫弘又欠了欠身子，含笑道：「晚生對娘子仰慕已久，只恨一直無緣親近，如蒙娘子不棄，晚生願拜裙下，永爲不二之臣！」

辛文姬臉更紅了，數度欲言又止。

她能說什麼好呢？

這位長孫公子的來意，早在她意料之中；以這位長孫公子人品和身世來說，也不算辱沒了她。

只是——唉！

就在這時候，又有一名漢子走了進來；進來的這名漢子，手上竟拿着一隻大蔴袋。

長孫弘帶着歉意道：「晚生已在鎮外備下馬車，爲避別人耳目起見，在出鎮之前，還得請娘子先行委屈一下。」

× × ×

來人已走，屋子裏又靜了下來。

楊家三口，像泥菩薩似的，一動不動的呆坐着。

楊大瘤子的老毛病，竟好像也給嚇好了，他不僅依那一伙人的吩咐沒有聲張，甚至連咳都沒有咳上一聲。

也不知過去多久，楊小娘子忽然起身道：「我出去看看。」

楊大瘤子道：「用不着看，已經走得夠遠的了。」

他說完這兩句話，忽又劇烈地咳嗽起來。

楊小娘子遲疑了一下道：「那我們還坐着幹什麼？」

楊大瘤子點點頭，一邊伸手去摸火刀火石。

克叉幾聲，火星四濺，火捻子點着了。但楊大瘤子並沒有裝旱菸，却把火捻子交給了媳婦楊小娘子。

生火燒飯？

楊小娘子在公公打火時，已從屋角找來一團舊紙，接下火捻子之後，便將手中舊紙點燃。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楊小娘子竟將點着的舊紙突然提向一堆乾草。

那堆乾草登時畢畢剝剝的燃燒起來，火舌像蛇信般很快的便伸上了舊板壁。

像這種茅草屋，火舌只要上了屋樑，就無法可想了。

楊小瘡疤仍然痴呆呆的坐在那裏，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他也許根本就不明白他女人在做什麼。

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楊大瘤子居然也沒有制止他媳婦這種近乎瘋狂的行爲。

屋子裏馬上充滿了烟霧。

楊大瘤子咳嗽得更厲害了！

只聽他一邊咳，一邊喃喃自話：「洪四……咳咳……眞是……咳咳……眞是個怪人……咳咳咳……」

楊小娘子像是附和她公公似的，接着嘆了口氣道：「是啊！我們這兩間破屋子，他居然肯拿一百兩銀子買下來，要我們搬去黃花鎮住。最後又改變主意，叫我們等房客一走，馬上放把火燒掉，還要裝出是失火的樣子，眞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楊大瘤子站起來揮手道：「別多說了，拿了人家銀子，就得照人家吩咐做，家龍由我來照顧，你出去喊人救火吧！」

× × ×

一股濃烟沖天而起，七星廣場上登時騷動起來，誰也顧不得再去聽那位絕情刀焦武說些什麼了。

「啊！火！火！」

「不好，鎮上燒起來了！」

「快點去救人！」

「走！」

「走！」

「救火啊！」

鎮上的鑼聲，也在這時響了起來。

人潮湧向起火處。

一路上腳步聲滲着呼叫聲，洶洶然如同末日降臨。

有人大聲問道：「是鎮上那一家？」

不知是誰回答了一句：「好像是楊大瘤子那附近。」

於是，喊叫之聲，又不同了：「大家跑快點啊！失火的是楊大瘤子楊家啊！」

「楊家燒不起啊！大家快跑啊！」

× × ×

天山四醜也雜在人羣中。

像四醜這樣的人物，放火本來就是他們的拿手戲之一，如今這麼一場漠不相關的小火，當然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他們跟在別人後面跑，不過是閒也閒着，湊個熱鬧而已！

可是，就在有人喊出失火的戶主之後，情況馬上改了！

一名青衣漢子突然排衆奔向四醜中的老大黑心客烏光，不知跟烏光說了幾句什麼話，烏光一哦，一張橫肉臉孔，迅即變了顏色。接着，烏光又跟其他三醜耳語了幾句，四兄弟立即加快脚步，搶在衆人前面，向鎮上跑去。

（未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隋光華與杜萬里坦率交談，要求杜萬里放棄刧掠八家聯保的紅鏢，並担保八家鏢局以後不再爲官家鷹犬，杜萬里答允後，立卽親自往制阻烏家帮門下，詎烏家帮的兩位護法烏天老和烏天翁陽奉陰違，在杜萬里重返劍堡之後，召集烏家族衆會商，決定反抗杜萬里命令，議後並欲置杜萬里心腹天踪老大和天十六，老大伺機喝令天十六逃亡，天十六急縱身突圍而去。此際，杜萬里正在劍堡，將追殺霍六絕之事公佈原因，霍飛雲含憤而去，天十六飛奔而至，喘息着報告烏天老反了，對八家鏢局不利——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孫玉鑫・文
盧令・圖

情仇



窮搜遍天下　單劍闖苗疆

天踪十六並不知道當「烏木族令」干涉到帮主令諭時，帮主已等於除名帮中，可是杜萬里却明白，他神色一變，那久已沒有出現在眉目間的陰森狠毒神色，如今再次閃出人前！

他只是冷哼一聲，轉向隋光華道：「小弟必須告辭，請師兄暫時留下八大鏢局的朋友，候小弟知會再離堡登程！」

話說完，人已出了大廳，好快！

隋光華想攔他共商應付之策，因爲隋光華心裏有數，巴不得杜萬里能放棄「烏家帮」，如今豈不正好天從人願，但是杜萬里的身法太快了，由此可見杜萬里心中的憤怒和焦急！

古人曾說，遇急難須沉着，有他不破的道理，設若杜萬里能稍稍沉着，必然能看出天踪十六神情的陡變，那後來的一切遭遇就大不相同，可惜他太過憤怒，不僅未能多加注意天踪十六的臉上變化，並且只當他自己一走，天踪十六必然立刻隨行，於是也沒有出聲招喚，如此一來，所造成的不幸結果，使他百口莫辯！

杜萬里已出了大廳，天踪十六突然自雙手開始轉爲紅色，一張臉也紅成新娘子的蓋頭布！

懂這個奇異變化的杜萬里，已走的很遠，其他人只當天踪十六一路奔跑太過勞累，麥民天就站在他身側，不由扶着他連聲道：「朋友，朋友，你覺得如何？」

話剛說完，天踪十六一張臉已漸漸漲腫寸許，麥民天傻了，忘記放手！

天踪十六是烏家門下，本身的突然變化，頓悟已中惡毒暗算，强提功力支持一身上下的漲痛，揚聲狂吼道：「大家快逃！快逃！」

他狂吼聲聲，不僅沒使廳內羣俠逃出，反而使羣俠在莫名其妙下呆了刹那，這刹那間，正是惟一逃生的機會，他們錯過了，衆目愕然射投天踪十六身上的神光，倏忽變作了駭懼，只見天踪十六已經漲腫超過本身一倍，隋光華總算是身懷罕絕功力見識高超的名家，驀地想起「烏家苗」傳統的一種歹毒功力，立刻沉聲喝道：「諸位火速覓地自防，這是『烏家苗』的『血光分屍』歹毒大法！」

警告不遲，時已難再！天踪十六一聲慘痛的狂吼，整個身軀在一聲「敲碎」肉裂的怪响下，化作萬千肉星血點，其疾如箭罩射到整個大廳的每一角落！

首當其衝的，是麥民天，天可憐這個方正的老實青年人，連聲哎喲都沒有呼喚就身炸數斷慘死地上！

大廳中的燈光，已被血雨肉丁暴射熄滅，哼呼慘吟呻痛中，不知有多少位高手重傷！

燈亮了，是隋光華親自點燃的，看那執拿着紙信火種的左手，抖動如患顫症，就知道隋光華是如何沉痛又如何憤怒！

泰山劍派掌門人程棟，動也沒動的死在座中，他雙眉正中，仍在滴流着鮮血，一點肉星，恰正在正中，而這種傷死，却正是程棟殺人不空泰山劍派的一招「直貫金烏」！

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好厲害，右手握着一柄牙骨七首，他一條左臂自肘起，被他自己斬落下來，他左臂腕間被血雨射中，他深知厲害不惜壯士斷腕而保生命！

胡暢很幸運，快速推倒酒桌，結果毫髮無傷。

究竟木木禪師不愧少林一派監院，「般若禪掌」連揮，肉星血雨被震飛回去，也沒受傷損！

「朝陽堡主」李三冬，人正在木木監院身後，沾光不少沒費半點氣力保得命！

索彤死了，方子玉臉上成了一片血絲，正在地上翻滾哀號！

另兩位八大鏢局的代表，因坐處正當天踪十六和麥民天身側，死的最早！

隋光華是在揚呼示警後，以師門絕學震散臨身血雨而平安無事。

他高提着一盞剛剛燃燒的燈籠，目射寒光掃射廳中一遍英雄淚不覺自垂滾落！

最可悲的是方子玉，身中「烏家苗」蠱神的「血光」，已是必死，除非能像鐵心石那樣毫不猶豫斷腕去毒，當然方子玉不同於鐵心石，方子玉傷在頭臉，壯士斷腕可以，壯士斷首何異速死！

方子玉滾翻間，驀地一跳而起，看到他的激動，猛揚雙手，竟抓入廳中巨大木柱中，入木五寸，如同生生被釘在柱上一樣！

方子玉自己釘住自己，悲聲對隋光華喊道：「堡主，你有個好師弟！」

隋光華淚已盈眶，大步而前道：「方兄，你……你這叫隋光華何以爲人！」

說着就要去拉方子玉的雙臂，方子玉厲聲道：「方某已中蠱毒，正强忍萬虫嚙骨般的痛楚，自釘柱上正是不願痛狂之時傷及堡主，隋堡主，事由你那好師弟所起，如今只好煩請堡主帮忙，帮忙給我一刀或是一掌，免得我再受這種痛苦！」

只這幾句話的工夫，方子玉臉形已變，痛苦之狀無可比擬。

隋光華緊咬着牙齒，低垂下頭，全身激動的顫抖不止！

驀地鐵心石一聲狂喝道：「方老大，恕過我老花子多事，帮你早走一步，你放心，天涯海角老花子發誓手刃杜萬里這個匹夫！」

鐵心石一撲而上，豈料隋光華適時橫臂挺阻震退了鐵心石，寒着一張臉道：「鐵長老恕罪，隋某師門中事，不敢勞瀆他人！」

話聲中，隋光華食指凌虛點下，方子玉一聲淒涼苦笑，頭一垂就此死去。

隋光華不再留客，木木禪師爲死難者默禱三經，首先合十告辭而去，鐵心石一言不發去了，八大鏢局生存的幾位，雖明知離堡更是死路一條，但事逼如此，只有默然無言上路！

就在木木禪師及外堡獲知內堡生變後的賓客們，紛紛離開賓館準備離堡的當空，也正是八大鏢局押鏢出了內堡，走到外堡長街的時候，驀地四外狂嘯聲震，千百「烏家門下」苗族好手，毒箭當前梭槍於後攻進劍堡！

沒人能夠預料得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平日裏，劍堡本有極爲嚴密的防守方策，只因內堡突出意外，老胡暢正代隋光華辦理死難事宜，外堡平日是由麥民天指揮防守，如今麥民天慘死，馬管事已通知麥家，內外正因此事亂作一片的當空，烏家苗暴然現身發難，外堡住戶首當其衝，慘死梭槍毒箭之下的數以百計！

並說賀客羣衆皆已誤會天踪十六是杜萬里的狠毒安排，雖說上自木木禪師起，已存必誅杜萬里之心，但對隋光華，仍有一份悲憫和同情及敬重，何況變生突然，已成矢的。於是在木木一聲禪唱，鐵心石揚聲指揮，李三冬已調集門下，衆賀客展散開來，烏家苗頓被阻於外堡通往內堡的廣場上！

是如何慘烈的肉搏，烏家苗以壓倒的人數，以五搏一的優勢，頓飯光景已攻到內堡邊緣！

數百武林賀客，在外堡廣場上丟失性命的已兩百多人，以功力武技論，烏家苗應是不堪一擊，但是事實恰恰相反，這次烏天老計劃週詳，每五名苗勇，配上一名功力極高的「烏家門下」親信，於是人多欺人，人海猛攻下，羣俠傷亡慘重！

適時，內堡牆上傳來號角悲聲，接着萬矢齊發，將拚死猛攻的烏家苗勇，擊退在內堡牆外十丈地區！

箭發如雨，來自內堡牆頭，箭雨中，隋光華雪衣蔴巾登上堡樓，面對勇戰剛剛得機喘息的賀壽羣俠道：「隋某奉請羣俠魚貫退入內堡，越快越好！」

鐵心石門下死得慘重，已殺紅了眼，沉聲道：「你要沒有必勝之道，退守只是一條死路！」

李三冬幾位出道不久的徒弟，竟死的一個不剩，厲聲喝道：「隋堡主，雖說杜萬里毒謀並沒把你除外，但是老夫仍要請你說一句話，此事究竟怎生了斷！」

「此事」並不單指烏家苗攻堡殺人而言，隋光華當然明白，於是揚聲道：「李大俠請看隋某這身衣衫，就爲替今日死難而服，此間事了，雖上天入地，隋某亦必手刃那杜萬里！」

有這句話，羣俠緩緩退入內堡。

烏家苗仍思追殺，箭雨始終不停，難越雷池一步！

羣俠退盡，堡門緊閉，烏家苗緊緊圍上，迫近堡牆，架起長木，爭勇攻上！

烏家苗之所以能够貼近內堡堡牆，當然是內堡箭雨已停，究竟是內堡存箭業已不足，抑或是另有奧妙，就非外人所能知了。假如烏天老，烏天翁或烏天成及八族長老中的任何一人在場，至少不會不防到內堡箭雨突停是詐，至少也會先爲整頓一下軍容，然後再作攻堡的打算，可惜，可惜他們沒能趕到劍堡！

他們所以無法趕到，原因只有一個，杜萬里找到了他們，時正在作彼此之間的生死之搏！

×　　×

萬不得已去背叛自己所信任的朋友，是看來無義實則十分痛苦的事，但是萬不得已去親自誅殺背叛自己的朋友，更爲痛苦！

明知痛苦，又絕對沒有辦法避免，被

殺的人不怎麼難過，殺人的雖然是張冷臉鐵心，却流着熱淚！

杜萬里就是如此，劍上血珠仍在滴流，地上的烏天老也還挺動。可是杜萬里已經看不清楚當前的一切，晶淚盈眶，一片水茫。

趁這天賜的機會，烏天成悄然暴撲而上，另外三名長老，也倏地欺近，四人分作四面，七道金銀光閃挾破空之聲絞到杜萬里身上！

杜萬里只憑雙耳聽聲，抖臂上拔三丈，烏天翁早和烏天成等人有了默契，他後發先至，騰身五丈高空，抖手撒出仗以成名的「天恨網」，杜萬里雖將下面四人的猛攻躲過，却正好自投「天恨網」中了！

一絲奇腥的氣味傳入杜萬里鼻中，百忙下他首先抖劍而起，趁勢以右腕衣袖拂過雙目，擦去淚珠，目光射處「天恨網」已套到雙肩部位，全躲已遲，避重就輕，劍鋒削在網右邊緣上面！

「天恨網」被削裂一道裂口，杜萬里却借這一劍微力，身形平翻後退七尺，「天恨網」十之八九落了空，但左側邊緣已搭在杜萬里雙足上面，生生將杜萬里翻震地上！

杜萬里頭稍斜下雙足平上而落，用不得力，烏天成等四人，寒閃光幕已再次絞到，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傳出，加雜了三聲慘號和一聲悶哼，杜萬里摔到地上，滾飛三丈，滾轉處，洒落一道血痕，但他却在三丈外一躍而起，其疾無倫的投射到遠遠的暗影中轉眼無踪！

烏天成死了，被劍斬兩段，他那成名的「雙金鈎」，也被分成四段！

其餘三名長老，只有一人無恙，餘二人一死一重傷，這一戰並沒有結果，若勉強下個斷語，是兩敗俱傷！

當烏天翁調來門下，收屍醫殘再和另一位長老撲奔劍堡時，晚了，劍堡中的烏家苗，已是千死九百十不留一！

隋光華用上了他專爲萬一時應付大敵的「枱桿」，一共二十支，在羣俠退守內堡，內堡箭雨倏停後盞茶時，堡門倏開，二十支「枱桿」分爲兩隊，火繩點燃，雷鳴巨震聲聲相接，一陣亂轟，烏家苗精銳死傷殆盡！

烏天翁正迎上如喪家犬漏網魚般奔逃出劍堡的門下，匆促問明經過，那敢再作逗留，遠撤逃遁而去。

×　×

安活埋死，劍堡上下很忙了幾天，隋光華並派出親信高手，四下打聽杜萬里的消息，但皆無所獲。

羣俠在劍堡多住了五天，過了五天風平浪靜的日子，已不能再久待下去，相幫八大鏢局，辭別了隋光華，離開劍堡。

隋光華沒有親自去找尋杜萬里，而是嚴守堡中，他怕萬一自己離堡，杜萬里率衆再犯，勢必無人能敵而堡毀人亡！

另一個原因，是他仍然存疑，認爲杜萬里不致於這樣歹毒，內中或有別情，若眞如此，不日杜萬里必定會悄然來會，解說一切。

他失望了，杜萬里並沒有來，於是他深信一切出於杜萬里預謀，發誓復仇。

烏家苗猛攻劍堡慘敗逃退的消息，傳遍了武林各個角落，並已指明烏家的幫主杜萬里，是劍堡主人隋光華的師弟！

泰山劍派及八大鏢局，已在鏢送地頭後，結成了一個整整三十二人的「復仇隊伍」，揚言天下，必誅杜萬里而後快！

劍堡那從來不關的堡門，現在不論日夜的關閉着，當「復仇隊伍」由三十二人增加到六十位時，已是整個武林及各大門戶聯結的行動了，這隊人，曾又去過劍堡，但被胡暢在堡牆上謝拒了，胡暢說的好，隋堡主染病在床，難以接待，「復仇大隊」被拒堡外悻悻而去！

他們當然不能也不敢和隋光華翻臉，但是他們想法是一樣的，師兄師弟，隋光華是有心置身事外了。

沒人談及隋光華另有用意，這因爲隋光華磊落光明的往事。

復仇大隊分開了，分作十隊，六人一隊，自出事地起，大扇面形的窮搜直前，目的人物固然是杜萬里，目的地却是昔日「烏家」的老巢，十萬大山！

昆明城中的「烏家店」，早就換了主人，那是從杜萬里接任幫主後，烏家幫改遷他處而出賣了店舖一切。

昔日「烏家店」的舊址，依然是經營着招商客棧和酒樓生意，不過堂皇多了，名號也改爲「金碧莊」，已是昆明數一數二的大客棧。

金碧莊的「南雅樓」，被兩位客人包下，已經住了半月啦，其中一位從進店到現在，沒出過「南雅樓」的院門。

這天傍晚，店家把上等吃食送入「南雅樓」後，兩位客人之一緊緊的反扣了院門，又重關上樓門，才恭請那位始終沒再露面的客人用餐。

這人自樓上走下，赫然竟是杜萬里，人沒變，就是臉色蒼白了許多。

杜萬里笑着，先前那人恭敬的也含笑道：「屬下知道幫主這些日子不動葷腥，腸胃太淡，巧的是今天傷已痊癒，又正有新鮮鯽魚，廚師的手藝不賴，幫主您嚐嚐看。」

杜萬里搖頭道：「林兄弟，你怎麼老改不了，我已不是烏家幫幫主，而你也不再是天踪老大，眞不見外，稱我聲杜兄或杜老大最好。」

原來那位幸逃不死大難的天踪老大，和杜萬里相逢結伴至此。

天踪老大林雙嶺，論年紀小杜萬里一歲，但他怎樣也不肯改口，如今被迫無奈，苦笑聲道：「杜……杜大哥，您……」

「好了好了，林兄弟，咱們用飯，有話邊吃邊談。」

吃喝間，杜萬里問及近日武林消息，林雙嶺很詳細的把近日武林動態說了一遍，他消息來源十分可靠，傳自昆明鏢行朋友。

杜萬里對「復仇大隊」漸漸接近雲貴的事，並不怎麼重視，但對劍堡主人因病謝拒訪客的行徑，微微變了面色，他囑咐林雙嶺，要再用心思去打聽「烏家苗」八族長老的藏處，這最要緊，也是杜萬里所最關心的。

又過了兩天，林雙嶺一清早出去，曾告訴杜萬里說，他要去找當年巧救了的一位苗人，打聽烏天翁等人下落。

傍晚，林雙嶺仍未歸來，杜萬里似乎已有警兆，悄悄地離開「金碧莊」的「南雅樓」，隱身能俯望整個「金碧莊」動靜的一株參天古木之上，他預料將發生奇特的變故。

他料對了，由丐幫鐵心石爲首的一隊六名高手，押着看來已是半死的林雙嶺，飛越過三丈高牆，直逼到「南雅樓」下。

杜萬里人在古木上面，緊鎖起了雙眉，他早已聽說天踪十六在劍堡發生的事情，只可惜那時他一身重傷，幸遇上因受杜萬里傳授而能自備穴道逃得活命的林雙嶺，一路揹着他遠逃到昆明，所以始終沒能親自去對師兄解釋，不過他總認爲，師兄不會只聽一面，祇見一事而下判斷，也相信武林羣俠會偵知內情，至少會先去偵查獲得實情後才轉爲行動，却不料事與願違，俱皆認定他是罪魁禍首。

「金碧莊」藏身近月，傷勢始復，在决定偵知烏天翁等人藏處，而擒獲時，再押入劍堡面對羣俠慨述始末，怎知「復仇大隊」不僅消息快捷，人也不慢，竟已欺圍昆明找到了「金碧莊」中。

他面帶煞威心泛怒火而目中盈淚忖思一切的當兒，一條人影已自遠處投射落身「南雅樓」下！

這人還挾着一個看似已經半死的人，足踏平地，並不隱身，揚聲喊道：「鐵心石拜會杜幫主，我說杜幫主，你的金身大駕似乎應該露露面了吧？」

杜萬里雙眉不由急驟的跳動，又一條人影自外面飛射下來，杜萬里看的分明，認識爲「朝陽堡主」李三冬！

李三冬就飄落立足在鐵心石右側丈外，人剛落足，話聲已起道：「杜萬里，還有老夫這僥倖不死的李三冬！也斗胆恭請彼此一會！」

杜萬里正在想着是否現身答話，鐵心石却已一聲冷笑道：「鐵某承蒙杜幫主成全，使四肢變作三肢，難以見人，所以今夜索與不遠千里而來要求幫主乾脆成全到底，目下鐵某手中有你親信的人在，這人生死，端賴幫主態度而定，不瞞你杜幫主說，今夜來的好朋友不少，只怕你是躲不過去了，所以……」

話聲未止，鐵心石背後已傳來杜萬里的一聲冷哼，當鐵心石心頭猛顫，李三冬變色轉身時，杜萬里雙目射出寒光，橫掃過他倆，道：「鐵心石，堂堂窮家幫，會瞎眼選你作刑堂長老，可說是窮家幫的一大悲劇！」

鐵心石一張臉眞像是塊銹鐵的顏色，沒答話，却揚臂打出一道寒光，寒光並非照顧杜萬里，而是直投高空，化作一蓬銀花彩芒，久久始熄！

燈號，火花，杜萬里連眼皮全沒抬，嘴角掀起冷酷輕蔑笑意，靜靜相待！

一條條疾速的人影，投射下來，一條條人影圍近成圈，包括李三冬和鐵心石在內，共計十二人。

杜萬里早已獲得復仇大隊的消息，當然也知道他們分作了十隊，日下出現十二個人，是兩隊高手。

杜萬里仍然沒有開口，也沒動，目光盯在鐵心石身上，嘴角的輕蔑冷酷的笑意，越發濃了！

杜萬里的目光，誘使鐵心石恍悟原因，一挺身軀，一仰頭道：「杜幫主幸會，怎麼說，咱們是就地了斷抑或是……」

「住口！」杜萬里厲聲叱道：「把人放下！」

鐵心石嘿嘿地陰笑連聲道：「放下？就憑你一句話？」

「放下，就憑我一句話，另外還有一句奉勸你的話，如果你不放下挾持的人，就保不住你僅存的手臂！」

提起手臂，鐵心石牙咬出聲响，一聲厲吼道：「老夫在自斷一臂的時候，就暗暗發了血誓，一條斷臂要盡換你們烏家狗命，如今，這是第一個！」

「鐵心石！」杜萬里看出鐵心石獨臂抖動，已知其意，沉聲喝道：「你聽明白，劍堡天踪十六的事，事前我絲毫不知，當烏家苗衆攻襲劍堡時，我正與烏家八長老作生死之搏，不幸重傷，被如今你所擄爲人質的林雙嶺老弟所救，逃亡千里至此養傷，本想再有幾天，偵獲烏天翁等罪魁下落後，擒之而返劍堡，再當衆相質說明眞象，那知……」

鐵心石陰陰地一笑接口道：「那知我們人已來了對嗎？杜萬里，你少跟我老花子來這一套，姓林的在途遇時已經說過這一套了，不新鮮，我勸你還是另換一套眞的吧！」

杜萬里一聲斷喝道：「鐵心石，林雙嶺既已告訴你實情，你竟然仍舊下手傷他擄他，鐵心石，你是自取死禍！」

「杜萬里！」鐵心石厲聲道：「姓鐵的不吃你這個，今夜的是要有死活，只是還不知道是你是我！」

杜萬里雙眉顫動，怒已至極，但仍強壓下憤慨怒火，轉向李三冬道：「李堡主可信杜某所說的話？」

李三冬冷冷地說道：「老夫只知道那天踪十六，是你的門下！老夫也明白當時若非木木監院神功護體巧救老夫，老夫死已多日！老夫再說句明白話，泰山程兄的慘死，必須有報！」

杜萬里全身都顫抖起來，搖着頭，似欲搖掉一切的憤怒和悲傷，道：「李堡主，烏天翁沒死，杜某發誓必將此獠生擒，那時劍堡重聚一分眞假是非如何？」

李三冬笑了，是冷嘲的譏笑，道：「這個老夫深信你必能辦到，老夫也深信烏天翁至時會自承一切，把你這個幫主的責任遠遠拋開，像不久前這姓林的一樣！」

杜萬里一楞，鐵心石接口道：「沒聽懂杜萬里？那門那派都有死士，杜萬里，你就省省心吧！」

杜萬里懂了，怒聲道：「看來你們早已預定非置於我死地不可了？」

鐵心石也怒聲道：「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杜萬里沉聲道：「一羣剛愎的匹夫，至少你們該想想，我如果當眞是參與是謀，以我功力技藝，何須說得這多廢話，焉有不早動殺手斬草除根之理？」

李三冬微微一楞，他認爲杜萬里這句話是事實！

杜萬里話鋒微頓之後，接着又道：「再說，劍堡意外若出我的授意安排，我又怎會身受重傷？再退一步來說，若非有我

以一人之力阻住了烏氏八族族老，血搏多時，他們又焉有不在劍堡現身之理，他們若是也到了劍堡，只怕今日你們早成亡魂，那能平安無事！」

李三冬微微仰起頭臉，雲動雙目，看來他有些相信杜萬里所說的話了。

鐵心石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立刻怒叱一聲道：「你受傷誰能証明？你和烏氏八族族老血搏，又有誰能作証？你是烏家幫幫主，他們是烏家的族老，杜萬里，算了吧，別空費無用的欺人自欺手段了！」

他話聲一停，轉爲高昇，而對李三冬及其餘十大高手道：「良機不再，別忘記我們的目的，殺！我先處治了這姓林的匹夫！」

「鐵心石！」杜萬里狂吼道：「你若敢殺林雙嶺，杜某發誓今夜生生撕裂你這匹夫！」

話够狠，也够快，仍然嫌慢，鐵心石獨臂猛挾，全力一擠，林雙嶺本已受傷，怎禁鐵心石的全力猛壓，一聲慘呼，口鼻中噴出鮮血，頓卽死去。

林雙嶺對杜萬里有救命之恩，林雙嶺之死，等於死於杜萬里之手，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萬里一聲悲嘯，閃身疾急撲上，閃身時，二指已凌空點下，鐵心石一身超俗功力技藝，怎奈相差杜萬里遠甚，杜萬里又是恨悲關切下全力攻襲，鐵心石雖已暴移身形向右飄退，左肩依然被指力擊中，身形一滯，痛哼一聲，再次急向右方縱去！

杜萬里怎能由其脫身，指中，人到，舒手，擒拏，鐵心石已被高高擧起！

李三冬神驚色變，救已不及，揚聲呼道：「杜幫主留人，此事可再作商量！」

杜萬里高擧着鐵心石，搖頭慘然一笑道：「李三冬，晚了！遲了！我曾經說盡好話，講盡實情，你們不信，連半絲機會也不留下，林雙嶺對我有救命之恩，他不惜和烏氏八族族老爲敵，只爲有我，如今鐵心石當我之面，殺我恩人，斷送了一切機會，李三冬，聽我相勸現在你們快走，否則等我生生裂碎鐵心石後，誰也休想活命！」

李三冬剛剛揮出手去，意圖請杜萬里再聽他幾句，杜萬里却已一聲長嘯，雙臂震力猛的左右一開，鐵心石頓被生生撕成兩片，碎臟殘肉斷骨腥血洒的李三冬等人滿身滿臉。

呆了！傻了！李三冬等十一高手，如木鷄若石像一動不動，但人人臉上那種駭極畏凛的神色，却足寒人胆！

驀地！杜萬里厲聲狂喝道：「滾！你們全給我滾！滾！」

自李三冬開始，悄然轉身頓足疾射而去，利那走了個乾淨！

×　　×　　×

復仇大隊的人，在昆明滇池重聚，只少了個鐵心石，但却多了五位年近古稀的老花子！

這五位老花子，正是丐幫向不輕出，出亦不過二人相伴的「五堂五老」！

鐵心石的殘屍，被送到成都南門外紫竹的窮家幫中，幫主「九龍神丐」卓五凡，曾問明李三冬事之經過，然後召宣五堂五老，當着李三冬的面，發論五老相會杜萬里，卓五凡說的明白，不准像鐵心石一樣的妄動怒火，只是奉請杜萬里約一時地，把昔日劍堡中事弄個清白出來，事若眞像杜萬里所說，鐵心石斷臂之恨，自有丐幫中人去找烏氏族長了斷，至於鐵心石慘死，咎在自己，林雙嶺已足抵命，丐幫和杜萬里的恩怨，立卽作罷！

李三冬聽得老臉發紅，如果「金碧莊」中，他不和鐵心石一樣被仇恨之火矇了心，事情斷不會像今日這般難堪而扎手！

復仇大隊俱已接獲消息，滇池重聚，共商大計，這次不像上次一樣，定妥了安善計劃。

年輕一輩的好手，再次挑選，以師門發論聯合行動，但僅供偵索烏氏族長隱身之處，及打探杜萬里如今下落，卽使途遇，亦不得擅自出手，必須盡快通知各前輩，並小心追躡不使目標走脫，這是爲了避免無謂的傷亡！

老一輩的人物，分作三隊，彼此皆以丐帮弟子通達消息，行踪不使友隊於十二時辰外中斷！

最後談及找到杜萬里後當如何，有人提出立卽格殺，有人反對，反對的人也僅僅說杜萬里不可力敵，並沒有人多爲杜萬里想想，留一條彼此化解仇恨的路，只有丐帮五老當衆聲明，身奉嚴諭，旨在相得杜萬里與帮主會時會地，不能參與搏戰，不過五老說的好，他們也沒有打算影响羣俠行動，所以不會阻碍羣俠的攻殺。

事經決定，有人突然提出應否知會隋光華的事，決議派人柬送劍堡，寫明一切，至於隋光華有何擧動，他們不加聞問。

飛遞劍堡的這封信，是由丐帮專人投送的，接待千里送信人的是老胡暢，胡暢親自書就一柬，仍煩原送柬人回陳，回信到達昆明而轉遞已在途中的羣俠時，正是羣俠相得隔月一聚議的日子，李三冬當衆展柬，柬上字不多，寫的是——堡主月前稱病，卽已隻身天涯追索杜某，不日前有消息傳知，已去貴陽有轉桂林之勢，堡主心意，似決憑己力擒獲杜某，而公判於諸兒之前等等！

羣俠月來杳無消息，烏家族老藏處不知，而數千烏家族民，更早已空寨而去不知所終，對杜萬里行踪，更加難測，獲柬大喜，奔向貴陽。

×　　×　　×

劍堡來了訪客，兩位古稀老者和八名强悍的年輕人。

名帖上寫的清楚，泰山劍派天，地雙老，率門下八豹拜。

接待的仍是胡暢，他久聞泰山劍派天，地雙老的威名，也知道泰山八豹是些怎等人物，論輩份，已死的泰山劍派掌門人，正是雙老的師侄，雙老退隱「天地峯」已二十年，很少再過問派中事務，並且自退隱之日，挑選派中弟子稚兒八人，携之隱居，傳以絕藝，也就是今日相隨雙老而至的八豹！

雙老功力究有多高多深，八豹修爲已到何等火候，武林中人少有知者，不過據胡暢所知，雙老十八歲別師行道，生平僅僅敗過三次，都是年滿三十以前的事，三十歲後，固然少見搏殺，但總年經次把兩次與人動手，再未敗陣，以此推斷，雙老

功力技藝實已達到化境。

接待客套下，天老直接了當的提出要求，爲了追索杜萬里，來討線索。

胡暢昨日才送去了羣俠投柬的使者，遂坦然將所知說明，詎料天老僅僅一笑，再作要求說已知事發當夜，杜萬里辭去匆匆，似未携去部份衣物，胡暢實答果有幾件替換下來尚未清洗的衣衫，不過……

話沒說完，地老接口討索兩件，更坦誠携有異獸，要憑嗅覺作千里追踪之用。

這本是難題，隋光華不在，他實無權承諾，遂表示歉然而愛莫能助。

天老沒惱，反而深讚胡暢忠誠不欺，因爲胡暢大可以說事後早已毀棄，今難覓得，不過天老也誠懇相勸，說明雅不欲和劍堡爲敵，但若沒有是物，勢將迫使雙老率衆强索。

最後有了三全其美的辦法，取出衣物，暫借刹那，立刻歸還。

衣物取出，地老交給八豹首豹「震山飛豹」秦琪，秦琪携出堡外，餘衆的在作客，胡暢知道所謂異獸並未進堡，只好任由秦琪携出。

半頓飯後，秦琪返回，衣物仍交胡暢，點明一件不缺，接着雙老八豹立卽告辭而去。

其實老胡暢上了當，沒看出秦琪來時足着白襪，而去時赤足着鞋。

×　　×　　×

杜萬里去的地方不錯，他已經找到烏家苗八族長的秘密藏處，包括近千名蠻悍兇暴的烏家苗嫡族精壯，那是十萬大山中的一座，位近桂林。

但是並無路徑可通，必須經過一片凶險萬分望之似無邊際止境的原始森林，亘古無人行徑，所以任何危險不測的事，皆可能在這片原始森林中發生。

杜萬里並不知道復仇大隊精選出來的一流好手，追踪索捕自己，更不知道師兄隋光華早已離開劍堡，追近左側，只因他一心急謀生擒烏天翁等人，還己清白，緊疾趕路，所以追踪者始終在他身後。

桂林山水甲天下，究竟多美，美在何處，已不是身懷憤慨索捕叛逆的杜萬里所能在意的，他僅僅是爲了打探個緊要消息，正午進入桂林，店中稍歇卽出，直撲向幾處專供苗人食糧物品的貨莊。

傍黑，他已獲得確實消息，果然烏天翁秘密令人購得大批食糧鹽巴肉類等，及萬數鐵矢筋弓索繩鋼鈎，事在二十幾天以前。

已獲確訊，杜萬里也購買了必不可缺的應用之物，令貨莊中人紮妥成包，送到他所居住的「天利客棧」。

街上行人時正最多，又恰當掌燈飯口，杜萬里一路未曾好好食用過一餐，打定主意，今夜暫宿客棧，好好的吃一頓飯，順便看看仍能看到的光景。

不過他必須先回天利客棧一次，囑咐店家，代收下貨莊送來的東西，於是大步而回。

遠隔天利客棧還有十數丈時，他突然止步不前，神色一陣激動，客棧門前的燈籠照影，使他十分清楚的看到正在和店家談說什事的隋光華！

他不必多想，就知道原委一切，一咬牙，霍轉身，步子加緊這又回到貨莊，正好貨包已經包紮妥當將送出門，他接過揹好，在一家包子舖買了二十個包子，滷味店買了一隻薰鷄，一大缶上好茅台，出城飛馳而去。

×　　×　　×

泰山天地雙老和門下八豹，走的晚到的早，秦琪以自己足上的白襪，換取到杜萬里的舊襪，携帶四隻藏獒，半途已接獲泰山門下參與復仇大隊的秘報，不經昆明直撲桂林！

他們比隋光華晚到一夜，是杜萬里走後次日絶早進的城，沒費多少事就找到了「天利客棧」。

客棧中，巧會到已等待整夜卽將離開的隋光華，不過他們並不認識隋光華，隋光華却從他們向店家打聽杜萬里方面，猜知是誰，並且看出雙老身懷罕奇功力，的是强敵。

隋光華沒有表示出身份，悄然而去，無論如何，他必須要先任何人一步找到杜萬里！

隋光華先離開的桂林城，但是却比後出城的天地雙老及八豹，晚了半天進入十萬大山，這是因爲他必須沿途問路，而雙老有獒犬帶領，等於識途。

從進入山區，算來已經整整十天了，藏獒時而疾趕，時而盤旋，十天來沒有追到目標人物。

雙老並不死心，仍舊步步前進，只是他們在桂林查到貨莊而獲消息後，太過急急追趕，沒有準備好足够十個人的糧食，雖說山區時有禽獸出沒，不愁食物，但因獵食誤時，走的不快，是不快，却已比隋光華多趕了兩天路程。

這天清早，秦琪眺遠發現對面山腰林木上空濃烟捲飛，立刻禀知雙老，直撲對峯。

行近時，發覺石屋數間，似爲山居獵戶行獵中途的宿屋，目下不是狩獵時期，石屋空置，不過左數第二間的屋頂上，還散飛着縷縷炊烟這證明石屋中現在有人！

雙老正欲示令八豹悄悄一窺，秦琪所牽藏獒驀地掙扎欲前，並怒吠不已。

雙老頓卽知機，互望一眼，臉上第一次綻破笑容，揮手下令，弧形分散，撲圍近前！

接近石屋兩丈地區時，久經訓練的藏獒已伏地啞聲眈眈虎視不懈，有時畜牲解事，更勝過人類！

雙老四目環掃，看到八豹業已遠遠對石屋圍住，不畏目標人物兔脫，才待開口呼喊，石屋中已傳出冷冷的話聲道：「你們只有十個人，四條藏獒，不打招呼圍住此屋，意圖何爲？」

天老神色微動，示意地老，揚聲答道：「老夫十人是追敵至此，請閣下現身一會！」

屋中人道：「報名！」

天老道：「來而不往豈是禮數，閣下怎不先報名姓？」

屋中人一聲哈哈道：「是你們找上此地，不是我生事惹人，明白？」

天老畧以沉思道：「好，算你這話有理，老夫泰山天老，率門下八豹至此！」

屋中人哦了聲道：「有何貴幹？」

天老也哈哈一笑，說道：「找人，那人就許正是閣下，所以有心想請閣下出面一會！」

屋中人道：「只怕你們是找錯了，我不怕見到你們的！」

話聲中，石屋厚而狹的木門，呀然而開，一位年約七旬的禿頭老者，一身獵戶打扮，手握三尖獵叉，背後勁弓鐵羽出現門際！

天下的妙事本就不少，如今又多了一件，雙老和八豹沒見過杜萬里，只是由泰山門下評述形貌而記在心上，不過他們第一眼看到門口出現的這人，已知絕對不是目標人物杜萬里！

雖說如此，天老仍舊回頭瞥望了四條藏獒一眼，藏獒依然伏身不動，對出現於屋門的這人，並未咆哮狂吠。

天老心裏有數，笑着拱手道：「這位老哥尊姓大名……」

老獵戶不待天老話罷，已接口道：「我姓翁，是再過兩座山那邊的獵戶村人，這石屋是我們獵戶村人所建，每月必有輪值的人來，這月輪到我！」

老獵戶不僅報出了名姓，並且一口氣說清來處一切，這是表示是他沒有甚麼不可以告人的事。

天老臉上仍然含着微笑，道：「翁老哥，山行甚苦，可能准我們稍稍歇息一下，吃點糧食？」

翁獵戶肅讓道：「當然可以，正好我剛剛燒開了水，沏得一壺濃茶，不過醜話兒先說到前邊，吃的東西不多，而我還要再待八九天另一輪值人才來，所以……」

「放心翁老哥，」天老接話道：「我們有吃的。」

話聲一停，揮手向不遠處八豹之二又道：「你們歇你們的，等我招呼，小心，別擅動人家的東西！」

說着，他和地老向翁獵戶一拱手，坦然進了石屋！

石屋並無隔間，設備簡陋，一眼可見各處，沒有地窖，沒有暗門，沒有藏人的地方，正如翁獵戶所說，他一人正在輪值，別無住客！

不過天老心中奇怪，四條獒犬斷然不會錯失，此處一定有那目標人物的氣息，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翁獵戶殷勤招待，奉茶敬客，水雖苦澀却熱的愛人。

天地雙老不便自動提說來意，似待翁獵戶追問，那知這位老獵戶不太好事，又正在修理兩條舊弓，使天地雙老只好開口詢問道：「翁老哥來這石屋多久了？」

翁獵戶沒抬頭，手不停的抹擦着弓背髒處道：「月初來的，二十來天啦！」

地老道：「老哥府上是……」

翁獵戶道：「祖籍遠了，是河南，當年先曾祖不知是避甚麼禍亂，遠逃至此，就落了戶。」

天老道：「老哥這二十來天內，除我們之外，就沒再見過別人？」

翁獵戶搖頭道：「沒有！」

天地雙老互望一眼，他倆彼此心意通會，認定翁獵戶如果沒有說謊，那就是目標人物趁翁獵戶外出時到的，會作逗留而去。

茶已喝了，話也說了，沒有消息總不能厚着臉皮不去，於是起身告辭。

翁獵戶這時候才開口問道：「諸位會說是追人來的，甚麼人？犯了甚麼法？」

天老趁此又坐在木凳上道：「這人姓杜，杜萬里，曾經用陰謀殺過我們的人，所以……」

翁獵戶在聽到杜萬里這個名字時，神色微微一變，已被天地雙老看在眼中，地老接話道：「老哥好像是認識此人？」

翁獵戶搖頭道：「不認識，但是，曾經聽人說過，說的事已很久了，地方也很遠，……」

「多遠？多久？」地老追問不捨！

翁獵戶道：「有兩三年了，地方那說的人講是在金陵，說這位杜爺好功夫，人仗義，辦過幾件大快人心的事！」

當年金陵城中事，今朝山區有人知，不能不說這太出人意外了些。

天地雙老對杜萬里昔日金陵之事，當無不知，也不想追問，但却追問這說此往事的人何在，翁獵戶答說是有一年經過獵戶村的堂客所講，如今人去有年，不知何往。

消息成空，再次告辭，八豹已遍搜各屋，毫無發現，無奈何，天地雙老起身前行，漸漸遠去。

天地雙老和八豹四獒剛剛走沒影子，翁獵戶猛地挺身而起，一閃到了爐火前面，一連抓起四五根顏色奇特的臂粗枯木，才待投向爐中，倏覺有變，尚未轉身後心已被人立掌貼按不敢挪動！

接着，背後人冷冷地開口道：「烏天放，你眞不舍乎，裝鬼像鬼裝神，似神，只可惜我不是泰山劍派的天地雙老，給我放老實些答話！」

聲頓，指下，烏天放已被點封了四處穴道，功力被封，人能動，能開口，却提不得眞力。

烏天放聞聲知人，早已變了臉色，轉對背後人，哭喪着老臉道：「劍堡的事，我沒參與，那時我……」

「我知道，否則如今你已是死數，講，烏天翁現在藏身何處？」

背後人赫然正是杜萬里，由此可見，那四條藏獒的鼻子眞靈！

烏天放，烏家八族族老之一，人老了也成了精，油而刁，雖沒親自參與背叛杜萬里和謀算劍堡的事，但八族令中有他一份。

他身被人制，作出可憐神態道：「在碎石山後的『天神岩』！」

杜萬里冷哼一聲，道：「此處是必經之地，你不會無故逗留，監視往來的人可對？」

杜萬里的精明，烏天放早就有數，點頭道：「不敢欺瞞，我不得不來！」

杜萬里再次冷哼出聲道：「你想用這烏家門中的『紅霞木』，給烏天翁送消息，告訴他我已經到了可對？」

烏天放再次點頭，杜萬里奇特的一笑，竟伸手把所有枯木一支支放於爐中，然後說道：「省你些事，咱們索與弄個大的，告訴他有了大批强敵！」話聲一頓，哈哈一笑，順手携走了水袋，人影閃處，早已走沒了影子。（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當年情愛恨　今日生死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陶陵、倪素貞正與黃飛虎、黃聖仁共商如何合作抗拒天魔教之際，戈大年突引一老者到來，施展魔功將林含碧、水含雲及黃飛虎擄去，陶陵等則爲隱身暗處的白振宇暗爲解圍，翌日，黃聖仁竟率卜婉兒、婉君向天魔教投降。閉關潛修的胡貞貞立偕方仁傑縱落削壁懸崖，見二易釵而弁女子，俏立壁前，右邊女子施彈指神功點斃一夜鶯，左邊女子却向胡貞貞隱身處發話挑戰！胡貞貞驀睹那女子施展本門不傳絕藝彈指神功，不覺怔呆當地——

然而方仁傑因不問就裏，加上生性高傲，經對方說話一激，立即提身疾射當場，與對方兩個面障絲巾改裝男裝的黑衣女子怒目相向。

方仁傑這一突如其來的行動，使胡貞貞立刻自沉思中驚覺，她惟恐方仁傑有失，也緊張着縱身躍向當場，與方仁傑並排而立。

右邊的黑衣女子冷笑一聲道：「嗯！有種，兩位姓甚名誰？在朱唇令中……」

方仁傑精目中寒芒一閃截口道：「憑妳這副男不男，女不女的德行，也配問妳大爺跟妳祖奶奶的名姓。」

「狂徒找死！」

右邊黑衣女子話出身騰，而且，她於騰身飛撲之同時，手中持着一把雪亮的七首，唇角浮現一絲殘酷的笑意，如電閃般進招。

方仁傑毫不示弱，當即縱身相迎，但見他將手中所執的鋼質摺扇「刷」的一聲揮開，幻起一片銀色扇幕，迅快無比的向前搶攻。

「叮噹」一聲巨响，雙方七首，摺扇乍合即分，兩人身形也自半空飄落，就在雙方身形下落之同時，兩人竟又不約而同地換手發掌擊向對方。

「蓬」的一聲巨震之後，方仁傑竟被震得倒飛出丈遠始拿椿站穩，他立即運氣調息，週身檢視了一遍，還好沒有受傷。

他兀自尋思，自己從潛修以來，武功修爲，已盡得「四象九龍杯」秘笈眞傳，恐怕連恩師陶陵都不是自己對手，但想不到今夜出關第一次與人動手竟沒有能夠得到上風，這眞是應了那句「强中還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的俗語。

他想到這裏，內心立刻生出警覺，將原有的一股輕敵之心，與驕矜之氣完全收斂了。

右邊的黑衣女子，剛才與方仁傑硬拚一掌，似乎毫無影响，只倒退了五步，而且面上仍然浮現着殘酷笑意，目注方仁傑，道：「年輕人，你的功夫眞不賴，而且剛才要的『三才扇法』似乎比持有三才絲玉杖的主人還高明。」

話鋒一頓，又繼續說道：「不必再問，想必你就是陶老頭的徒弟，叫做方什麼的……。」

方仁傑心平氣和的截口道：「不錯，在下方仁傑。」

右邊黑衣女子「哦」了一聲，媚笑道：「原來是方少俠，失敬！失敬！」她話聲一落，目注胡貞貞頷首道：「敢情這位夫人就是名震武林的『朱唇令』主。」

胡貞貞與方仁傑都未答話，左邊的黑衣女子卻及時接着道：「我姊妹倆首先向二位道個喜，恭喜二位潛修大功告成，提前啓關！」

胡貞貞一怔，心念電轉，奇怪，對方不但知道自己閉關潛修之事，甚至連關期都弄得一淸二楚，同時，左邊的黑衣女子，剛才接連展露的本門絕學，「彈指神功」與「追魂一式」無不精擅，還有掌功內力俱屬一流。

她終於肯定自己原先所作的忖測，對方一定是來自天魔教的高手。

胡貞貞雖然急於了解對方的來意，並且弄清楚對方的眞正身份，却不露聲色的答道：「不敢當！兩位貪夜到訪，想必定有急事，現在，即請表明身份，並且道明來意。」

兩個黑衣女子互相對望了一眼，左邊身裁畧顯嬌小的接口道：「我們今晚到此並無惡意，只是受本教上命差遣面邀各大門派主持人於三日後到『富陽』出席重選武林盟主大會。」

胡貞貞追問道：「兩位是……」

左邊黑衣女子不等胡貞貞說完，截口道：「我們姊妹都是教主座前護衞……」

話聲未落，突然自胡貞貞，方仁傑後方叢林傳來「哈哈」大笑之聲，使在場四人同時吃了一驚。

笑聲迴音在整個山谷激盪着，可是發出笑聲之人，却遲不露面。

左邊黑衣女子，向四週畧一掃視，面現不豫之色，嬌喝道：「何方高人？請出面一會。」

又是一聲大笑，緊接着一條灰色人影，自方仁傑身後林中，疾如閃電般射落當場而立，兩個黑衣女子立卽看出來人就是人稱「賭王」的陶陵。

「兩位公主久違！今夜玉駕親臨，恕陶某來遲未曾遠迎，當面謝過！」陶陵幾句聽似奉承，實爲諷刺的話說完後，又向兩個黑衣女子拱手一禮。

左邊身裁較顯嬌小的大公主許月娥揭開障面絲巾，面色一紅，訕笑道：「陶大俠！你的消息很靈通嘛！眞不愧爲朱唇令門下首席太上護法。」

右邊身裁較高的二公主許月嬌接着道：「陶護法，上次閣下在樓船不辭而別，我姊妹遺憾未盡地主之誼，還望多多包涵呀！」這幾句暗含譏刺的答話，顯然是與陶陵針鋒相對。

陶陵揚聲笑道：「兩位公主抬愛，陶某心領了，三日之後，『富陽』改選武林盟主之會，陶某一定追隨敝門令主準時赴約。」

許月娥冷笑一聲接道：「好！陶老頭，一言爲定，閣下到時不要自含其言。」

話鋒畧頓，對許月嬌暗示了一下，兩人同時向陶陵等三人拱手道：「各位三日後富陽城見。」

話聲一落，便與許月嬌同時轉身離去，剛一縱身，陶陵立卽低聲喝阻道：「慢着！」

許月娥姊妹同時停步轉身，面罩寒霜，向陶陵怒視，但却一言不發。

陶陵却好整以暇，微笑着道：「大公主！關於本門被貴教扣留的四個人質，究竟如何處置？」

許月娥冷笑答道：「她們四人目前在樓船之上本教均以上賓相待，絕未受到絲毫傷害，不過，有關人質交換的條件，本教護法獨孤豪曾經告訴過閣下。」

陶陵仍然笑道：「交換人質條件，難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許月娥畧一遲疑，神秘地笑道：「可以！三日後在富陽我會給你滿意答覆。」

話聲一落，拉着許月嬌向山麓疾射而去。不過，有一個問題，却始終在她——許月娥腦海中困擾不已，那就是決定今夜來此探訪的事，可說非常秘密，除了自己兩姊妹之外，只有白振宇，戈大年及獨孤豪等三人知道，但是陶陵竟然適時趕到？會不會在教內早已埋伏了內奸？

× ×

當天魔教的許月娥，許月嬌在峭壁下面的山谷跟胡貞貞，陶陵以及方仁傑等三人糾纏之同時，天魔教的另一魔頭，那自稱名叫「獨孤豪」的，却已悄然繞道峭壁另一面進入頂端古寺之中。

他原來的任務是進入靜室盜取「四象九龍杯」秘笈，可是當他看到靜室外担任守護的人全都昏昏欲睡，而靜室之門內的古文英和倪小娟却早已沉沉入睡時，立刻心念電轉改變了主意。

他首先以閃電手法，將在靜室外的白天虹以及十二金釵中的八個年青女俠，挨個點了睡穴，然後奔入靜室。看了看沉睡中的古文英與倪小娟，畧一沉思後，又以相同手法，點了古文英的睡穴，但却對好夢方酣的倪小娟凝視着沒有下手。

獨孤豪輕嘆了一聲，喃喃自語道：「可憐的孩子，妳對姓方的小子也未免太痴心了。」

他隨卽蹲下身去，輕撫着倪小娟的頭髮，又繼續自言自語道：「倪素貞這毒婦實在太可惡，竟然狠心安排小娟嫁給仇人的徒弟，而且還是作小星。」

倪小娟突然翻身，整個頭部都枕在獨孤豪手臂之上，同時一雙玉手也觸及了獨孤豪的身體，因此使她一驚而醒。

當她睜開一雙美目，看到蹲在自己身傍這個鬚髮皆白，身着灰色長衫的陌生老者時，嚇得一聲驚叫，身子同時坐起來。

獨孤豪立刻微笑着對她作了一個「噤聲」的暗示。並且用手指了下正在沉睡中的古文英，示意倪小娟到靜室之外一談。

倪小娟因見灰衫老者面目忠厚，而且並無惡意，將雲鬢草草整理一下，就隨着他走了出去。

兩人到達寺外空地時，倪小娟本以爲胡貞貞與方仁傑二人也在寺外，結果却不見蹤影，不覺狐疑地「咦」了一聲道：「令主跟方哥哥怎麼不見呢？他們……。」

獨孤豪截口道：「他們有急事，匆匆下山去了。」

倪小娟怔立當場，又接口問道：「老伯伯尊姓大名，爲什麼半夜三更跑到寺裏來。」

獨孤豪道：「老夫的名姓，暫時未便奉告，其實也無關重要，不過這次上山却是受朋友之托，純粹是爲了姑娘妳的事而來。」

倪小娟連忙接口道：「爲我？什麼事嘛！」

獨孤豪正容說道：「不錯！有關姑娘妳的身世問題。」

倪小娟一怔，訝問道：「我的身世？居然還要你來告訴。」

獨孤豪肅然接口道：「姑娘自信對妳自己的身世很明白！」

倪小娟俏皮的笑道：「依你看呢？」

「未便見得比老夫知道得多。」獨孤豪畧一沉思之後有意調侃道：「譬如說吧，妳根本就不姓倪。」

倪小娟格格嬌笑道：「我本來就是從母姓嘛，只有我哥哥是從父姓白。」

獨孤豪笑了笑道：「其實，天山大俠白振宇與朱唇令太上護法倪素貞並不是妳的爹娘。」

這句話聽在倪小娟耳中，有如晴天霹

靂，氣得她杏眼圓睜，怒叱道：「胡說！我絕不相信。」

獨孤豪正容答道：「姑娘，妳如不信，可以再去查證，我現在可以告訴妳，白振宇夫婦只是妳的姨父母。」

倪小娟悚然一驚，道：「那我的生身父母是誰？」

獨孤豪若有所憶地，輕嘆道：「妳母親是倪素娟，早已作古，不過妳生父却仍活着，目前正在『富陽』城中……」

倪小娟截口問道：「他老人家的名字是……。」

「公孫煌。」獨孤豪又輕嘆了一聲道：「當妳還在襁褓之中，你的生父就爲環境所迫離開妳的母親。」

倪小娟仍是半信半疑的追問道：「爲了什麼？當時發生了什麼變故。」

獨孤豪苦笑道：「爲了橫刀奪愛，慘被賭王陶陵殺傷，險些送了性命。」他話鋒畧停之後，又繼續道：「那時妳爹與娘，雖已定情，却尚未完婚。但是爲了逃命，只有含恨遠走他方。」

倪小娟追根問底道：「陶陵後來又爲何來娶我娘爲妻？」

獨孤豪接口道：「問得好！」接着長嘆一聲道：「因爲陶某並非爲情而奪愛，其目的只在騙取妳娘所保有的武林四大寶物。」

倪小娟急切地問道：「陶陵在寶物到手後，難道竟立卽忍心遺棄了我娘。」

獨孤豪冷笑道：「當時的詳細情形，可能只有陶陵的另一情人，目前身爲令主的胡貞貞最爲清楚。」

倪小娟面色大變，熱淚盈眶地，徐徐走近獨孤豪身前，咽聲說道：「老伯……你說的一切當眞麼？」

獨孤豪面色凝重地答道：「絕無半句虛言。」

倪小娟長嘆了一聲，幽幽地道：「老伯今宵到此，就爲了要告訴我這些事？」

獨孤豪一怔，隨卽正容接口道：「非也！老夫此行，是受令尊公孫兄所托，找尋姑娘下落並轉交令尊手書一封。」

他邊說邊自袖內掏出一封書信，遞交對方。

倪小娟拆開信封，一塊翡綠珮玉滑了出來，落在她的掌心，頓時使她發愣，雙手爲之顫抖不已。

這塊珮玉對倪小娟來說，實在太熟眼了，因爲她曾經多次，在倪素貞的粧台上看到它，而且也曾聽說共有兩塊，其中之一爲其生母倪素娟所有，但倪素娟過世後，沒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今宵，想不到這塊珮玉却會重現，回到自己手中，她睹物傷情，不禁悲從中來，滿眶熱淚簌然而下。

在淚眼模糊中，展讀乃父公孫煌的手書，只見上面寫道：「小娟愛兒：二十年來妳我父女天各一方，爲父曷勝念念，望兒見字於三日後前來富陽碼頭一晤，以解爲父多年懷念之苦。

隨函附上汝母生前所愛珮玉一塊，望兒妥爲保存，以慰親思！父字。」

雖然寥寥數語，但舐犢深情，却已躍然紙上，使倪小娟內心勾起無數前塵往事，不禁痛哭失聲。

歇了半晌，倪小娟激動的心情逐漸平復，才發覺灰衫老者已不知於何時悄然離去。

她匆匆回到靜室洞門，裏面仍是靜悄悄的，古文英仍在沉睡，室外担任守護的白天虹等九個人俱未醒轉。

倪小娟畧一沉思，匆匆寫了一張字條，留置石桌之上，將行裝收拾妥當，就循下山大路飄然疾奔而去。

約莫經過盞茶工夫，胡貞貞等一行匆匆返回，陶陵首先發覺情形有異，立刻對在靜室外面担任警戒諸人加以查看後，神情肅然道：「令主，這九個人全被人點了睡穴。」

胡貞貞跟着畧一掃看，與陶陵一齊動手，分別解開了白天虹等九人的穴道，低聲說道：「這點穴之人手法非常獨特，而且似乎並無惡意，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但此人負夜登山的眞正目的是爲了什麼呢？」

話鋒一頓，像是想起了什麼，又目視方仁傑說道：「仁傑，到裏面看看文英與小娟，有無被人點了穴道，還有四象九龍杯……」

胡貞貞突然把話停住沒有再往下說，而方仁傑却已會意的點了點頭，快速地步入靜室。

他馬上發覺室內只有乃妻古文英獨自沉睡，而且也是被人以相同手法點了睡穴，倪小娟却已失去芳踪。

方仁傑心裏一急，不覺揚聲叫道：「不好了！小娟不見了。」

胡貞貞，陶陵兩人，聞聲相繼奔入靜室，陶陵對沉睡中的古文英看了一看，立卽爲她解開了穴道。

胡貞貞却對藏寶秘窟內外仔細查看了一遍，看到四象九龍杯與其習功秘笈俱在，並未發現被人移動或是觸摸過的痕跡。

因此判斷敵人潛入的動機並非盜寶，而與倪小娟的失踪則似有牽連。

「令主！小娟她留字出走了！」方仁傑忽然從石桌上看到倪小娟的留字，神情顯得非常沮喪，語調亦顯得份外沉重。

方仁傑這一句話，有如晴天霹靂，使胡貞貞，陶陵兩人感到震驚不已，同時走向石桌旁。

此時，白天虹，古文英等人都已恢復清醒，大伙似已明瞭靜室出了意外，紛紛圍着石桌爭看攤在桌面的那張字條，每一個人無不神情黯然。

桌面上那張字條，筆跡雖然潦草，但却非常娟秀，而且千眞萬確是出自倪小娟的手筆，只見上面寫道：「方哥哥：我走了！不要找我，至於我爲什麼要走，令師與胡令主心裏應該非常明白。

直到今宵我才知道自己如謎的身世有多凄涼，才知道自己親生父母的名和姓，才知道倪素貞根本不是我娘，尤其那位身爲天魔教駙馬爺的白某，與我更是毫無血緣關係。

我恨這個世界，我恨所有隱瞞我的身世，欺騙我付出感情的武林僞君子。

方哥哥！珍重再見，祝福你與文英姊永遠幸福。

小娟留字。」

對於倪小娟的出走留字，方仁傑爲之

方寸大亂，他不斷的苦思焦慮，字條上所寫的「至於……爲什麼要走，令師與胡令主心裏應該非常明白。」這句話的含意不時以懷疑的眼光掃覷令主胡貞貞及乃師陶陵的臉部表情，希望從他們的口中查證事實的眞僞，可是又怕証實確有其事，內心矛盾極了，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可說是方仁傑當時心情的寫照。

然而胡貞貞，陶陵兩人看過倪小娟留字後，却三緘其口，沒有透露片語隻字。

陶陵一直在想，今宵到此誘騙倪小娟出走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誰？或是受人幕後指使前來故意挑撥離間。

從來人的點穴手法判斷，武功之强，決不在自己之下，這人會是誰呢？難道也是出於天魔教的預謀？否則爲什麼那麼巧合，竟與天魔教的兩個魔女，同時來此暗探。

來人會不會就是在富陽客棧出現過，那冒名獨孤豪的灰衫老者？如果是他的話，又爲什麼沒有對其他担任護法的年輕人下殺手呢？

陶陵再三忖度，始終無法解破倪小娟出走之謎，因此感到憂心忡忡默不作聲。

至於身爲朱唇令主的胡貞貞，其表情則更見凝重，對倪小娟的出走，首先使她聯想到小娟今宵入睡後連串的囈語，認爲小娟出走是爲情所困。

此一想法却爲小娟的留字立卽推翻，繼又想到字條所寫的「生身父母」問題，但却如墮五里霧中，因爲當年倪素娟雖曾與陶陵一度傾心相愛，但却始終守住「發乎情，止於禮」的適當距離。

會不會是金達夫那廝？因爲金某曾與倪素娟有過名義的夫妻關係，不！以素娟的潔身自愛與對陶陵的痴情，小娟決非金某骨肉。

胡貞貞幾經思攷，最後斷定今宵誘騙小娟出走之人，定屬天魔教中惡魔，而且出於事先密謀，她悔恨自己竟然輕意中了對方「調虎離山」之計。

尤其使胡貞貞感到担憂的是，小娟出走後的下落，會不會被騙落入天魔教魔窟？或是負氣遠走他方？還有，這事對倪素貞可說是嚴重打擊，自己如何交代？

這一宵，對朱唇令門中所有的人來說，眞是最長的一夜，內憂外患，紛至沓來，難怪人人面露悲戚之色，尤其是方仁傑，因與倪小娟早已兩情繾綣，面對此一變故，如何承受得了。

是的，此情此景，身爲當事人的方仁傑，心中那一份特殊的哀痛，局外人是難以想像的，怪不得他星目中不時湧出滿腔熱淚。

當衆人心頭俱都感慨萬千，蹙眉沉思之間，白天虹却忽然若有所警地，星目中神光一閃，向靜室洞門外投注。

只見在晨曦照映之下，一道黑影自寺前疾閃而入，白天虹立卽挺身而起，未經思攷地脫口怒喝：「誰？……」

但他那「誰」字才出口，又跟着「哦」地一聲叫道：「媽！您回來了，我當是誰呢！」

靜室的人聽白天虹一叫，全都走了出來，只見來者正是本門太上護法倪素貞。

「這裏發生了什麼事麼？」倪素貞杏眼畧一掃覦各人臉上沉重的表情，猜疑的問道。

白天虹急不及待的應聲答道：「是的！是小娟她……」

陶陵一擺手截口道：「天虹，讓你母親先坐下歇着，有話慢慢說。」

倪素貞點了點頭，隨卽側身坐下，白天虹才繼續低聲說道：「小娟在一個時辰之前，受人誘騙出走了。」

倪素貞一怔問道：「那人是誰？」

胡貞貞此時輕嘆了一聲接口道：「唉！我跟仁傑爲了下山追踪對付兩個魔女，連人都沒見到。」

「我們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在這裏担任守護的人又實在太過疲乏，全被對方輕易點了睡穴。」陶陵跟着補充說明。

倪素貞苦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事情已經發生，也就不必追悔。」

她這一句話，反倒使胡貞貞和陶陵覺得很不好意思，臉部的表情非常尷尬。

倪素貞自覺失言，立刻改口道：「那人會不會就是……」

陶陵不等她把話說完，截口道：「大妹子，妳先去梳洗一番，回頭用過早餐咱們再談如何？」他邊說邊以眼色暗示對方，似乎希望對方不要當衆說出那人名字。

「媽！您猜到那人到底是誰？」白天虹臉部表情十分急躁的追問。

方仁傑也跟着接口道：「太上，快告訴我們，我跟天虹馬上去找他算帳。」

陶陵面現不悅之色，沉聲喝道：「仁傑不得無禮！記住，以後對長輩說話，不可如此放肆。」

胡貞貞隨卽接口道：「大家下去梳洗，準備用膳。」

她將衆人打發出去之後，卽邀陶陵，倪素貞回到靜室密談。

陶陵首先開口道：「大妹子，妳剛才是否判斷那人就是公孫煜。」

倪素貞道：「不錯！」

陶陵接問道：「何以見得是他？」

倪素貞輕嘆了一聲道：「從我聽到當年公孫煜爲家姊之事與你相搏，只受重傷並未身亡的消息後，多年來我一直担心他會來找小娟、只不過未料到這一天會來得這麼快，尤其是在目前大敵當前時候。」

陶陵接口道：「如此說來，難道小娟是公孫煜與令姊……」

倪素貞截口道：「不錯！小娟確是他倆的親骨肉。」

陶陵星目中異彩連閃，以一種近乎自語的懷疑口吻，低聲反駁道：「這怎麼可能？當年公孫煜偷襲令姊所乘馬車，撲向後座準備施暴之時，我正好趕到，及時予以制止，那廝因此並未得逞，後來，他與我相拚搏，又明明爲我以七首刺中要害，當場倒地身亡，這事雖然已隔多年，但至今回憶起來，猶歷歷在目。」

他話鋒一頓，又目注倪素貞繼續道：「剛才大妹子所說公孫煜那廝當時『只是受了重傷，並未身亡』一節，愚兄覺得非常可疑，我不相信人死還能復生，這其中定有隱情。」

倪素貞目蘊淚光，語聲哽咽地道：「陶兄所言甚是，關於其中隱情，由於家父

曾嚴厲告誡不得爲外人道及，而且家姊在彌留之時，又曾再三囑咐，切勿對人透露，因此，這些年來，我都守口如瓶。」

胡貞貞此時微笑着接口道：「此事大妹既有難言苦衷，陶兄定能諒解，咱們不再提它，還是談點其他問題吧！」

倪素貞立刻搶着答道：「胡姊姊請別誤會，關於小娟身世，我之所以對家姊承諾不向外人透露，主要是爲小娟一生幸福着想，現在這孩子既已明白自己身世憤而出走，我如果再將當年那段隱情秘而不宣，豈不正好中了公孫煜那廝奸計，而且，也使家姊永遠含寃地下。

「何況，陶兄與妳都是家姊生前好友，現在我等又都誼屬同門，就憑這點，我都應該將事實眞相說出不可。」

陶陵神色一整，接口道：「既然如此，那就麻煩大妹從頭細說吧。」

倪素貞跟着點了點頭，沉思少頃之後幽幽地一嘆，低聲傾訴道：「這事得打從家姊二十歲的生日那天說起：那天午後，也算是合當有事，家姊仍按平日養成的習慣，由家丁駕着專用馬車，載她去郊外散心閑逛，想不到就在這趟郊遊途中，惹上了天大麻煩，中了別人預設的圈套。」

陶陵蹙眉發問道：「難道那次令姊乘坐馬車散心，發生公孫煜偷襲施暴的不幸事件竟是出於別人的預謀。」

倪素貞苦笑了一下，接口道：「事實確是如此，不過，事情的經過却是非常曲折。」

話鋒畧爲一頓，又繼續道：「由於先父生前財雄勢大，當年在蘇，浙，皖一帶，是個頗有名氣的人物，而家姊雖然帶有殘疾，却是天生麗質，因此，公孫煜早就別有用心而向先父極盡巴結之能事，希望能獲得家姊的芳心。

「可是家姊對於這個外號『脂粉劍客』的公孫煜，平常仗着乾老子飛虎寨主黃飛虎的勢力，無惡不作的德性，早就深惡痛絕，但是公孫煜那廝却不識相，仍然不斷地向家姊大獻殷勤，死命糾纏不休。」

胡貞貞很不以爲然地截口道：「那令姊爲什麼不乾脆當衆訓他一頓，使他死了這條心呢？」

倪素貞輕嘆了一聲接道：「那廝臉皮非常之厚，也不知道挨了家姊多少臭罵和白眼，幾乎每次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可是並不死心，仍然千方百計猛追。」

陶陵正色問道：「傳說當時公孫煜甚得令尊歡心，所以助長了那小子的胆量，是不是？」

倪素貞道：「不錯！當時飛虎寨主黃飛虎正以天魔教傳人崛起江湖，而且武功也的確高明，因此，聲譽之隆，已駕凌先父之上，故先父早已蓄意與之拉攏合作，也因此使武林中爲之側目，落得不好的名聲。

「加以黃飛虎的乾兒子公孫煜從中積極撮合，對先父曲意逢迎，頗得先父歡心而同意將家姊許配。」

陶陵點點頭「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胡貞貞又接問道：「令姊當時的態度如何？」

倪素貞凄然一笑道：「家姊始終嚴詞拒絕，而且一再大發脾氣，誓死不嫁，最後乾脆來個避不見面。」

話鋒一頓，又娓娓接道：「公孫煜那斯也爲此記恨在心，開始要弄陰謀手段，非將家姊佔有不可。

「他首先利用家姊平日喜好乘坐馬車出外散心的習慣，暗中牢牢釘梢，計算每次馬車在郊外各處經過的路綫跟逗留時間長短，最後定下了『英雄救美』圈套，想藉以打動家姊芳心。

「就在家姊二十歲生日的當天午後，公孫煜那廝帶着飛虎寨中的一名小嘍囉，事先在郊外埋伏，由小嘍囉戴着人皮面具，面貌衣着，身材都改扮得與公孫煜本人酷似，使人乍見之下，難以分辨眞假。」

胡貞貞聽得非常入神，好奇地接問道：「公孫煜故弄玄虛，自導自演雙包的目的何在？」

倪素貞又苦笑着道：「好姊姊，妳別打岔，我馬上就要說到了嘛！」

畧一沉思之後，繼續道：「當家姊馬車駛過公孫煜等兩人潛伏之處，那假扮公孫煜的嘍囉，立卽竄上馬車，殺死那趕車的老家人，然後鑽進車廂之中，向家姊表演施暴戲法，公孫煜原來打算等到『千鈞一髮』之際，才挺身出面，勇救家姊，並且陰謀滅口殺死那名小嘍囉，揭開死者所戴人皮面具。」

胡貞貞笑道：「妳這一說，我明白了，公孫煜的目的是想利用小嘍囉演戲爲他自己洗刷所有劣跡及惡名，以轉變令姊對他的不良印象，而贏得美人青睞，自甘感恩下嫁是吧！」

倪素貞頷首道：「對極了！這小子實在太陰險，太狠毒，爲了達到目的，完全不擇手段，可惜的是，天不從人願。」

話鋒一頓，目注陶陵又道：「那曉得假扮公孫煜的小嘍囉，正假戲眞做的準備向家姊施暴之際，半路裏殺出了你這位程咬金，竟『移花接木』眞的演出一齣英雄救美鬧劇，不由分說地把那嘍囉殺死。」

「而且也意外地獲得令姊倪素娟的芳心。」胡貞貞故意調侃陶陵。

陶陵此時似已完全浸沉於往事回憶之中，對於胡貞貞的話恍如未聞。

倪素貞又繼續叙述道：「公孫煜料不到事情會發生這種變化，當時震驚萬狀，悄然潛回飛虎寨中苦思對策。

「他原先打算揑造事實，嫁禍於陶大俠，可是想來想去，總覺得沒有把握得到家姊信任，而且又担心會露出破綻，反而壞了大事。

「最後，他決定將計就計冒充陶大俠，發誓非將家姊弄到手不可。」

胡貞貞恨恨的道：「這傢伙簡直可惡極了，但不知他是怎麼個冒充……」

倪素貞截口道：「公孫煜首先戴着人皮面具，假充我家家丁，對陶大俠的舉止言行，在暗中足足觀察了半月之久，而且私下不斷加以模仿練習，直到自認滿意爲止。」

話鋒一頓，又徐徐道：「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他事先偵悉陶陵因事離城未歸，竟胆大包天，自己施以易容之術，改扮成陶大俠混進了家姊的閨房。

「他唯恐家姊可能識破，同時施展出

『迷幻魔音』使家姊心志無法集中，加以家姊芳心早已暗許陶大俠，因此，公孫煜在當夜很輕易地騙取了家姊全部感情，墮入那斯魔掌，失去了寶貴的貞操。」

陶陵如夢初醒地「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當初在府上作客之時，是在下一時之間失察，錯怪了素娟。

「當時素娟妹妹突對在下過份親暱的舉止態度非但使我覺得詫異與不安，而且更使家母不悅，認爲素娟缺少大家閨秀端莊氣質，堅決反對這門親事。」

倪素貞接口道：「公孫煜那斯一見奸計得逞，又得寸進尺的採取更卑劣，更歹毒的手段，首先搖尾乞憐地央求乾老子黃飛虎以『飛虎寨』寨主身份出面，向先父施以壓力，僞稱乾兒子無辜被殺，迫先父交出兇手來。」

胡貞貞似乎不解的疑問道：「陶兄所殺的，妳剛才不是說過，只是個戴着人皮面具的小嘍囉嘛，怎麼又扯到黃某的乾兒子公孫煜頭上……」

倪素貞截口道：「因爲先父當時不知內情，他雖然曾經趕到現場查看過死者屍體，可是匆忙中却誤認那戴着人皮面具的小嘍囉是公孫煜本人。」

胡貞貞「哦」了一聲，道：「可是，我還不明白，以黃飛虎龐大的勢力，當時爲甚麼不直接向陶兄尋仇，拔掉這根眼中釘呢？」

「這是有雙重原因的。」倪素貞微笑道：「先說陶兄這一方面：老實不客氣的說，當年陶兄除了在賭技上有點名氣之外，武功造詣，在江湖中却是名不見經傳，以黃飛虎當時在武林中聲望之隆，如果公開出面向一個市井賭徒尋仇，豈非自貶身價，而令江湖中人恥笑。

「至於先父方面：儘管黃飛虎當年不論武功，名望等各方面都已駕凌先父之上，但先父生前在南七省武林之中，仍然頗有地位而不容輕侮，所以，黃某才只向先父施以壓力，迫使交出兇手，藉以打擊先父聲望及借刀殺人剷除陶兄。」

胡貞貞笑道：「這情形，以令尊身份及立場而言，非但困難，而且也實在難以處理。」

倪素貞接口道：「一點也不錯，其實，除此之外，最使先父爲難的，還是家姊喜愛陶兄的態度，一向自視甚高，孤芳自賞的她，竟對陶兄一見鍾情，到了非君不嫁的痴心程度。

「先父原本非常疼愛家姊，但是爲了還就黃飛虎，終於狠起心腸，藉詞嚴拒陶大俠繼續與家姊來往。」

胡貞貞道：「當時令姊的反應呢？」

「因爲先父是瞞着家姊私下警告陶大俠，家姊毫不知情，故對陶大俠突然與其疏遠的行爲，除了感到不快和納悶之外，根本羞於啓齒詢問原因。」倪素貞目注陶陵，輕嘆了一聲，又徐徐叙述着道：「公孫煜目覩此情，立刻把握時機邀約先父，秘密地在飛虎寨晤面，將詐死及冒充陶陵與家姊親暱情節和盤托出，乞求先父玉成好事。」

胡貞貞懷疑地追問道：「對於公孫煜如此卑鄙無禮要求，令尊是否大爲光火？還是屈於飛虎寨壓力與既成事實答應？」

倪素貞訕然苦笑道：「先父非但滿口應允婚事，而且還幫着那斯立卽做出另一件使人寒心的事。」

一直默不作聲，在旁沉思的陶陵，忽然精目中異彩連閃，搶着問道：「是否當年暗中派人狙擊在下之事。」

倪素貞正容接口道：「不錯！此事站在身爲子女的立場，我很不應該揭露先父生前的隱私，但爲了忠於事實，我却是非向兩位說出不可。」

胡貞貞似覺過意不去，故意訝問道：「大妹根據甚麼肯定爲令尊所爲？」

倪素貞神情黯然地道：「出事以後，我與家姊再三分析，一致認爲陶兄雖是一個賭徒，但却也是一個孝子，那時除了因救家姊而開罪飛虎寨之人之外，可說與任何武林幫派人物均無深仇大恨。」

話鋒一頓又娓娓道：「以當時情形而論，如果是飛虎寨公孫煜暗中派人下的毒手，陶兄絕無生理，如果僅是江湖一般過節，則陶兄定不可能身受重傷。」

倪素貞，陶陵同時點頭齊聲道：「有道理！有道理。」

倪素貞接口應道：「所以，我們姊妹才認爲先父的嫌疑最大。」

陶陵微笑問道：「大妹想必另外還有所據？」

倪素貞又苦笑應道：「我的另一根據，就是陶兄當年在寒舍療傷期間，先父與陶太夫人的一席談話，我想陶兄當時定已知道。」

陶陵搖搖頭道：「家母始終未向在下提及。」

倪素貞接口道：「據我所知，先父曾經以言詞威脅陶太夫人，認爲陶兄之被狙擊，並非完全爲了家姊原故，也有可能是賭場恩怨引發，究爲何人所爲亦不得而知，這次雖能倖免於難，但如長居此地，以後的麻煩必然防不勝防。

「所以，根本解決之道，唯有一等陶兄傷愈，儘速秘密地遠走高飛，方爲上上之策。」

陶陵搖頭嘆息道：「眞想不到令尊爲人竟如此絕情。」

倪素貞點點頭，畧一沉思之後又道：「就當閣下傷愈之後三日，先父迫不及待地以一筆鉅欵贈送陶太夫人，催促陶兄母子二人剋日起程，而且還暗中派人護送至目的地。」

陶陵神情悵然地應道：「以家母素向狷介的本性，原不會接受令尊那有如賄賂的餽贈，但當她老人家自令尊口中得悉在下當時處境隨時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消息時，再加上顧慮自西天目山遠奔千里之外的金陵，盤纏不敷耗用，就勉强接受。」

倪素貞苦笑着接口道：「陶兄所言不虛，不過，這只是表面的原因，實際的內情，可能令堂爲恐增加你的刺激，會惹出其他節外生枝的麻煩，而始終守秘未向閣下提及。」

話鋒一停，又目注陶陵輕嘆一聲，繼續道：「事實上，據我事後探悉，是先父因見陶太夫人一再堅拒贈欵，爲恐影響公孫煜與家姊的婚事，情急之下竟將家姊被騙已經失身公孫煜的那段秘密，全部告訴了她老人家，陶太夫人始含淚勉强的接受

，同時向先父承諾，決不向陶兄提及。」

陶陵長嘆道：「唉！家母也未免太自苦了。」

胡貞貞此時岔口道：「陶兄母子倆離西天目山時，令姊是否知道？」

倪素貞接口反問道：「妳想，先父還會讓她知道麼？」

胡貞貞又道：「事先縱然瞞着，過後總會揭穿的。」

倪素貞道：「是的！陶兄母子走後次日，家姊就已知道，當時，她雖然並不知原因，却敏感聯想到是爲了婚事問題觸礁，因此整天以淚洗面，並且絕食以示『非陶君不嫁』的決心。

「先父原想藉此機會，慫恿公孫煜那斯當面向家姊道出易容冒充陶陵，曾經一親芳澤的眞情，但是看到家姊如此絕決的態度，終於改變了原來的主意，索性答應派人護送家姊前往『金陵』，去碰陶太夫人釘子，讓她自己覺悟，死了下嫁陶兄之心。」

胡貞貞美目一掃陶陵，又故意問道：「令姊到達金陵以後呢？……」

倪素貞會意地一笑，道：「家姊到金陵以後的情形，妳也是當事人之一，應該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才是。」

她說話時，似乎臨時想起了甚麼，畧一沉思之後，又娓娓接道：「剛才說了半天，差點把最重要的關鍵忘記了，記得就在家姊起程前往金陵前三天，她忽然時有噁心嘔吐現象，她自己知道這是已經懷孕的徵兆，內心感到憂喜參半，喜的是自己已懷着心愛人的一塊肉，憂的却是如何啓齒，向個郎提起，尤其担心陶太夫人會否懷疑自己不貞，而堅決反對自己與陶陵的婚事……」

陶陵截口道：「可是當年令姊來金陵後，從未向在下透露過已有身孕的話，而且，她在寒舍小住了二十多天，除了神情畧顯萎頓之外，也看不出有任何懷孕的徵象。」

胡貞貞接口道：「當時令堂難道也未發覺素娟姐姐神情的不正常？」

陶陵斬釘截鐵的應道：「沒有，否則她老人家一定會向在下提起。」

倪素貞輕嘆了一聲接口道：「陶兄跟陶太夫人之所以在當時都未發覺家姊體態及神情有異，是因爲陶兄在金陵定居已有數月之久，環境及人事上均已有着很多的變遷影響所致。」

胡貞貞又有意地看了陶陵一眼，笑問道：「那是受一些甚麼樣變遷影響呢？」

倪素貞道：「首先是陶兄在金陵定居不久，就先後結識了兩位綺年玉貌，極爲活躍的俏佳人，這兩位佳人，一位姓卜，也就是目前江湖人稱『西宮娘娘』的，她芳名婉兒，另一位嘛，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姓胡……」

胡貞貞臉色緋紅的嬌叱道：「素貞，不許妳亂嚼舌頭！」

倪素貞故作誠惶誠恐狀，向胡貞貞一拱手道：「是！令主，請恕屬下失言之罪，下次不敢了。」

胡貞貞回嗔作喜道：「少貧咀！快把事實的經過講下去。」

倪素貞笑着應了個「是」字道：「兩位佳人當年在『金陵』地區，可說是同樣的活躍，對陶兄母子也同樣的好，而陶太夫人也非常喜愛她們兩人，並且也一再向親友透露，希望兩位佳人其中之一，能成爲她的兒媳婦。

「你們想想看，在此時此地的情況下，家姊趕到『金陵』，除了受到陶兄禮貌上的接待之外，根本沒有機會跟陶兄母子單獨相處，而且在陶府一共只住了三天，就由陶太夫人作主，藉詞將家姊遷到隣近的客棧之中，家姊經此刺激，既無心情也無勇氣將懷孕之事向陶兄傾訴，而陶兄當時正週旋於二美之間，那有心思注意到家姊神態有異。」

她話鋒一頓，又接着道：「至於陶太夫人，由於陶家已經兩代一脈單傳，本來就不願意兒子娶一個雙腿殘廢的媳婦，何況，她老人家又早已知道家姊失身的秘密，因此，儘量設法避免跟家姊見面，當然不可能發覺家姊神情的不正常。」

胡貞貞「哦」了一聲，說道：「那以後呢？」

倪素貞道：「家姊因爲受不住陶太夫人的過份冷淡，再加上每次跟陶兄見面之時，又總有兩位佳人其中之一在場，予以冷嘲熱諷，終於在客棧住了二十多天之後，留書偕同原先護送她的人，悄然返回西天目山。」

陶陵長嘆了一聲接口道：「妳所說的這些情形，在下當時的確不太清楚，尤其令姊留書，根本沒有看到，後來才知道已爲家母所焚。」

胡貞貞截口又向倪素貞問道：「後來不是聽說令姊很快就下嫁給金達夫了嘛！那是怎麼回事？」

倪素貞道：「我先已經說過，金達夫只不過是家姊名義上的丈夫，此人也就是曾經護送家姊去金陵的那一位，平心而論，金某在當時，不論人品，武功，以及家世，都遠較陶兄與公孫煜爲優，只是因爲出於家父有意的安排，反而使家姊覺得討厭。

「尤其在家姊剛自金陵受到打擊回來，家父竟迫不及待的首先安排公孫煜跟家姊晤面，道破了家姊身孕的秘密，使她傷心得痛不欲生，幾次自盡未遂，誓死不與公孫煜成婚，先父這才慌了手脚，對家姊百般勸慰。」

胡貞貞歉然一笑道：「令姊是否因爲禁不住苦勸，才答應嫁給金達夫。」

倪素貞道：「妳只猜對了一半，家姊主要是心境平復之後，攷慮到腹中胎兒未來的幸福問題，才勉强答應跟金達夫成婚，但却在成婚當夜，立刻改變了主意，堅拒跟金某同房，而始終維持着名義上的夫妻關係。」畧一沉思之後，又娓娓接道：「小娟尙未出生，家姊就一再要求歸我撫育，從其姨父姓白，而且要我承諾，永不將孩子身世向人透露。」

陶陵又接口道：「那公孫煜當時的態度如何？」

倪素貞應道：「那斯當時因見家姊如此決絕也就洩氣了，直到家姊生下小娟未久，鬱鬱寡歡病逝之後，似乎良心發現，突然神秘地失踪，這二十年中始終隱姓埋名，誰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 塞·文
盧 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血劍客白雲飛將父親白長虹的死訊，坦告知羅玄父子後，羅玄含悲逕自與羅洪返回西域而去。一日清晨，白雲飛正在濃霧中欣賞晨景，驀見公羊馥萍現身，說出其義父已被華百陀挾制，助他煉毒，她奉命來通知白雲飛離去，因華百陀不願白雲飛在此地碍他練功，白雲飛不欲夏聳仞助長華百陀的惡行，携着公羊馥萍強闖入華百陀練功之所，華百陀計誘白雲飛進入內室，白雲飛昂然無懼地與公羊馥萍進入，驀見西北四凶之首元大洪率領兩列各配刀劍大漢步出，元大洪手持小旗向白雲飛迫近——

神丹療毒掌　雙劍闖劍門

元大洪冷冷地道：「白少俠，華老先生有請！」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楞，沒有料到華百陀還有這樣一着，他雙目一寒，臉上突然的一凝，沉聲的道：「他在那裏？」

元大洪嘿嘿地道：「華老先生在地底之宮相候，請少俠……」

他胸有成竹一轉身，那兩列黑衣漢子突然將白雲飛和公羊馥萍挾在中間，元大洪輕輕一舉手，俱往前行去。

陰暗而潮濕的腐朽味絲絲的襲來，白雲飛隨着元大洪走進一個黑幽苦寒的地洞裏，一列石階自外伸延出去，直達地穴裏面，元大洪又一揮手，那些護送的漢子突然轉身步了出來，將那石穴的進口用一道石板封死。

「地底之宮。」

這四個醒目的大字在火炬之下特別刺目，白雲飛冷笑一聲，絲毫不以爲意，而公羊馥萍却嚇得神色蒼白。

元大洪指了指一道石門，道：「華老先生在裏面，你請吧！」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陪着我進去吧，朋友，我們之間難道連這點交情都沒有？嗯！」他冷冷一笑，抖手揚了揚手之中長劍。

元大洪神情一變，道：「這……」

他心中大駭，只覺對方的長劍頂在自己的背後，心頭轉動，只得伸手推開石門，大步往裏面行去。

「休！」一道白光自門內閃出，元大洪慘嚎一聲，身上已中了一柄七首，白雲飛憤怒地一笑，將元大洪屍體一推，身形化作一縷清風，斜斜地掠進洞穴裏。

華百陀一襲長衫，手裏拿着一柄墨玉小扇，神情冷酷的斜臥在一張軟榻上，他見白雲飛斜閃而來，不由大笑，道：「你的命眞大，死的居然不是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個地方眞不錯，給你送終正是個好地方！」

華百陀嘿嘿地道：「這可說錯了，我這地底之宮只有進來人，沒有出去人，你

已然進來，自然這輩子不用想出去了！」

白雲飛冷冷地一笑，道：「你呢？是不是也出不去了！」

「嘿嘿！」華百陀嘿嘿大笑道：「兄弟，你眞是吊死鬼看風水，臨死還想拉個人，嘿嘿，相好的，黑夜的月亮不好看，說得太遠了……」

白雲飛舒捲的眉毛一伸，不屑的道：「瞧你那副吊吊兒，比個屠夫不如！」

這一句可把華百陀給弄火了，他氣得髮鬚俱張，大吼一聲，身形倏地自軟榻上斜躍而出，恨恨地道：「兄弟，當心點，小心閃了舌頭……」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見這個絕世高手含怒躍至，射日神劍陡地在空中一顫，連着閃出數道劍影劈出。

華百陀身形一退，道：「慢來，慢來，還沒到取你生命的時候。」

白雲飛冷冰的道：「怎麼？你還有什麼遺言麼？」

華百陀詭秘的說道：「在南疆羣雄中，閣下算是出盡風頭了，許多年青輩的朋友們都渴望和閣下一會，我想在沒有解決我們的事情之前，先給你引見你的幾位朋友……」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閣下已然請了帮手，怎麼不請出來……」

「哈哈！」話聲方逝，自左側突然響起數聲陰沉而不屑的大笑，只見一個身着藍衫的青年，冷冰冰地行了過來。

華百陀嘿嘿地道：「這是藍衫公子，呂傑。」

白雲飛心中一震，沒有想到雄踞黃河以南的藍衫公子會是這樣的青年，暗中一寒嘴裏忙道：「久仰！久仰！」

呂傑冷漠地道：「好說，好說。」

華百陀隨手向後一指，道：「這位是快刀手普善。」

一個光頭赤足的大和尙隨着華百陀的手勢大步行出，手裏倒提着一柄巨大的鬼頭刀，在刀背上掛滿了串串鐵環，每行一步，鐵環顫動而響，兩道濃眉粗而斜，目中閃過一種煞氣望着白雲飛嘿嘿大笑，極盡藐視之意。

白雲飛心神隨着一緊，忖道：「快刀手普善是少林寺叛徒，被逐出門牆後奸殺邪淫，惡事作盡，眞沒料到華百陀連這種人都網羅手下，哼！少時動手我必先設法毀去這個凶僧……」

忖念未逝，冷冷地道：「還有那一位？何不一併請出來！」

快刀手普善一見冷血劍客白雲飛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心中登時泛起一股兇殘之氣，他嘿嘿地道：「大爺普善沒有看過這麼狂傲的人，嘿嘿，華老先生，這種人留着他幹什麼？先讓他奶奶吃我一刀！」

他正待動手，華百陀在他耳際突然悄悄地說了幾句話，普善雖然不甚高興，却自動的退了回去。

白雲飛恍如根本沒瞧見一樣，傲然的凝立在地上，華百陀輕輕一擊掌，一個身穿蒙古的裝束的青年陰狠的瞇起眼睛，僅露一條縫，冷冰地笑了笑奔跑出來。

華百陀得意的道：「這是格勒，在蒙古是第一位神劍手！」

格勒嘿嘿地道：「那裏，那裏！」

白雲飛見這裏在一利那出現了這麼多的高手，心中確實嚇了一跳，他雙眉一蹙冷冷地問道：「閣下請帮手倒不少啊？」

華百陀詭異的道：「兄弟，在中原武林中能三二年突起江湖，而閣下高名隆譽者只有閣下一人，閣下是一人當道，萬人皆黯然無色，再這樣下去，我們這些老一輩的想再混混，都恐怕不行了，所以我想在此，請閣下急流勇退……」

「哼！」白雲飛冷哼一聲，道：「何必說得那麼好聽，乾脆擺明好了，我冷血劍客在江湖上也不是混一天了，你那點鬼心眼還瞧不出來……」

快刀手普善一揚手中大刀，道：「華兄，你還眞有那種閑情，和這種乳臭小子嚕嗦，我瞧別再費時失事了，給這小子一刀算了！……」

呂傑斜睨了快刀手普善一眼，似乎對這個少林逆僧沒有太多的好感，滿臉都是不屑的意思。

他朝白雲飛淡淡地一笑，道：「閣下當眞在南疆說過一句大話麼？」

白雲飛一怔，道：「什麼話？」

呂傑冷冷地道：「你曾說要單劍折服天下羣雄，可曾有這回事？」

白雲飛冷笑道：「你相信有這種事麼？呂兄，以你在江湖上的身份與地位不致於和這些邪道上的人物來往吧！」

呂傑在江湖上雖無甚好名，但也不是邪道中人，冷血劍客白雲飛這一問，倒使他心中生出一種愧意，臉上不禁浮現一絲疚色。

華百陀唯恐夜長夢多，又生意想不到的事故，腦海之中念頭迭起，身形斜斜地躍了過來，吼道：「你說誰是邪道中人，嗯，白雲飛，你說話可得有點分寸，這樣滿嘴胡說，老夫可不依……。」

白雲飛冷冰的道：「你是殺人不見血的黑道梟雄，不承認麼，要想以至尊硬統馭天下，逼使各派對你稱臣！……」

「胡說！」華百陀恨得大喝一聲，道：「你想死了，嗯！」他朝呂傑，格勒和普善一瞪眼，道：「各位還等什麼，這個人只要有一天存在，我們就不用想安安穩穩的在江湖上混，現在我們人多，對付這種人也不必講究什麼手段……」

他嘿地一聲大笑，右掌斜斜的抬起，一股流艷的掌勁自掌心之中顫吐湧出，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擊去。

白雲飛身形一躍，神劍環抱胸前，一股凜然的神情凝重的顯現在臉上，他長長地吐了口氣，道：「華百陀，你也是個成名人物，現在我有一事相求，只要你答應了，我才和你動手，否則……」

「行！」華百陀大方的道：「說來聽聽。」

白雲飛正容的道：「事情很簡單，請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將毒神夏聳仞放走，並傳令他們不去爲難這對父女！」

「嘿嘿嘿！」華百陀連聲大笑，道：「兄弟，你眞是閻王老爺窮伸手——我要錢，現在你自己的性命都不保了，還去替別人求情，嘿嘿！」他面色陡地一冷，冰冷的道：「放走那小丫頭倒還可以，要我放掉夏聳仞，很對不起，我不能答應，因爲我還有兩種秘藥沒有配成！」

「放他！」呂傑上前一踏步，道：「華兄，這點交情都不留下也未免太小家氣了，毒神夏鞏仞並非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放了他無所謂！」

華百陀楞了一楞，念頭一動，笑道：「看在呂兄的面子上，老夫只好遵辦了！」他輕輕一擊掌，一個黑衣漢子走了進來，華百陀冷冷地道：「將毒神夏鞏仞立刻放掉！」

那漢子含笑轉身離去，公羊馥萍畏縮的躲在牆角，一聽自己義父無恙，心中頓時定了不少，她顫聲道：「雲飛，你和我們一起走！」

白雲飛搖搖頭道：「不行，你和妳義父得快走，我要和這許多好朋友清算一下舊帳，也許在日落之前我會趕上你們……」

「不！」公羊馥萍顫道：「要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她這時已毫無顧忌，滿面淚痕的閃身飄了過來，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大急，暗暗一咬牙，神情立時冷冰，好像罩上一層寒霜，怒喝道：「妳再不走，我就不認妳了！」

他深知今日殺機四伏，要全身退出是極不可能的事情，爲了不要增加無謂的犧牲，只有狠心的將公羊馥萍喝退，公羊馥萍驟見白雲飛這樣冷酷的對待她，像是失落在冰潭裏一樣，痛苦的大吼一聲，尖銳的道：「雲飛，你！」

底下的話也說不出來，掩着臉向外面奔了出去，白雲飛黯然的低下了頭，望着她那逝去的背影，幾乎要流出淚來，他暗暗地嘆了口氣，忖思道：「馥萍原諒我，我不該這樣對待你，唉！妳難道還不了解我的苦心麼，這是不得已的事情呀！」

他雙目寒光如刄，冷冰的道：「動手吧，我們的事可以解決了……」

他凝重的望着四個空前勁敵，手中神劍高舉在胸前，將本身聚集的眞力，全逼集在劍尖之上，那種令人心折的威儀，儼然一代宗主，呂傑看得心中一震，不覺爲對方那種馭劍的姿式所醉，敵對之念頓時消去一半。

普善運起大刀在空中一揚，道：「小子，你先接我一刀。」

這個六根不淨的禿頭高手，幼得少林寺武學之眞傳，那身功夫還眞不容忽視，刀刄如鋒，斜劈而至。

普善這一發動，蒙古格勒也沉不住氣的拔出長劍撲了過來，他爲了要表現一下自己的功夫，巴不得能將白雲飛一劍殺死，好使名重一時的華百陀另眼相看，所以劍刄一出，便是狠着，和普善的刀同時襲向對方的左右兩腰之處。

誰知兩人方始動手，白雲飛的身影已杳，普善回身大吼一聲，手中大刀快捷地反手劈了出去。

他嘿嘿地大笑道：「格勒，你攻左邊，我攻右邊！」

冷血劍客白雲飛在兩大高手連擊之下，依然是進退自如，攻守兼俱，身法靈巧，劍招如神，當眞地旁觀的呂傑給驚得目瞪口呆，越發敬佩對方這種臨危不亂的神技了。

華百陀沒有料到自己邀請而出的呂傑居然沒有出手的意思，他暗中忿怒，卻不願表露出來，不動聲色的道：「呂兄，你請動手呀！」

呂傑搖搖頭道：「以多戰少，車輪戰法，有失名家的風度，我不願！」

嘿嘿地一笑，華百陀憤憤地道：「機會難再，稍縱卽逝，今日若不將這小子除了，當今武林中將沒有人能治服了他，那時候……」

呂傑冷冷地道：「那是以後的事情，在下失陪了！」到底是名家的弟子，一見華百陀這樣無恥引發動四人之力對付一個人，呂傑心中登時有一股不平的怨氣湧上來，冷冰的一笑，飄身向石穴外面奔去。

「呃！」幾乎在呂傑離去的一剎，快刀手普善身上倏地中了一劍，一條血淋淋的手臂齊根而斷，痛呃了一聲，人事不知的倒臥在地上。

華百陀忿忿地道：「我要是讓你跑了就不是人……」

他連出三掌，總算將白雲飛暫時阻止，格勒一見有機會可乘，自背後一劍向白雲飛身上刺去。

白雲飛立時曲身一劍，叱道：「去你的！——」一股鮮血狂噴濺起，年紀甚小的格勒連吭都沒吭出一聲，便含恨西去，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嘭！」白雲飛的身上恍如中了一柄巨錘一擊似的，嘭地一聲，將他打得身子連幌數幌，幾乎要倒了下去。

華百陀一擊得手，驟見白雲飛毫無所傷的屹立在地上，斜取長劍，作勢要撲殺過來，不覺駭得胆破神碎，顧不得再乘勢迎擊，轉身拔腿奔去。

「呃！」冷血劍客白雲飛重重地呃了一聲，一股血雨洒出，身子在空中一搖，登時暈死在地上。

×　×

滿天的殘霞自雲空之中逐漸收去，濃濃地暮色像個灰衫的巨神，自大地上湧起，使清朗的乾坤攏上了一層暮影。

嬝嬝的長烟徐徐昇上空中，閃爍的燈影從每一家的窗櫺中射出搖曳的燈影，夜的步子輕輕躡上了人間……

急驟的馬蹄聲密急的响起，前途揚起一片棕色的驃騎向着這條通往「呂家寨」的大道上奔來。

縷縷如流的白氣不停的從那奔行如風的棕色巨騎上噴出，顯然這匹善於奔波長途的神駒奔馳了不少時候。

呂傑望着逐漸行近的寨前，心情自緊張中鬆懈下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拍了拍馬頭，道：「老朋友，這一路可辛苦你了，如果不是你跑得快，最早也得明天中午趕回來，那時什麼事都晚了……」

他看了看懷中暈死過去的白雲飛一眼，嘴角上漾出一絲欣慰的笑意，彈了彈身上的灰土，笑道：「你的命眞不小，我再晚去一個時辰，可能你已步入那個蒙古高手格勒後塵，永遠也不會再看到這個塵世間的美麗了！……」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會去關心一個陌生人的生死，曾有一度他恨不得將這個人殺死，而現在他居然會主動的將這個在死亡國度裏打轉的人救回來，這在名震四海的呂傑來說，的確是一件極不平凡的事情……

馬蹄輕輕敲在地面上發出一連串篤篤之聲，呂傑眉毛一揚，環眼看了看暮色深濃的大地，忖道：「我回去該怎麼說？爹和我娘必會追究白雲飛的來歷，我如果說是我的朋友，父母會怪罪我把陌生人領回家裏，因爲爹爹和娘都不願接見任何一個不相識的人……」

忖念淡淡地逝去，他已遙遙望見自己家門前的那座小樹，樹後是一座小山，山雖不大却有鍾靈之氣，自己的家便是建築在那座山上，這一帶的人都姓呂，相信這裏曾出現一夥强人，曾在這裏安家立寨，所以後人都叫這裏爲「呂家寨」。

「呂公子回來了！」站在樹上的那個老家丁阿福伯，像往常一樣的在歡呼着，他顧不得和呂傑招呼，邁起步子向山上奔去，不要看他龍鍾老態，那副身手，還眞的比年青人要來得硬朗，幾個縱身便消失在山中了。

呂傑一揮鞭，跨下的寶馬長鳴一聲，躍過小橋，老馬識途的向山上直奔，在半山上，一幢紅磚綠瓦的房舍倚山而建，那尖起的小塔，拱起的石碑，使這裏看起來有一種仙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也許正是這個道理。

兩個黑衫束帶的漢子分立在黑漆的大門前，呂傑身形一挺，將白雲飛抱起，吩咐那兩個家丁將馬牽回進去。

呂傑方待進去，迎面衝出一個小姑娘，明眸皓齒，紅唇圓潤，紮着兩個小辮子，栓上一條紅絲絛。

她詫異的道：「大哥，你這是幹什麼？爹和媽最討厭生人，你抱着這麼一個大男人，不怕兩位老人家罵你……」

呂傑苦笑道：「妹妹，這個人身中毒掌，生命已奄奄一息，我呂傑和他有舊，怎能看着他死去……。」

這少女輕輕一笑道：「這更難了，我們呂家的解毒藥向來不給外人，你這冒冒失失的進去，準要給罵個半死了……」

呂傑搖搖頭道：「我顧不了那麼許多，這個人命已危在旦夕，萬一我救不了他，豈不是將愧對人家一生……」

這少女是呂傑唯一的小妹呂小雯，她扮了個鬼臉，道：「你進去碰運氣吧，我可不管你！」

呂傑向裏面疾行，穿過一條長廊，直奔那間大廳上，他方一跨進廳中，只見一個白髮蒼蒼老婦人寒着臉，道：「傑，你怎麼連家訓都遺忘了……」

呂傑急忙道：「奶媽，我娘呢，請他老人家……」

這個自小看顧呂傑的老傭人一生沒有孩子，將呂傑看成自己兒子一樣的愛護，她一見呂傑那種惶悚的神情，暗暗地嘆了口氣，道：「我請主人出來……」

這個老婦人進去了許久，始終沒有再出來，呂傑等得不耐煩，幾乎要親自進去求見母親，他正將白雲飛放在一張竹椅上後面已傳來步履之聲，呂傑回頭一看，只見自己母親由兩個小丫鬟隨伴着走出來。

這中年婦人身着羅衫，雍容的態度，高貴中又透着威嚴，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射出一股涼光，呂傑一見這個外表嚴厲，內心慈和的母親，急忙恭身的喊道：「媽媽！」

呂夫人斜覷了暈過去的白雲飛一眼，問道：「這個人是誰？」

呂傑恭身的道：「這是孩兒的一個朋友，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其外表忠厚，不似邪道中人，況且這人在江湖上極得好名聲！」

呂夫人冷冷地道：「我問的他是誰？出身門派？傑兒，你也太不懂事了，我們呂氏隱居在這裏，我是不願與武林人物來往，這許多年你難道連娘的苦心都沒看出來，現在我要你立刻將他送走……」

「娘！」呂傑急急地道：「這怎麼可以，他生命垂危，眼看就要死去，我們呂家在江湖上是正道之人怎麼見死不……」

呂夫人毫無所動的，道：「你只知行俠仗義，除暴安良，却不知江湖上人心險惡，詭計害人，這個人的來歷你都不清楚，就要出手救人，萬一是敵人派來我家臥底的……」

呂傑搖搖頭：「這個你請放心，孩兒這次應太眉山莊莊主華百陀之邀，共同除去一個極厲害的黑道人物，孩子當時爲其美言所惑，幾乎要和這位兄弟動手，最後孩兒警覺出冷血劍客滿臉正氣，不似惡人臨時退出，結果他讓華百陀打了一……」

「什麼？」呂夫人神情一變，道：「你和華百陀在一起！」

呂傑一怔，道：「孩兒和他並無交情，只是認識而已！」

「哼！」呂夫人冷哼道：「你愈來愈沒出息了，華百陀陰險絕毒，殺人從不見血，他禍患武林多年，和娘也有些過不去，我沒想到你會和這種人在一起，這樣看來你在江湖上也不會有什麼好的名聲，唉，我眞沒想到我們呂家會出了你這樣一個孩子。」

「娘！」呂傑駭得面色大變，顫道：「孩兒知罪，下次决不和這種人來往。」

呂夫人面情稍緩，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你能知錯就好，江湖上的圈套太多了，你只要有一點疏忽便會中了仇家的詭計，好了，現在你將這個人送出去，娘在這裏等你……」

呂傑苦笑道：「娘，我們就是不收留他，也不能在這時送他出去，孩子別無所求，只望母親能給孩子一顆『祛毒丸』將這個人救醒之後，再送他上路！」

呂夫人搖搖頭道：「這更不行了，我們呂家的聖藥是各代祖先所傳，從不將藥送於外人，你和這個人無親無故，怎麼能隨便的把療傷聖藥送於別人……」

呂傑惶急道：「白雲飛不是外……」

呂夫人神情一變，心神像是遭了巨錘一擊似的，他全身陡地一陣劇烈的顫抖，呆呆地僵立在地上。

呂傑一見母親這種神情，以爲自己這句話傷害到了母親，不禁在地上嚇得全身一顫，惶恐的道：「娘，孩子錯了，不該讓你生這樣大的氣！」

呂夫人恍如未聞一樣，蒼白的咀唇輕輕啓動，喃喃地自語道：「大風起兮白雲飛……」她顫聲的問道：「傑兒，你說他姓白？」

呂傑惶恐的道：「不錯，他外號冷血劍客，姓白名雲飛！」

呂夫人眼前恍如閃起一道白茫茫的雲

霧，過去的種種情景，像畫面一樣的閃過她的眼前，她顫聲的道：「這會不會是眞的？」

當他警覺到自己這種失態的動作時，眸子裏已滲出一絲淚水，她急忙拭去眼眶裏的淚水，對旁邊侍立的一個小婢，道：「小英，去把我的藥盒拿來！」

呂傑一楞，道：「娘，你要救他！」

呂夫人黯然的道：「這個人我非救他不可，他和我們家的關係太深了！」

呂傑滿腹疑問道：「娘，我不懂！」

呂夫人苦笑道：「你現在還不會懂，將來你總會知道的……」

兩個婢女去了沒有多少時間，手上已捧着一個精緻的藥盒出來，呂夫人迫不及待的啓開盒子，自裏面捻起一顆紅紅的藥丸，放進白雲飛的咀裏，然後神情緊張的檢查白雲飛身上的傷勢，凝重的長長嘆了口氣。

呂傑放輕聲音問道：「娘，他還有救麼！」

呂夫人嗯了一聲，道：「華百陀的七毒掌剛剛練會不久，還沒有辦法將掌上的毒功擁進他的脈穴裏，所以發作的較慢，在療治上就省了不少的工夫，還好我們家的『祛毒丸』天下第一，若沒有這種療傷聖品，他或許會落得殘廢……」

呂傑哦了一聲，道：「我一時看不過華百陀那種以多勝少的手段，偷偷溜進『地底之宮』將他救出來，也許華百陀以爲他已死去，不然決不可能會讓他躺在那裏而去……」

呂夫人淡淡地問道：「你知道白雲飛出身那裏？」

呂傑笑了笑道：「在江湖上點蒼派的弟子，只有他一個人敢在江湖上走動，傳言他這次在南疆大會各派高手，使點蒼派重新立足江湖，所以冷血劍客之名，在江湖上繼點蒼神劍謝承岳之後，被尊爲劍神第二……」

「劍神第二！」呂夫人得意的道：「怪不得華百陀要聯合那麼多的高手對付他呢，原來是怕惹後患，唉！他確實是個不多見的奇才……」

呂夫人憐惜的望了白雲飛一眼，只見他身子緩緩移動，雙目徐徐地睜開，白雲飛自暈迷之中清醒過來，驟然看見呂傑和一個和藹的中年婦人在自己身前，不禁一楞，掙扎着坐了起來，問道：「呂兄，這是什麼地方？」

呂傑急忙扶了他一把，道：「白兄勿動，這是寒舍，家母念在武林同源，已給你服下『祛毒丸』，在這裏你可安心的治療傷勢……」

白雲飛激動的道：「多謝呂兄及令堂大恩……」

呂夫人眸中閃出一片奇異的神色，她雙眸不瞬的盯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臉上，只覺這孩子與白長虹有着極多相似的地方，與白長虹年青之時那種凜然丰神一模一樣似的。

一幕幕前塵往事在這個婦人腦海中閃過，這雖是她心中的一塊傷疤，可是時隔今日她依然忘不了這件事。

她激動的說道：「孩子，你母親還健在麼？」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楞，沒有料到呂夫人會突然有此一問，自他記事以來，他就沒有見過親生的媽媽，所以長至這麼大腦海中連一絲母親的影子都沒有，他心中一酸，幼時心靈上的創傷又湧現在他心底。

他曾問過父親自己媽媽的去向，白長虹當在自己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這個雄霸江湖的高手總是支吾以對，有時被逼得沒有辦法，爹爹才說出媽媽在生出自己之時難產死去，白雲飛目中淚水一湧，悲痛的道：「家母已去世了……」

呂夫人全身大顫，道：「這是你爹告訴你的？」

白雲飛一怔，道：「前輩好像對我們白家的事知道甚詳！」

呂夫人黯然的說道：「孩子，我和你爹娘，都是好朋友，你家所發生的事情，我大多都知道，孩子，你可知令堂還健在世上……」

「什麼？」白雲飛大吃一驚道：「我母親還活在人世……」

這個消息太突然了，突然的使白雲飛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茫然的望着呂夫人，咀唇顫動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良久，他方顫聲的道：「在那裏？前輩，請你告訴在晚她的去處？」

呂夫人搖搖頭道：「孩子，我不該告訴你這些事情，可是這些事情已壓在心裏幾十年，我不說出來也太對不起你媽。」

白雲飛黯然的道：「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爹怎麼從來也沒告訴我？……」他腦海之中不覺的浮現出白長虹在夜闌人靜時，常常孤獨的站在花園裏，長吁短嘆，當時他已發現爹爹心中隱藏着什麼秘密，可是他始終沒有勇氣去追問……

呂夫人長長地嘆了口氣，像是在追憶以往的那些事情，她輕輕理了一下額前的髮絲，輕輕地道：「這事要從你爹和你媽結婚之日說起，令尊和你媽結婚之後，兩夫妻恩愛異常，曾經羡煞了不少年青人，也許上蒼有意要拆散這對夫妻，結合三年，令堂始終沒有身孕，當時令堂尋遍了名醫，設法檢查出令堂身體的毛病，幾經各種神醫檢查，方知令堂是有不育症……」

「不育症！」白雲飛詫異的道：「我娘已然不能生孩子，那我怎麼生出來的……」當他問出這話時，他不禁覺得自己太過於幼稚，居然會說出這種不經考慮的事情來。

呂夫人看了他一眼，道：「這事只有令堂一個人知道，她深愛你爹，不忍心看見他因爲沒有孩子而生出的那種痛苦，時常想盡辦法去引取令尊的開心，白長虹那時不知自己愛妻已不可能生育，心中尚存了一種希望，也許是因爲希望太多，所導致的失望打擊也特別的深刻……」她話聲一頓，道：「你母親見白長虹那樣希望有個孩子，又不敢說出自己無法生育，屢經心靈折磨之後，終於想出一個辦法，扮裝自己有了身孕，當時令尊確實喜得終日笑顏大開，而不知在歡心之後，尚有一個人躲在背後暗中傷心，那個可憐又悲傷的人便是你母親，她深知這事隱瞞不了多久，在苦思之下要求和你爹分居，說明怕不小心動了胎氣，白長虹求子心切，自然滿口答應……」

呂傑不解的道：「媽！什麼事都能假得了，生孩子這事可沒有辦法假扮，萬一到了臨盆之時生不出孩子，那時……」

呂夫人長長嘆了口氣，道：「說的是呀，我那位妹妹在憂急之下，乘着白長虹回返師門之時，到這裏找到我，和我商量，事有湊巧，這裏正好有個婦人身懷身孕，因爲孩子衆多，生活奇苦，願在孩子降世之後送人領養！」她望看白雲飛，道：「你母親爲了滿足你爹的慾望，和那個婦人商量之後，在生產後即刻送到白家，那婦人自然滿口答應，過了三月，那婦人果然生了一個孩子，交給了你母親，你媽也扮裝自己生產，總算將你爹給瞞住，那時白長虹大宴親朋，並給孩子取了白雲飛這個名字！」

白雲飛啊了一聲，道：「那個孩子就是我！」

呂夫人苦笑道：「不錯，你若了解你母親當時的痛苦，就知一個女人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不能生男育女，那種滋味簡直不是人受的……」她非常沉痛的流下了眼淚，道：「這事本來沒有人知，你母親滿以爲可以瞞過你爹，那知禍自天來，一句無心之言，惹得他們夫妻反目，造成這段千古恨事……」

呂傑啊一聲道：「怎麼，難道白長虹知道了！」

「不是！」呂夫人回憶地道：「白長虹本不曉得這回事，有一夜，兩夫妻在庭園裏品茗談心之時，我那妹子只覺這事愧對丈夫，夫妻之間不該有隱瞞的事情，終於將事情眞像說了出來，白長虹得悉這件事情之後，登時將滿腔的熱心化爲烏有，當晚和你母親鬧翻，逼得我妹妹離家而去，永遠沒有回來……」

白雲飛聽得熱淚直流，身心像遭了雷殛一樣，楞楞地倚在椅上，連動不動一下，他根本不敢相信這件事，也不相信自己的身世會這樣的迷離，但是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呂夫人這一番話說得有根有據，不由得他不相信。

白雲飛輕泣道：「我母親現在那裏去呢？」

呂夫人黯然的道：「你母親傷心離去之後，登時削髮爲尼，永作隱世之人，白長虹得知這件事後，悔恨自己的無知去計較這種事情，他連夜趕去找你母親，可是你母親已讓你爹的一個仇人縛架而去，再也沒有消息……」

白雲飛心神一顫，道：「這個人是誰？」他問。

呂夫人苦笑道：「經過我多年的追查，才知道這個人是劍堡之主幹的事，由於劍堡行事詭秘，很少和江湖人物往來，所以知道劍堡的人倒沒有幾個，而我有心去將令堂救出來，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憑我這點道行差得太遠……」

呂傑怔怔地道：「劍堡，劍堡，這個名字我好像在那裏聽過……」

白雲飛激動的道：「呂兄，請你打聽一下劍堡在什麼地方？在下想在最快的時間裏將我媽媽救出來，她老人家也太辛苦了！」

呂夫人搖頭道：「劍堡的人具有一身詭秘的功夫，白長虹雖有萬夫之勇，幾乎都不敢進堡去硬闖，你還是等待時機成熟的好！」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我爹難道不知道我媽在劍堡裏？」

呂夫人輕輕嘆了口氣，道：「有這個消息傳進他的耳中，可是沒有辦法證實，因爲對手太强，白長虹也不敢冒然的去闖那個神秘地方。」

她雙目一寒，問道：「令尊是否還健在呢？」

白雲飛身子一顫，腦海中立時又浮現出自己爹爹慘死在青城之巔的那幕慘景，他緊緊地一握拳，凄聲道：「我爹已經死去了。」

「甚麼？」幾乎是同時，呂夫人顫聲的問道：「令尊已經死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目中像是要噴出火來一樣，顆顆淚珠串連着滾滾落下來，他痛苦的呃了一聲，顫聲道：「已經死了！」

呂夫人悲傷的嘆了口氣，一股心酸湧上心頭，嘆道：「世事眞是不可逆料，一代高手竟會這樣快的謝世，唉！孩子，白長虹拳劍俱是點蒼派中之翹楚，不會無故就去……」

「唉！」沉重的嘆息響澈了整個大廳之中。

白雲飛凄涼的道：「我爹在青城之頂被多人圍攻而死……」

呂夫人哦了一聲道：「你沒追查出這是那些人下的毒手麼？」

白雲飛悲傷的道：「在晚雖然在江湖上博得一點虛名，可是對自己父親之死，至今依然沒有一絲踪跡可尋，這事說來傷心，對方行事之俐落乾淨，居然連一點跡像都沒留下……」

「哼！」呂夫人冷哼一聲，道：「我倒知道這事是誰幹的。」

「誰！」白雲飛激動的抓住呂夫人的手顫聲道：「前輩，請你告訴我……」

呂夫人深情的看看這個孩子一眼，凄楚的道：「劍宮，一定是他們，雲飛，由此看來你非去一趟劍堡不行了，先找着你的母親，我相信她一定知道這件事情，孩子，你得拿出勇氣面對現實……」

白雲飛顫聲的道：「我知道，不論甚麼打擊，我都要去……」

呂夫人沉痛的道：「你去休息一下，等你傷好之後，再去劍堡！」

冷血劍客白雲飛咀唇顫動，道：「是！是！」

他沉重的嘆了口氣，悲傷的搖了搖頭，緩緩地移動着步子，由婢女陪伴着向廳後行去，剎那之間，使這個滿懷雄心的年青高手，驟然間變得蒼老了許多，心靈上的蒼老……

「娘，」呂傑輕聲的道：「你怎麼知道的這麼詳細！」

呂夫人突然泣起來，顫聲道：「孩子，那個生他的婦人就是媽呀，傑，你難道還不知道白雲飛是你的兄弟，唉！孩子，這事我該怎麼辦？」

「甚麼？」呂傑顫道：「他是我的弟弟！」

呂夫人頷首泣道：「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他生了下來時，我就給他起了這白雲飛這個名字，意思中含有爲娘的名字中



的『雲』字，這事你爹最清楚！」

「娘！」呂傑緊張的道：「妳該告訴他！」

呂夫人搖搖頭，道：「這事不能告訴他，他已經够難過了，傑兒，你是他的大哥，甚麼事都要照顧他，這次去劍堡我將他交給你了，有個甚麼不幸，我就唯你是問了——」

「是，」呂傑急忙的道：「娘，妳請放心，我決不讓雲飛弟吃一點虧！」

呂夫人自袖中拿出一柄白金七寸小劍，交給呂傑，道：「這是劍堡中的信符，你拿着這也許會對你們有所帮助，白雲飛傷勢一好，你們馬上就走！」

呂傑沉重的看了看那柄製造奇雅的小劍，心情突然沉重了許多，他含着一顆不安的心，緩緩的走了！

× ×

靜靜的雲空，靜靜的大道，彷彿是一個沒有人的世界，重巒叠起的山峯，翠綠的樹影，都沉寂在午後的陽光裏，像是午後小睡一樣……

火燙的大路上，這時只有呂傑和白雲飛兩個行旅，在這漫長的旅途上，兩人似乎都有着心事，俱沉默的緩緩而行，兩人心裏這時像是隱藏着一種秘密，呂傑自呂夫人的咀裏，已曉得白雲飛是他親生的弟弟，而白雲飛則尚被蒙在鼓裏，對於自身的事還茫然不知……

白雲飛這時恨不得早些趕到劍堡，找着自己的母親叙叙母子之情，也好探尋一下爹爹的死因，所以一路上他始終在急着趕路，不時催促呂傑走快一點。

而呂傑則知劍堡防守嚴密，不容易混進去，路上不時在忖思着闖進劍堡的方法，及這一路上聽探關於劍堡的大概情形，好在呂夫人對他倆這次冒險，都有詳細的指示，將劍堡大概的位置告訴了呂傑，使他倆不致於多跑冤枉路。

一路上消息不斷傳來，這裏確實時常有神秘人物出現，只是這批人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會突然的出現，也會突然的失踪，使人很不容易發現他們的去向。

可是有一樁確使呂傑感到興奮的，就是這些神秘人物的胸前，俱繡着一柄銀色小劍，式樣形狀與呂夫人所交給他的一模一樣，由這些跡像看來，呂傑知道劍堡必然在這左近，至少在這裏有劍堡的人。

更令呂傑興奮的是這裏有個地方叫做劍門關，傳說那裏有個劍神寶座，是個天然大理石形式的，劍門關在字意上與劍堡有着極大的關係，呂傑心想，進了劍門關也許就能找到劍堡，所以他首先要和白雲飛去劍門關碰碰運氣，至少會有些蛛絲馬跡可以發現。白雲飛輕輕拭了一下汗珠道：「呂大哥，我們走快一點！」

呂傑淡淡地一笑道：「急甚麼？要急也不會在這個時候！」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見呂傑若無其事的安閑態度，知道急也沒用，他乾脆自己放鬆了一下精神，將腦海中所有的念頭摒除腦外，乘機輕鬆了一下自己，可是當他想到自己母親尚在劍堡中受難的時候，他不覺又憂慮起來，恨不得趕快闖進劍堡……

他憂悒的嘆了口氣，道：「呂大哥，你不知道我心裏的難過，假如這事換了你，我相信你也不會這樣輕鬆了……」

呂傑哈哈一笑道：「雲飛弟，這事不是急所能解決的，我們如果操之過急，對事絲毫無補，可能還會打草驚蛇……」

他望了望前途，道：「劍門關馬上就到了，我們在那裏再商量！」

白雲飛暗暗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全看呂大哥的安排了……」

兩騎緩緩併行，揚起一股濃濃的塵土，在那遙遙的前面，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石樓，這石樓不知建於那個年代，柱上已腐蝕了，在那橫直的石柱上，刻着三個斗大石字，「劍門關」，筆勁蒼邁，字力勁雄，不曉得是出自何人手筆。

呂傑抬頭望望那三個大字道：「這就是劍門關了，過了這裏不知通往何處？」

在這石樓的中間，放着一個巨大的花紋理石，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把椅子，在上面刻着「劍神寶位」四字。

呂傑和白雲飛閃身落下馬來，對這裏的形勢畧畧一看，只見在路旁有一座小小的酒樓，大概是專供旅人歇脚的地方，做的是獨家生意。

白雲飛一見那「劍神寶座」四字，心裏不覺有一股雄心自心底漾起，幻想着一個人被天下羣雄尊爲劍神時那種威風，他終究是小孩心性，眉毛一舒，道：「大哥，你看我像不像劍神……」

他好玩的在那石位上一坐，擺出一股凛然之色，呂傑看得大笑，道：「不錯，不錯，你果然有那麼一點味道……」

他這一暢聲大笑，可驚動了酒樓裏的人，許多雙眼睛都望着這兩個年青人，有的顯出不高興的神情，甚至於還有人自人羣裏走出來。

首先走出來的是一個手拿鋤頭的農夫，年紀倒是不小，頷下蓄着兩綹鬍鬚，他搖搖晃晃地行來，哈哈笑道：「劍主之位在這裏已五十年，沒有人敢坐在上面，想不到老夫在有生之日親眼看見有人坐在上面，這可眞是一件大事……」

呂傑一看這個荷鋤的老農臉上一片和善，不似有意刁難的宵小，急忙向這個老農夫一抱拳，道：「老丈請了，我這兄弟年幼好玩，不懂此事，在上面坐了一坐，請老丈看在小的薄面上……」

這是很客氣的低聲下氣了，滿以爲這事可以算了，那曉得這個老農突然將面一沉，冷冷地道：「我看二位身配長劍，氣宇不凡，一定是劍道上的神手，否則那敢這樣目中無人的公然坐上那裏……」

呂傑一楞道：「老丈此言差矣，我兄弟只是一個書生，這次携手出遊，只是想增長一點見識，那裏敢忝稱劍道神手，至於武技麼，我兄弟一竅不通，身上配長劍，只不過是壯壯聲勢，老丈是明眼人，不需我兄弟再作解釋。」

這老農的臉色稍稍鬆弛了一點，道：「劍神之位至神聖至尊，你那位幼弟已然是無意冒犯，那就請將二位身上長劍，留在這裏，放在劍位子上，表示自己的無知，朝劍位上磕三個頭也就算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的神色同時一變，沒有料到這個農夫這樣不講理，白雲飛正想發作，呂傑已向他一施眼色，那眼神裏有一種奇異之色……

（未完）



東方英
新派武俠小說
表表者
打得徹底
打得激烈
$4.00
霸海心香
東方英
狂俠傳奇
$3.60
武林高手
各顯奇謀
看
鹿死誰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